

喀什噶利亚

[俄] A. N. 库罗帕特金著

凌颂纯 王嘉琳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再版责任编辑 李明阳

再版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喀什噶利亚

[俄] A·N·库罗帕特金著

凌颂纯 王嘉琳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001 年 3 月第二版 2001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3500—8000

ISBN7 - 288

定价 18.8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 A. N. 库罗帕特金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的一个著名的扩张主义分子。他曾参与沙皇征服中亚细亚的谋略和军事活动。由于为沙皇侵略扩张政策卖力,深得沙皇宠爱,青云直上,在日俄战争期间曾任沙俄的陆军大臣。他生前写过一些著述,《喀什噶利亚》就是其中的一部。

1876 年,当阿古柏在我国新疆建立的“哲德沙尔”反动政权覆灭的前夕,本书作者 A. N. 库罗帕特金受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冯·考夫曼的派遣,率领一个包括六十四人的庞大“使团”窜入我新疆喀什噶尔、玛喇尔巴什、阿克苏、拜城、库车和库尔勒等主要城镇,停留达半年之久。

本书就是作者为这个使团所做的一部工作报告。从本书中可以看出,A. N. 库罗帕特金等一行人当时奉命前来我国新疆,其罪恶目的是利用阿古柏所陷入的遭受新疆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和清政府大兵压境的困境,迫使他签订一个大大有利于沙俄、而损害我国权益的所谓“边界”条约。除此之外,正如作者直言不讳地供认的那样,这个所谓“使团”还奉命“收集有关喀什噶利亚各个方面的详细情报,特别是有关它的贸易和涉及阿古柏的军事力量和应变能力的全部情报”,为沙俄对新疆进一步的侵略,以及在他们认为必要和可能的时候,派遣军队直接进行军事入侵做好准备。

A. N. 库罗帕特金这一行人在窜入我新疆主要城镇的途中,肆无忌惮地搜集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本书详细地记载了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所搜集的情报。所

以 ,这本书无疑是沙俄妄图侵吞我新疆地区的一个罪证。

由于本书作者的立场反动 ,书中许多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书中所反映的情况的错误也不胜枚举。这里由于篇幅所限 ,不一一加以纠正澄清。但是 ,本书所提供的一些资料 ,对我们研究新疆的近代史 ,特别是研究阿古柏统治时期新疆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 ,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个译本是根据 W. E. 古沃少校的英译本 (印度 ,加尔各答 , 1882 年)翻译的。

应当说明 ,英译本的译文和人名、地名以及术语等有不少错误、不当和含混不清之处 ,译者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不妥之处 ,也请读者们斧正。

英译本删去了俄文本的八篇附录。

1979 年 5 月

英译者按语

俄国参谋总部的一位著名官员撰写的有关喀什噶利亚的重要著述的英译本的出版,虽然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被长时间地推迟了,然而现在把它献诸于世,也不可谓之过迟。的确,喀什噶利亚已从中亚细亚独立国家的名单(现正在迅速地减少中)上勾销。而命运车轮的又一次旋转,再次把中国推上了占有这个地区的位置之上。但,很可能不久以后,英国和印度对其活动十分关注的另一列强的进一步推进,会把现在对固尔扎和土库曼绿洲的某些注意力转向喀什噶利亚^①。俄国政府新近采取的重要步骤——派遣一位总领事驻扎在喀什噶尔的意义非同一般。毫无疑问,它将不仅引起那些对中亚贸易有兴趣的人们,而且也将引起其他人们的注意。

^① 事实已经说明,俄国对叶尔羌—喀什噶尔这个国家的任何形式的占领,将会严重地损伤英国在喜马拉雅山东北地区长期以来所确立的权力和利益。这种占领,也将影响到阿富汗的东北边界。俄国必定体察到英国对欧洲势力干预叶尔羌—喀什噶尔所持有的理所当然的嫉妒心理。然而,依我之见,把英国抗议的重量,准确无误地施诸于俄国政府,乃为上策。——印度,1880年,里查德·泰普勒爵士,巴特,等等。

目 录

绪言	4
第一章	1
喀什噶利亚地理概述——喀什噶利亚的特征 (山脉、河流、土壤、绿洲和沙漠)——喀什噶利亚的自然财富的一览——交通——人口——居民的职业及衣着、食物、语言和宗教。	
第二章	18
喀什噶利亚的行政区划——阿奇木——税赋的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西尔卡——百户长、卡孜、拉义斯——喀什噶尔、玛喇尔巴什、阿克苏、拜城、库车和库尔勒等地区税赋的比例——征税中的弊端——居民对阿古柏的不满——某些阶级 (农业的、宗教界的、军界的) 不满的原因——它的后果。	
第三章	37
喀什噶利亚的贸易——和阿古柏签订的贸易条约——商人们在喀什噶利亚的地位——俄国商人, 他们的抱怨——喀什噶利亚的货币——度量衡单位——贸易税——经纪人——喀什噶利亚的对外贸易——输入——输入的主要项目: 印花布、牲畜、茶、铁、铁制品、染料、棉花——输出——进、出口的不平衡——俄国的原料产品交换喀什噶利亚的制成品——贸易往来对俄国的危险——避免这种危险的方法——喀什噶利亚的毛织品和棉织品——大布——染色厚棉布——印花亚麻布——褙褙布——丝和丝制品——长袍——毡制品——明矾——和印度的贸易。	
第四章	68

喀什噶利亚的史话 (纪元前)——维吾尔人——中国人首次征服喀什噶利亚——阿拉伯人的统治——蒙古人的统治——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们——帖木兰——苏丹赛义德——和卓们的出现——阿帕克和卓——东干人的统治——阿睦尔撒纳——1760 年中国人征服喀什噶利亚——兆惠——中国人采取的行政管理制度——从 1760 年到 1825 年间这个地区的情况。

第五章 107

1825 年反对中国人的叛乱——张格尔条勒——1830 年浩罕人的暴动——麦德·玉素甫和卓——七和卓 (卡塔条勒) 和叛乱——1857 年的叛乱——倭里罕条勒。

第六章 125

中国陕西、甘肃省和准噶利亚等地区东干人的叛乱——喀什噶利亚的叛乱——热西丁和卓——哈比布拉和卓——司迪克伯克——布素鲁克汗——阿古柏到达喀什噶尔镇, 他的传记——阿古柏打败阿克苏和叶尔羌派去迎击他的军队——他占领英吉沙城和新城城堡——对奇卜察克人叛变的镇压——占领叶尔羌和和田——阿古柏自封为喀什噶利亚的统治者——他向阿克苏、库车和库尔勒的进军——东干人对库车镇的袭击——对吐鲁番的第二次行动——阿古柏为了和中国军队作战而对吐鲁番采取的第三次行动——在古牧地前的失败——阿古柏的现况。

第七章 157

喀什噶利亚的军队——它的组织、编制、军粮、武器装备、训练和雇佣的性质——它的数字力量和 1877 年 2 月 1 日的分布情况——从中所得结论。

第八章 209

对从 1877 年到目前, 喀什噶利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之一

警——阿古柏之死——内部纠纷——阿古柏儿子们之间的斗争——伯克·胡里·伯克——中国人的推进——中国人占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玛喇尔巴什和喀什噶尔——伯克·胡里·伯克失败了的攻打和田的战役——中国指挥官们对喀什噶利亚居民的政策。

人名、地名、术语译名对照表..... 218

绪 言

1876年,中亚最古老的独立汗国——浩罕汗国覆灭了。^①一支人数虽少,但是士气高昂,训练有素,并且由富有经验的军官率领着的俄国军队,打败了浩罕的庞大人群,并且一个接连一个地占领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镇。与此同时,1876年2月,一时声名大噪的年轻将领斯科别列夫将军,率领着一支分遣队,进入了这个汗国首都浩罕城。

经过随后几个月的激烈战斗,浩罕变成了俄国的一个省,并且改名为费尔干纳。我们在这个新被征服的省里,实行了在土耳其斯坦地区已经积有十年实践经验的军事管理体制。

由于官员人选得当,定居的居民很快就平定了下来。所以,自从1876年4月以来,人们在聚集着大部分居民的费尔干纳河谷,可以不带警卫和武器而单独地到任何地点去了。

征服在费尔干纳河谷周围巍峨的天山山脉里的游牧人,就多棘手一些了。

长期以来已经几乎不受后期的衰败无能的可汗们控制的喀拉吉尔吉斯人和一部分奇卜察克人,最初并不愿意接受俄国人的统治。

被派到山里去的一些俄国分遣队,打败了那些企图用武力来阴止我们接近他们要塞的吉尔吉斯人的部队后,迫使游牧居民服

^① 按照俄文专有名称的拼音方法译的。——英译者

从和效忠于俄国。然而,这些行动却立即引起发另一种情况:不仅个别的吉尔吉斯人,而整个整个的吉尔吉斯部落都轻而易举地越过天山,进入喀什噶利亚的阿古柏占领区,以躲避俄国人的追逐。吉尔吉斯人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接待。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们新征服的领土和喀什噶利亚之间,建立一条边界线的必要性了。原有的浩罕汗国的边界线,在十年以前,就被阿古柏所推翻。阿古柏趁浩罕的呼达雅尔汗逐渐衰败的时机,把他在战争中取得的领土向北方扩展,并且逐渐地夺得了大部分介于费尔干纳省和喀什噶利亚^①之间的山岳地带。

1876年5月,土耳其斯坦总督、总侍从武官冯·考夫曼首次派出使团到喀什噶利亚和阿古柏时行谈判,以便重新划定阿古柏占领区和费尔干纳省之间的边界线。

我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负责人。我的哥哥炮兵上尉 N. 库罗帕特金和中尉 N. 斯塔尔采夫、A. 索纳古洛夫也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成员。另外,还给我们的使团配备了十五名哥萨克警卫。

由于我们缺少有关山脉地带的知识,而新的边界却要沿着这个山脉地带划定,所以,上级预先规定了这个地区对我们有利的边界线上的某些点,并就此向我们使团下达了指示。

此外,使团还奉命收集有关喀什噶利亚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有关它的贸易和涉及阿古柏的军事力量和应变能力的全部情报。

当时,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喀什噶利亚的情报不仅很不完备,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夸大了这个国家统治者的真实力量和他所建立的那个国家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把喀什噶利亚看成为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这个国家作为一个中心,不仅吸引着那些独

① 或者,换句话说,把费尔干纳河谷从塔里木盆地分离开来。——作者

立的弱小穆斯林国家人民的同情 ,同时也吸引着被我们所征服了的地区的人民的同情。

再则 ,喀什噶利亚在我们眼里的重要性的增长 ,还由于英国企图把这个国家拉到他们的一边 ,以便一 ,把它并入把俄国和印度隔离开来的中立地带 ;二 ,在喀什噶利亚获得出售他们产品的新市场。

以充当 “巴恰 ”^①起家的阿古柏的巨大个人成就和他在这个庞大国家里的无限权威 ,给他笼罩了一层不是完全不相称的光辉。许多人由于他的巨大成就和宏伟计划 ,而把他看作第二个 “帖木兰 ”。这个统治者的军事潜力也同样被过分地夸大了。阿古柏通过英国人 ,在君士坦丁堡买到了一大批速射来复枪的消息 ,成了这种夸大的牢固基础和依据。

所以 ,前往该地摸清阿古柏究竟拥有多么大的足以危害我们的资源和力量 ,就显得绝对必要了。

我们的使团不是去喀什噶利亚的第一个使团。四周完全为崇山峻岭所封闭着的塔里木盆地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欧洲旅行家们探险的一个引人向往的目标。自从 1868 年以来 ,阿古柏曾经接待过好几个来自俄国和印度的使团 ,而且也曾派遣使团回访过一些国家。

过去二十年来访问过喀什噶利亚的欧洲人有 :

1857 年 ,阿道尔夫·什拉金特维特到过喀什噶尔城。他为当时的统治者倭里罕和卓所下令杀害。

1859 年 ,瓦里汗诺夫化装成商人 ,从维尔内到达了喀什噶尔城。

1865 年 ,为克什米尔测量边界线的约翰逊先生到过和田城 ,受到当时该地的临时统治者哈比布拉阿吉的亲切接待。

1868 年 ,沙敖先生从印度携带一批货物来到喀什噶尔城 ,受

① 一个装扮成女人当众跳舞的美貌男童。——作者

到了阿古柏的欢迎。

同年，海沃德先生访问了喀什噶尔。他后来在亚森地方被杀害。

就在这一年由莱茵塔尔率领的我们的一个使团也到达了喀什噶尔，但没有受到十分友好的接待。

1870年，蒯赛斯率领下的第一个使团到达这个国家。它的成员有亨德森先生和沙敖先生。这个使团一直活动到叶尔羌。

1872年，参谋总部上尉考尔巴尔斯男爵的使团在喀什噶尔受到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谢尔古斯特上尉和斯塔尔采夫、卡拉科尔采夫中尉以及谢维采夫先生。

1873—1874年，赛斯的第二个代表团在喀什噶尔受到了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们有着运动员的风格，一直行进到玛喇尔巴什。^①

1875年，莱茵塔尔上尉（这时已是上校）的第二个使团在喀什噶尔受到了接待。

阿古柏派遣相应的使团到各国的年代如下：

1868年，米尔扎·沙迪到达俄国。

1869年，同一米尔扎·沙迪，被派到印度总督那里。

1872年，赛义德·阿古柏汗被委派去见印度总督和土耳其苏丹。

1875年，吐拉布阿吉的代表团到达圣彼得堡。

我们的使团和印度派去的使团考察了喀什噶利亚的南部和西南部：他们还到过下述一些城镇：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在喀什噶尔城以东直到吐鲁番和罗布泊之间还有一大片土地没有经过探索。这就是当时我们使团在离开费尔干纳省的奥什镇去喀什噶尔城、并且继续前往阿克苏、库车、拜城、库尔勒、喀拉沙尔要塞和博

① 在喀什噶尔与阿克苏的中间。——作者

斯腾湖之后,希望去访问的那部分地区。

差不多和我们使团同一时期,参谋总部上校、著名的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经由库尔勒到过了罗布泊。

现在,公布于众的这本书是我们在喀什噶利亚旅行的结果。它在某些章节里提供了我们代表团的全部经历。它是根据我们回到塔什干镇以后,我上呈给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报告写成的。

这本书极为详尽地记叙了我们对那些亲自到过的地方进行研究所得的资料。我在喀什噶利亚期间的官方地位和当地居民普遍持有的猜忌态度,加重了我们收集资料的困难程度。这种不利的条件,不能不使我著述内的某些部分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我们无法离开使团行进的路线作短途旅行的事实,也同样地使这一著述的完整性受到了某些影响。

起初,我们使团工作的进展是很不顺利的。我们在5月份离开塔什干以后,经过霍占特、浩罕和马尔格兰到达了奥什城。7月16日我们从那里向古里察要塞进发。第二天,我们在从奥什到古里察的半路上遭到了一队喀拉吉尔吉斯人伏兵从背后发起的突然袭击。我们没有被杀害是由于偶然的幸运,我的哥哥杀掉了这个匪帮的首领——一个名叫伊希木伯克的出名的吉尔吉斯人。在这场战斗中,我的右臂受了伤,因而不得不回到奥什去动手术。直到10月7日我才得以重新启程。

除了以前指派的成员外,我们的队伍还增添了一位医生艾伦先生和一位博物学家维尔肯斯先生。警卫队也增加到二十五名哥萨克兵和骑枪手。我们一行还有作搜集情报工作的本地翻译人员、“吉杰特”^①,使团成员的私人仆役以及骡夫等等。我们使团的正式成员和附属人员共达六十四人,还有一百零四副鞍子和驮马。为了使读者了解解除我将要和阿古柏接洽的形式和性质以及我作为

① 吉杰特,或金吉特是喀什噶尔军队的骑兵。——英译者

俄国的使节和喀什噶利亚的统治者接洽的基调 ,我把我给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报告所附公文摘录于后。

我们使团从奥什镇出发 ,路经帖列克达坂 ,于 1876 年 10 月 25 日 ,顺利地到达了喀什噶尔城 ,十八天里走了三百七十三俄里 (248 $\frac{2}{3}$ 英里)。

我们使团在喀什噶尔一直停留到 11 月 20 日 ,专门等候 “毕条勒特 ”^①允许我们继续向前行进的通知。

我们在喀什噶尔停留的最初三天 ,由于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的命令 ,行动上受到很大限制。但是 ,经我威胁他 ,要不进行任何协商就回去之后 ,我们才得到了绝对的自由。就此 ,我们到城里的 ‘巴札 ’ (即集市——汉译者)走了几趟 ,并且研究了步兵、炮兵和一些以中国方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的情形。

11 月 19 日 ,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仅仅一天之后 ,我们就踏上了到托克逊要塞去的旅程。当时 ,阿古柏就在那里。我们使团行进的路线是 :

我们经过玛喇尔巴什要塞 ,于 12 月 10 日到达了阿克苏城。十九天内 ,行程四百三十六俄里 (390 $\frac{2}{3}$ 英里)。我们在阿克苏停留了一个星期 ,了解了这个城镇和它的一些集市的情况 ,并解决了各种疑点。

12 月 18 日 ,我们离开阿克苏 ,路经拜城、库车 ,于 1877 年 1 月 10 日到达了库尔勒。十九天里^②行程四百八十七俄里 (324 $\frac{2}{3}$ 英里)。从奥什到库尔勒 ,我们骑马走过的全程计一千二百九十六俄里 (864 英里)。

第二天我们被邀请去见 “毕条勒特 ”。我以土耳其斯坦总督的名义向他致意 ,并递交了我的信件和礼品。

① 喀什噶尔人这样称呼阿古柏的。——作者

② 原文如此。——英译者

在“达斯特汗”(或者是招待会)^①上,我对“毕条勒特”发表了一篇演说。下面是我的演说的近乎逐字逐句的记录:

“尊敬的^②毕条勒特^③承您的美意,我们是第一批在您的领土上做这么长途旅行的俄国人。”

“由于您的命令,我们所经过的各地的统治者和派来陪同我们的人员,为尽可能减轻我们旅途的疲劳,作了各种必要的安排,并且取得了完全良好的效果。”

“就我们这一方面说,我们在旅途中,尽了一切努力熟悉我们途经的地方,寻觅由我们所停留的城镇通向俄国领土的道路,了解这些城镇以及它们的居民的需要,以使我们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一切,能够有助于扩大我们之间的互惠贸易关系,促进我们之间的友好往来。

“在漫长的旅程中,我们经过了富饶之乡,也经过了贫瘠不毛之地,看到了大小城镇,遇到了富户和贫民。我们也看到主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都极为低廉。由此,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尊敬的‘毕条勒特’属下每一个臣民,如若不是游手好闲的话,都可以富裕地生活。我们也注意到‘毕条勒特’属下的臣民们出色地履行了加诸于他人身上的全部法令和使命。一些离库尔勒镇最遥远的村庄也毫无二致,犹如‘毕条勒特’本人在那里一样。”

“总之,在他的领土上作了这次长途旅行之后,我们更加确信尊敬的‘毕长勒特’不仅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且还拥有明智地治理这个国家的力量。”

索纳古洛夫中尉即席翻译了这番话。接着,阿古柏致答词。他说,我们是他的亲爱的客人;他对我们是开诚布公的;他只有一

① 在这种宴会上,不断地给客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菜肴。——英译者

② 见9页注。——英译者

③ 中亚的可汗们的尊称。——英译者

个愿望 就是维护同土耳其斯坦总督的友谊 ;他是一介草莽 ,需要依赖俄国人的支持。

我随即以总侍从武官冯·考夫曼将军的名义感谢阿古柏对我们著名的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良好接待 ,又正式请求他今后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一切可能的支持。最后 ,在起身告辞时 ,我表示希望俄国使团的到来将会加强多年来一向存在的我们和喀什噶利亚人民的友谊。

阿古柏在这次会见中表现得纯朴、和善 ,没有自高自大的神气 (像他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在喀什噶尔接待我们时所表现的那样)。他在报告会上亲自为我们摆放菜盘 ,并且指示仆役们不要招惹我们不快。

几天之后 ,扎曼汗艾凡提 (艾凡提的意思是先生——汉译者)来到我们下榻处。他受阿古柏委派前来和我们进行初步协商。使我们惊奇的是 ,扎曼汗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 ,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们和他谈到英国。看来 ,他对英国毫无好感。我们也谈到欧洲事务。他的见解颇为正确。他还熟悉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①等地的情况)。他对我们谈了他过去的某些经历 ,给我们的印象是 ,他是由高加索流放出来的 ,在俄国受的教育 ;由于某些政治上的或是其他原因 ,不得不逃往君士坦丁堡。三年以后 ,扎曼汗来到喀什噶尔 ,从此成了阿古柏智囊团的一个被信赖的成员。扎曼汗对俄国人具有强烈的好感。他事实上也以行动表现出自己感情上的倾向。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亏得有他的帮助 ,才被允准到罗布泊去的。在扎曼汗到库尔勒以前 ,我们的那位旅行家在那个城镇一直处于一种被体面地拘留起来的境地。扎曼汗表示愿意亲自陪同普尔热瓦尔斯基到罗布泊去。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在给

① 简单的巧合。因为正是这些国家 ,曾经吸引着、而且还正在吸引着欧洲的巨大兴趣。——英译者

我的信里 ,对扎曼汗在他的探险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中给予的真诚友谊和合作 ,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然而 ,不论我对扎曼汗如何地信任 ,我不相信能够和他进行划分边界线问题的谈判。因此 ,我请求和“毕条勒特”进行一次私人会晤。扎曼汗多次拜访了我们 ,在谈到其他事情中 ,他一再重复地说 ,阿古柏已经和英国人断绝了来往 ,因为他知道了英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阿古柏根本不理睬英国人在他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上散布的挑拨性的言论 ,他现在明白了依赖俄国人的必要性。

终于 ,在1月20日的早晨 ,扎曼汗通知我们说 ,“毕条勒特”希望我们当晚八点钟到他那里去协商。扎曼汗还说 ,“毕条勒特”安排在晚上会见是一个很大的礼遇。因为 ,晚上他的情绪总是很好的 ,那时候他只接见他的一些最亲近、最受尊敬的朋友。

我在指定的时间 ,仅由索纳古洛夫中尉一人陪同出发前往 ,受到了和第一次会晤时同样和蔼的接待。阿古柏请我们就座后 ,说他想听听我们带来的关于划分边界线问题的意见。

于是 ,我说了事先准备好的话。索纳古洛夫中尉依照我讲话的断落 ,分段地翻译了过去。

我的讲话是：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加强俄国和喀什噶利亚之间的友好关系。感谢上帝 ,这种友谊多年以来一直没有间断过。第二个目的是确定原浩罕汗国 ,也就是现在的费尔干纳省和‘毕条勒特’殿下领地之间的边界线的主要分界点。”

“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在派遣我担任到您这里来的特使以前 ,已经给我指出了这条边界线需要通过的基本些地点。”

“殿下按照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意愿 ,同意接受这条边界线 ,将是殿下愿意加强和强大的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据。”

“主权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同样 ,是由神的意志所指引的。

神的意志规定：一些统治者由于他们英明的治理，就会确立他们国家的威力，也会扩展他们的疆域；而另外一些统治者，由于他们自己的许多缺陷，不仅不能确立起那种威力，甚至还会失掉他们的祖先和前辈们在多少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

“因而，仅仅十三年前，浩罕汗国还是中亚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疆界西达奇姆肯特镇，东达建立了库尔特卡要塞的纳伦地带，南面环绕着直到通向喀什噶利亚平原的出口的整个山区。库尔嘎辛卡尼和塔什库尔干被认为是它的边界前沿哨所。”

“内部分歧的出现和这个汗国的末代统治者呼达雅尔汗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初使他损失了一些城镇。其后，是在去年，原浩罕汗国的领地，就全部并入了俄罗斯帝国。”

“原浩罕汗国的主要力量和财富，是由费尔干纳河谷和其中的一些大城镇和乡村的定居人口体现的。”

“浩罕汗国多山地区的居民，也就是奇卜察克人，特别是喀拉吉尔吉斯人，一直不是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而是它衰败的根源。”

“政府强有力的时候，还能在山岳中维持住一条堡垒线，并且依靠这条线的帮助，控制住那些山民。山岳地带往往首先觉察到政府力量的衰败，因而，整个整个的喀拉吉尔吉斯和奇卜察克的部落，不仅拒绝交付加诸于他们的牛羊的少量税赋，而且还在选择了领袖之后，下到平原地带，最后推翻了业已开始衰败下去的政府。”

“在过去的十三年中，把费尔干纳河谷从‘哲德沙尔’隔离开的，属于浩罕汗国的山岳地带，由于这个汗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几乎全部逐渐地被殿下并入了喀什噶利亚领土之内。”

“这种合并是被强加在您身上的。它的惟一目的，就是保证您的臣民能够安居乐业，免于遭受喀拉吉尔吉斯人的侵袭。”

“为了这个目的，您在山区建立了奥克萨勒尔、马希鲁普、乌

鲁克恰提、纳格拉察勒得、叶金和伊尔克什坦等据点。在此以后，您的据点沿着通往奥什城的道路一直远伸到诺尔的自然边界，并且沿着通往乌孜肯特城的道路，一直伸延到阿赖库河谷里的奥伊塔尔的自然边界。”

“无可争辩，如若不是俄国人的出现中止了浩罕汗国的内部纷争的话，殿下将认为有必要继续向北扩展您的领土，直到从山区进入面对奥什和乌孜肯特城的费尔干纳河的出口处为止。”

“在我们占领浩罕汗国的同时，俄国势力就担负起使并入了的领土得到和平，保护它的新臣民的生命和财产的责任。为此，俄国人深入山区直到最初看来需要占领的地方。我们就这样，占领了伊斯法拉、乌奇库尔干和古里察。”

“但是，一些事件很快地就表明这条线还不敷需用。喀拉吉尔吉斯人的暴动，要求我们向山地进行一次艰难而消耗很大的远征。俄国人的前哨，如果一开始就部署在现在所部署的地方的南面的话，这次远征就不必要了。”

“去年8月，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为了恢复费尔干纳省的治安，遍访了这个省的城镇，还骑马深入到古里察要塞那面的山区，以便更好地熟悉这个地区的边境线。”

“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亲自视察了山区，并且研究了费尔干纳省管理者呈送给他的报告以后，认为为了这个省全体居民今后的和平，必须同殿下就分布在喀什噶利亚和所谈论的省份之间的下述边界线的一些主要点的安排，进行商榷。”

“这条边界线必须由苏约克山口通过乌鲁克恰提要塞，再往前直到马里塔巴尔山。苏约克山口位于谢米列钦斯克省和‘毕条勒特’领土之间的这条边界线的西南面的终点。”

“乌鲁克恰提要塞、纳格拉察勒得、叶金和伊尔克什坦必须交给我们。”

“这条边界线的详细解决办法，应该留待由土耳其斯坦总督

和殿下双方委派的人员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决定。”

“我受命提请您考虑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的这一决定。我还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拟定了一项交由殿下和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批准的条约方案。”

在这次会谈期间，“毕条勒特”有几次提到和俄国力量相比之下他的弱点和他打算永远同俄国人保持和平的意愿，他继续说道，只是因为有了俄国人的友好帮助，他才得以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

当我在提到乌鲁克恰提和马里塔巴尔做为未来的边界点时，阿古柏的激动不安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他克制着自己，直到我结束谈话时，他才开始以流利的语言指出他对这些界点的所有权。

他说：他在呼达雅尔汗成为浩罕汗之前，就建立了乌鲁克恰提，其他的全部哨所都在他自己直接主持下修建的，俄国人在阿布杜拉伯克起义时期看到没有一个吉尔吉斯人越过了这条边界线，就了解他有多大实力保卫他亲自建立的这条边界线等等。

我回答道：1869年我们建立纳伦要塞时，“毕条勒特”也同样地声明他拥有纳伦河的全部左岸的所有权。我们已经把这条边界线伸展到比他所希望的向南得多，其结果是，这一事实带来了至今未曾中断的友好关系。

此后，双方又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毕条勒特”就接着说道：

“我恳求您做我的兄长，并在土耳其斯坦总督面前替我说情。如果他愿意向我表示他的友谊，就请他把我修筑的由我占有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一些要塞留给我。”

我坚持说，我不能从我所指出的各点后退一步。

接着，“毕条勒特”建议给土耳其斯坦总督写一封信，请求他就这个要求作出一些让步。

我不同意这个建议，并说，我不能在跋涉两千俄里（1 333 $\frac{1}{3}$ 英里）之后，再等待答复，同时我是被亲自授权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再三保证他会同意不十分难堪的条件的,而在我拒绝作出任何让步之后,“毕条勒特”请求我用几天时间重新考虑一下这一问题。我们在得到他将在第二天派扎曼汗到我们那里继续会谈允诺之后,就起身告辞了。

扎曼汗艾凡提和胖色提·毛拉·阿古柏(此人在我们使团停留的整个期间内,一直陪伴着我们)没有参加我们的谈话。只有一次,“毕条勒特”指着 I 转向他们激动地说:“他要我把纳格拉察勒得和乌鲁克恰提交给俄国人。”

第二天,扎曼汗代表“毕条勒特”作了进一步的让步,但是我坚持要求交出乌鲁克恰提,并进一步做出明确的答复。

终于,在 1 月 30 日,扎曼汗给我带来了“毕条勒特”的下述答复:

“我接受俄国使团的建议,使边界通过苏约克、乌鲁克恰提和马里塔巴尔。因为我认为不可能违反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的意志行事。”

“不过,我将派出我自己的一些使节随同你前去请求强大的雅里木·帕夏^①(意即半个国王,系指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汉译者)作出一些让步,把我辛苦操劳十四年才建设起来的地方留给我。如果他不接受我的这个请求,那就全靠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在他认为需要的地段划定一条边界线,我接受他的决定。”

考虑到我所接受的指示已经实现,已经使对方接受了某种这类安排,我宣布我的使命已经完结,并指定 2 月 6 日和“毕条勒特”举行告别性会晤,7 日启程,事情就这样安排了。

在穿过喀什噶利亚向库尔勒城行进,和在途中几个城镇停留的整个时间内,我和使团的成员们,尽可能完整地详尽地回答了交给我的训令中所提出问题。收集这些细节,是不能瞒过在我们使

① 中亚细亚人就是这样称呼总侍从武官冯·考夫曼的。——作者

团担任随从的喀什噶利亚官员们的耳目的。因此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不隐瞒我们打算极其仔细地了解喀什噶利亚的详情细节的意图。我们每行一步都盘问当地的老百姓 ,然而公开地把亲自观察和听到的情形记入我们的笔记本内。我们在抵达每个城镇后 ,就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商人和农民加以询问。同样 ,在路上我们也公开地询问我们所经过地区的各个不同地点的名称。陪同我们的喀什噶尔官员不敢干涉我们收集情报 ,不过 ,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极尽夸大之能事地向阿古柏报告我们的活动。因此 ,我在到了库尔勒城之后 ,第一次和阿古柏会晤时 ,就坦率地告诉“毕条勒特” ,我们要充分利用在他整个领土旅行的机会熟悉它们 ,同时也要掌握由喀什噶利亚通向俄国领土的所有道路。同样 ,在我们停留在库尔勒城的七天时间里 ,我表明了想了解喀拉沙尔城 (今焉耆县——汉译者)和博斯腾湖的愿望。为此目的 ,我要求阿古柏同意我派遣我们使团的某些成员——炮兵大尉 N. 库罗帕特金和维尔肯斯先生到这些地方去。他犹豫一阵之后表示同意。在这次旅行期间 ,我的哥哥公开地进行了路线测量。由于我们已经通过了帖列克达坂 ,并掌握了由纳伦方向经由图鲁尔尔特和帖列克第山口以及由印度经由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脉到喀什噶利亚道路的情形 ,所以 ,我们仍然陌生的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由阿克苏城 (经乌什)和别迭里山口到喀拉库尔城的一条路^①。在我们同他的最后一次会晤中 ,我借口及早地给土耳其斯坦总督呈递使团的消息 ,征得“毕条勒特”的同意 ,派遣使团的一个成员——索纳古洛夫中尉沿这条路行走。

我在要求阿古柏把乌鲁恰提和其他要塞交给我们的时候 ,考虑了两种因素 :

^① 由阿克苏城经穆扎尔特山口到固勒扎的道路是不能行军通过的。——作者

第一,我们在库尔勒城停留之前,就确信阿古柏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既没有赢得军队的、也没有能够赢得人民的热烈支持。所以,只要中国人稍许加紧那场战争的话,阿古柏所聚集的力量就支持不住了。最后,阿古柏的资金来源状况也十分不佳。

因此,我认为在和“毕条勒特”会晤时,可以用多少不同于在我的使团之前来到喀什噶利亚的俄国使团所采取的语调。我,除了公开宣布我们勘察他的领土之外,还告诉阿古柏服从土耳其斯坦总督阁下意志的必要性并要求他无代价地交出几个在他看来具有极其重要军事意义的据点。

第二,根据以前的协定,已经存在的沿科克苏河的边界线,已经充分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于考虑到中国人和阿古柏之间的斗争,还不知道鹿死谁手,所以我认为无需特别急于解决这条边界的问题。

我们使团在2月6日启程,踏上归途,在3月28日平安地抵达奥什城,行程四十二站(或者说,包括中间的停留时间,共51天),走了一千三百俄里($866\frac{2}{3}$ 英里)。从塔什干动身之时算起,我们总共走了三千俄里(2 000英里)。

使团成员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如下的成果:

索纳古洛夫中尉制定了从阿克苏城经乌什和喀拉库勒城的路线图,而维尔肯斯^①先生写了有关喀拉沙尔和博斯腾湖的一些笔记。

还有,在东土耳其斯坦以最富于经验和技能著称的地形测量员N. P. 斯塔尔采夫中尉不顾恶劣的天气和疲劳,逐日绘制的我们旅途经过的整个地区路线图(1英寸5俄里,即 $3\frac{1}{3}$ 英里)。

这些路线图为绘制我们现有的这个地区的地图提供了基本材

^① 维尔肯斯先生也给自然杂志写了题为《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界》文章,1877年,三期。——作者

料。除了斯塔尔采夫先生的辛勤劳动外 ,N. 库罗帕特金先生亦对伸延在库尔勒镇、喀拉沙尔要塞和博斯腾湖之间的道路进行了测绘。与此同时 ,A. N. 索纳古洛夫先生察看了介于阿克苏城和喀拉库尔城之间的那条道路。

除了所有这些之外 ,使团的每一个成员和许多哥萨克人以及本地人都竭尽全力地减轻我所担负的任务。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情报 ,有些是以笔记的形式 ,有些是口述的。

在我们整个旅行的过程中 ,使团的全体俄国人和当地人组成了一个友好和睦的家庭。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能够同甘共苦。我将永志不忘在这个大家庭里所度过的时日。使团成员们的友好协调的行动和他们为共同目标而从事艰苦劳动的思想准备 ,是在使团所面临的全部严峻时刻中的一种支持。它们总在我的头脑里 ,唤起我对不久前的每个旅伴的温暖回忆。

A. N. 库罗巴特金

第 一 章

喀什噶利亚地理概述——喀什噶利亚特征 (山脉、河流、土壤、绿洲和沙漠)——喀什噶利亚的自然财富的一览——交通——人口——居民的职业及衣着、食物、语言和宗教。

喀什噶利亚这一名称指的是位于北纬 $43^{\circ} \sim 35^{\circ}$ 之是和东经 $72^{\circ} \sim 90^{\circ}$ 之间^①的那个地区。

喀什噶利亚的形状就整体来看像一个弹坑,其平坦底部的西部高出海面四千英尺,而其东部的高度不超过两千五百英尺。这是罗布泊的高度。喀什噶利亚的面积为一万九千平方英里。

喀什噶利亚平原为第一流的山脉环绕着;它的北部是天山山脉,西部是帕米尔群峰,南部是昆仑高原。东部耸立着新近由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发现的阿尔金山脉。所有这些山峰都为常年积雪所覆盖。其山巅高达海拔两万英尺以上,只有狭窄的小道可以攀登其间。到了冬季,有部分地方根本不能通行,它们的山口通道十分给以通行,多达一万四千英尺高。

有数以千计的湍急河流流向喀什噶利亚平原,而其中有一些在从山里流出来以前就形成了几个界线清晰的河流水系。例如,

^① 普尔科夫的计算。普尔科夫的观察台测定为格林威治以东 $30^{\circ}19'40.5''$ 。——英译者

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库车河、开都河^①。所有这些河流汇合之后,形成了消失在罗布泊周围沼泽地带的塔里木河的洪流。

喀什噶利亚的主要河流长度超过一千甚至一千四百俄里(合 $666\frac{2}{3}$ 和 $933\frac{1}{3}$ 英里)。但是,就流量和深度而言,它们远远比不上中亚细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喀什噶利亚诸河流在其上游,流速湍急,经过多石地带和陡峭的峡谷,而在其中游和下游,也就是说,在它们到达了平原地区之后水流渐缓,河岸低矮潮湿,而在有些地方形成了湖泊和长满粗壮芦苇的沼泽地带。

为了说明事实,让我们在这里详细地阐述一下喀什噶尔河、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情况。喀什噶尔河(克孜勒苏河)在距它的发源地五百俄里($333\frac{1}{3}$ 英里),距罗布泊八百俄里($533\frac{1}{3}$ 英里),也就是在库尔普鲁克站(该站位于喀什噶尔城到阿克苏城的路上,距喀什噶尔300俄里,即200英里)。这个地方河面宽达十一俄丈^②,深达两俄丈(14英尺),每分钟流速为二百英尺。

根据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测量数据,塔里木河在罗布泊西端,靠近阿布杜拉村的地方,河面宽达十八俄丈(42码),深达两俄丈(14英尺),分钟流速为一百四十英尺。在靠近罗布泊的地方,河面变窄到三或四俄丈(为21或28英尺),消失在罗布泊附近生长芦苇的地方。其后,塔里木河又在距罗布泊三百多俄里的地方(200英里)接受奥根河的流水,形成极其宽阔的河流,河宽六十俄丈(140码),河深达三俄丈(21英尺)。所发塔里木河河口没有它接受奥根河^③河水的地方宽,这是由于这条河接近它的河口处流经一些

① 另外,又叫做开都库雅。这条河从喀拉沙要塞下面流过,所以原先被误称为喀拉沙尔河。——作者

② $25\frac{2}{3}$ 码。——英译者

③ 在库尔勒以南八十俄里($53\frac{1}{3}$ 英里)。——作者

沼泽地带和一些湖泊所造成。

根据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记述,罗布泊长一百俄里($66\frac{2}{3}$ 英里),宽二十俄里($13\frac{1}{3}$ 英里)。这个湖,更确切地说,这个沼泽地带生长着茂密的芦苇,高达二十一英尺。这个湖的南岸只有一条细窄的清水,宽一至三俄里($\frac{2}{3}$ 英里~2英里)。这个湖的深度一般是六英尺,然而在一些地方,深达十二至十三英尺。湖水清澈而新鲜。

整个喀什噶利亚平原的土地都是含盐的。只有绿洲上才有肥沃的土地。喀什噶尔河流域的南部有广阔的细沙地。它的北部和中部,沙土地带就少了。它们在这里以一系列列的狭窄低矮的山丘形式出现。山区附近的土地覆盖着卵石。

喀什噶利亚的气候极其干燥,夏天酷热,冬天比较暖和。我们在喀什噶利亚渡过的1876年秋季,一场雨也没有下过。冬季也只不过下了三次雪,而且立即消融了。1877年春,天空经常是阴暗多云的,不过整个季节里只下过一次雨。春季的风十分强烈,通常是上午十一时刮起,一直刮到傍晚为止。喀什噶利亚时常起雾。这种雾可以使整个地平线整天地朦胧不清,只在空中留下一轮清晰的光圈。

喀什噶利亚的可耕地分布在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脉所环绕的一条狭窄地带。

在这条狭窄的地带以外,几乎全是杳无人烟的荒漠。但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地带并不宽阔,也并不全是肥沃的土地。人们耕种和居住的肥沃土地都在那些绿洲里。从东面数起,最大的绿洲有吐鲁番、喀拉沙尔、库尔勒、库车、拜城、阿克苏、玛喇尔巴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和克里雅(即今于阗——汉译者)。它们的位置是由喀什噶利亚的主要河流的河道确定的(文中说吐鲁番的位置也是由喀什噶利亚的主要河流的河道确定的,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汉译者)。这些绿洲都是被沙漠所包围着的一小块

绿茵茵的耕地。周围的沙漠,有的宽达一百多俄里 ($66\frac{2}{3}$ 英里) 有一条道路穿越上面所列举的绿洲。那就是整个地区的干道。在这个地区的沙漠地带,沿这条干道有一些小的居民点,而在整个这条干道上还建立着一些驿站。所有这些驿站都驻有少数几名驻军。

绿洲靠灌溉耕种。喀什噶利亚的每一条主要河流,也就是说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等(在由山里流出以前),都用水坝分成几条主要溪流。这些溪流又被分成几股渠道,把水引到地里。所有的绿洲都形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灌溉体系。每一小块耕地都有它的水渠,不然就不能耕种。纵横交错的水渠把水送到四面八方。水就这样流到每一块地里,并一连几天停流在那里。这些绿洲的边缘都十分清晰明显。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哪里的水干枯了,哪里就变成荒漠。反之,把水引向荒漠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使不毛之地乃至盐碱地带变成耕地。

喀什噶利亚的水足以浇灌比现在利用的还要多得多的土地。可以正确无误地说,喀什噶利亚人口的稀少是现在耕地面积不大的主要原因。其实,可耕种的土地并不少,可以供养相当大量的居民。

我们使团离开奥什城后(在费尔干纳省),由帖列克达坂越过山天,到达了喀什噶尔城,然后经过阿克苏、拜城、库尔勒和库车等城到达喀拉沙尔要塞。我们顺着这条路穿过了为大片耕地所环绕着的喀什噶利亚的大部地区。我们沿着这条干道,经过了下述的绿洲和沙漠地带。在喀什噶尔和牌素巴特村(今伽师——汉译者)之间,有一块长达七十俄里 ($46\frac{2}{3}$ 英里) 的绿洲。在牌素巴特和玛喇尔巴什要塞之间,有一片长达一百五十多俄里 (100 英里) 的荒漠。玛喇尔巴什绿洲的长度是二十俄里 ($13\frac{1}{3}$ 英里)。在此之间直到阿克苏绿洲为止,有一片长达一百六十五俄里 (110 英里) 的沙漠地带。在这条道路旁边的阿克苏绿洲长达八十五俄里 ($56\frac{2}{3}$ 英里)。从阿克苏绿洲到拜城附近的绿洲,伸延着一片长达

六十五俄里 ($43\frac{1}{3}$ 英里)的荒漠。穿越拜城绿洲的道路的长度是二十五俄里 ($16\frac{2}{3}$ 英里)。在拜城绿洲和库车绿洲之间有一片荒漠 ,其长度为六十俄里 (40 英里)。穿越库车绿洲的道路长度为二十五俄里 ($16\frac{2}{3}$ 英里)。在库车绿洲和环绕布古尔村 (今轮台——汉译者)的绿洲之间 ,有一片长达七十俄里 ($46\frac{2}{3}$ 英里)的沙漠。布古尔绿洲的长度是十五俄里 (10 英里)。在它和库尔勒绿洲之间 ,有一片长达一百五十俄里 (100 英里)的荒漠。穿越库尔勒绿洲的道路长达十俄里 ($6\frac{2}{3}$ 英里) ,而它和喀拉沙尔绿洲之间 ,有着一片长达四十五俄里 (30 英里)的荒漠。

每一个这样大型的绿洲都有一个形成了这个地区的中心的较大的城镇。它包括多少不等的村庄。农村人口依照土壤和灌溉条件 ,或是分布在一些大的村庄里 ,或是分散在一些小的农庄里。在几个村庄和农庄之间 ,经常可以遇到一片片的无水地区。

喀什噶利亚的不毛之地显示着几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是细碎的沙土地 (南部) ,一些是岩石地带 ,或是稀疏地分布着石头的地方 ,还有一些是盐碱地带。最后的一种 ,盐碱渗入了那些地区的粘土之内 ,使它的土质变得松软和多孔。有时 ,地面由于渗出地表的大量盐分而泛白 ,好像铺着一层白雪似的。

喀什噶利亚的一些盐碱地带 ,除其它一些稀有植物之外 ,还生长着怪柳和一种名叫 “土克拉克 ”的特殊白杨树。

走出喀什噶什噶尔绿洲之后 ,一片盐渍地便立刻映入眼帘。它的边缘散布着一些盐渍土堆积的圆锥形山丘。这些小丘几英尺高 ,它们的顶部生长着怪柳。怪柳大量的长长的根系盘根错节伸向山丘的各个角落。

不同年岁的怪柳在同一山丘里相互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巨大的根系疙瘩。当地人为了取得燃料 ,在一些丘下挖掘 ,可以从每个山丘挖出几驮子根须。

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城 ,过了库甫鲁克村后 ,在渡过克孜勒苏

河之前,我们看见了第一批分散的“土克拉克”树林。走过这片树林之后,我们又遇到一片同样的树木。这片树木在克孜勒苏河边形成了一条狭窄的林带,一直延伸到塔里木和罗布泊。据当地人说,叶尔羌河和田河畔也围着有这种“土克拉克”的林带。

我们在“土克拉克”树林里没有见到腐植土。而这种土壤却是其他树林必不可少的特点。根据使团的一个成员维尔肯斯先生的调查,这种树的树叶坚韧。它在树枝上干枯了以后,被风吹散,变成灰尘。因此,这些树叶不会形成所说的那种腐植质。

“土克拉克”树林里的土壤是充满着盐碱的粘土。这样的土壤正是喀什噶利亚大部分地表的特征。穿过一个“土克拉克”树林时,含盐的尘土飞扬,对眼睛的伤害很大。”

“土克拉克”的某些特点是它的树叶形状的不规则性。所以,在同一棵树上可以看出几种形状的树叶。在这种树的枝干上,特别是在一些断了的枝干上,可以看到大量的白粉。这种白粉可以用来制作一种树胶。”

喀什噶利亚的河流两岸长有茂密的芦苇。在河流注入湖泊的地方,芦苇长得最茂盛。

这些芦苇的高度有时达二十一英尺。

喀什噶利亚稀少的,但从科学观点上看很有趣味的动物,依然很少为人们所知晓。谁要想在某种程度上熟悉这一课目,可以求助于 N. M.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从固勒扎越过天山到罗布泊》^①,还有维尔肯斯先生写的题为《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界》^②以及

① 《从固勒扎越过天山到罗布泊》是 N. M. 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 1876 ~ 1877 年在中亚考察的报告。参看《俄国皇家地理学会 1877 年通报》十三卷,第二部分,263 页和以下各面,这本汇编曾被作为单行本出版(该书英译本业已出版,英译者)。——作者

② 见 1877 年《自然杂志》,第三期。——作者

瓦里汗诺夫先生的《六城状况》或《中国南路省辖的六个东部城镇》^①。

喀什噶利亚的自然财富也未经大量开采。一直在吸引着中国人到这个地区来的矿物资源必然是十分可观的。克里雅附近发现了金子。阿克苏、赛拉木和库车产铜。库车还产铁、煤、硫磺、明矾和氯化铵。喀什噶尔附近产煤和铅，和田产石油，柯坪^②产硫磺，拜城近郊产硝石。

喀什噶利亚除了各种谷物外，生产的主要半成品，有羊毛和生丝。除供应当地的需求外，喀什噶利亚还向谢米列钦斯克和费尔干纳省，以至于奥伦堡输出大量的“大布”，卖给吉尔吉斯人。这种“大布”的产地主要是喀什噶尔附近地区。羊毛主要产在和田和吐鲁番地区。丝也主要出产在和田。去年，生丝成了喀什噶利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输出物资。当地的丝织品，除了“玛希鲁甫”（半丝织品）之外，是不输出的。叶尔羌生产的“哈希希”^③是向克什米尔和旁遮普输出的一项重要物品。此外，享有声誉的输出物有和田的地毯，叶尔羌的便鞋，阿克苏的皮革和铜器，库车的铁器；叶尔羌的水果，阿克苏的烟叶，吐鲁番的羊毛和棉花也都是闻名的。

喀什噶利亚饲养的家畜有牛、马、羊、骡和驴。运载全部贸易货物用的马，特别是羊，在该地定居的居民里，是很缺乏的。他们从与喀什噶利亚毗连的山区的吉尔吉斯人那里购买羊，从费尔干纳居民人那里购买马。这个地区的骆驼很少。

我们已经说过，喀什噶利亚的主要道路是把吐鲁番、喀拉沙

① 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61年杂志，第三期，第二部分。1～76页。——作者

② 由乌什到喀什噶尔这条路北的一排居民点。——作者

③ 效果和鸦片相同的一种药物。——英译者

尔、库尔勒、库车、拜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田等城镇联结起来的那条马车路。这条路是整个地区主要的贸易和军事线路。它在离吐鲁番城不远的地方和通向中国的商路（也是行驶马车的路）连在一起。那条通向中国和商路穿过天朝，路经塔城、古城（即今奇台县——汉译者）、哈密、兰州府、汉口到南京。在此之后，这条路就和山脉各头并进。与贯穿天山、帕米尔、昆仑山的一些只能骑马通过的崎岖小道相接，其中主要的从北面数起是：

一、由库尔勒镇沿裕勒都斯和巩乃斯流域通向固勒扎城的路。187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所走过的就是这条路。它长达五百三十俄里（ $353\frac{1}{3}$ 英里）。这条路上的几个最高的山口，是哈布扎盖果尔（海拔 9360 英尺）和纳拉特山口（海拔 9800 英尺）。哈布扎盖果尔由开都河流域通向裕勒都斯河流域。冬天，这条路由于大雪覆盖，不能通行。

二、从拜城和阿克苏城到穆扎尔特山口，从那里转到固勒扎城的那条道路，从拜城到穆扎尔特山口约一百七十俄里（ $113\frac{1}{3}$ 英里）^①，到固勒扎约三百俄里（200 英里）。由阿克苏到穆扎尔特山口的那条路与由拜城到穆扎尔特哨所的路相连。由阿克苏到这哨所约有八十俄里（ $53\frac{1}{3}$ 英里），到穆扎尔特山口则还有六十俄里（40 英里）。从阿克苏城到穆扎尔特山口的全距离约一百四十俄

① 根据我们为解决所提问题而搜集的情报来看，拜城到穆扎尔特山口的道路经过下述村庄：达坂契克（400 栋房屋），乌斯坦和卡里（各有 50 到 100 栋房屋）。察尔各（200 栋房屋），喀拉巴赫（500 栋房屋）。从拜城到喀拉巴赫是 $4\frac{1}{3}$ “塔西”（36 俄里，或 24 英里）（“塔西”维吾尔语，原意石头，也用作测量距离的标准——汉译者）。从喀拉巴赫到穆扎尔特哨所，大约八十俄里（ $53\frac{1}{3}$ 英里），由所那里到穆扎尔特山口，大约六十俄里（40 英里）。由拜城到穆扎尔特山口的全程约一百七十五俄里（ $116\frac{2}{3}$ 英里）在这个山口的最高处，修了一座小哨所。在这个山口的下面修建了一座容纳着三百人的据点。——作者

里 ($93\frac{1}{3}$ 英里)。另外有一条多少要绕行的道路。这条路首先沿着干道通向拜城直到米尔嘎站,从那里转向山丘地带,在乌斯坦布伊居民进入穆扎尔特河流域,而这条穆扎尔特河距穆扎尔特哨所有四十到五十俄里 (26 英里到 $33\frac{1}{3}$ 英里)①。

三、由阿克苏到乌什和再远一些地方的道路,经过别迭里山口和喀拉库尔要塞。1877 年,我们使团的一个成员索纳古洛夫上尉曾经走过这条道路。走这条路,从阿克苏城到喀拉库尔附近的俄国居民点斯里夫奇诺的距离是三百零九俄里 (206 英里)②。

四、由纳伦要塞到喀什噶尔城有几条路可通。其中最便于通行的路,经过帖列克第和图鲁尔尔特山口。由喀什噶尔城到纳伦要塞,经由帖列克第的一条路,长达二百六十俄里 ($173\frac{1}{3}$ 英里);经由图鲁尔尔特山口的路,长达二百七十俄里 (180 英里)。已经修筑了一条直到纳伦要塞的马车路。由纳伦到喀什噶尔,到目前为止,只有骑马通过的小径。这些道路中明显地适宜于改变成马

① 我们使团在由阿克苏到米尔嘎站的路上,经过了下述站口,由阿克苏到伊希良齐居民点,十八俄里 (12 英里);由伊希良齐到喀拉玉尔滚,三十六俄里 (24 英里);从喀拉玉尔滚到朱尔嘎,三十六俄里 (24 英里),合计九十俄里 (60 英里)。我不知道沿穆扎尔特流域,由朱尔嘎到乌斯坦布伊的距离。不过,我估计为二十五到三十五俄里 ($16\frac{2}{3}$ 英里到 $23\frac{1}{3}$ 英里)。这就算出阿克苏到穆扎尔特哨所的全程为一百五十俄里 (100 英里)。——作者

② 这条路有下述站口,阿克苏到巴林,三十二俄里 ($21\frac{1}{3}$ 英里);由巴林到阿恰塔克,二十六俄里 ($17\frac{1}{3}$ 英里);由阿恰塔里到乌什,二十四俄里 (16 英里);由乌什到巴希雅克玛,二十七俄里 (18 英里);由巴希雅克玛到阿嘎齐库尔,五十一俄里 (34 英里)。在此之后,这条路登上别迭里山口达到了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地,过帖甫哨所,距阿嘎齐库尔二十四俄里 (16 英里),由帖甫到胶久列克的距离是五十俄里 ($33\frac{1}{3}$ 英里);这条路,从胶久列克登上喀希喀苏山口,然后降入祖卡河流域,顺着这条河到达俄国人的居民点斯利夫奇诺,该地距喀拉库尔三十三俄里 (32 英里),由胶久列克到斯利夫奇诺的距离是七十五俄里 (50 英里)。——作者

车路的 ,已在 1870 年和 1875 年分别为考尔巴尔斯和莱茵塔尔上校所通过。这条路由纳伦要塞经过塔什拉巴特山口 ,到察特尔库尔湖 ,再由那里越过图鲁尔尔特山口到恰克玛克要塞 ,接着沿阿图什村到喀什噶尔城。根据有关的记载看 ,这条路只要略加变动就能轻而易举地改为马车路。

五、由奥什和乌孜肯特城 (在费尔干纳省)到喀什噶尔有几条马行小径。其中第一条小径是喀什噶利亚和中亚各国进行贸易所经过的道路。它穿越帖列克达坂。我们使团曾经两次走过这条路。一资助在 1877 年 10 月 ,另一次在 1878 年 3 月。这条路从奥什城到喀什噶尔城共长三百七十二俄里 (248 英里) ,其中包括阿莱山脉的两个平行支脉的几座山口。这些山口的高度如下 :齐格尔齐克 ,七千英尺 ,帖列克达坂 ,一万二千英尺 ;伊克伊克孜牙克 ,大约一万英尺 ;肖尔布拉克 ,八千英尺以上。把这条路修成马车路 ,是要花费巨额款项的 ,而这笔款几乎是收不回来的。这条路 ,一年里有四到五个月 ,也就是说从四月中旬到九月中旬 ,由于河水泛滥和其他种种原因而为商人们所摒弃 ,在这几个月里 ,商队取道通向阿莱平原的下述几个山口之一。

由费尔干纳经过阿莱山脉到达喀什噶利亚的几条道路穿越下述一些山口 :首先穿过通向纳伦地带的一些山口 ,也就是到紧邻谢

米列钦斯克^①的那部分地区去的一些山口。(1)通过库嘎特山口的道路。(2)通过契塔山口的道路。(3)通过布古孜山口的道路。这三座山口十分陡峭。翻越这些山口的时间从四月中旬开始,持续到十月初(旧历),积雪开始阻碍交通的时候为止。(4)在杨阿里克附近,从穿过帖列克达坂的干道岔开,而又在科克苏河流域重新与之会合的那条穿过贝寮欧里山口的路。只有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商人才走这些小道。在此以后,按照既定的顺序行进。(5)我们已经说过的帖列克达坂。(6)考尔玛克阿图山口,非常高和陡峭,只有吉尔吉斯人才走这条路。(7)夏尔特山口。(8)阿尔恰特山口。(9)陶尔迪克山口。(10)吐鲁克山口。这后四座山口由费尔干纳省通向大阿莱河流域。它们从这里穿过伊尔克什坦哨所附近的屯古布隆山口,走上越过帖列克达坂的商队道路。通过这些山口的时间,从四月中旬才开始,持续到九月中旬,有时候可以到十月(旧历)初。在其他月份里,由于阿莱高原吹来的深厚积雪和缺少燃料等原因,不能通过这些山口。这些山口的北坡有着丰富的“阿尔恰”(铅笔柏)燃料,而南坡,在阿莱山谷里面,惟一能够寻到的燃料是牲畜的粪便。刚提到的这四个山口中,最便于通

① 沿奥什经帖列克达坂到喀什噶尔这条线路各段路程间的距离如下:从奥什镇到陶迪克山口的入口处十八俄里(12英里);由陶迪克山口到古里察要塞四十九俄里($32\frac{1}{3}$ 英里);由古里察要塞到克孜尔库干十六俄里(11英里);由克孜尔库干到萨里库巧克三十六俄里(24英里);由萨里库巧克到科克苏河二十八俄里($18\frac{2}{3}$ 英里);由科克苏河到伊尔克什坦喀什噶利亚人的哨所二十三俄里($15\frac{1}{3}$ 英里);由伊尔克什坦到叶金二十俄里($13\frac{1}{3}$ 英里);由叶金到乌鲁克恰提十八俄里(12英里);由乌鲁克恰提到奥克萨勒尔四十俄里($26\frac{2}{3}$ 英里);从奥克萨勒尔到库尔嘎辛卡尼二十七俄里(18英里);由库尔嘎辛卡尼到康朱安二十二俄里($14\frac{2}{3}$ 英里);由康朱安到明约洛三十俄里(20英里);由明约洛到新城要塞四十四俄里($29\frac{1}{3}$ 英里);由新城要塞到喀什噶尔七俄里($4\frac{2}{3}$ 英里)。——作者

行的是陶尔迪克山口。当翻越帖列克达坂的交通线受到堵扰时，运载货物的商队可以通过这个山口行进。

喀什噶利亚和费尔干纳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靠马匹驮运。有时，一些较小的商队有骆驼和骡子。不过，骡子在每个商队里都可以见到，那只不过是引导商队的赶脚人骑坐的。通过帖列克达坂的那条路，燃料不足的情况只发生在天山的南坡。冬天，商队携带干的谷物作为饲料。在南坡扎营住宿时，马常年都可以找到充足的牧草。然而在北坡，它们仅吃得到自身驮载的那种饲料。上等质量的水到处都有。天气暖和时，各种自然的分界线都被用作扎营的场地。这些地方在冬天也被留在山里的吉尔吉斯游牧人作为扎营的地方。在帖列克达坂那面的喀什噶利亚的领地之内，阿古柏修建了一排小的路边要塞和哨所。在这些要塞和哨所附近，可以获得少量的饲料。不过，跟随商队行进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整个旅途中所需要的食物，因为在这条路上，只能偶而买到一些羊只。

冬天，只有帖列克达坂这条路可以通行。这座山口经常为深厚的积雪所堵塞，有时几天，有时连续数周不能通行。游牧在这个山口四周的萨尔特部落的喀拉吉尔吉斯人垄断了引导商队通过这个山口的行业。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是这样得来的。遇到山口为大雪封锁的时候，由奥什城来的商队照例就停留在萨尔特部落的游牧中心苏非库尔干。由喀什噶尔方向来的商队就停留在伊尔克什坦哨所，在那里和喀拉吉尔吉斯人商量引导他们商队通过山口的

事宜。

雪深的时候，萨尔特吉尔吉斯人牵出几条牦牛（一种西藏牛）踩出一条路来，然后引导商队走过这条路。

我们在考察喀什噶利亚的居民时，准备就构成这一地区的土著的各个民族进行一些概括的叙述。

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来，可以认定，东土耳其斯坦最初是由

雅利安人种的民族居住着。

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蒙古血统的种族开始涌入东土耳其斯坦。这些人或是把这一地区的土著人赶了出去,或是和他们混杂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居住在喀什噶利亚的特殊种族。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和中国人之间所进行的不停息的战争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占主导地位的混血人种中的汉族的特征和气质。这各情形在和中国接壤的那部分喀什噶利亚地区尤为明显。同样,仍然可以看到八世纪入侵了东土耳其斯坦的那些阿拉伯人的痕迹。

现在,根据我们的亚洲探险家的研究资料看来,只有在和喀什噶利亚西部和西南部毗连的难以进入的山区,才能见到纯种的雅利安人。蒙古种族保留得很好的是喀尔木克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住在喀拉沙尔附近和开都河流域。

几个绿洲的占有者构成了喀什噶利亚的定居人口。他们用这些绿洲的名称来称呼他们的部落。这样,我们在这一地区可以看到喀什噶尔人、叶尔羌人、和田人、阿克苏人、库车人和吐鲁番人。他们实际上都属于同一类型。这个类型时而明显地注入了突厥种(在西部和西南部居民中),时而更加明显地注入了蒙古种(在部的居民中)。

较后迁来的喀什噶利亚居民中有汉人、东干人和来自西土耳其斯坦、特别是来自原来的浩罕国的移民。这后一种人被称为安集延人。也可以遇到一些印度人,不过人数较少,主要是些商人。喀拉吉尔吉斯人是占据着环绕喀什噶利亚的山区的游牧民族。

喀什噶利亚居民的总人口仅可估计出个近似数字。据估计,整个地区有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平方英里六十五人。

喀什噶利亚的定居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小麦、大麦、玉米、小米、水稻和棉花。由于灌溉沟渠普遍,可以得到很好的收成。居民中的牧民,除饲养牲畜外,还从事耕作。他们生产的谷物主要是大麦。由于山区经常下雨,所有这些谷物都无需灌溉。

山区的工业还是微不足道的。生产少量的煤和金属。尽管喀什噶利亚以矿产丰富而闻名,但是,总的说,这个地区的这种工业还处于摇篮时代。

在阿古柏征服喀什噶利亚之前,中国人在和田地区大力开采了黄金和石油。现在据说,金的开采量减少了。但是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依然为和田的统治者提供着大量的税赋。

相对地说,喀什噶利亚的各种工业是很发达的。但是它们仍然只能说是第二流的。大布、衣服、鞋和地毯、丝绸等的生产居第一位。其次是金属冶炼,供家庭用的毛制品,农具和武器、皮革制品等。总的说来,除了大布和服装用品外,所有这些产品仅能满足当地居民不太过份的需要。

我们将在下面更为详尽地谈到喀什噶利亚的贸易状况。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喀什噶利亚输出的产品如下:半成品——生丝、棉、鸦片、明矾、氯化铵和硫磺,制成品——大布、印花布、“玛希鲁甫”(一种非常耐用的半丝制品)、地毯、便鞋、带色亚麻布。这些产品中,大布的输出量十分可观,是这个地区输出的主要项目。

由俄国输入喀什噶利亚的产品是:印花棉布、棉布、金属丝、铁、铁器、白腊、茶、糖、各种染料、火柴、鞍具、皮带、胶、水果和烟叶。

俄国制成品支配着我们途经的所有城镇的市场。而从印度(经拉达克和叶尔羌)运入喀什噶利亚的英国货物目前还不能和它们竞争。我们收集的英国印花布的样品,虽然设计上十分美观,然而不耐用,容易褪色,和俄国同类产品相比,价格高得多。印度的平纹细布几乎充斥了整个喀什噶利亚地区,也确实充塞着中亚各地。近来,从印度输入喀什噶利亚的茶猛增。由喀什噶利亚输出到印度去的主要产品是鸦片和银锭。

由于喀什噶利亚不能算作一个天赐之福地,它的居民也不能被视为富裕的人民,而他们的需求也是很少的。他们的住房简陋,

是用土坯修建的 ,没有窗户 ,地面是土的 ,大体上和在整个中亚细亚所见到的那种建筑结构属于同一格式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应该看到 ,例如 ,在我们自己的中亚细亚领地的城市里 ,有许多比较富丽堂皇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内墙是用雪花石膏涂抹的。天花板装饰着雕刻物和美丽的图案 ,而它们的外墙是用砖块修筑的。喀什噶利亚地区的统治者们的住房看起来十分朴素 ,几乎近于寒酸 ,墙壁不仅仅没有涂光 ,而且也没有刷白。城镇看起来又穷又脏。一眼就能看出缺少像清真寺那样的建筑物。有些从阿拉伯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 ,几乎是仅有的一些在建筑学上值得注意的纪念物。绝大多数房屋的内部布局和它们的外观是一致的。家具仍然停留于原始的状况 ,少数几个凳子 ,矮的木桌子 ,一些木制的和陶制的器皿 ,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寒酸和往往是污秽的气氛。

应该进而加以说明的是 ,假若喀什噶利亚的建筑学科保持着这样一个低水平的话 ,那么它的所有其他学科也全部处于同样的原始状态。这些学科与其说是在进步着 ,倒不如说是在消失着。除了布哈拉和阿拉伯作家写的一些著作外 ,喀什噶利亚就别无文学可言。我们跋涉走访了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地方 ,却没有风过一处书店。

喀什噶利亚人的衣着 ,和整个中亚各汗国人民的衣着相同。他们穿着同样的大布制做的长衫、羊皮裤子、皮袄、山羊鞣皮便鞋 ,头上戴着传统的头巾。喀什噶利亚的居民身穿的一种印花布衣服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相对贫穷的情况。照例 ,节日里 ,在中亚细亚城镇的集市上 ,可以看到许多人穿着半丝、丝 ,甚至锦缎料的衣服 ,而只有极少数真正穷苦的人 ,连印花布的衣服都不穿。然而 ,在喀什噶利亚 ,身穿绣花印花布衣服的人很少 ,而穿丝绸的人也占少数。冬天 ,他们添衣服的方法是一件衣服上面再套上一件衣服。他们的印花布外衣不是填塞了棉毛 ,就是套上了羊皮或其他毛皮。

人民群众的日常食物是一碗“托巴”。“托巴”是一种稠的面条，拌有多少不等的肉或是脂肪的混合物。还有“苏甫”，或是羊肉菜汤，里面添放羊肉的多少，视家长的收入而定。

在宴席上，所有中亚细亚人最喜爱的食物是“粕罗”（即汉人称之为“抓饭”的一种食物——汉译者）。这种食物是用大米、羊肉和调料^①一起烹制的。喀什噶利亚人从中国的烹饪术里学会了做“火锅”。这是一种用颇像“萨马瓦尔”（俄式茶炊），并分成一些小档子的特制器皿烹制的菜肴。这种非常复杂的菜肴包括各种的肉、粉丝、胡椒、丁香和桂叶。不过，这种菜肴只有有钱的人才吃得起。喀什噶利亚人还从中国人那里学会制作各种酱的技术。他们吃饭时喝的饮料一般是水，偶然地也喝一些牛奶。在喀什噶利亚，秋、冬季节，水果是居民的一大宗补充食品。水果中居首位的是各种甜瓜、葡萄、梨和苹果。由俄国输入的蜜饯在甜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在喀什噶利亚，几乎所有各地都通行着突厥语。整个地区的人都操同一方言。

这种方言，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他中亚汗国所通行的方言。这种差异，部分是由于和汉语混合的结果，另一部分是由于不少物品的名称不同所致。还存在另一个差别。喀什噶利亚人说话时几乎不张开嘴唇，闭合着牙齿。所以，不把一个音或音节和另一个音或音节分开。喀什噶利亚人中通行着许多在我们的鞑靼人中流行，而在土耳其斯坦一般不使用的一些词汇。一个塔什干人不懂得这些词，而奥伦堡的鞑靼人尽管有些困难，却可能懂得它们的含意。这是因为说这些词时，发音上和某些字母的拼法上可能有些不同。喀什噶利亚人在交谈中所使用的汉语词汇在使用过程中已

① “粕罗”、“苏甫”和“托巴”是我们中亚细亚辖地居民的主要饮食。在塔什干“托巴”（面条）通称为“奥格拉”。——作者

经变得残缺不全 ,支离破碎了。

这个地区通行的计量名称和时间的划分方法都是袭用中国人的。总的看来 ,喀什噶利亚人所操的方言和土耳其斯坦的方言差别并不很大 ,不致妨碍一个土耳其斯坦人在数周内掌握两种方言之间的不同之处。

喀什噶利亚人的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

自从阿古柏的势力进入这一地区以后 ,其他宗教都被禁止了 ,那些获准活下去的汉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因为他们必须在死和改变宗教信仰之间作出抉择。喀尔木克人却被视为例外 ,他们保持着对偶像的崇拜。在中国人统治时期 ,人们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不受干涉。那时候 ,天朝的子弟们非常巧妙地限制了穆罕默德教义的严厉性和狂热性。他们所施加影响的一个成果是 ,让妇女享受较大的自由。妇女们甚至被允许除下面纱在街上漫步。此外 ,汉人们放纵他们自己 ,在道德上享有巨大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又往往接近腐化堕落 ,导致婚事上的放荡。在喀什噶利亚 ,根据穆罕默德的教规 ,原来就可以轻易解除的婚姻 ,现在更用不到多少手续 ,就可以随意抛弃了。除此之外 ,汉人中还流行着一种规定期限的婚姻。这种期限也可能是仅仅一个星期。这种临时性婚姻要按一切通常婚礼的惯例办事。它们主要是在这个地区停留一个时期的商人缔结的。封斋是不规则的 ,而祈祷就更不经常了。自从阿古柏掌权以来 ,在宗教方面对人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原先严格遵奉的宗教仪式 ,如封斋和集体祈祷 ,又出现了。为了保证宗教仪式不间断地得到遵奉 ,设立了一个教士阶级。妇女到公共场所走动 ,也得带上面纱了。亚洲人最喜爱的 ,其间人们要表演马术和个人角力的“拜格”(赛马会——汉译者)已被取缔。喀什噶利亚所有的城镇中 ,汉人统治时期所开业的大量妓院都被关闭了。阿古柏本人提供了一个虔诚和简朴的范例。他也同样严格地要求别人。他的行动表明 ,他仿佛要把这个地区变成一个庞大的寺院。新的

僧侣们要汗流浹背地耕种土地 ,把他们的收获交出来越多越好——不 ,把它的大部分给政府 ,奉献给它黠武的冲动。在喀什噶利亚 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一样 ,多妻是不受约束的。但 ,这实际上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一种习俗。阿古柏过着一种极其简洁朴实的不比任何一个兴旺的本地人更优越的生活。他宁可住在车马店 ,而不愿住在一所住宅里 ,但他却在后宫里供养着三百个女人 ,其中六个在他所有的漫游中^①一直陪伴着他。

对那些不服从阿古柏的人施行的严厉惩罚往往是死刑。然而 ,近年来 ,这位统治者已经使人们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了 ,尽管人们的传就与此相反 ,却很少动用死刑。他需要钱财 ,所以惩罚那些冒犯了他的或者是失宠了的人 ,经常采用没收这些人的财产的办法。

喀什噶利亚地区 ,最常见的疾病中 ,占首位的是与眼有关系的疾患 ,失明是很普遍的 ,还有肺病、淋巴结核、疥疮、肿瘤、甲状腺肿大等病亦屡见不鲜。诱发眼病的原因被解释为弥空气里的含盐尘埃和夏天盐土反射出的耀眼的光线。当地人把甲状腺肿大病归咎于水。还当注意到广泛地吸食鸦片所引起的那些病症。蒯赛斯的同事 ,见柳医生观察到这样的病损伤消化器官 ,诱发瘰病和躁狂症。男人和女人吸食鸦片的都很普遍。的镇压——占领叶尔羌和和田——阿古柏自封为喀什噶利亚的统治者——他向阿克苏、库和库尔

^① 尽管是简洁朴素的生活。——英译者

第 二 章

喀什噶利亚的行政区划——阿奇木——税赋的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西尔卡——百户长、卡孜、拉义斯——喀什噶尔、玛喇尔巴什、阿克苏、拜城、库车和库尔勒等地区的税赋的比例——征税中的弊端——居民对阿古柏的不满——某些阶级（农业的、宗教界的、军界的）不满的原因——它的后果。

就行政体制角度来看，喀什噶利亚被分作十个主要单位和相当数量的较小单位，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拜城、库车和吐鲁番是主要单位。在一些较小单位中，有这些地区，更确切地说“区”玛喇尔巴什，位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的途中，柯坪，位于喀什噶尔和乌什之间；乌鲁克恰提环绕费尔干纳省和喀什噶利亚之间的部分山区；卡尔噶里克，位于叶尔羌和和田之间的路上；塔什库尔干围绕叶尔羌河流域的山区和高原。那些独立于上述列举地区的耕种地带，也属于同一类型的行政区划。关于这些耕种地带，我们只知道和喀什噶尔地区相毗连的，即乌帕尔、塔什米里克、阿图什、阿尔古、塔孜洪和罕阿里克。

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城镇和多少不等的村庄。属于喀什噶尔地区管辖的有：色满、托古扎克、库尔干、喀拉吉尔，伯什克勒木、阿瓦提、克孜尔布依、扬达木、夏甫塔尔、阿克雅尔、雅尔玛散、下扬达木、拜吐凯、考希阿瓦提（霍希阿瓦提）、牌素巴特、库甫散齐尔、土甫利亚克、喀拉巴克、帕拉齐、布菲亚希太、南秋克、达乌雷特拜额、

克孜勒杜比亚。

隶属于阿克苏地区管辖的村庄有：浑巴什、赛阿里克、伯什阿里克、丘克塔尔、伊嘎齐、阿苏克、巴尔丹、扎木、阿布达里卡夫诺希、塔尔达迪（有人称之为塔孜朗嘎）、苏该提、库木塔木、伊希兰齐。这后六个村庄通称为雅尔巴希。

属于玛喇尔巴什区管辖的村庄有：哈尔巴格、土木休克、恰迪尔库尔、普斯亚科辛迪、雅卡库杜克。

由拜城地区管辖的村庄有：库希塔木、达坂齐克、喀拉巴格、雅卡阿里克、米尔扎塔木、翁巴希、吉格达里、洋阿瓦特、欧特巴希、阿孜刚、玉卡吉尔威克齐、伊塔尔特齐、英吉朗嘎、卡甫特齐、阿克欧伊里、巧扎巴尔威克齐、阿拉尔、托克托逊、布干、契干、克孜勒和其他村。后面谈到的十二个村庄连成一片，形成了赛拉木这个大的居民点，在地图上标为一个城镇。

库车地区包括沙雅镇和喀拉卡希、孔契玛哈比亚、塔嘎里克、布斯坦、牌楼、托伊布尔迪、苏雷曼、土古斯塔玛、和卓卡木巴特、达乌来特巴格、希拉克土格拉克、希克塔里、扣克、古木巴特、西玛尔巴格、玛扎尔巴格、乌恰尔、玛扎尔和卓、秀木特、雅卡雅尔里克、萨卡特齐、乌孜宫、塔该特齐、克里希以及其他村庄。

库尔勒地区管辖的村庄有：布古尔、洋萨尔、洋阿瓦特、太夏里克、雅伊吉、齐木帕赫、阿洛尔、阿拉萨伊（后面谈到的四个村庄形成布古尔周围的一簇村庄）、喀嘎包依克、塔赫第、巴格齐达、玛罗、布隆、库杜克、塔拉布拉克、阿克萨拉伊里克（后面的八个村庄分布在洋萨尔的四周）、杜尔宾、柯希阿里克、土尔巴、萨伊里克、萨伊巴格（这后面五个村庄靠近库尔勒镇）、丹吉尔、喀拉沙尔要塞和村庄以及其他。

阿奇木或每一个地区的统治者,是“毕条勒特”任命的伯克^①,各个区的当权者称为伯克、托格索巴^②,胖色提^③,还有玉孜巴什^④。所有的阿奇木都各自为政,直接对阿古柏本人负责。每个阿奇木像支配租来的土地那样,管理他自己的地区。他得向国库交纳一定数量的产品和钱币。在此以外的何财物可以由他自己享用。阿奇木们不领取任何个人津贴,或是国家给他们所管辖的地区政府的任何经费。此外,每一个统治者都要以他所管辖的地区或区的财力,维持多少不等的士兵驻防各个城镇,并且维持一伙警察、邮差或信差。

阿古柏的这一规定,使阿奇木们在不同程度上,暂时地或是永久地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每一个阿奇木,除了向国库上交一定数量的谷物和钱币外,每年还必须向“毕条勒特”交纳贡赋。这类贡赋的性质和价值,受统治者和纳贡人之间关系好坏的强烈影响。贡品可能包括大量的马匹,多少捆的长袍、地毯、丝制品,多少包的茶、糖,多少盘的金、银钱币或条块、铸锭。“九”这个数字,在这种贡品的数额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例如,通常送礼可以送一套或是几套,每套可能有九匹马,九捆衣腿(如果送礼者贫穷的话,只送九件长袍,九盒或九包糖,九个“金元宝”——每个价值108卢布^⑤)。这些礼品由阿奇木委派的人员,或由阿奇木亲自跪在“毕

① 下面的一句话,足以解释这一章里提到的官衔:伯克,或拜格是一个地方的首脑或统治者。——作者

② 托格索巴、或托卡齐是一个住宿地或村庄的头目或村长。一个人有托克,或吐克的称号时,也就是有权携带表明军衔的标记——钉有牦牛尾巴的长杆子,用以作为一个具有军衔的军官的旗标。参见沙散著述的《东土耳其斯坦语言概要》。——英译者

③ 胖色提是五百户(或人)长。——英译者

④ 玉孜巴什是百户(或人)长。——英译者

⑤ 一卢布现在相当于二先令六便士。——英译者

条勒特”面前呈献。

这位“结条勒特”回赐给他的阿奇木们的，往往是表示大量的宠爱，而不是具有固有价值物质。送给品位很高的阿奇木也好，地位低下的信使也好，通常是各种色泽的衣着、腰带、或武器。

我们在叙述这个地区行政管理情况之前，最好首先谈谈属于它的行政机构的一些人物的职责。因此，让我们简明扼要地谈谈喀什噶利亚的税赋。

喀什噶利亚的税赋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一样。其中居第一位的是哈拉吉税，它相当于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其次是对菜地、播种的耕地、棉花地、苜蓿、果园征收的塔纳普税。每一塔纳普是分别估定的，数达二十“腾格”^①。最后，还要征收牲畜和商品的扎尔提税，达百分之二点五左右。

哈拉吉、塔纳普和扎尔提是直接税，还有名目繁多的间接税：

草钱——一巴特曼（10 磅重）粮食（一般是小麦），两袋麦草。现在，随意征收现金来代替麦草，而这种现金往往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额。

恰夫善——这是粮食税的名称。这种税赋是付给收税人做为征收几种税款的报酬的。这种税的税额也同样是根据“伯克”们和他们的收税人贪婪程度的大小，而任意决定的。

塔里卡拉——一个当地人死后，对他的财产要加以估价，它的百分之二点五到成分之五要交给国家。

间接税还包括向居民索取的钱款、产品和柴草，用以满足通过这个地区各个驿站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使团的需要。同样，还得供应战争所需的物资，免费供应士兵营房、国家和公共建筑物所需的取暖燃料以及从事强制性的无偿劳动的土方工程。

每一地区或区，就行政管理也就是征收税赋而言，被分为多少

① 一腾格等于俄币十戈比；一戈比约相当于 $1\frac{1}{5}$ 小钱。——英译者

不等的部分——“兀鲁斯特”(俄语,意即区或乡——汉译者)或阿克萨卡尔斯特(即阿克萨卡尔管辖区——汉译者),而其中每个都包括一个或更多的一些村庄。

在这些“兀鲁斯特”里,主要的行政人员是西尔卡和百户长。

“西尔卡”们的职责是为国家库征收、掌管并向国库汇总哈拉吉税的收支情况。他还同样地主管国家粮库,并由粮库向行军中的各个部队发放能需粮食和饲料。这种体制靠和阿奇木订立的契约保证。

百户长负责征收扎尕提和除了草钱的恰夫善以外的所有的间接税。只有西尔卡才能过问草钱和恰夫善。百户长的责任是:维持他们管辖的村庄里的治安,整修道路,接待官员和部队,给这些人安排住宿的地方,向人民征调部队需用的车马,向军事当局提供其他各种需用的物品。

每个阿奇木的班子里,都配备有一名主事的“西尔卡”和几名“米尔扎”(秘书或文书)。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过的,哈拉吉和扎尕提是由“兀鲁斯特”地方官员,也就是西尔卡和百户长负责征收的。另一方面,塔纳普税是在阿奇木们本人直接主持下征收的。阿奇木派遣他们的米尔扎们征收这种税赋。

哈拉吉税或是包给西尔卡们,不论收成多少,由他们负责向国库交纳一个固定数量的谷物或现金;或是由西尔卡们自己每年根据收获的产量,向国库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

前一种情况,由阿奇木委派一个人充当西尔卡。后一种情况,西尔卡必须是一个当地人。他得向阿奇木保证完成他的职守,并确保从比较富裕的居民中征得全部规定数量的税赋。

喀什噶利亚的司法审判,是信托给阿古柏委派的卡孜们的。每个“兀鲁斯特”根据它居民的密度和它土地面积的大小,设一个或几个卡孜。每个卡孜配备一个穆夫提,也就是法律的解释人。

每一个居民点 ,至少设一个拉义斯。这是从最有道德和最虔诚的当地居民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拉义斯的权力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权力被应用和扩展到对人发所造成的危害并不逊于西尔卡 ,百户长在征收税赋方面对人民所造成的危害的程度。拉义斯根据法律和习惯 ,是公共道德和穆罕默德宗教仪式的纯洁性的保护人。

拉义斯身上挂着他的权力的象征物 ,一条打结的绳索。他有权进入的有房舍 ,不分昼夜 ,在任何时候查访人们。男人、女人和孩童们都得听从他的命令。他要保证所有的家庭都和睦 ;每一个人 ,包括孩童在内 ,都按时去作规定的祈祷 ;孩童们都要上学 ;店铺都使用公正的度量衡 ;市场出售的货品质量良好 ;妇人不戴面纱不准在街上露面 ;所有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在晚上八九点钟上床就寝。拉义斯不仅有权惩治犯人 ,甚至还有权惩治嫌疑犯。他可以鞭打他们的背、肩和头。对于特定的某些犯法行为要施加一定次数的鞭挞。举例来说 ,一个织大布的人 ,出售小于通常长度的大布 ,就要挨三十九下鞭挞。

拉义斯由警察陪着 ,沿街迈着有节奏的步代行走时 ,会引起他所遇到的人们惊慌失措。通常 ,男人低头站立 ,一直等到这位严格的法律监护人走过时为止 ;另一方面 ,妇女和孩童们看见这些可怕的拉义斯时 ,就没命地向四面八方飞奔。每一个这样遇到他的人 ,假若不属于富人阶层的话 ,即使没有什么过错 ,也肯定会挨上他所携带的皮鞭的几下抽打。

宗教仪式由毛拉们在清真寺里举行。这些人同样由“毕条勒特”任命。挑选的一般都是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不成的话 ,就从当地居民中挑选最笃信宗教最受人们敬重的人担任。清真寺附设的学校有两种——低级的 ,叫麦克大甫 ;高级的 ,叫麦德尔萨。前一种学校的教师 ,称为哈里发。后一种学校任教的 ,称为穆达里斯。

每个地区的首脑机构 除了上面谈到的官员外 ,还有一位卡孜奥斯卡 ,也就是审理军人的特别法官 ;一位卡孜喀孜扬 ,也就是所有卡孜的头目 ;一位卡拉义斯 ,也就是所有拉义斯的头目。这三位官员是阿古柏亲自委派的 ,不受阿奇木的管辖 ,上面谈到的全部人员 ,从阿奇木算起 ,没有一个人领取国家任何薪俸。阿奇木从他们所征收的税赋里得到酬劳。根据他们献给“毕条勒特”的贡品来看 ,他们的报酬一定是非常可观的。

承包哈拉吉税的西尔卡们得不到酬劳。但是 ,他们在征收哈拉吉税时 ,有权享用一些“恰夫善”——也就是一部分粮食。他们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和跟随他们一起征税的助手们的酬金。

由当地居民中选择出来的百户长 ,照例 ,在他们服务的地点拥有土地。他们可以使人们无偿地为他们耕种土地。

卡孜和穆夫提从他们处理的每一案件的当事人和罪犯那里 ,索取一定数额的酬金。这种酬金 ,初时相当于二十戈比^① ,继而增加到很大的数额。侍候卡孜的一些警官和出庭的所有人员 ,向当事人或罪犯索要一笔规定的钱款。

拉义斯同样有接受促使他们宽大地处理一些案件的礼品的习惯。这种礼物 ,有时很重。此外 ,拉义斯在主持一次丧礼之后 ,有权取得死者最好的衣服。根据习惯 ,这种衣服在安葬之前的仪式中 ,总是放在遗体上面的。

毛拉们的报酬 ,也同样地落到人民的头上。这种报酬包括 :自愿捐献和孩童们上学所交的费用 (如果学校由一个毛拉所掌管的话)以及为群众办理结婚、离婚等手续 ,主持丧礼等等收取的固定数额的费用。

学校教师的酬金 ,取决于他们学生的人数和这些学生的父母富裕的程度。一般地说 ,这种酬金极少 ,一部分以实物 ,另一部分

① 大致相当于英币六便士。——英译者

以现金支付。

尽管 ,喀什噶利亚的官员没有一个有固定的收入 ,然而 ,他们的生活和其周围的人相比 ,还是很富裕的。

就这位统治者本人和他个人生活的朴素情况而言 ,阿古柏不仅可以成为所有亚洲的当权者 ,而且也是他的某些伯克们的范例。他的府邸简朴到近乎寒酸的程度。他的衣着、食物都和他的全部属员所享用的一样 ,他惟一的奢侈浪费就是有一个庞大的、拥有三百名妇女的后宫。他的流动的后宫 ,如前所述 ,有六个妇女。阿古柏的宫庭 ,就它窄小这一点上说 ,是无法和布哈拉的爱弥尔和原浩罕汗的宫庭相比的。

阿古柏通过他的由四位米尔扎构成的办公厅 ,推行整个地区的全部行政措施和掌管他全部的文书往来。这些米尔扎既是阿古柏的秘书 ,又是他的办事员。其中一个名叫麻合素木 ,是 1872 年被派到塔什干去的一个使臣。这个人办事的权限极大。

阿古柏的命令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都是口述的。

每天黎明 ,这位统治者就坐到他接见室门内的地毯上他所习惯的位置上。他一行行地仔细阅读前些日子所收到的全部书信。他这样读完每个文件之后 ,即刻口述他的命令。米尔扎把这些命令记录在每个文件的背面。每天 ,以每二十四小时行速一百四十到二百俄里 (90 ~ 130 英里)的骑马信差 ,把一些文件投递到目的地去。信差们在每隔四十或五十俄里 (26 ~ 30 英里)专设的驿站换马。

阿古柏处理事物的迅速和严厉程度是人人皆知的。因此 ,所有他的臣民 ,即使和他相隔数百俄里 ,一听到他的名字也要浑身发抖。

我只粗略地知道我所经过的几个地区或区 (由喀什噶尔经阿克苏、拜城、库车、库尔勒和喀拉沙尔)的以实物交纳的赋税数额。而关于叶尔羌和和田和地区交纳的赋税 ,我连粗略的数额都没有

掌握。

然而 ,关于喀什噶利亚居民的负担能力和财富的问题 ,却是如此重要和有趣 ,尽管我们就这个题目所收集的资料不完全 ,我仍想把他们全部记述于后。

我们先从喀什噶尔地区谈起。这个地区的阿奇木名叫阿尔达什达德华 ,是塔什干的一个商人。他向国库交纳的喀什噶尔城和上面列举的这一地区全部村庄的哈拉吉税 ,各类谷物 ,主要是玉米和小麦为九十万恰拉克^①。

在这数额中 ,从分布在玛喇尔巴什一段干道上的村庄征来的如下 :

夏甫塔利 ,有六百户 ,征集赋税两千恰拉克。牌素巴特的村庄 ,有四百到五百户 ,征集赋税六万恰拉克 (此数字可能不确——汉译者)。这个村庄连同罕阿里克村是大布工业的主要中心。洋阿瓦特村有七十到一百户 ,四百恰拉克。一年前 ,洋阿瓦特被并入了玛喇尔巴什地区。

塔纳普的总额不清楚。从一些园艺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征

① 根据我们在阿克苏镇的计算 ,一恰拉克的重量等于二十四磅小麦 ,或二十六磅玉米 ,或二十五磅大麦。——作者

沙敖先生在他的《东土耳其斯坦语言词汇》中说 :“东土耳其斯坦通行着有三种不同的恰拉克 ,一种用于计算生丝、某些染料、香料、茶等等 ,一恰拉克等于四斤或五磅。第二种恰拉克用于计算各种货品 ,叫作阿希里克塔什 ,“粮食秤” ,也叫“土特塔什” 。即“四秤” 。一恰拉克等于十二点五斤或近十六磅。它不同于爱弥尔现在引进的第三种恰拉克。这种恰拉克叫作“拜希塔什” ,即“五秤” ,其重量是十六斤或二十磅。——作者

收的这种税的税额是：伯什克勒木，十万腾格^①；阿瓦提，三万两千；托古扎克，六万四千；库尔干，一万六千；克孜尔布伊，征收的塔纳普和扎尔提税总数为九万；南丘克，两万五千；达乌来特巴格，一万八千腾格。由同一地区征收的扎尔提税的税额不清。

从独立于喀什噶尔地区的一些区征收来的税额如下：

罕阿里克交纳的哈拉吉税达二十二万恰拉克，扎尔提和塔纳普达十一万八千腾格。阿古柏指定把这些赋税给予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所以，不上交国家。塔孜洪的哈拉吉税达九万恰拉克，塔纳普和扎尔提达八万八千腾格。

这个区包括十三到十五个小居民点。通称为塔孜洪。这个区的阿奇木名叫伊斯拉木伯克，是一位喀什噶尔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农民，约有一万户^②。他们的主要收获物是玉米。

阿图什上交的哈拉吉税为八万三千恰拉克。塔纳普和扎尔提税的数额不清。这个地区居民的主要工业产品是质量低劣的大布。农业占第二位。阿图什的居民在一万户以上。

① 未将银价的变化计算在内，一喀什噶尔腾格相当于十戈比。——作者。十戈比大约相当于英币三便士。——英译者。

沙敦先生在前面所引的著述内指出：“一腾格相当于二十五个小铜‘币’（中国制造，上面穿有方孔）。这种铜币叫做大钱。一个铜币相当于两个普尔（想像中的铜币）。腾格的价格在市场上，是根据它们和铤子（一种中国银铤，重约两英磅，约值一百七十卢布）的交换比例，而经常变化的。有时，高达一千一百，而有时跌到八百。喀什噶尔的爱弥尔最近为了弥补小银币的不足，以土耳其苏丹的名义发行了一种银币，每个价值一腾格。这种银币叫做阿克腾格（白腾格）。其外型与同名的浩罕和布哈拉的银币相仿。这些银币的流通额小。和田腾格相当于五十个略小于叶尔羌大钱的小钱。因此，一个和田腾格的价值近乎叶尔羌或喀什噶尔腾格的两倍。”——英译者

② 根据 1760 年中国所进行的人口调查，塔孜洪仅有七百户人。——作者

他们从塔什米里克征收的赋税是：

哈拉吉税六万四千恰拉克，扎尔提税四万腾格。色勒库尔湖附近的山区属这个区管辖，居民绝大部分是吉尔吉斯人。他们用牲畜交纳上面提到的那个数额的扎尔提税。他们从事一些畜牧业，也挖煤。居民人数不清。这个地区的阿奇木是阿布杜尔·热合曼·穆尔扎·巴尔达尔。他是玛尔格兰地区来的乃曼部落的一个喀拉吉尔吉斯人。

三年前，阿尔古的哈拉吉税达四万八千恰拉克。它的居民以制造一种质量低劣的大布为生。他们也生产一种肥皂，种植果园并且和吉尔吉斯人进行贸易。其人口，根据中国人的计算，为三百户。

乌帕尔交纳八万恰拉克的哈拉吉税。上交的塔纳普和扎尔提税额不清。它的居民从事农业耕种。这个地方的阿奇木是拉希木·巴巴·托格苏巴，是匹斯坎特人。他已被授权用乌帕尔的税赋收入去维持设于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利亚之间山岳地带的一些要塞的驻军。

玛喇尔巴什区的哈拉吉税是四万恰拉克。这个区，据计算，有三千户居民，都是朵兰人。他们是蒙古的一个部族，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准噶尔统治期间，迁移到喀什噶利亚来的。这一部族定居在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和田河流域以及罗布泊附近地区。

直到现在，他们的贫穷的小村庄，仍然分布在这些河流一带。朵兰人分为三个部落：(1)恰希·希林部落，居住在恰迪尔库尔村到阿克苏城去的路旁和位于喀什噶尔河边的干道南部的皮斯亚克辛迪村，他们有时候说自己是蒙古人。(2)巴丘后克部落住在玛喇尔巴什到叶尔羌去的道路旁。(3)布古尔部落，只住在恰迪尔库尔村。

柯坪区上交的哈拉吉税达一万四千恰拉克，塔纳普税两万腾格，扎尔提税二万五千腾格。它的人口约三千户。柯坪村在喀什

噶尔到乌什的路北数俄里处 ,连成一长条 ,紧靠着乌什。

阿克苏地区上交的哈拉吉税是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恰拉克 (此处数字可能错了——汉译者) ,塔纳普税十万腾格。他们用牲畜交纳六万腾格的扎尔提税。阿克苏地区的人口是三万户。

拜城地区上交的哈拉吉税是八万恰拉克 ,塔纳普税是二万六千到三万腾格 ,扎尔提税是四万五千到五万腾格^①。拜城镇的人口是三百九十户。赛拉木村和与它相毗连的小村子有八百户。

库车地区交纳哈拉吉税二十五万恰拉克。塔纳普税七万腾格 ,扎尔提税达十五万腾格。沙雅镇交纳的同一类的赋税 ,也包括在这些数字之内。

库尔勒地区上交的哈拉吉税是二十万恰拉克 ,塔纳普税十二万腾格 ,扎尔提税十五万腾格。布古尔村和邻近小村庄交纳赋税 ,四万恰拉克的哈拉吉税 ,二万腾格的塔纳普税和二万五千腾格的扎尔提税 ,也应该计算在这个数字之内。库尔勒地区的人口是两千户。

英吉沙村和由这个村管辖的一些居民点 ,上交哈拉吉税四万二千恰拉克 ,塔纳普税一千八千到二万一千腾格 ,牲畜的扎尔提税六万腾格。居民有两千户。这里有十分优良的牧场 ,所以 ,居民的牲畜很多。

察尔齐村交纳哈拉吉税一万二千百恰拉克 ,塔纳普税六百腾格。它的居民二十二户。

杜尔宾村上交哈拉吉税一千五百恰拉克 ,塔纳普税六千腾格。它有居民三百户。

库尔勒镇和它管辖的村庄上交哈拉吉税八万五千恰拉克 ,塔

^① 在这数额中 ,赛拉木和周围村庄上交的赋税如下 :哈拉吉税三万恰拉克 ,塔纳普税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恰拉克 ,扎尔提税一万四千腾格。——作者

纳普税六万五千腾格，扎尔提税四万五千到四万八千腾格。

但是，上述数字，即不能充分表明居民的纳税能力，也不能体现从喀什噶利亚居民征收的现金和谷物的实际数量。

征收赋税的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情况，不仅是喀什噶利亚，而且是所有独立的亚洲国家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对这种弊端已习以为常，只要他们负担得了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就容忍。另一方面，承包了这一地区全面管理职责的官员们，则认为他们有权在他们正常收入之外，从他们所管辖的土地上，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

征收赋税中的弊端是那时普遍存在的。这个地区所有从事管理的人员，从伯克们算起到他们手下的西尔卡和百户长们为止，全都是营私舞弊的罪犯。

由于这种压迫，赋税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贫苦群众的肩上。比较富裕的人，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办法（通常靠贿赂的手段），拉拢收税人员，想方设法比他们穷的邻居少向国库交纳赋税。

我们还没有谈到那不清的间接税。有些人能够设法全然逃避掉这些税，或是交纳他们所得谷物和牲畜的很小一部分。这样，本应交百分之十哈拉吉税的有钱人，却只交百分之二，而穷人却要交百分之二十，或更多一些的哈拉吉税。因为各类赋税征交的情形是一样的，所以，贫穷些的阶层，就这样被迫承担了这一地区全部赋税的百分之七十五。有时，间接税压在人民头上和直接税一样沉重。这是因为征收这些税时，斟酌的范围更宽。例如，收税人索取酬金的数额（以恰夫善和草钱的名义），全视他们贪婪的程度而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着他们要求的准则。但是，在喀什噶利亚这样一个地区，即使有了一道施行的法令，收税人也不会受它的约束。当军队需要用于运输的车辆时，那些拥有大量马匹的人就想方设法买通那些官员。这时，穷人就得拿出他们最后的一匹牲畜去凑够所要求的数量。

同样,在外国使团通过这一地区时,途中所有的村庄都必须无偿供应燃料、饲料、牲畜和途中所需要的面包、鸡蛋、甜食、茶、糖等食品。所有这些物品,当然要按两倍或三倍的比例征来,而剩余物品则由当地陪送那个使团的官员卖出。它们或许恰巧卖到最初拿出这些物品的人的手里。

阿古柏每增加一项捐税,并不考虑他们的臣民的纳税能力,而只着眼于主要是军事费用的需要。

受命由他们负责的地方提供追加的谷物,或更经常的是现金的伯克们,很少需要自掏腰包。伯克们在几次重复地下令交纳规定数额的谷物或钱币之后,他们就把多出的部分装入自己的腰包。其他官吏也学他们的样,照此办理。只有人民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最终必须完纳这个地区统治者所规定的赋税的两倍。

现在,让我们试就喀什噶利亚的现状,究竟有多大的特久性,和阿古柏在他统治的这十三年里,赢得人民同情的程度作出一个结论。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喀什噶利亚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同时再看一看公元前这个地区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喀什噶利亚的统治种族的管辖权,曾经多次易手——中国人赶走了蒙古人,蒙古人又赶走了中国人。接着是阿拉伯人,其后又是蒙古人,而他们又再次让位于准噶尔人和中国人。

在上面所说的民族侵袭的间隙里,内部纷争又使这个地区四分五裂。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和其他地区曾经一度各自独立,接着就依次相互陷于对方的奴役之下。

十六世纪,争夺政治上的霸权的斗争让位于那时出现在这个地区的白山派和黑山派两派和卓之间的宗教之争。这一斗争把这个地区的分成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由于这种情况,喀什噶利亚轻易地沦于首先是准噶尔人、其次是中国人的统治之下。从1760年到1820年,中国人统治的时期,由于没有为任何暴乱所间断过,所

以曾经使这一地区某种程度上获得休养生息,居民的处境有所改善。

中国人所犯的过错和他们的软弱无能以及没有能够得到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同情乃至尊敬和畏惧,激发了1825年的暴乱。接着就重新开始了喀什噶利亚历史上的那个血腥时期——一个直到现在还没有终止的时期。稍微看一下我们在下面所叙述的事件的简略梗概,就足以使我们看出在最近的五十年里,喀什噶利亚历经了多少动乱和不安。我们从已经叙述的情况中还可以看出,在这些动乱不安的时期里,流洒了多少鲜血。

1825年,在喀什噶利亚发生了张格尔条勒的暴乱。1830年,发生了浩罕军队的叛乱,紧接着是玉素甫和卓率领下的叛乱。1847年,发生了七和卓(卡塔条勒)的叛乱。1857年,发生了倭里罕条勒的叛乱。1862~1863年,喀什噶利亚掀起了反抗中国人的斗争。东干人、热希丁和卓、阿布杜拉和卓和哈比布拉和卓参加了这次叛乱。1864~1865年,阿古柏征服喀什噶利亚的斗争在进展中。

1869年,阿古柏出征萨雷库尔地区的叛乱者。

1872年,发生了东干人反对阿古柏的暴动。这次起义被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镇压下去了。

1876~1877年,开始并结束了阿古柏和中国人的斗争。在每一次动乱之后,这个地区的情况就更加恶化。因为每次动乱都是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而发起的。这些人仅仅是由于中国指挥官们的无能和他们的军队的弱小和质量低下才成功的。在每一次动乱被镇压下去,一些主要罪犯通常携带着他们所抢到的战利品逃之夭夭,至少在一段时间不再出头露面。然而,人民却得以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为他们的领袖的行动付出代价。

由此可以理解,喀什噶利亚人民最渴望的是和平。(这里原文有一名话含糊不清,未译——英译者)

我们已经从过去十四年里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简单分年叙述中,了解到阿古柏确实没有满足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因此,单是这个原因,就招致了人们对他的不满。

但是,对阿古柏的不满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首先是,他之成为喀什噶利亚的统治者并不是由于人民的意愿,而是由于他是一位篡权者,是一个利用当权者的软弱无能和掌握了军队才把权力拿到自己手里的人。

我们从上面看到,阿古柏已成功地掌握了统治大权。但是,他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占领了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他在最后提到的那个地方,屠杀了很多居民,并且奸诈地杀害了和田和库车的阿奇木·哈比布拉和热希丁。他还杀害了那些他曾对可兰经宣誓保证释放并送他们离开喀什噶利亚的奇卜察克人。当他发现卡塔条勒并不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时候,就毒死了他。

阿古柏就这样地把他的宝座弄到了手。从此他结下了不少刻骨的仇恨。但是,只要他在成为这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之后,最终给人民带来他们渴望的和平,并以确立秩序,保障他们财产和劳动的安全,使他们得到他们迫切希望得到的休憩的话,人民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阿古柏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些期望。

人们难以确信阿古柏政权的持久性,既由于内部的因素——以成千上万居民的鲜血为代价建立起来的统治——也同样由于阿古柏在应付喀什噶利亚所面临的外来威胁所缺乏的把握性。

因此,他把寻求必要的保障作为自己的目标。他认为在所有的城镇建立起强大的驻军,是保证这个国家内部和平的最有效的措施。他认为着手把他的边界线推向喀什噶利亚过去的疆界以外,是从外部确保他的领地安全的最好的办法。因此,他把他的边界线深深地推进了从北部、西部和南部包围着喀什噶利亚的诸山脉,并且在穿越这个山区通向他的领土的所有道路上,建立了许多

要塞和哨所。由于喀什噶利亚在东部受到东干人入侵的威胁,或者在这些东干人被征服以后,受到中国人袭击的威胁,所以他占领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和其他一些东干人和城镇。他就这样把他的边界推向远远的东部。

阿古柏这样尽量设法依靠军队来确保内部的秩序和他的王国的安全,就不能用更多的精力来改进国内的管理体制。所以,他在喀什噶利亚建立的政府体制,虽然对他来说,简便易行,而对他的人民来说,却是极其暴虐的。

他把所管辖的全部省区承包了出去。而那些阿奇木们却是十分恶劣的承包人。他们开始向人民征收超过人民所能够承担的赋税。这样,人民就完全丧失了休养生息的一切可能性。像西尔卡和百户长这样的小官吏,都和他们的上司一样,每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地位的不可靠性,都竭力想方设法使自己尽快地发财致富。

现在,我们来粗略地分析一下喀什噶利亚居民不满的原因。让我们分析地看一看每个主要的阶层。

一、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喀什噶利亚人数最多、地位最重要的一个阶级。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现状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付出艰辛的劳动所得果实,自己拿不到十分之九(这是穆斯林法律允许的),而只能得到四分之一到半数。

阿古柏直接对阿奇木们下达的命令规定,哈拉吉税的主要部分要交现金,不能交纳实物。这样又进一步损害了农业从事者的利益。总是关注自己私利的阿奇木们所规定的价格,远远地超过了市场的价格。而市场价格,当然,只有在额外的谷物上市时才会急剧地跌下来。

除此之外,军队征召的新兵,大部分来自农民。

二、商人阶级,同样有着一些站得住脚的理由对阿古柏不满。在喀什噶利亚,经商是享受不到必不可少的完全的自由。阿古

柏规定派出边界的商队 ,每四个月一次 ,有时四个月都不让出去一次。

特别是后来 ,他们开始对进入俄国领土的商队加以限制。这是因为有许多年轻人常常以赶骡人的身份跟着这些商队出去。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离开他们的家园。除此之外 ,他们还强要商人送礼。加之 ,他们对商人出售的货物 ,不是不给足够的货款就是根本不付款。再则 ,商业是不会不受它的主要交易人——农业居民的穷困状况影响的。

人们享受自己财产的权力毫无保障。所以 ,迫使还剩下一些财产的人 ,也把自己的财产隐藏起来。

三、最后 ,宗教人士也有充分的理由对阿古柏不满。

尽管阿古柏表面上表现得十分虔诚 (十三年里他从没有漏做过一次礼拜 ,他的亲属也是如此) ,然而 ,他在和宗教人士的一切纷争中 ,表现得十分粗暴。

阿古柏把从不交纳任何赋税的礼拜寺的土地 ,也列入了交付哈拉吉和塔纳普赋税的财产范围之内^①。…… (这一段有三行字未译 ,因英译本词意含糊不清——汉译者)

所以 ,阿古柏决不能得到人民对他的同情。对于这一点 ,他是十分清楚的。他从来到喀什噶利亚的第一天起 ,就着手在他周围培植一批从本身的利益出发真正支持他的人。属于这一伙的有从浩罕、塔什干来的 ,也有博得了这位新统治者的垂青和器重的喀什噶利亚本地人。

这些人得到了地区一切有利可图的职务。然而 ,阿古柏知道 ,仅仅获得他们的支持还是不够的。他和一个更强大的支柱——军队交了朋友。

阿古柏所采取的措施是 把军队放置在特权的地位 ,组成了该

^① 这条资料需要加以核实。——作者

地军人的准贵族政治 ,丰厚地报偿他们的服务 ,让军人在他所服役地区的行政机构里担任重要的职务。这样 ,阿古柏最初是可以指望得到军队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 ,后来阿古柏对从塔什干、浩罕、阿富汗、印度和其他地方流落来的人 ,表现了过分显眼的偏爱 ,使从他自己的臣民中吸收来的人员相形见绌。加之 ,后来的军事征用人力、物力的增加 ,同时 ,在和中国人的交锋中 ,又遭到了第一次的失败。所有这些 ,都造成了军队对阿古柏的不满。

军人开小差的现象后来变得十分普遍。这清楚地证实了上面所说的现象 ,有一些阿古柏一直十分信任的 ,在行政机构中居重要地位的人士 ,现在开始对他改变了态度。事实上 ,他们已不再相信阿古柏的司命星了。他们想乘时间还来得及 ,携带着他们弄到手的脏物溜走。

可以断言 ,阿古柏和中国人打仗 ,尽管也取得了少数几次成功 ,只不过加速了他自己的倒台而已。

这些就是他十三年的狂热活动 ,给喀什噶利亚带来的结果。与此同时 ,也应毫无疑义地承认 ,这个统治者具有着许多使他在所有亚洲的统治者中显得出类拔萃的品质。

他的军事上的成就 ,他的组织能力 ,他的个人勇气 ,他的简朴生活 ,他坚强的意志力 ,他在向既定目标奋斗中所发挥的钢铁般的力量——这一切都似乎是一种保证。那就是 ,在这位就其本性而言足智多谋的人物的指导下 ,这个国家是可以获得休憩 ,可以得到复原并且摆脱它的贫困状态的。不过 ,这里还存在一种对于一位中亚细亚的统治者来说 ,那样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 ,一位统治者即使具有一些优越品质 ,而那种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情况的错综复杂的总体 ,也会使他的统治地位不稳固 ,他的活动缺乏效果 ,他所建立的政权难以持久。

第 三 章

喀什噶利亚的贸易——和阿古签订的贸易条约——商人们在喀什噶利亚的地位——俄国商人 ; 他们的抱怨——喀什利亚的货币——度量衡单位——贸易税——经纪人——喀什噶利亚的对外贸易——输入——输入的主要项目 ; 印花布、牲畜、茶、铁、铁制品、染料、棉花——输出——进、出口的不平衡——俄国的原料产品交换喀什噶利亚的制成品——贸易往来对俄国的危险——避免这种危险的方法——喀什噶利亚的毛织品和棉制品——大布——染色厚棉布——印花亚麻布——褙褙布——丝和丝制品——长袍——毡制品——明矾——和印度的贸易。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喀什噶利亚的贸易情报 , 只限于后一时期 , 是从阿古柏在这一地区显示力量以后开始的 , 也和俄国人占领塔什干镇的时期相一致的。

俄国货物渗入喀什噶利亚 , 除少数例外 , 即使现在也是靠俄国人新取得的中亚细亚的臣民 , 也就是布哈拉人、浩罕和鞑靼商人们的帮助的。那些企图由他们亲自把货物运到喀什噶利亚的俄国商人 , 遭到了冷遇。他们受到的各种勒索 , 甚至比当地商人还多。

喀什噶利亚的这位统治者阿古柏把贸易看作是应当由他来垄断的事情。他亲自检查货物 , 为它们估价 , 并且照他自己所定的价格购买相当大的一部分 , 而且还是无期限的赊购。此外 , 一部分输

入的商品照例以“礼品”的形式转入他的手中。所选购的物品迟迟不予付款,有时延宕许多年之久。商人们的抗议,有时以拒绝偿还债款,而有时以把他们关押起来,把他们的财产充公,有时甚至以他们丧命而告终。喀什噶利亚可以一连几个月根本停止发放商队,商人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在1870年初期,最先到达喀什噶利亚的俄国商人中,有许多人受了特殊方式的迫害。这种迫害促使土耳其斯坦总督派遣一个使团到喀什噶利亚,其目的在于同这位“毕条勒特”签定一个贸易条约。

一位富有经验而精力充沛的军官、参谋总部上校考尔巴尔斯男爵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首脑。1872年,阿古柏在喀什噶利亚镇接见了这个使团。尽管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考尔巴尔斯仍然成功地使这位“毕条勒特”同意了下述条件:

“第一条——所有俄国臣民,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有权凭他们的意愿在‘哲德沙尔’^①和这个地区统治者所管辖的所有地方和城镇进行商业性的旅行,正如现在准许和今后也将准许‘哲德沙尔’的居民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国土上进行贸易一样。尊敬的‘哲德沙尔’统治者必须认真地保护他们不受伤害,保护在他的领土上的全部俄国臣民和他们的商队以及他们的全部财产。”

“第二条——俄国商人如有这样的愿望,得在‘哲德沙尔’的各城镇设立他们自己的车马店,以便存放他们的商货。在俄国城镇经商的‘哲德沙尔’的商人亦得享受同等权利。”

“第三条——为了保证贸易的正常发展和合法地征收各种应收的款项,应赋予俄国商人在‘哲德沙尔’各城镇设置商务代理人(卡拉万巴什)的权利。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各城镇经商的‘哲德沙尔’商人也得享同等权利。”

① 叶尔羌—喀什噶利亚通常被称为“哲德沙尔”,意即七城。——英译者

“第四条——由俄国领土进入‘哲德沙尔’的全部货物,或由‘哲德沙尔’运入俄国境内的全部商货,将根据货物的原价,抽百分之二点五的赋税。在任何情况下,所抽赋税不得超过这一标准。这项协议同样适用于签定协议双方的穆斯林人和‘哲德沙尔’臣民。”

“第五条——俄国商人和人们的商队在整个‘哲德沙尔’境内和与其相连的地区通行时,有权获得免费的和安全的向导。在俄国境内通行的‘哲德沙尔’商队享受同等特权。”

这个条约虽然从未得到阿古柏的严格执行,然而它还是给俄国商人带来了某些好处。后来,随着外部和内部情况的恶化,阿古柏越来越倾向于尊重俄国臣民的利益。这个条约尽管只给我们的贸易关系带来了微小的物质利益。但却具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如果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中亚细亚领地向南推进到克什米尔或向东推进到中国的话,阿古柏方面不遵守这一条约,会随时为我们提供和他打仗的借口。

1876~1877年,我们停留在喀什噶利亚的期间,在喀什噶尔遇见了一位俄国代办西卡科夫先生,他是文科夫斯基商行的成员。这个人是俄国商业在整个这个地区的惟一代表。据他说,他把他所带来的全部货物卖成现金时,丝毫没有受喀什噶利亚当局的敲诈勒索。但是,西卡科夫先生的个人自由却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得不在经常受到监视的情况下住在车马店里。他没有离开喀什噶尔到其他城镇旅行的权利。他甚至不经喀什噶尔地区的统治者阿尔达什伯克的允许,连城郊都不能离开。我们在为西卡科夫先生办理批准他到我们在新城的住地访问的这件事上,遇到了很大困难。此外,西卡科夫先生要想离开这个地区须经阿古柏亲自批准。阿古柏本人和他的官员们在和萨尔特人、鞑靼人和来自塔什干和浩罕的俄国臣民及商人们打交道中,都是很苛刻的。

我们参观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和库尔勒等城镇的集市时,

官员们设法不让俄国商人和我们说话。我们每一次都必须坚持要求准许这些商人前来,而且我们也从不隐瞒这一事实,即他们前来可给我们提供有关贸易和他们自己的疾苦的消息。经我们询问过的商人,几乎全都对阿古柏本人,他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和他的官员们不满。原因是他们拿到货物后,不按规定的期限照价付款^①。

从别人那里,我听到了不少在喀什噶尔镇发生的压迫商人的

① 下面两人给我提供的材料译文足以作为这些怨言的样板:

(a) 给参谋总部上尉库罗帕特金·杜达·巴巴·巴依和米尔·法孜尔巴耶夫的陈情书:

“喀什噶尔的阿奇木拿走了我价值二百梯拉的货物(梯拉是一种金币,相当于4卢布俄币或10先令英币——英译者)。

“在这一笔款中,他自己拿了八十梯拉。那位达德华(一种军事职衔)拖欠我这笔款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烦请帮助我收回这笔款。”

(b) 给俄国使团·居住在阿克苏镇的塔什干人的陈情书:

“我们恳请向高级特使报告,我们来这个地方经商已经一年了。在这期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此地了。商人们无论在何地从事任何买卖,都没有比在这里更受压迫刁难的了。五个月前,我们中的一人,商人米尔·哈密提的儿子被抓去当兵,充当一个官员的随从。我们恳请仁慈的特使把我们置于他的强有力的保护之下。”

“昨天,我们和您的人交谈了。他们记下了我们说的话。不过,我们现在担心,您走后,他们会杀死我们。我们请求您把商人米尔·哈密提的儿子带到塔什干去。米尔哈力克,米尔萨里赫巴耶夫,米尔阿里木巴依和阿布杜卡迪尔巴依签名。”

在查询了第二封陈情书之后,我认为需要向阿克苏镇的达德华写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我提醒他注意贸易条约的规定。我把陈情者转介绍给他,要他特别关注他们,并且要他对这些人负责。

关于米尔·哈密提的儿子,这人年十七岁,俄国臣民。他们不顾抗议和恳求把他抓去当了兵。我要求引渡他,我想把他要来,遣送到他父亲所在的固勒扎去。后来我获悉,所有申请人都安全地回到了俄国领土。——作者

事例。

毛拉·雅尔·麻合买提是塔什干的一个商人。他申述说，“毕条勒特”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赶走他的价值达两千二百梯拉的牲畜，三年了，还没有付给他价款。

麻合麦提·奥玛尔·米尔扎巴耶夫申诉说，喀什噶尔的伯克阿尔达什达德华赶走了他的价值达八百梯拉的牲畜两年了，还没有付给他价款。

此外，我还从随同使团的当地人那里得知，有四十之多的塔什干和浩罕商人的代办，准备向我递交一份集体的申诉书。但是，当地的官员阻止他们这样做。这些官员威胁他们说，如果递交了陈情书，他们的财产就要被充公，他们就要被杀死。

为军队和军事目的而征收的各种苛捐杂税耗尽了国家资源和人民的财力，沉重地压在喀什噶尔商人们的身上。除了对各种进出口货物所征收的赋税、强制性的“送礼”、向国家交纳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和无时间限制的并且经常是长时期的贷款外，商人们还苦于意料之外的、特殊的、额外的勒索现金。由于阿古柏要积蓄他的军事潜力，因而征收各类款项的时间就愈加频繁了。

在我们居留在喀什噶利亚的期间，阿古柏在君士坦丁堡购买的后膛装填的大炮，施奈德式的来福枪，各类弹药被扣留在克什米尔，直到闪纳了三十个银元宝，或四千卢布^①的税款后才放行。这笔款是按照阿古柏的命令向商人们征收的，并且由“特快”信使送到克什米尔的。

经常遇到类似的意料之外的费用。

通常，在喀什噶利亚，财产甚至于生命的没有保障，使人们把资本隐藏起来，使贸易也窒息了。

^① 大约相当于五百镑英币。——英译者

喀什噶利亚的货币如下：普尔或喀拉普尔^①，这是一种中国人的铜币，其中心穿有一个方形的孔。这种铜币的尺寸比俄国的两戈比硬币大。

五十个普尔相当于一腾格^②。腾格是阿古柏铸造发行的一种银币。这种银币比俄国的十戈比硬币大和重。

二十五腾格等于一切尔沃涅茨（5 或 10 卢布的金币），或一杜卡。这是一种有多种多样形状和价值的银币。

四十杜卡等于一个元宝。元宝是中国人使用的货币，是三种大小不等的银锭。最大的元宝约重四点七五磅。虽然，市场价格是一千一百腾格^③，而向国库交纳时，仅做价一千腾格。俄国钱、银子的兑换率是百分之十，一个元宝价值约一百三十卢布^④。除了上述的以外，在喀什噶利亚还流通着布哈拉和浩罕的浩卡尼斯。这是一种银币，其价值相当于俄国的二十戈比硬币^⑤。此外还流通着梯拉。这是一种金币，约值四卢布俄币^⑥。

虽然，浩卡尼斯和喀什噶尔的腾格重量相同，然而除非按硬性规定的比率一点五腾格计算，国库是不收这种银币的。阿古柏贬低浩卡尼斯的价格，以他铸造发行的腾格来换取这种银币，再用这种银币来铸造他的新腾格。他依靠施展这种狡猾的诡计，攫取了大量的利益。

喀什噶利亚通用的主要重量计量单位是斤^⑦。这是从中国人

① 沙敖说，一个普尔的价格相当于一腾格的五十分之一，约合英币五便士。——英译者

② 见 21 页注（1）。——英译者

③ 见 26 页注（2）。——英译者

④ 约十六点五英磅。——英译者

⑤ 约值六便士。——英译者

⑥ 约合英币十先令。——英译者

⑦ 沙敖说，斤的重量是 1.275 磅。——英译者

那里借用来的。它相当于一点五磅 ;还有恰拉克^① ,它有大小两种。一种重是十六斤或二十四磅的恰拉克 ,另一种是重十二点五斤或十八点七五磅的恰拉克。

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用第一种恰拉克计量的 ,而只有输入品、金属和液体才用第二种恰拉克计量。

俄尺^②是长度的计量单位。他们用一种木制的 ,长约二分之一俄尺的尺 ,计算长度。

对输入喀什噶利亚的货物 ,按其价值的百分之二点五 ,征收扎尔提税。货物要送到收扎尔提税的税站 ,由专门指定的商人估价。所估价格经常超过它们的实际价值。这样 ,价值四十八杜卡的商货 ,就会被估为五十杜卡。扎尔提税是商业上的一项极其沉重的花费。此外 ,还有以业主或货栈老板名义对送去估价或存放的货物所收取的款子。

如果租用客栈里的一间店铺 ,就要出一个元宝到六个腾格不等的 ,也就是相当于百分之零点二五的费用。

保护商人们的货物所需支付的费用 ,是按照协定办事的。

在 1876 年 ,雇用一个人 ,一天要支付三十五到四十个普尔 (不到 10 戈比)^③。

在车马店里租赁店铺并不昂贵。楼下每平方俄丈^④一年的租金约需一点五杜卡。

批发贸易 ,有时是用现金交易的。然而更常见的是不同期限的赊售。不过 ,即使那样 ,由于种种原因 ,正如上面所说的 ,货款的

① 或恰拉克 ,见 26 页注 (1) 。——英译者。一恰拉克小麦重二十四磅 ;一恰拉克玉米重二十六磅 ;一恰拉克大麦重二十五磅。——作者

② 二十八英寸。——英译者

③ 意即三便士英币。——英译者

④ 一俄丈等于七英尺。——英译者

支付仍然是不按时的。

在批发交易中,商人取代了政府派任的经纪人。经纪人的费用约百分之零点零四。

随同考尔巴尔斯上校到喀什噶利亚去的科列斯尼科夫是一位塔什干商人。他在详尽地阐述了这个地区的贸易情况的著述^①中指出:

“除售货物无需签署什么文件。交易是口头说定的。假若不按时如数支付,就要向伯克提出申诉。债务人就要被关入监狱,他的财产就要被充公。父亲死了以后,儿子要替父亲还债。这一事实表明,当地人头脑里那种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是多么样的强烈。债务人是无论如何赖不掉他们的有充分根据的债务的。因此,欠债不还的案子是罕见的。”

我不想和科列斯尼科夫先生的这种说法争辩。我只要说概括据我的观察,喀什噶利亚的商人,不论是俄罗斯人,或是中亚细亚人都碰到不少障碍。甚至连科列斯尼科夫先生本人在他报告中开始的一段都是这样写的:

“在商定的期限满了以后,他们对货款的支付是十分不规则的。这种不规则性,几乎所有的亚洲人都有,主要涉及的是时间,而不是付款的方法。”

喀什噶利亚的对外贸易,是和原先和浩罕汗国所管辖的那些地区,和与它毗连的那些地区,以及和谢米列钦斯克省,并且在南部和克什米尔、印度斯坦进行的。

我仅掌握有关1876年喀什噶利亚贸易的范围的资料。它提到那一年这个地区进出口贸易的情况。

这一资料是承蒙和喀什噶利亚接壤的省区——费尔干纳、奥

^① 见编录在《俄国商、工业支援会工作》1873年,第二部分的报告。——作者

什、谢米列钦斯克、托克马克和喀拉库尔总督们给我提供的。我没有掌握关于这个国家内部贸易的数额的详细材料。

现在 ,让我们探讨一下喀什噶利亚输入贸易的情况。

研究下页表上的数字 ,可以得出某些产品的百分比 :

俄国印花棉布	43%
羊	20.5%
茶	12.5%
铁和铁器	5%
糖	2.5%
染料	2%
杂货	9.5%
其它不到 1% 的各种货品合计起来	5%
	100%

印花棉布：一般地说，在喀什噶利亚，俄国的这种货物比英国货销路好一些。英国货比俄国价格稍贵，而质量低劣。英国印花棉布褪色快，不耐穿，织纹稀疏，因此不受当地人的欢迎。当地人特别喜欢穿新衣服时所发的瑟瑟声。

市场上，销售着许多次等的印花布。一般的印花布是纳波尔考夫、格雷钦、卡芮特尼考夫、果芮林、拉佐连威、福金、明多夫斯基和卡卢齐斯基工厂的产品。像特雷梯亚考夫工厂和特弗的一些工厂出产的那种最好的印花棉布，市场上看不见。

在喀什噶利亚，四十二俄尺^①的一段次等印花布的价格是二到二点五喀什噶利亚杜卡^②。

巴拉诺夫、叶拉金、布尔考夫和季明工厂出产的深红色印花布的销售价格：五十俄尺一段，价格在四点五到五点五杜卡，也就是十一卢布二五到十三卢布七五。高级印花布，要稍许让一些价。棉纱手帕很少卖得出去。白布、棱纹平布、绸缎销路不畅。

细缎纹布只能卖到它的价钱的半数。条纹密实的棉布的销路好。质量低劣的平纹棉布售价和印花棉布一样。谢雷米梯耶夫的棉布，四十俄尺一段，要卖两个半到三个杜卡，但是，没有多少人买这种布，因为它们的价钱太贵。

俄国毛货没有销路。棉布卖出去的不多。一段二十二俄尺长的女衣料售价是八到十三杜卡。一段纯棉布料的售价是十五到二十杜卡。

牲畜：喀什噶利亚极其缺乏牲畜。喀什噶利亚的定居居民，依靠游牧部落供应他们需用的牲畜。这些部落给他们供应马和羊。

① 意即五到六又四分之一卢布；一喀什噶利亚杜卡相当于二十五腾格或两个半卢布。在塔什干，一段同一质量和数量的印花布价值六卢布。相当于英币十五先令。——作者

② 分别等于三十二码一英尺和三十八码二英尺八英寸。——作者

前页表上所列数字仅仅反映了由托克马克和维尔内地区输出羊的情况。由喀拉库尔和与其接壤的奥什地区以及环绕喀什噶利亚南部的山区赶入喀什噶利亚的牲畜未计算在内。

茶：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生反对中国统治的叛乱之前，也就是在1864年之前，喀什噶利亚人民喝的茶，是经由那条大商路来自中国各省的。那条大商路经过兰州府、哈密、吐鲁番、喀拉沙尔和阿克苏等地到喀什噶尔，再往前到叶尔羌和田。但是，在叛乱开始之后，贸易关系断绝了，随之茶叶的运输也停止了。

已经习惯于喝茶的人，最初求助于中国人屯积的大量茶叶。后来，他们就着手另辟其他来源。他们开始用一种生长在喀什噶利亚的植物——榆树叶来代替茶叶。他们当作饮料用的这种树叶的名字，是取自其生长地点的。这样，我们就见到了和田茶和库车茶的名称了。这种茶是和牛奶、盐和黄油一起喝的。后来，从两个地区向喀什噶利亚输入茶叶了：(1)谢米列钦斯克省（稍后，由固勒扎）经纳伦和恰克马克要塞到喀什噶尔。(2)由印度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等地到喀什噶尔。

由印度输入的茶分两类：一种是印度输入的中国茶，另一种是印度本身出产的茶。我们俄国人对后一种茶有更大的兴趣。因为这种茶不仅渗透到喀什噶利亚，而且还偷运进我们的中亚细亚领地，严重地影响到俄国商人的营业。我们必须看到在最近十五年中，也就是从东土耳其斯坦发生叛乱的时候起，这个地区的茶叶贸易很不正常。塔什干的批发商人存有广东茶叶。这种茶叶由印度经过苏伊士运河运到敖德萨，然后转运到塔什干，甚至到固勒扎。显然，通过这样一条途径，一路纳税的茶叶是不能和印度出产的茶叶竞争的。印度产的茶叶尽管质量差，然而价格便宜，又没有交纳各种捐税。

我们由前页的表格数字中可以看到，从谢米列钦斯克输入的茶叶（经由维尔内、纳伦和恰克马克），总计价值三万零八百卢布

(3 850 英镑),占全部输入额的百分之十二。然而,可以设想喀什噶利亚所消费的茶叶价值比这还要超过几倍之多。根据到塔什干和浩罕从事贸易的俄国商人计算^①(可能多少有些夸张),就在中国中亚细亚所有的人中,茶叶贸易的范围来看,一个由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家庭,一个月要消耗一磅的茶叶,其中这位父亲可能消费八分之五,他妻子和孩子消耗八分之三。不过,假设喀什噶利亚的大部分居民满足于他们自产的榆树茶,而仅有二十万人按上述比例消耗进口茶,那么这个地区茶的年需要量就大家一成五千普特(540 000 磅)。以一普特三十卢布计算,则进口茶的总金额达四十五万卢布(56 250 英镑),或是经过俄国边境的茶叶价格的近十五倍。

我们在喀什噶利亚的集市上看到下述几种茶叶：

由何地运来 - 数量 - 价格			
1 奇尔马茶	维尔内	4 普特	70 杜卡
2 库米什茶	维尔内	1 普特	55 到 62 卢布
3 库米什绿茶(这种茶,由于价格高,销路不广)	维尔内	4 普特	103 杜卡
4 阿克茶	维尔内	4 普特	64 杜卡
5 阿克茶	维尔内	1 普特	22 杜卡
6 杜,绿茶。(这种茶颇象由印度输入的同一名称的茶叶,见印度茶项下的 14。)	维尔内	4 普特	96 杜卡
7 阿特巴什茶。(被广泛饮用的茶。它和牛奶一起饮用。)	维尔内	60 斤	19 杜卡
由固勒扎来的同一种茶	维尔内	3 普特	20 杜卡
8 伽伊纳克茶	维尔内	4 普特	36 杜卡

^① 迪雅契科夫、费多洛夫和其他先生。——作者

由何地运来 - 数量 - 价格			
9	阿克—库伊鲁克茶 (被广泛饮用的一种绿茶)	维尔内	1 普特 16 杜卡
10	修费伊茶	维尔内	1 普特 17 杜卡
11	哥拉 (一种绿茶)	维尔内	1 普特 48 卢布
12	阿尔玛茶	维尔内	1 普特 9 杜卡
13	塔赫塔茶。印度茶 ^①	维尔内	7 $\frac{1}{2}$ 磅重的 1 砖茶。 3.5 卢布
14	阿克茶	维尔内	4 普特 92 杜卡
15		维尔内	4 普特 92 杜卡
16		维尔内	1 普特 20.5 杜卡
17	牙罕茶 (有色泽)	维尔内	4 普特 80 杜卡
18	法伦格茶 (广泛饮用)	维尔内	4 普特 75 杜卡
19	哥拉茶	维尔内	4 普特 70 杜卡
20	巴利亚杜尔茶	维尔内	4 普特 70 杜卡
21	孜伊拉茶	维尔内	4 普特 62 杜卡
	榆树茶。和田和库车生长这种茶。它和牛奶、盐搅合饮用,是当地生产的。		1 磅 1 腾格

喀什噶利亚终于回到中国人的手里之后,重新打开了一条经由哈密的商路。沿这条道路,直接由天朝的一些省份运来的茶叶又重新出现了。中国茶叶不仅排斥了经由维尔内和从印度运来的茶叶,而且还通过帖列克达坂进入费尔干纳省并由恰克马克和纳伦要塞运入谢米列钦斯克。然后,它可以十拿九稳地挤掉由敖德

① 塔什干博物馆存有所有这些茶叶的样品,其中可能有许多种类的茶是中国出产运到印度的。——作者

萨甚至恰克图运来的茶叶^①。恰克图茶先运到莫斯科,然后才销售到中亚细亚各地。印度生产的茶不论它的价格多么便宜,然而和中国茶叶相比,对我们来说,获利要少。目前,我们向中国倾销我们的产品,尤其是布料,以换取茶叶。而想买印度茶就得支付现金。近来,不幸的是,我们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十分恶化,以至于到了我们不采取措施,中国将不再成其为我们产品的销售市场了。那时我们就得一律用硬通货支付中国的茶叶了。

熟铁和生铁以及铁器的进口数量都是比较小的。人们从当地厂家是买不到高质量的铁的。俄国的铁来自维尔内,是条形和环形的。它们可以即刻加工成各种产品。水壶和茶壶是生铁造的。库车产的这类产品的质量超过了喀什噶利亚其他各城镇的同类产品。

染大布的染料。在喀什噶利亚,这种产品的产量很大。染丝绸和半丝制品用的染料如下:

靛蓝,来自印度,使用十分广泛。

洋制品红染料和胭脂红是由俄国进口的。后一种染料专门用于染丝织品。每个集市上都有卖的。它可以染浓淡多种色泽。每普特黑紫色胭脂红染料的价格是十六到十八杜卡。灰色的是每普特十四到十六杜卡。

五倍子由巴达克山进口,用作腐蚀剂,每斤售价十腾格。

茜草染料来自费尔干纳。由前面表格上的数字可以看出,1876年进口了价值四千九百卢布的这种染料。茜草根或粉状茜草每斤售价是六十四普尔。

檀香由俄国进口。每八普特的价格是十六到二十杜卡。檀香进口时是片屑状的,是喀山附近地区加工的。它在运输的过程中

^① 恰克图茶是经恰克图陆路运入俄国的中国茶。在外国,它被称为俄国茶以和由海路运到欧洲去的广东茶相区分。——作者

变得干燥些 ,因此抵达目的地后 ,价格就便宜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当地生产的各种染料 ,集市上都能买到。

喀拉古尔 ,即黑锦葵花 ,是这个地区的花园里种植的。它可用作黑色染料 ,每斤售价一腾格十四普尔。

日本黄 (淡黄色)来自英吉沙。它可用做黄色染料。

恰伊马克生长在喀什噶利亚。它也可以用做黄色染料。每斤售价一腾格。

杜亚是由桤柳果汁提取的 ,和明矾揉合后就成为红色染料 ,每斤售价一腾格。

明矾可做腐蚀剂。我们在下面 ,会看到它是输入俄国领土的一项重要物品。

在前页表格上所列的各种货物的数字中 ,除了已经详细论述的一些物品外 ,让我们再看看棉花的情况。输入了一百零四点五马驮的棉花 ,价值两千一百二十卢布 (262 英镑)。

尽管它的进口量小 ,然而这却不是偶然的。浩罕汗国经常给喀什噶利亚供应棉花。这是因为阿克苏和吐鲁番种植的棉花 ,不能满足集中在喀什噶尔附近的庞大的棉织工业的需要。这样一来 ,喀什噶利亚就成了我们竞争的对手 (尽管 ,现在还不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因为他们使用的原料是我们中亚属地生产的用以交换其他物品的棉花 ,而我们也同样生产我们中亚细亚臣民们做衣服用的大布。

在喀什噶利亚二十四万八千卢布 (31 000 英镑)的进口总额中 ,其经过的各个地区所占的百分比数如下 :

托克马克地区	76.5%
奥什地区	21.5%
喀拉库尔地区	2%
	100%

上面表格所列的数字 ,向我们揭示了喀什噶利亚的输入和输出是何等的不平衡。事实上 ,输出额是输入额的四倍多。仅大布一项的输出额 ,就是全部输入额的三倍 ,而且相当于运入该地区的俄国生产的棉布量的八倍多。

就整个喀什噶利亚的贸易来看 ,要不是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使金和银从这个国家流走的话 ,输入和输出的差额就不会这样显著了。但是一年的统计数字不能全然地作为许多年的平均数。然而 ,即使我们向喀什噶利亚输出的俄国货的平均数大大超过了所披露的 1876 年的总额 ,也不能削弱这个总的推论。

一、喀什噶利亚向俄国领土输出的货物大大地超过了它从俄国进口的数额。

二、1876 年 ,喀什噶利亚运到俄国领土去的货物的总数内 ,百分之九十是当地生产的棉布 ,仅有百分之六是原料。

三、在同一年里 ,我们向喀什噶利亚输出的 ,除了纺织品以外 ,只不过一小部分原料和牲畜。

四、在同一年里 ,我们为购买喀什噶利亚当地的纺织品 ,而支付了一百万卢布 (125 000 英镑)。

我们不能忘记 ,两种情况对我们来说都同样是不利的。阿古柏对喀什噶利亚的管理大大地妨碍了我们的贸易 ,而在中国人重新征服喀什噶利亚并建立了秩序和安宁后 ,如果我们不及时地着手和喀什噶利亚在贸易上对我们中亚属地的支配地位进行竞争的话 ,那我们和那个广大地区的贸易是不会有有什么美妙、顺利的前景的。

喀什噶利亚在贸易上对我们中亚属地的支配地位 ,加上它对俄国领土的棉纺织品输出的进一步增加 ,以及对英国商品销路的进一步扩大 ,凡此种种不仅不能扩大而且要缩减对俄国产品的需求 ,其结果是我们为了购买中亚细亚的诸如棉花和生丝等原料以制造各种物品 ,就不得不付给当地人硬通货了。

我们提出下列事实以支持这一看法：

大多数俄国商人都必须以比在莫斯科的收购价还低的价格在布哈拉供应俄国产品，以换取原料。显而易见，由此而产生了在塔什干的贸易中所遇到的矛盾的情况。例如，由布哈拉运入塔什干的印花布、糖和硬脂蜡的售价比直接由俄国输入的同类物品的价格便宜。

同样，在喀什噶尔，俄国产品的销售价有时低于在塔什干和维尔内的销售价。所以运入喀什噶利亚的所需的相当大的费用，是一项实际的亏损。

例如，比科夫斯基商行派在喀什噶利亚的代表西卡科夫先生就认为向喀什噶利亚运输制成品是不上算的，所以他的商队带去了八十匹马驮的各类货物，其中四十匹马驮的物品是檀香，其余的是洋制品红染料和水獭皮。但是，他不得不照塔什干的价格销售全部货物，他打算利用弄到的和田羊毛补偿他所遭受到的损失。

照我看来，就我们同喀什噶利亚的贸易而言，争取出超的措施有：

- 一、更好地保障我们和喀什噶利亚的贸易利惠。
- 二、在我们边界上建立一条海关线，对走私的货物加以没收。
- 三、对英国商货：印花布、平纹细布、棉布和印度茶征收重税。
- 四、对喀什噶利亚生产的各种棉布征收一些捐税。

五、鼓励费尔干纳省的各区生产大布，目的在于运入谢米列钦斯克，以使用以交换喀什噶利亚的大布。鼓励发展棉和丝的工业。

六、在费尔干纳和谢米列钦斯克两省各区之间修建一条畅通的商路。例如由乌孜肯特和纳曼干到纳伦要塞修筑一条道路。由纳伦到托克马克和维尔内城已有一条通行马车的道路。在塔什干和浩罕附近建立一座或数座生产印花布的工厂。在我们中亚属地和喀什噶利亚、阿富汗等独立国家内，也许还要在西伯利亚及时地建立销售这些产品市场。

下面展示的是 53—56 页表格内所列举的几种输出物的百分比。

大布	81%
丝	5%
长袍	4%
毡制品 (带色的)	2%
玛希鲁甫 (一种半丝织品)	1%
明矾	1%
其他物品	6%
	100%

喀什噶利亚的棉织品 这类生产的主要产品大布 ,集中在喀什噶尔镇附近 ,罕阿里克和牌素巴特等村。喀什噶尔镇生产另外一种质量较差的棉织品 ,而阿图什和托克村则生产质量最差的几种棉织品。后一种产品是用作外衣的衬里的。

喀什噶利亚的其他各个地区也生产棉制品 ,不过 ,只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喀什噶尔地区生产的棉布不仅足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 ,还能供应住在俄国领土内的大约一百万吉尔斯人的需要。

就其他地区看 ,和田大布是以织纹密实、白洁、质地柔软的特点而闻名的。但是由于价格昂贵 ,它的销路不广。比较而言 ,和田大布的质量 ,视其制造时使用的当地生产的棉花品种而定。

喀什噶利亚各个地区都种植棉花。和田、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地区 ,棉花种植得特别多。“哲德沙尔”棉花一般都比浩罕的棉花差。其棉桃小 ,纤维短。喀什噶尔产的棉花比所有其他各地生产的棉花都差。喀什噶尔地区由于气候比较寒冷 ,棉花生长期不足。

近来 ,这个地区的棉花种植地开始缩小 ,其原因是阿古柏提高了土地税。

由于喀什噶尔地区棉花种植地缩减 ,而从其他各地区 ,尤其是

从阿克苏还有从浩罕汗国输入的棉花就增多了。

大布是一种幅头狭窄的、精细的,但不结实的棉布。每段长八到十四俄尺(6码8英寸到10码2英尺8英寸),宽约二分之一俄尺(1英尺8英寸)。大布的优点是色泽洁白、织纹密实。但是,在它的几个生产中心,质量、长短、宽窄和售价都有所不同。

例如,罕阿里克居民点生产的大布,每段长十四俄尺(10码2英尺8英寸),有两个品种。那种质量比较好,使用比较广泛的叫做巴什大布。这种大布每段售价是二腾格三十五普尔到三腾格二十普尔。这就是说,每俄尺大布(2英尺4英寸)的售价约二十戈比(大约 $\frac{3}{4}$ 旧便士)。它的价格这样便宜,所以很难和它竞争。第二种大布就更便宜了,每段的售价是二腾格十二普尔到二腾格三十普尔。

牌素巴特村生产的大布,每段长十四俄尺(10码2英尺8英寸),售价二腾格六普尔到二腾格二十普尔。

托古扎克的大布每段长八俄尺(6码8英寸),售价五腾格十普尔。

同样长的阿图什大布每段售价二腾格,而喀什噶尔生产的同样也是八俄尺长的大布,每段售价二腾格十四普尔。

和田大布每段长十俄尺,售价二腾格十普尔。

这样,和田大布的售价几乎是其他各种大布的两倍了。每俄尺价五戈比(大约 $\frac{1}{2}$ 便士)。

我们已经指出,喀什噶尔地区质量最好的大布是罕阿里克生产的,质量最差的是托古扎克和阿图什生产的几种大布,而托古扎克和阿图什生产的大布其售价却反而比罕阿里克的要贵。

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生产粗制的大布需要使用相当多的原料。

1876年11月底,我们参观了距喀什噶尔六十一俄里(43 $\frac{2}{3}$ 英里),位于通向阿苏镇路上的牌素巴特村的一座生产大布的工厂。

我们在这次参观中得悉了下述情况：

牌素巴特的居民生产大布，但同时也从事畜牧业。他们一年四季都操持这两种职业。男人织布，女人纺线。我们参观的车间都在低矮的房间里，很像堆放杂物的贮藏室。每一个这样的房间里，安放了两架或三架织布机，有时还放着一个织布人坐的简陋的凳子^①。每一架织布机前坐着一个人操作。窄幅的次质大布，是用当地生产的棉花织成的。

他们每星期劳动五天，星期五（穆斯林的星期五相当于我们的星期日）和赶集日除外。每人每天织四段，也就是每星期织二十段。

赶集日，他们把一星期里织出的布卖给城里来的买主。

他们不用他们自己的工具。

织布人买他们用的纱。因为每织一天布需用三束纱，每束纱重二分之一英磅。每束纱的时价大约为八十普尔。所以，每天需用的纱值二百四十普尔，或四十八戈比（大约1先令3便士）。

出售大布时，织布人每段布收工资二十普尔，所以他每工作一天可以得到八十普尔，或十六戈比（约5便士）。如果在劳动的价值上再加上原料的价值二百四十普尔，或四十八戈比（1先令3便士），我们就得出每段大布的市场售价是八十普尔，或十六戈比（大约5便士），但是在喀什噶尔集市上，同样的大布售价是二十戈比（大约相当于英币6便士）。

他们生产的优质大布盈利不多。他们每天利用现成的材料才能生产两段大布，而每段大布只赚三十普尔（大约 $\frac{1}{2}$ 便士），织布人每天生产优质大布仅赚六十普尔，或十二戈比（大约3便士），而不像生产粗制大布那样可以赚到八十普尔，或十六戈比（5便士）。一般地说，每个织布人都是各成一户。有拥有两架、或三架

① 这种凳子使我们联想起我们的农民使用的那种凳子。——作者

织布机的 ,但是这种人不多。

用别人的织布机和原料织布时 ,织布人得不到现金的报偿 ,而可以保留十分之一的大布自己享用。换言之 ,雇用一个织布人劳动两天半付工资十六戈比 ,或每天付工资价六戈比 (约 $\frac{1}{2}$ 便士)。

如上所述 ,线是女人纺的。一恰拉克未经整理的原料买价是十腾格 (1 卢布 ,或 2 先令 6 便士) 。两个妇女一周时间内除了从事她们的家务外 ,可以纺一恰拉克的原棉 ,纺成五英磅 ,或十束纱。每束按八十普尔卖出 ,这两位妇女可以得到八百普尔 ,或是扣除原棉价款五百普尔后 ,得三百普尔 ,或六十戈比 (大约 1 先令 6 便士) 。这样算来 ,一位妇女一周大略可以赚得三十戈比 (约 9 便士) 。

尽管报酬这样低微 ,然而喀什噶利亚的妇女干劲仍然十足 ,几乎连一分钟都不休息 ,因为她们纺线挣得的钱 ,归她们自己所有。她们可以自行安排使用 ,例如 ,添置衣服等。

牌素巴特和罕阿里克向俄国出口的大布数量 ,大体相同。

大布是惟一需要征得 “毕条勒特 ”的同意才能出口的物资。起初 ,一年只允许输出两次。1876 年出口过五次。但是 ,今年 (1877 年)年底 ,大布的出口突然被阿古柏制止了。

禁运的原因是 ,许多喀什噶利亚的年轻人以赶脚人的名义 ,随同商队离开这个国家。他们来到维尔内的目的在于逃避兵役 ,彻底脱离他们的家乡。据报 ,这样的年轻人有四千人。

大布的禁止出口不仅仅影响了俄国商人 ,因为萨尔特人 ,还有塔什干和浩罕商人都和喀什噶利亚人进行大布交易。

九月、十月和十一月是输出大布的最好时节。因为一年的这一时节可以用新棉织布。

运输大布的最好道路是从喀什噶尔到恰克马克和纳伦等要塞直到托克马克和维尔内等城镇的那条路。

大布由马、骆驼或骡子驮运。

驮马主要来自费尔干纳省,而骆驼则来自谢米列钦斯克或喀什噶利亚本地。骡子全都是喀什噶利亚的。骆驼只能在夏季使用,因为这些牲畜不喜欢寒冷。

喀什噶利亚商人大量使用骡子从事运输。

从喀什噶尔到维尔内城,马是租赁的。驮载八到九普特(288到324磅)重的一匹马,根据情况要付二个半到五杜卡^①或六个半到十二个半卢布(15先令7.5便士到1镑11先令3便士)。正常的价格是三个半杜卡。从喀什噶利亚到维尔内的路程要真走二十五到三十天。

租赁驮运十三到十五普特(468~540磅)重的一头骆驼,要五到九杜卡,路程要走三十到三十五天。

租赁驮运四到五普特重的一头骡子,要三十五到五十腾格(12先令6便士),路上所需用的时间和马一样。

运输大布的商人,除了支出一定运输工具的租金外,别无其他开支。

染色厚棉布、亚麻布和搭裌布:主要是来自阿图什和托古扎克的次等大布染成蓝、红、黑和绿色后,被称为染色厚棉布。使用的染料有靛蓝、茜草和檀香。

质量低劣的牌素巴特大布是用靛蓝和檀香染为蓝色的。

染色的大布不仅供应当地的需要,而且还是输出的物品。

它可以做外衣衬里,也可以做被、褥。穷人还用它缝制长袍等。一段七俄尺(5码1英尺4英寸)长的染色布售价二个半腾格,而十俄尺长的染色厚棉布的售价是三到三个半腾格。

搭裌布是纹路密实和份量很重的一种织物,染成多种色泽。这种布可缝制各种长袍。每段长十八俄尺(14码),宽五到六俄寸($8\frac{3}{4}$ 到 $10\frac{1}{2}$ 英寸),可售十五腾格之多。

① 一杜卡相当于二十五腾格或二点五卢布。——作者

喀什噶尔生产的一种带条纹的棉布可用来缝制各种长袍。这种棉布叫阿拉齐。每段八俄尺(6码8英寸),可卖七腾格。

所有大布都是在喀什噶尔镇的一些只有三到四个工人的小作坊里染色的。

丝和丝制品 喀什噶利亚和各地区中,只有和田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规模。其他地区的产品仅够当地需用。喀什噶尔地区用的是浩罕的蚕卵。但是,这种蚕卵的质量不如和田蚕卵好。

虽然气候条件并不影响喀什噶尔地区丝织工业的大规模发展,然而迄今为止,这个地区生产的各种丝织品的数量还满足不了当地的需要。所以,还需要从费尔干纳输入丝制品。

在叶尔羌地区,丝绸的产量仅能在更小的程度上,满足当地的需要。

和田地区丝织工业似乎是兴旺的,因为它显然在发展。它的产品即使现在不仅能够满足当地的需要,而且还是整个地区仅次于大布的最重要的出口物资。

他们还生产一种叫做塔赫费尔和卡利亚夫^①的丝。

和田蚕丝比费尔干纳来的蚕丝粗糙。因此不耐用,质量低劣。

最好的剥蚕茧的工人来自费尔干纳。塔赫费尔和卡利亚夫丝这两种丝都是从和田向印度斯坦和费尔干纳输出的。

根据 53 ~ 56 页的表格,1876 年输入费尔干纳七百普特(25 200 磅),其价值超过五万卢布(6 250 英镑)。1877 年,如果政治形势不干扰的话,可以预期这同一物资的输出额达一千普特(36 000 磅)。

根据科列斯尼科夫先生的计算,和田蚕丝比的平均输出量是四千普特(144 000 磅),其中一千普特(36 000 磅)是到费尔干纳去的,一千零四十普特是到其他地区去的,而两千普特(72 000

① 在和田,这种丝又叫做哈木雅克或卡木雅克。——作者

磅)的余额是运销到印度的。

在喀什噶利亚生产的丝中,只有塔赫费尔丝在俄国有销路,而卡利亚夫丝在浩罕和塔什干集市上供阿富汗商人购买。1875年,在喀什噶尔集市上,一恰拉克塔赫费尔丝的价格是七点七五到八半杜卡,一恰拉克卡利亚夫丝的价格是两个半杜卡。

1876年,由于需要量的增加,喀什噶尔集市上的塔赫费尔丝的价格涨到每恰拉克十杜卡。而在和田集市上,同一物品,每恰拉克卖八个半杜卡。卡利亚夫的价格未变。

和田的缣丝工业虽然相当发达,然而它的产量仍然难以满足当地的需求。玛希鲁甫丝的发展更快。这是一种半丝制品,十分结实耐用,而且美观。它一度确实是浩罕的这类物品中惟一的输出品。1876年,运入谢米列钦斯克的玛希鲁甫价一万二千卢布(1500英镑)。近来,除了玛希鲁甫之外,他们开始生产阿赘雅斯、拜卡萨甫、夏伊等丝绸。

浩罕的丝就质量说,要比喀什噶尔的好。它在这个地方的各个集市上都能买到。

在其他输出的货物中,占明显地位的是衣着,例如长袍等。这些物品的输出额达四万七千卢布(5875英镑),主要买主是吉尔吉斯人。这些衣着十分朴素,价格极为低廉,长袍的售价照例不超过三卢布(约7先令6便士)。

再次是牛毛毡和和田出产的地毯。地毯十分美观,相对地说价格昂贵,每条售价约八十卢布(10英镑)。阿克苏还向费尔干纳输出明矾。

关于其他物品,需要提到的是和田的羊毛。它刚开始向外地输出。但照有经验的人看来,这种羊毛,在不久的将来,会在俄国的喀什噶利亚的贸易中占一席重要地位。

下面是1876年从喀什噶利亚输入俄国领土的几种物品所占的百分比:

大布	81%
生丝	5%
长袍	4%
带色的毡	2%
明矾	1%
地毯	1%
玛希鲁甫	1%
杂物	5%
	100%

下面是通过我们中亚细亚领地的不同地区转运的货物的百分比：

通过

托克马克	85.5%
奥什	10.75%
喀拉库尔	3.75%
	100%

我们几乎不掌握任何有关喀什噶利亚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情况。

根据报告材料,1873—1874年,有几个大商队从印度斯坦带到叶尔羌的大宗货物总计价值达八十万卢布(100 000 英镑)。但是这些商队运来的货物没有销售出去,它的大部分现在仍然搁置在叶尔羌的车马店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英国印花布的售价虽然大致和俄国印花布的相同,然而销路不畅,其原因在于英国货的色泽很快就会褪去,还由于英国印花布是用柔软不结实的原料制成的。由印度输入喀什噶利亚的其他货物中还有大量的黄糖,它的销路不畅,还有毛织品(也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和布(红色女披肩)。只有后一种货物的销路还算可以。不过,平纹细布是

畅销的。

和田丝 ,叶尔羌的鸦片 ,喀什噶尔和阿克苏的山羊绒都用来交换从印度输入的货物。

根据科列斯尼科夫先生极其精确的计算 ,由喀什噶利亚输入印度的各类货物价值如下 :

丝	2 800 普特	单价 20 杜卡	56 000 杜卡
山羊绒	1 600 普特	单价 3 杜卡	4 800 杜卡
鸦片	700 马驮子	单价 18 杜卡	12 600 杜卡
			73 400 杜卡

这相当于二十万零二百七十九卢布 ,相当于两万零三十四英镑。

此外 ,据说有大量金、银由喀什噶利亚流入印度。

和印度的贸易 ,掌握在这个地区的当地人手里。但是据说 ,1876 年曾有一个英国商人住在叶尔羌。

第 四 章

喀什噶利亚的史话 (纪元前)——维吾尔人——中国人首次征服喀什噶利亚——阿拉伯人的统治——蒙古人的统治——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们——帖木兰——苏丹赛义德——和卓们的出现——阿帕克和卓——东干人的统治——阿睦尔撒纳——1760 年中国人征服喀什噶利亚——兆惠——中国人采取的行政管理制度——从 1760 年到 1825 年间这个地区的情况。

根据现代作者们的意见 ,最初居住在现在被称为东土耳其斯坦这一地区的民族属于雅利安人种。西部和南部被第一流的山岭所包围着的东土耳其斯坦 ,它的东北部则袒露着 ,任凭居住在亚洲广阔内陆地区的蒙古部族所侵袭^①。中国历史学家首先谈到了匈奴 ,而根据法国作家传教士胡克^②和贝柳医生^③的意见 ,这些人正是那些“匈奴人”。这一好战的游牧种族在不断地侵犯同样是游

① 我写这一章的开初几页的时候 ,手头上除了一些作者的没有多少有关亚洲历史情况的书籍外 ,别无其他材料可资参考。因此 ,我把开初的这几页作为喀什噶利亚历史的引言 ,而并不认为它们具有任何严肃的科学意义。——作者

② 见胡克先生的《1844 ~ 1845 ~ 1846 年 ,鞑靼地区和西藏的一次旅行的纪念》。巴黎 ,1860 年 ,384 页。——作者

③ 贝柳 :《喀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5 年。——作者

牧种族的它的西部邻居的天朝的疆域的同时 ,逐步地占据了蒙古东西两部分地区。

公元前 134 年 ,匈奴人在老汗 (可能是老上单于之误——汉译者)的率领下 ,攻打了月氏。月氏是蒙古种族 ,住在现在中国的陕西省境内。老汗在一次浴血奋战之后 ,征服了他的对手 ,杀死了他们的头目 ,并用他的头颅做成一个酒杯。他经常把这个酒杯带在身边 ,挂在腰带上。月氏不愿作老汗的臣民 ,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后来 ,他们分裂为两支。第一支迁徙到东北部 ,在那里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塞种人发生了冲突。他们赶走了这些人 ,随后越过天山 ,进入伊犁河谷。另一支向南移动 ,穿越雪峰 ,涌入印度河流域 ,捣毁了马其顿^①的亚历山大在印度建立的王国。

涌入东土耳其斯坦的月氏人 ,在一定程度上 ,和塞种人以及牙孜人 (rats)结成联盟。但是 ,他们把这些人的大部分驱赶到南部和西部。

与此同时 ,成了蒙古的主人的匈奴人 ,由于内部的纷争 ,已经分化为南、北两部。中国人在汉朝 ,利用这种分裂 ,打败了北匈奴的军队 ,迫使他们去寻觅新的国土。于是 ,匈奴人和他们的前辈同样地向西方移动 ,穿过东土耳其斯坦 ,继续向同一方向前进 ,直到最终到达里海之滨 ,而散布在伏尔加河流域。

匈奴入侵东土耳其斯坦之后 ,那一地区的居民月氏和残存的塞种就在他们的征服者之前 ,向前移动 ;一部分向西 ,另一部分向

① 胡克先生的《鞑靼地区和西藏的一次旅行的纪念》,认为月氏翻越天山 (称之为穆苏尔)后 ,就定居在伊犁河两岸。他指出 ,这一支就是大尔扈特人。现在 ,土尔扈特人是喀尔木克的一个部族 ,事实上 ,仍然游牧于伊犁河流域 ,不过主要是在巩乃斯和裕勒都斯河流域。同样 ,胡克先生认为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那一部分月氏人与大夏族相遇 ,与之斗争了很长的时间之生 ,终于在大夏站住了脚。这部分月氏人 ,依照胡克的见解 ,就是被希腊人称之为印度斯基福的那些人。——作者

南,向喀布尔和克什米尔方向行进^①。

和残存的塞种以及月氏人混杂在一起,构成东土耳其斯坦居民的这些匈奴人,后来由于和各种阿拉伯征服者们一起来的其他民族的入侵,而发生了某些变化。

根据俄国中亚探险家们的意见,现在,只有在包围着“哲德沙尔”西部的难以进入的崇山峻岭里,才能看到一种类型的雅利安种族的残存者。

这些匈奴人,在继续向西方移动之后,把他们在前进途中所遇到的各种游牧的小部落向前驱赶。在四世纪初,开始在这些游牧人的协助下,侵入罗马帝国,并且在五世纪涌入德国^②。这些匈奴人以维吾尔人、乌克兰人、翁格拉人的名义到达欧洲。现在他们的继承人被称为维哥拉人或匈牙利人。

① 贝柳医生《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5年》作出了一个非常有见解的论断,论证他的有关塞种人以及在他们之后,月氏是被匈奴或维吾尔人驱出东土耳其斯坦的。他们一部分向西进入欧洲,另一部分向南抵达喀布尔、克什米尔和印度的看法。胡克指出,在欧洲,在许多名字,诸如塞克苏尼亚、月特兰达,高特兰达人中都保存着这些民族的足迹,他们在喀什噶利亚所抛弃的居住地的名称在南部重处复复现,例如喀孜或贝纳瑞斯(喀孜噶尔,喀什噶尔),哈利或赫拉特(哈利羌、叶尔羌),库车或库恰尔(卡恰尔),库勒(克尔雅),希田(它的遗迹以和田的名称而闻名)。此外,贝柳还指出,现在称之为喀什噶利亚的这个地区在帖木尔时代,称之为察台。最后,胡克认为,现在居住在旁遮普的察特人或遮特人的这一种族,是从喀什噶利亚放逐出来的人的后裔。他们的先辈是在喀什噶利亚被称之为察台的时候离开那里的。——作者

② 胡克先生指出,在376年,匈奴人开始破坏性地侵入罗马帝国时,道首先征服了在阿兰尼地区游牧的一个游牧民族(克拉普罗斯著述的阿连地区)。这些民族有一部分逃到高加索山,另一部分定居在多瑙河。匈奴或维吾尔人在他们的进一步移动中,驱逐着他们所遇见的赛夫人,高特人,吉彼人和维达尔人,并且和这些民族一起,在五世纪初,涌入德国。——作者

这样 ,匈奴人或正如我们以后将称之为 “维吾尔 ”的人 ,在公元之初 ,在东土耳其斯坦站住了脚 ,并且和那些在他们入侵之后^①留在当地的人混合起来。除此之外 ,维吾尔人所占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地区 ,不论是山区或平原 ,都随着时代的推移 ,为他们所开发。在喀什噶利亚遥远的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了以他们所居住的城镇或地区的名称定名的人民。这样 ,我们就听到了喀什噶尔人、和田人、叶尔羌人、阿克苏人、库车人等等。这些城市的所有居民 ,由于和旁系的种族相互混合的结果 ,逐渐地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蒙古人的容貌。

住在和东土耳其斯坦接壤的山区 ,也就是西部和北部天山诸峰的维吾尔人 ,直到现在 ,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征。我们发现他们在喀什噶利亚早期历史上以准噶尔人 (喀尔木克人)和布鲁特人 (喀拉吉尔吉斯人或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著称。在第一种

^① 据贝柳说 ,公元前维吾尔人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约两个世纪之久。——作者

人身上^①，特别完好地保留着蒙古人类型的面貌特征。

喀什噶利亚是维吾尔人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的一个王国。它的独立，保持得并不长久。它很快地就开始和中国人发生了接二

① 瓦里汗诺夫在俄国地理学会的杂志（1861年，一期，194页）发表了一篇难以理解的短文，谈到本世纪初期，居住在中亚细亚的一些种族。他说：“编年史的作者指出，中国汉朝时期，居住在中亚的一些民族之中，有六个种族的容貌是蓝眼睛红头发。克拉普罗斯《亚洲的历史文献》82页和A.瑞穆扎《关于鞑靼语言的研究》一卷，306页，都认为这些种族是印度—日耳曼民族。克拉普罗斯说，他们是“阿兰—哥特族”。A.瑞穆扎说他们是“哥特和印度—斯基泰族”。在其他民族之中，属于这些民族范畴的有哈卡斯尼、吉里吉茨尼人的后裔，也就是吉尔吉斯人和乌孙人。由于他们的面貌具有异族的特征，因此，中国人对他们感到特别的惊奇。

据瓦里汗诺夫说，现在住在准噶利亚的有两个种族，布鲁特或现代的吉尔吉斯（我们所谓的喀拉吉尔吉斯）和持有乌孙人的总称的大帐的吉尔吉斯—凯萨克人。瓦里汗诺夫简单地把这些吉尔吉斯—凯萨克人说成为哈萨克人。他把他们与布鲁特人加以区分。他把布鲁特人称为吉尔吉斯人。

根据十分熟悉当地方言并在1877年到过上述地区的苏纳古洛夫人的证实材料看来，天山山脉的游牧居民，也就是游牧于伊塞克湖、阿克赛、科克沙尔和其他地方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喀拉吉尔吉斯人，而是吉尔吉斯人。他们说，瓦里汗诺夫所谈到的大、中、小帐是哈萨克人。他们认为哈萨克人的血统比他们自己的要纯正。另外，瓦里汗诺夫说，乌孙人之中，有一种族称之为红乌孙（萨尔尼—乌孙），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民族的幸存者。

胡克在其著述《鞑靼地区和西藏的一次旅行的纪念》第四章内，提到一个叫喀尔喀的蒙古部族。这一事实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们是不是瓦里汗诺夫所说的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和准噶尔的哈卡斯属于同一种族呢？有趣的是，不惜时间搜集吉尔吉斯人的故事、神话、诗歌和传奇的瓦里汗诺夫先生为他们的主题和欧洲同一种族的人民，尤其是斯拉夫人的主题的近似感到惊异关于这些故事的内容，瓦里汗诺夫先生在阿法纳西耶夫先生所收集的同一类的作品里，仅发现有六个故事是他在吉尔吉斯人诗歌故事汇集内所没有看到的。——作者

连三的争吵。这些争吵以喀什噶利亚在公元 94 年并入天朝版图而告终。并不特别严酷的中国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八世纪。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喀什噶利亚的居民经常利用中国内部的纠纷发起叛乱,获得一个时期的独立。接着中国人在制服了他们内部的敌人之后,再度把喀什噶利亚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和喀什噶利亚人之间的斗争引起了这个国家原有地区划分的变化,使他们分裂为各自带有几分独立性的地方(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和其他)。这些地方,在每次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独立以后,就开始为争夺统治权而争吵不休。

中国作者们告诉我们,直到八世纪,喀什噶利亚的居民们仍然信奉着佛教。很难说出这种宗教是什么时代传入东土耳其斯坦的。只知道在汉朝,即公元二世纪之初,它就存在于那里了。唐朝公元 629 年,中国人洪罕(可能是玄奘之误——汉译者)曾来到喀什噶利亚,他看到各地都盛行着佛教,有许多寺院、和尚和隐士。

公元八世纪阿拉伯商人到来的时候,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东土耳其斯坦。城镇居民,对第一批伊斯兰教传教士的态度是不友好的。他们的第一批信徒出现在游牧居民之中^①。

阿拉伯商人来到东土耳其斯坦以后,他们的征服者也接踵而来。这些征服者用剑强迫被他们所征服了的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中国编年史作者告诉我们,八世纪发生的一次浴血之战,把阿拉伯人带到了这个国土。公元 712 年,有一个阿拉伯人的头目哈里夫·瓦里德·屈底波占领了浩罕。他从那里出发,很快地席卷了由喀什噶尔到吐鲁番和中国的这一整个地区。在这次战役之

① 瓦里汗诺夫:见《俄国皇家地理普会论文汇集》,1861 年,第三卷,33 页。——作者

后,阿拉伯人把这一地区并入了他们统辖之下^①,并开始在那里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条。和田居民在抵抗伊斯兰教的传入上,进行了最顽强的斗争。他们在被列为忠实信徒之前坚持了二十五年的浴血战争。贝柳说,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著名的阿拉伯英雄为了宗教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被列入了伊斯兰教圣徒的名单之内。

直到现在,在和田城附近和喀什噶尔以及叶尔羌之间,同样在阿克苏城附近,划出了一个庞大的地段,作为“沙伊丹”,也就是为伊斯兰教而献身的人的安息之处。

基督教和佛教遭遇的情况相仿。尽管它在有的地方已经巩固地扎下了根,但它的一切踪迹都被根除了。

随着阿拉伯人在亚洲统治的衰败,东土耳其斯坦出现了一个幅员辽阔、且相当繁荣昌盛的维吾尔王国。在这个国家里,波斯文学业已确立,由于普遍地接受了逊尼的纯正教义,穆罕默德的教义,已经取得了固定的地位。十一世纪,这个维吾尔国家由里海一直扩展到戈壁。然而,到了十二世纪,内部的不和促使了它的崩溃。在首领古尔汗领导下的喀拉契丹的蒙古部落终止了维吾尔人的独立。喀拉契丹的统治,在东土耳其斯坦,延续了一个世纪。这一时期,他们的领土扩展到希瓦。构成维吾尔国家崩溃原因的內

^① 贝柳说,在阿拉伯首领屈底波发起的征战之后,阿拉伯人占据了喀什噶利亚的西部,并对基督教和玛吉的学说加以迫害。第一批皈依他们宗教的有一个拜火教的追随者。他是巴尔赫的居民,名叫萨曼。其结果是,他的儿子们当了阿拉伯人的主要省区——赫拉特、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和塔什干的总督。这些省区隶属于哈里夫管辖。萨曼的孙子纳扎尔是费尔干纳省的总督;他利用哈里夫的虚弱地位,把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奠定了萨曼王朝的基础。他的兄弟和继承人伊斯梅尔把这个王朝推向了鼎盛时期。他监终时,他的领土包括从伊斯帕罕到吐鲁番,从南面的波斯湾到北边的戈壁荒原的一片庞大的土地。萨曼王朝的统治延续了150年之久。——作者

部不和 ,同样也是喀拉契丹统治垮台的原因。

从东北方面来的新的蒙古部落 ,成为了他们新的对手。率领这些部落的 ,是那位著名的成吉思汗。他的军队几乎在一瞬间 ,像不可抗拒的激流似地涌入了中国、土耳其斯坦、印度、波斯、叙利亚并且毁灭了俄国和波兰的一部分 ,达到匈牙利和奥地利。

1220 年 ,喀什噶利亚并入了成吉思汗的王国 ,在这次吞并的过程中 ,并没有发生在蒙古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喀拉契丹人发起的无数次侵犯中所发生的那种相破坏和流血。

喀什噶利亚 ,在蒙古人这最后的光辉的统治时期里 ,达到了它繁荣昌盛的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宽恕容恋使穆斯林教义失去了它的严厉性。这可见诸于妇女们所享有的巨大自由上。基督教和佛教又在这个国家出现了 ,并在清真寺的旁边修建了他们的教堂和寺塔。喀什噶利亚的许多城镇 ,由于中国和西土耳其斯坦这间建立了顺利的贸易关系 ,也以商业贸易而闻名了。

面吉思汗死后 ,他的幅员广阔的领地由他的儿子们分割了。喀什噶利亚落入察合台之手。嗣生 ,它又接二连三地成吉思汗的一个子孙转到另一个子孙手中。不过 ,喀什噶利亚分裂过好几次 ,并且成为了持续不息的内战争夺的目标。到十四世纪中期 ,察合台家族的一个成员秃黑鲁·帖木儿汗 ,不仅统一了喀什噶利亚全境 ,而且还进一步把它的疆界从伊犁河推进到昆仑山脉。秃黑鲁·帖木儿的英明统治 ,使这个国家迅速地从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为争夺他们著名的祖先的继承权 ,而进行的劫掠杀戮所造成的破坏中得到恢复。秃黑鲁·帖木儿汗的统治在喀什噶利亚历史上闻名 ,还有其他的原因。十四世纪末 (回历 754 年) ,这位统治者在赛义德热希丁 (谢合赛义德 ,穆罕默德的后代) 手中 ,信奉了穆罕默德教义。许多游牧部族的汗仿效了他的样。从那时起 ,穆罕默

德教义在整个东土耳其斯坦^①占据了优势地位。

秃黑鲁·帖木儿把他的首府从阿克苏搬到了喀什噶尔。夏季,他住在伊赛克湖畔的一个叫做察台·蒙古的地方。在他执政的末期,他利用布哈拉的形势,把这个国家并入了他的领地之内,并让他的儿子充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这位英明君主死后,惯常的场景——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场景再度出现了。他的儿子们既没有他们父亲的才干,又没有他们父亲的声望。于是,刚刚稳定下来的这个国家又重新陷入了混乱之中。秃黑鲁的儿子,在撒马尔罕,被帖木尔所推翻(在著名的帖木兰的煽动之下)。而喀什噶利亚的统治权为杀害了秃黑鲁家族的绝大部分人的卡马尔丁所夺去。可以设想这位新统治者的力量并不特别强大。因为在他执政时期,居住在天山的游牧部族不仅经常发起侵袭活动,扰乱喀什噶利亚,而且还越过北部天山,劫掠当时强大的帖木兰的领地。帖木兰连续四次发起战事,以惩戒游牧部落并推翻卡马尔丁,但都没有结果。他终于在1389年,开始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征伐。五支军队分路挺进,其目的是消灭运到北端的斋桑湖和南端的喀什噶尔的天山山系的全体居民。裕勒都斯河流域(喀拉沙尔西北)是全部军队的会合地。这些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后,卓有成效地实现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于是包括喀什噶尔平原的一部分在内的整个地区遭到破坏,它的居民有相当一部分被屠杀^②。

里特用他借用的那一特定时期的波斯史学家的下述几句生动

① 据瓦里汗诺夫说,虽然穆罕默德的宗教在东土耳其斯坦占了主导地位,然而,佛教从十六世纪才退出这一地区的舞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61年,第三卷。34页。——作者

② 见里特著的《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1869年版,166页。——作者

的语言,描述了帖木兰的各路军队在裕勒都斯^①会合后的胜利:“裕勒都斯河流域是一个非凡的景色似画的地方,它有着十分良好的牧场和清新的空气。在我们描述它的当时,这个美丽的山岳到处都扎满了帐篷和贵族们豪华的伞盖。伞盖前面的场地,铺盖着地毯和锦缎织物。当御用的帐篷搭起后,那位全世界的破坏者,端坐在他的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的宝座上。所有集中在周围的军队和头目们得到许可靠近并吻汗王的地毯。头带王冠手持权杖的汗王依照他们各自的贡献,授给王子、爱弥尔、谢瑞夫以及全体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们,表示荣誉的长袍和镶有宝石的腰带。他派当地最美的年轻女人,用金杯向他所宠爱的人敬献美酒。全军都为他们的统治者的恩赐所感动。他们统治者的胜利已经庆贺几天了。”

帖木尔赶走了喀什噶利亚的卡马尔丁,让秃黑鲁·帖木儿汗的一个孙子当了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他在娶了他的被保护人的女儿之后,回到自己的首府——撒马尔罕。然而,他所留下来的经过大肆劫掠的喀什噶利亚已经一贫如洗,以至于至今都没有能够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来。

这样,中亚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人物,成吉思汗和帖木兰都对喀什噶利亚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然而效果完全不同的影响。前者,

① 1861年出版的V. V. 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米尔扎·谢木萨·布哈拉的回忆录》,37页,曾叙述玛哈图木·阿杂木在访问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和田等地的大部份地区时,发现有两个分支的乌孜别克的居民:阿克·塔乌林和喀拉·塔乌林。这位受人尊敬的米尔扎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阿克·塔乌林和喀拉·塔乌林或白山派和黑山派是一直存在到现在的宗教派别之名称,而不是种族的名称。瓦坦斯先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在概述他向麦加朝圣者收集的情况时说道,东土耳其斯坦的土著居民包括二支乌兹别克人,即喀拉·塔克和阿克·塔克(瓦坦斯《关于中国鞑靼和和田的回忆》,《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杂志》,1835年,四卷,661页)。——作者

未经流血而占领了这个地区 ,并且通过对宗教的容忍 ,促进贸易 ,发展工业和科学 ,奠定了这个地区高度繁荣昌盛的基础。后者大行劫掠和破坏 ,在几个月之内 ,如果不是永久地 ,也是长时间地毁灭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人在一百七十年里所创造的成果。

我们在阐述喀什噶利亚的早期历史中 ,将会看到 ,这个国家在造成这次严重破坏的全部不幸之外 ,还遭受了形形色色的穆斯林圣徒和奇迹创造者们的侵犯。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宗教狂热、伪善和宗派观念 ,是直到最近延续不断地发生新的灾祸的原因。

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喀什噶利亚的历史 ,记载了两个宗教派别之间一场未曾间断的内战。这场内战时而被中国人 ,时而被邻近的游牧民族所利用来把这个地区占为己有。最后 ,十九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 ,以喀什噶利亚为一方 ,以中国人为另一方的为独立而进行斗争的终止。有几次 ,喀什噶利亚人在从西土耳其斯坦来的穆斯林冒险家的支持下占了上风 ,几乎消灭了最后的一名中国驻军和中国居民 ,而每一次中国人都重新以丝毫不变的忍耐力去赢得胜利 ,并用一系列的死刑和苛捐杂税来表明他们重新掌了权^①。

十五和十六世纪 ,秃黑鲁·帖木儿汗的许多后裔曾经统治过喀什噶利亚。这些继任人的统治之所以闻名于世 ,仅仅是由于他

① 现在 ,在我们写到这里时刻 (1877 年 1 月 21 日 ~ 2 月 2 日 ,在距喀拉沙尔要塞四十俄里的库尔勒镇) ,在几百俄里之外的托克逊和乌鲁木齐之间 ,中国军队和喀什噶利亚军队面对面地严阵以待。前者已经取得了几次胜利。玛纳斯和在乌鲁木齐城已经被攻克。它们的几万居民遭到杀害。一开春 ,很可能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另外一些城镇 ,诸如吐鲁番、库尔勒和库车。因为“毕条勒特”的软弱的军队 ,不能抵抗天朝派来的同他们对阵的数万军队。如果俄国不出来干涉并结束这场流血冲突的话 ,我们很可能如同我们在十二年前目睹过在塔城和固勒扎几十万人丧生情况一样 ,再次看到喀什噶利亚牺牲数以万计的生命。——作者

们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不停地互相撕打。喀什噶利亚曾经几次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它们的首府分别设在喀什噶尔和阿克苏。这些蒙古种族的汗王们的势力,并不十分持久。因为他们往往实际上处于乌兹别克汗的附庸的地位。这时期,乌兹别克汗统治着布哈拉、撒马尔罕、浩罕和塔什干。乌兹别克汗在西土耳其斯坦的权力的增长,总是意味着东土耳其斯坦蒙古诸汗的权力的削弱。天山地区的游牧部族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蒙古诸汗们之间的内部纷争,干涉他们的内战,在其中支持一个或另一个王位觊觎者的大业。这些游牧部族不满足于对喀什噶利亚的劫掠,他们还会一直深入到浩罕和塔什干进行袭击。这些事实给乌兹别克人提供了干预东土耳其斯坦事务的借口。情况正是这样,他们在十五世纪,打着惩罚蒙古游牧部族的幌子,从撒马罕派遣一支军队,占领了喀什噶尔。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中,统治着喀什噶利亚的所有成吉思汗的后裔里,没有一个人的朝代比苏丹赛义德的更为驰名于世的了。他不仅征服了天山以北的游牧部族,而且还把他的南部和西部的边界推进到克什米尔和巴达克山的边缘。除此之外,他在1531~1533年,还率领五千人征讨了西藏。冬天的到来,使苏丹赛义德不得不停止前进。因为他无法解决他的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他派的儿子伊思坎达尔带领四千人到克什米尔的冬季宿营地,而他本人却和其余的一千人留在巴尔迪附近。夏季到来时,苏丹赛义德再次和他们的军队会合,继续向拉萨进发,并占领了该城。他在返回他的首府途中,距喀喇昆仑山口不远的地方死了。空气稀薄是他致死的原因^①。这是一场圣战,也就是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这一战役成了这一时期在喀什噶利亚的两个宗教派别的头目,也

① 贝柳:在他执政统治时期,米尔扎·穆罕默德·海答尔撰写了喀什噶利亚的蒙古诸汗的历史,他把这一著述称做《拉希德史》。——作者

就是和卓们挑起的无休止的战争的开端。

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成了许多靠传播伊斯兰教义,并为自己谋取圣人和奇迹创造者的桂冠的宗教人士们,学习和深造的中心。十五世纪初,这些中心所发展的狂热和伪善,传到了喀什噶利亚。

尽管穆罕默德的教义在八世纪就传入了东土耳其斯坦。然而那仅仅是阿拉伯人短暂统治时期内,一种极端狂热的类型。而后来,特别是在蒙古诸汗统治东土耳其斯坦时期,这个地区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使诸如卢布鲁克(1254年)^①、马可波罗(1280年)和鄂本笃(1604年)这样的欧洲旅行家大为震惊。后面提到的两个人,是严格坚定的传教士,他们甚至对他们所观察到的喀什噶利亚居民道德的松弛感到惋惜。

这些旅行家中的第一人曾经到达罗布泊的北部,喀拉沙尔的地界。根据他的记述来看,这里居住过当时处于蒙古部族统治下的维吾尔人。维吾尔人自身是偶像崇拜者。不过在他们的城镇里,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人还肩并肩地和萨拉钦派分子(穆罕默德信徒)住在一起。聂斯托里教派的人,甚至在他们的教堂里^②都使用维吾尔文字。卢布鲁克继续告诉我们,他走访聂斯托里教派人的村庄时的情景。他和他的旅伴们在那里走进教堂,兴高采烈地大声地唱了“萨尔富芮齐纳”(基督教的一种赞美诗——汉译者)。马可波罗也提到在同一时期内,这个地区曾经盛行过三种宗教,即: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③。他甚至向我们保证,他访问

① 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在他为里特著述的《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所做的注释,428页)说卢布鲁奇斯特的本名是卢布鲁克。——作者

② 里特著《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161页。——作者

③ 见里特所著《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164页。——作者

叶尔羌的时候曾和一位天主教的主教住在一起^①。

我们在帖木兰的儿子沙哈鲁执政时期派遣到中国的一位使节的记录材料中,看到了当时对宗教的宽容的例证。

这位使节 1420 年曾在哈密城亲眼看到和异教徒的寺庙^②并列的几座漂亮的清真寺。

十五世纪,著名的穆斯林教派的宗教师和预言者开始从西方涌入东土耳其斯坦。在伊斯兰教的这些杰出人物出现的同时,狭隘的偏见取代了宗教的宽容,发生了几场血腥的战争,而喀什噶利亚和中国之间战争的孪生物——经济瘫痪,又使喀什噶利亚陷入目前的可怜的境界。

十五世纪初,有一个赛义德和穆罕默德的后裔,布哈拉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玛哈图木阿杂木和卓到过东土耳其斯坦的主要城镇^③。他获得了喀什噶尔汗的保护,得到汗王赠送给他的巨额财产,另外还赢得人民的普遍敬重。在汗和人民的眼中,更重要的是阿杂木的两个儿子——伊麻木·卡连和伊萨克·瓦伊尔和卓。他们成为了回教徒的宗教保护人,奠定了和卓们在东土耳其斯坦的重要地位。

这两人都被一群追随者和狂热的苏菲(卡伊夫)、杜万以及托钵僧和世俗的弟兄们所包围。这两兄弟的宗教主张,实质上只有微小的差别,然而却形成了两大宗教派别。伊麻木·卡连的追随着自称为伊希克牙,而伊萨克·瓦伊尔的追随着自称为伊萨克牙。

① 贝柳。——作者

② 瓦里汗诺夫: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61 年,第三卷,34 页。——作者

③ 见格里戈里耶夫著《米尔扎·谢木萨·布哈拉的编年史》1861 年,34 页;也可参见瓦里汗诺夫刊登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61 年,第三期 34 页。——作者

后来,前者被称为阿克-塔乌林(这些派别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已经丧失了先前的重要意义。

很快地这两派的头目就不满足于精神的势力,而开始追求政治权力了。为此目的,他们不仅把整个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且还出于个人的动机,把这个国家首先送到准噶尔人手里,其后又送到中国人手里。

和卓们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和他们施展的阴谋诡计是从阿帕克和卓成为白山派头目的时候开始的。

阿帕克和卓作为宗教教师和圣人的浩大声望,不仅把东土耳其斯坦,而且还把西土耳其斯坦的青年吸引到他身边,甚至从河中地(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方——汉译者)来的一些统治阶层的人物也都成为了他的信徒。阿帕克和卓作为宗教庇护者的声望,直到现在在喀什噶利亚依然如故。因为,每年都有许多他的崇拜者到距喀什噶尔几俄里路的他的墓地去朝拜。

阿帕克和卓的宗教声望在喀什噶利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当地的统治者是成吉思汗的末代子孙伊斯玛依勒汗。这位新统治者是一位狂热的黑山派成员。他因为不能容忍阿帕克和卓所享有的声望,就千方百计想把阿帕克和卓驱赶出喀什噶利亚。被触犯了阿帕克和卓不失时机地进行报复。他到西藏并晋见了达赖喇嘛^①,取得了达赖喇嘛的保护,还得到这个穆罕默德教真正的敌人的支持。此外,阿帕克和卓还纯粹出于个人的目的,把他的故土置于准噶尔人的统治之下。准噶尔人在1678年占领了喀什噶利亚,统治那里达七十八年之久,也就是直到中国人取代他们的时候为止。而中国人也是被一个白山派成员,一个钻营个人私利的博罗尼都请进来的。(我们在此应该记住,准噶尔人或喀尔木克人自称为蒙古族之一支,住在伊犁河、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和两个裕勒

① 住在西藏首府拉萨的整个亚洲佛教徒的精神领袖。——英译者

都斯河流域。)

十七世纪之初,准噶尔人利用蒙古族在中国的元朝的覆灭而结成联盟,推举绰罗斯家族的汗王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为首领。噶尔丹把蒙古的一个分支厄鲁特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此后,准噶尔人有一时期自称为厄鲁特,称他们的汗王为卫拉特(卫拉特不是汗王的称号——汉译者)。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执政时期,准噶尔人占有着庞大的地域,北部与西伯利亚接壤,东部与喀尔喀部落的蒙古汗统辖的领地相连,西部与吉尔吉斯草原相接直到巴尔喀什湖为止,最后,南部与东土耳其斯坦(沿库车、喀拉沙尔和吐鲁番这一线的城镇)相连。这时候,准噶尔人(喀尔木克人)分为四个部落,即绰罗斯人、土尔扈特人、和硕特人和杜尔伯特人。这些部落的划分一直保留到现在。每个部落由它自己的汗王统治,而归拥有至高统治权的绰罗斯汗统辖。

准噶尔独立地行使统治大权的时期和中国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然而,这些战争并没有妨碍准噶尔人把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并入他们的领地^①。

其后,中国人由于喀尔木克人的首领阿睦尔撒纳的背叛,利用准噶尔人发生内部纷争的时机,未经血刃就占有了上述地区。

准噶尔地区在绰罗斯汗们,尤其是在噶尔丹博硕克图执政的时期,非常繁荣。天山东部的河谷里丰美的草场上,布满了庞大的骆驼、马和羊群。这个国家的首府设在伊犁,汗王在那里管辖着他为数众多的游牧的臣民^②。

① 戈卢别夫《外伊犁地带》,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61年,三卷,106页。——作者

② 游牧的喀尔木克人划分为乌鲁思或部。他们夏季和冬季的牧场叫作斯托伊比什斯(游牧扎营地)。——作者

阿帕克和卓接受拉萨的达赖喇嘛的劝导 ,转而请求噶尔丹博硕克图帮助他反对对立派的头目、喀什噶尔汗伊斯玛依勒。噶尔丹汗立即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进行干预 ,而在 1678 年占领了喀什噶利亚。他任命阿帕克为他的代理人 ,而他自己却携带着喀什噶尔汗的家族作为俘虏 ,回到了伊犁河。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领略了噶尔丹的政治策略 ,因为他丝毫不改变喀什噶利亚的内部管理体制 ,而满足于这个地区每个月所交纳的四十万腾格现金的贡赋 (一年约 500 000 卢布或 62 000 英镑)。然而不久 ,阿帕克和卓就抛弃了他的世俗事物 ,为了洗刷他出卖了国家的污名 ,从乌什把伊斯玛依勒汗的兄弟穆罕默德·艾米尔请来 ,并宣布他为汗王 ,还唆使他解放祖国 ,把准噶尔人赶走。阿帕克和卓所策划的这后一次事件 ,也许给他的国家带来的灾祸比他第一次的背叛行为所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

艾米尔汗 ,的确 ,对准噶尔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 ,带走了三万名男、女俘虏和大量的牲畜和其他财产。但其后 ,他由于害怕奸诈莫测的喀尔木克人而逃到山区 ,并在那里被他手下的一个人所杀害。喀什噶利亚就又成了和卓们浴血斗争的舞台 ,直到中国人占领了这个地区后才暂时 (到 1825 年)制止了内战。

艾米尔汗死后 ,阿帕克和卓重新取得了世俗大权 ,然而他执政的时间不长。他一死 ,大权就落到他老婆哈尼木帕夏手中。她置身于狂热的托钵僧的包围之中 ,依靠这些人的帮助 ,杀死了阿帕克的长子并为她的亲生子玛哈氏夺得了最高统治权。然而不久 ,哈尼木帕夏成为她自己施展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死于托钵僧的屠刀之下。在这件事以后 ,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分别落到黑山派和卓达尼雅尔和白山派和卓阿合买特 (玛罕木特)的手中。这两人又浴血撕斗。最初 ,达尼雅尔求援于叶尔羌的一帮吉尔吉斯人 ,这一帮人的领袖是苏丹阿希木 ,有一个时期被立为叶尔羌的汗王。但是 ,后来他得悉准噶尔人在集结力量要报艾米尔袭击的仇恨 ,为了

博得他的敌国的欢心,他带领叶尔羌人倒向了向喀什噶尔进发的喀尔木克军队。达尼雅尔和他的新同盟者一起同喀什噶尔人打了几仗。喀什噶尔人战败了,不得不把城献了出来。准噶尔人这一次也同样地显示出他们是非常温和大度的征服者,未曾发现任何有关他们掠夺或屠杀他们的敌人的记载。他们占领了喀什噶尔城后,扶植了人民推荐的一个人为统治者,然后就带着阿合买特(玛罕木特)和卓及其家属和他的有权势的追随者们,同样的也带着达尼雅尔,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1720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死后,策妄阿拉布坦登上了准噶尔的王位。这位统治者委派达尼雅尔和卓去统辖喀什噶利亚六城。达尼雅尔回到叶尔羌后,就选定这个城为他的首府,并委派他所选定的人为各城镇的阿奇木。很可能,喀什噶利亚以“阿尔特沙尔”(维吾尔语,意即六城——汉译者)的称号而得名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这六城是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①。达尼雅尔和卓的长子作为人质留在了准噶尔宫廷。

噶尔丹策零登上了准噶尔王位后,达尼雅尔依然保持着他的统治权。所以黑山派和卓在喀什噶利亚的权势就确立起来了。达尼雅尔和卓死后,噶尔丹策零给他的四个儿子颁发了敕令,授权他的长子管辖叶尔羌,二子管辖喀什噶尔、三子管辖阿克苏、四子尤努斯和卓管辖和田。他以把喀什噶利亚分开的办法,减少喀什噶利亚对他的威胁。

尤努斯和卓是四兄弟中精力最旺盛,抱负最大的一个。他看出了准噶尔人的弱点,决心争取喀什噶利亚的独立。他立即着手积极准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阿克苏和乌什的阿奇木向准噶尔当局报告了尤努斯的准备情况,然而准噶尔人由于过分忙于内部

^① 后来,阿古柏在这六城之外加上了另一个城镇——喀拉沙尔。目那以后,喀什噶利亚被称为《哲德沙尔》,意即七城。——作者

纠纷,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无力挫败尤努斯的计划。

噶尔丹策零死后,他的家族中出现了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相互推翻对方的直接继承人^①而告终。噶尔丹的远亲,一个喀尔木克部落的首领阿睦尔撒纳打算利用这场纠纷攫取准噶尔的王位。因此,在投靠他的一些人的协助下,跃跃欲试以求一逞。事情进行得并不顺手,所以1747年,他和他的部落就宣布自己为中国的臣民。天朝的子弟们没有坐失准噶尔地区垂手可得的天赐良机。因而一支中国军队立即向那个地区挺进。随同中国军队前去的阿睦尔撒纳说服喀尔木克部落的头目们不加抵抗地投向了中国的怀抱。整个地区很快地就落入中国人的手里。准噶尔最后的一位可汗软弱的达瓦齐未加抵抗就逃到乌什,希冀受到那个城的阿奇木的庇护。而这个阿奇木正是不久前他亲自任命的。但是,感恩和高尚的品德,并不是我们写书的这一时代的政治演员中所常见的美德。所以,那位阿奇木把达瓦齐灌得烂醉,在这种情况下

① 我们将引述阿布拉莫夫先生的文章的以下段落,作为噶尔丹家族成员争夺最高统治大权所干的坏事的样板(《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汇编》:1961年,160页)。这是从中国人著述的题名为《西域闻见录》(靠近中国西部边境的一些地区的编年史)的译文中摘录的:“1745年9月,噶尔丹策零汗逝世。他的第二个儿子策妄·多尔济·阿扎·那木扎尔根据他的遗嘱规定,继承了王位,他立即杀害了他的年幼的弟弟策妄达伊尔。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喇嘛达尔扎惟恐遭到同样的下场,杀死了那个汗位的继承人,掌握了国家大权。喇嘛达尔扎的姐姐乌兰巴雅尔和他的丈夫反对他,也遭到杀害,我们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些厮杀事件是发生在几年之内的。1754年,汗的两个亲属,达瓦齐扣阿睦尔撒纳发起叛乱反对他。阿睦尔撒纳带领一千五百人于黑夜来到伊犁,在宫廷内杀死了喇嘛达尔扎。准噶尔人于是推举达瓦齐为汗(他是死者最近的亲属,而没有像阿睦尔撒纳所预料的那样推举他为汗。阿睦尔撒纳对此感到十分愤懑,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他归顺了中国并把自己的国家卖给了中国人)”。——作者

下,捉住了他并把他交给了中国军队的首脑。这时,和中国军队一起在准噶尔服役的阿睦尔撒纳制订了一个征服喀什噶利亚的计划。他决定不炫耀军事力量,而利用白山派和卓和黑山派和卓间的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准噶尔的最后一位可汗树立了黑山派的势力。因此,在阿睦尔撒纳实施这项计划时,黑山派的和卓们正在统治着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这两位和卓是尤努斯之子帕夏汗和加干和卓。阿睦尔撒纳获悉喀什噶利亚的人心倾向着白山派和卓时,他选中了这一派的一个人,他打算依靠这个人的协助轻而易举地占领这个地区。为此目的,并且在征得中国军队首脑的同意后,把喀什噶利亚的原统治者阿合买特和卓(玛罕木特)的儿子博罗尼都和霍集占邀请到伊犁河。

博罗尼都带领了由喀尔木克人、少数的中国人和东土耳其斯坦来的难民组成的一小支军队向阿克苏进发,而把他的兄弟霍集占留在伊犁当作人质。阿克苏的居民未经抵抗就向他投降了。他在这个城镇里扩充了他的军队之后,就向乌什进发。这个城镇的居民也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由伊犁到阿克苏有两条路可走,直达的一条经过穆扎尔特山口,另一条曲折些的路通向伊塞克湖的东北部,然后由乌什到阿克苏^①。可以料想到,博罗尼都是沿前一条道路,也就是经穆扎尔特山口,到达阿克苏的。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材料告诉我们,这次行军是在这一年的什么时间进行的。在这时候,叶尔羌和和田的和卓们已经风闻他们所仇恨的白山派的一位和卓占据了阿克苏城。他们就装备了一支相当大的军队去攻打阿克苏城。一路上,喀什噶尔城的一伙人,还有被邀请去参加攻打博罗尼都的一群喀拉吉尔吉斯人加入了这支军队。博罗尼都得

^① 现在,穆扎尔特山口已经遵照“毕条勒特”的命令予以封锁。而阿克苏和固勒扎之间的贸易就走另一条路了。——作者

悉黑山派和卓已做了布置和准备,就固守在乌什,不再继续前进。他的军队确实是远远不能和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和喀拉吉尔吉斯的联合部队抗衡的。他的部队包括库车、阿克苏、吐鲁番的五千穆斯林人和朵兰人,一千喀尔木克人和四百中国人^①。黑山派和卓们的那支军队到达乌什后,就准备围攻这个城^②。黑山派和卓们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派遣使者到博罗尼都处,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他们提出把阿克苏、库车和喀什噶尔诸城让给博罗尼都,而他们自己保留叶尔羌和和田。他们的意见是不同博罗尼都打内战,而要和他联合起来攻打伊犁。然而谈判毫无结果,于是军事行动开始了。

不久就显露出来,围攻者的营垒中,有不少人是倾向于让白山派和卓们回到喀什噶利亚的。总是为出价最高的人服务的吉尔吉斯人,可能为博罗尼都所收买过去。所以,他们在交战之初,就和大部分伯克以及他们的部队,倒向了被围攻的一方。黑山派的领袖和他们军队的残兵败将勉强地逃脱了生命。博罗尼都为这样轻易取得的成就所鼓舞,而向喀什噶尔城挺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城镇^③。黑山派领袖跑掉了。博罗尼都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不长的时间,就委派吉尔吉斯人卡比德为这个城的统治者,接着就

① 瓦里汗诺夫,见三卷 41 页。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多杜伦人或朵兰人。这些人现在住在玛喇尔巴什要塞附近地区。——作者

② 瓦里汗诺夫的著述内提到,这些军队由喀什噶尔经阿克苏和科克沙向乌什进发。这不大可靠。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他们选择的道路是由科克沙尔经阿图什和柯坪的山路。前不多时,瓦里汗诺夫本人还说,他猜想和田和叶尔羌的军队向英吉沙推进,在和该城的一伙人联合起来后,就经阿图什,沿奥什的大道行进了。——作者

③ 瓦里汗诺夫说,白山派和卓在喀什噶尔非但没有遭到反对,而且还受到人民兴高采烈的欢呼。人们站在城门口,敲打手鼓,吹奏乐器。——作者

去攻打叶尔羌城。在阿睦尔撒纳派遣到博罗尼都那里的喀尔木克人和中国人中,留在他身边的前者有六百人,后者有二百人。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这时期叶尔羌的统治者是一位黑山派和卓。这人名叫加干。他由于心地仁慈,性格高尚^①,而对他的臣民所爱戴。叶尔羌的居民与其说是出于宗教信仰,毋宁说是出于对这位统治者的忠诚感情,而下定了英勇抵抗的决心。

博罗尼都一面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加干那里,以阿睦尔撒纳和博格达汗^②的名义建议他投降并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个臣民,一面逼近了叶尔羌城。使臣们在被引见加干之前,被迫要拜倒在这位统治者府邸的门槛上。这位和卓对向他提出的建议的答复是,他身为穆斯林人的一个统治者,他和不忠于教义的人,除了进行一场“卡扎瓦特”^③之外,不能发生其他关联。那时开始的军事行动,胜负虽然还没有见分晓,但被围困的人似乎胜利在望。于是博罗尼都重又诉诸他曾在乌什施展过的手段,就是贿赂。在宫廷教士中占显赫地位的两个人,即伊希克·阿夏·尼牙孜和阿叙尔·哈孜伯克,通过许愿的办法被收买了过来,而参与了一场有利于博罗尼都的密谋。在一次从城里发起的四万人总出击的战斗中,包围者被打退了,胜利已经在握,这时那些共谋者们突然丢弃了他们的军旗往回跑,引起了最初的混乱,紧接着叶尔羌人的队伍就开始溃退了。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卷入战斗的吉尔吉斯人,这时向溃退的

① 生活在加干统治时期的一位当地作者把加干描述为鼓励科学发展的人,并把他的执政时代和米尔扎·侯赛因的执政时期相提并论。——作者

② 给予中国皇帝的一种称号。——英译者

③ 或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卡扎”是一种头衔(表示“破坏着”),只有同异教徒打过仗的人才可沿用”。《皇家地理学会杂志》,十一卷,1870年,73页,注释。真正的“卡扎瓦特”是掠夺性的宗教战争。这个概念是乌浒河或天山以北地区的中亚细亚人使用的。见J. M. 特浩特少校所撰写的《东土耳其斯坦记事》。——英译者

人发起了冲锋。一片慌乱。整个人群涌进城门,而大部分被包围者死于非命。加干和卓在这次战斗之后,于夜晚逃离该城。第二天,居民们给博罗尼都打开了城门。逃跑的被围困者遭到追击,被追上后,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被捕获并押解回叶尔羌,在那里被处决。

对中国人表示忠诚的这些白山派和卓们凭借这一场血腥的战争,在喀什噶利亚重新确立了他们的统治权。其结果是中国人得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在不出几年时间内,获得了对这两个庞大的国家——准噶利亚和喀什噶利亚的统辖权。

然而,中国当局由于没有在这些国家里驻扎适当数量的军队,所以,他们在准噶利亚和喀什噶利亚所享有的占有权也很不牢靠。1757年,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地区,博罗尼都在喀什噶利亚,发起了反对他们的暴乱。

曾把他的国家出卖给中国人的阿睦尔撒纳不久就意识到他的这种行径只不过是使他能够把这个国家拿到自己手中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他准备一有机会就设法摆脱中国人的约束。阿睦尔撒纳利用中国人的大部分军队撤回中国的机会,决定起来反对他自己引来的那些敌人,并自立为汗。他的计划成功了,因为五百名中国人连同他们的首领们被他们所消灭。喀尔木克人承认他为他们的可汗。但是,第二年,这位新可汗听到有一支新的中国军队来征讨他的时候,自知无力保住他的王国,所以,经过吉尔吉斯草原,跑

到了西伯利亚。他在那里不出一年,就患天花死去^①。一支中国军队未遭抵抗就再次占领了准噶利亚。也许,他们认为他们在准噶利亚的统治之所以不稳固,是因为这个地方未经任何流血就归他们所有了。所以,1758年博格达汗以一些无足轻重的局部暴动为借口,派遣了三支军队,在兆惠和富德统领下去消灭准噶尔人。这样,就开始了那场不分年龄和性别的对喀尔木克人的可怕的大屠杀。大约有一百万人在这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中^②死去(一百年以后,就在这同一地区,在东干人的暴乱中,大约有五十万中国人、索伦人、锡伯人和喀尔木克人遭到屠杀)。

准噶尔这个国家现已不复存在了。只有喀尔木克部落的一小部分杜尔伯特人得以幸免。这个一度富饶的国家的其他居民都惨遭杀害。只有极少数的人逃到了吉尔吉斯草原。也许还有一万帐篷的人在苏丹·台吉·策零的率领下逃脱了毁灭的命运。他们跑到伏尔加和俄国的喀尔木克人汇合了。准噶利亚已分割为七个地区。其中,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库尔喀拉乌苏构成伊犁省。巴里坤和乌鲁木齐划入甘肃省,其他两个区——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为单独的行政体制^③。中国人在准噶尔汗住地的遗址修建了固勒扎城,并把蒙古部族的军垦移民——满洲边境的绿旗士兵、锡伯

① 戈卢别夫先生说,(《伊犁边区概要》,1861年,第三卷)许多土尔扈特喀尔木克人问他,“我们的阿睦尔撒纳会很快地就回来吗?他很早就去请求白沙皇协助我们打中国人了”。这个叛卖了他的祖国并且是他的几十万同胞遭到毁灭的主要祸根的阿睦尔撒纳却仍然作为将要重新解放他们的英雄人物而活在人民的心里。这个事实说明,那种原始人民对他们的自称的恩人具有颇像孩子般的信任感的特征。——作者

② 阿布拉莫夫,《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汇编》,1861年,第一卷,122页。——作者

③ 戈卢别夫,《伊犁边区》,《皇家地理学会汇编》,1861年,第三辑,107页。——作者

人、索伦人、达呼尔人迁入这一地区。罪犯和在中国没有土地的流浪汉也迁居到这里。中国人把称作“东干”人^①的回教徒从他们的西部省区甘肃和陕西驱逐到准噶利亚，很可能正是这一时期的事情。除此之外，在1771年，那些曾在十六世纪初随同和·鄂尔勒克汗

① 在《东土耳其斯坦概要》，1867年，第五卷，刊载着海因斯先生写的关于《西部中国东干人的叛乱》一篇有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认为，最早居住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是突厥族的一支，维吾尔人或回鹘人。他断定这些人就是东干人，其人数为三千万。他们的首府设在喀拉沙尔，在那以前称之为浩田（音译——汉译者）。中国人发起征讨维吾尔人的战争始于七世纪的唐朝。他们在八世纪征服并推翻了浩田。后来，也就是在八世纪和九世纪，有一百万户维吾尔人被从甘肃省和陕西省驱赶到准噶利亚。维吾尔人开始时，是狂热的佛教徒，十四世纪，他们逐渐地接受了从东土耳其斯坦传来的回教教义。

海因斯先生关于东干人和维吾尔人是同一种族的假定是毫无根据的。除了这个问题已为现代的研究者所解决了以外，我在承认中国人确实曾经把一部分维吾尔人赶入他们的西部省区的同时，还推测东干人这一名称仅仅指的是大部分和中国人通了婚的那些被流放的维吾尔人。东干人这一名称指的决不是留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人。现在，在喀什噶利亚各个城镇中，存在着一种共通的十分相似的脸型。这些人是蒙古和突厥，也许是和突厥血缘占优势的印度-日耳曼的混血种。喀什噶尔居民和田居民、和田居民和阿克苏居民是分辨不出来的。在阿克苏，蒙古族的特征比较明显。东干人们原有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东干人只是在上一世纪的中期，随同汉人一起，来到喀什噶利亚的，东干人中，汉人的血统特征极其明显，以至于在几百个当地人中可以毫无差错地认出一个东干人来。——作者

①到俄国去的喀尔木克人的大部分回到了喀什噶利亚。最后,中国人在和东土耳其斯坦发生的一次冲突中,把这个地区的部分居民赶到了准噶利亚。这些人在那里被称为塔兰奇人②。中国人在征服了准噶尔之后,立刻调转军队征讨喀什噶利亚,其目的是镇压那里的叛乱,或正确地说要征服这个地区。这是因为博罗尼都带领着数百名的中国人和喀尔木克人进行的征讨,没有能够迫使这个地区的居民永久地承认他们所憎恨的中国人的统治。

伊犁地区的统治者兆惠刚一听到喀什噶利亚发生叛乱的消息,立即从伊犁城带领一支有两千喀尔木克人和少数满洲人以及东土耳其斯坦人的分队越过穆扎尔特山口,到达库车城。这个城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次激烈的抵抗,所以从伊犁派来的那支小小的部队就不得不毫无成就地回去了。兆惠这次又调遣一支由满洲人和汉人组成的一万人的新部队经由吐鲁番到达库车城。另一方

① (十七世纪,喀什木克人的一部分——土尔扈特部落,随同他们的和·鄂尔勒克汗逃到俄国,并在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定居下来(戈卢别夫,《外伊犁边区》)。他们成了俄国的臣民,而他们的军队参加了攻打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战争。这些喀尔木克人和准噶利亚的他们的同族人保持着联系,并且记忆着他们的故乡的广阔富饶的牧场,或许还经常想到要返回准噶利亚。终于,有一位在中国人屠杀喀尔木克人中侥幸地逃出了虎口的王公说服他们逃离了俄国。因而,在1771年,大部分居住在伏尔加河的喀尔木克人,在渥巴锡汗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俄国政府下令追击他们。但是由于追击不得力,这些喀尔木克人得以返归旧地,然而,他们又面临另一个敌手,吉尔吉斯人紧紧地追赶他们,和他们一起到达了巴尔喀什湖并彻底击溃了他们。他们之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到达了准噶利亚,而三分之二的人死在了途中。至于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终于也成为了泡影。他们进入故乡的边界之后,不得不承认了中国人的统治权,——作者

② 根据瓦里汗诺夫的著述,中国人招收了七千穆斯林人去耕种国家的领地。——作者

面,叶尔羌的和卓给库车人派去了一支有一万人的精锐的增援部队^①。中国人赶跑了增援部队之后,包围了那个城镇。他们把坑道推进到距库车城一华里(大约200俄丈或460码),足以发起进攻的地方。这时被围困的人突然地放出一些水来,淹死了中国军队的十名军官和六百名士兵。当时,围攻者的处境确实并不十分美妙。他们曾想解除围攻。然而,和卓逃离库车帮了他们的忙。这个城的居民在和卓逃走之后,不想作任何进一步的抵抗就打开了城门。尽管这是自发性的投降,然而胜利者进城后大约屠杀了一千名库车的士兵。中国的乾隆皇帝接到中国的指挥官放走了犯了罪的和卓,并且屠杀了一部分投降的人的报告后,就下令处决这个指挥官。与此同时,还命令伊犁将军兆惠和他的同僚富德带领新的部队去征讨喀什噶利亚。虽然他们的军力不足,他们的作战计划制订得很不好,然而中国人的行进速度很快。兆惠抵达阿克苏占领了该城后,就带领两千名由索伦人和满洲人组成的精锐骑兵进逼叶尔羌^②,并命令他的同僚富德率领步兵紧随在后。和卓带领一万人从叶尔羌出发,击败了中国人,迫使他们仓促地退回阿克苏,在那里度过冬天。兆惠得到从中国来的追加的增援部队后,

① 里特(《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25页)说,叶尔羌和卓(博罗尼都)派遣一万人的精锐部队去增援库车城。而这支部队是从叶尔羌沙最捷近的路穿过阿克苏草原去的。在格里戈里耶夫的评论中(见同一汇编516页)提到,在库车和阿克苏之间有两条路。最捷近的是穿过伊古尔拉曼村的一条,仅有一段横在路中需涉水而过的地方。另外一条是通过克孜勒沙地的主要道路(见克拉普罗斯的《斡齐尔戈壁》),这条路不能回避穿越“北山”的道路。

我们还没有收集到有关这两条道路中的第一条的充分精确的情报。他们告诉我们,不能骑着马从库车径直抵达叶尔羌,而必须经过阿克苏到玛喇尔巴什,而从玛喇尔巴什有两条路直接通向叶尔羌和田。根据我们的情报,上面提及的第二条道路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作者

② 很可能经过玛喇尔巴什要塞。——作者

第二次进逼叶尔羌城。这一次未经战斗就占领了那个城镇,那位和卓在他的部属的陪同下逃到了和田城。兆惠在他呈报博格达汗的奏折里说,叶尔羌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中国人,他们带着茶点走了出来。“我所走过的所有的街道”,——那位中国指挥官继续写道,——“跪满了人。我频频向人们说些鼓舞的话,竭力向他们解释,只要从今以后,忠实于陛下的统治,他们就会得到无限的幸福。在此同时,我还向他们保证,不干涉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兆惠所说的中国军队进城后,居民们高兴的话是令人怀疑的。这可从居民们跪在地下迎接中国人的这一事实看出来。如果说,居民们感到十分不安,担心他们也会遭到和准噶尔或库车居民同样的命运,就比较真实了。他们所以下跪是想博得征服者的欢心,希望征服者也许可以因此频频向他们报以鼓舞的话语)。

兆惠从叶尔羌继续向和田挺进,霍集占(博罗尼都的弟弟)前来迎战,但为兆惠所击败,而不得不逃遁。和田城未经战斗就投降了。兆惠派他的同僚富德从和田向巴达克山方向进发以便追捕那些和卓们。他自己却向喀什噶尔进发,也未经血刃就占领了它。富德追上了那些和卓们,并且彻底击溃了他们的一伙追随者。在战斗中,杀死了四个和卓,俘获了两个。只有博罗尼都的儿子萨木萨克或萨阿里和卓逃脱了。

这样,中国人在1758年内,征服了喀什噶利亚。对他们所进行的软弱的反抗表明它的居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勇气是多么样的微弱,也表明那里的居民对和卓们的统治是多么样的不满。可以认为不经战斗就把数座大城池交给他们的敌人的人民,指望以屈服于令人憎恶的异族统治,来换取安定的生活——喀什噶利亚居民长期来未曾领略过的一种安定的生活。

对这个不幸的国家来说,幸运的是,中国的指挥官兆惠采取了温和和贤明的政策,减轻了加诸于它的人民的异族统治的重担。他在1758年9月13日从喀什噶尔附近的军营上呈乾隆皇帝的奏

折是一个范例。它的抄本被发给所有的中国官员以指导他们的工作。这个奇妙的文件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中国人所目睹的喀什噶利亚的情况。因此,我们摘录了它的一部分^①。

从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英吉沙、阿克苏和库车等六个城镇以外,中国人认为还有十三个小城镇和一万六千个村庄和农舍。

中国官员核实的喀什噶利亚人口统计数字表明,除了随同和卓们逃跑了的那些人和被充军伊犁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万二千政治犯以外,在里特《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和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对该书的注释里,开列着下列数字。这些数字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能够得出喀什噶利亚居民和纳税人的约略数字:

第一 根据 1778 年出版的《西域闻见录》(齐姆科夫斯基译),喀什噶尔地区纳税者为一万六千人、叶尔羌地区为三万二千人,也就是在总计八万户或四十万人中,有四万八千人交纳赋税。

喀什噶尔地区上交的赋税为三万六千两银子、一万四千袋粮食、一万段大布。叶尔羌地区上交三万五千三百七十盎司的银子,三十盎司的黄金,商品税一千六百四十九盎司的银子,五万七千五百六十九段大布,一万五千斤,合一千四百三十二袋粮食(此数可能不准确——汉译者),一千二百九十七根细绳,三千斤铜(根据齐姆科夫斯基先生的见解,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征收的货币赋税是用来维持军队的)。

第二 根据齐姆科夫斯基的材料,喀什噶尔有驻军一万人,阿克苏有驻军三千人。

根据 1812 年到过这个地区的米尔·乌则特·乌拉的著述,叶尔羌有四万纳税人。喀什噶尔城每月上交的税款总计达六千腾格(约六百卢布或七十五英镑)。这同一著述还告诉我们,喀什噶尔驻防军有五千到六千人,叶尔羌有二千人。

① 里特著《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263 ~ 269 和 521 ~ 525。——作者

第三 就我们从到麦加去朝圣的人 (1835 年)那里搜集来的材料看 (应该极其谨慎地对待这类情报) ,喀什噶尔城的人口为一万六千人 ,叶尔羌城为三万户 ,二十万人 ,和田城为七十万人。整个地区的居民是二百五十万人。由于和浩罕的关系不友好 ,喀什噶尔的驻防军曾增加到八千人。叶尔羌有驻军二千人。在赶集的日子里 ,有二万人挤到城里来。和田地区交纳的赋税比叶尔羌地区要多。

第四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 ,公元前三十年 ,喀什噶尔住有一千五百一十户或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七人 (根据其他文献达十万人)。喀什噶尔当时被称为疏勒。

公元前一世纪 ,和田城有三千三百户或一万九千三百人 (根据其它材料 ,三万二千户或八万三千人)。和田城的驻军是二千四百人 (根据其他文献 ,该城驻军有三万士兵) ,喀什噶尔的驻军为二千人。

第五 根据其他文献 ,阿克苏居民有二万户 ,乌什一万户 ;吐鲁番三千户或二万人 ;布古尔初时为二千户 ,但在 1778 年下降到五百户 ;库车 ,一千户 ;沙雅城 ,七百户 ;拜城五百户。根据同一文献 ,库车居民交纳的赋税如下 :粮食二百袋 ,铜一千零八十斤 ,硝石二百斤 ,硫磺石三百斤。——作者

喀什噶利亚大约有五万到六万户。

喀什噶尔地区 ,只有大约一万六千户 ,十万人。整个喀什噶利亚的居民达三十七万五千人。喀什噶尔城周围不超过十里 (大约 4 俄里 ,或 $3\frac{2}{3}$ 英里)。这是一个非常贫穷而荒芜的城镇 ,仅有两千五百户。在喀什噶尔迤东、阿克苏和乌什的方向有三座城池 ,牌素巴特 (今伽师县——汉译者) ,牌奈克 (?)和阿图什。还有两个叫作波赛古甫和英阿瓦特的居民点。所有这些居民点的总人口是六千户。

喀什噶尔迤西 ,住有安集延人的布鲁特 (野吉尔吉斯人)。靠近安集延有西阿图什、乌帕尔、塔什米里克、赛拉木和托古扎克等村。在喀什噶尔迤南到叶羌尔的路旁有两座城池 ,英吉沙和卡里克 (可能是卡尔噶里克 ,即今叶城之误——汉译者) ;两个居民点 ;托格逊和卡帕尔斯卡 (?)。所有这些地方 ,共有居民四千到四千一百户。

喀什噶尔的北面 ,住着布鲁特人。在到达他们的居民点以前 ,必须通过阿尔古城 (?)和库尔干村。这个村有八百户居民。

据兆惠看来 ,连绵不绝的内战把喀什噶利亚弄得十分贫穷 ,以至于在最后一位和卓统治时期 ,它向准噶尔人只交纳了两万盎司的白银和两千五百六十四巴特曼^①的面包^②。兆惠发现喀什噶利亚的土壤并不肥沃 ,平均收成为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二分之一就算作好收成 ,八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算作坏收成。

乾隆皇帝收到战争已经幸运地结束的奏折后 ,亲自就这件事撰写了一些诗文 ,并命令把这些诗文转发给各个官府。和卓的头颅送到了北京 ,放在铁笼子里示众。

① —巴特曼等于十俄制磅或大约同等数量的英制磅。——作者

② 向准噶尔人上交赋税减少的原因 ,应归咎于准噶尔对喀什噶利亚统治的削弱。——作者

参与战争的人们得到了丰厚的奖赏。兆惠被提升为洪阿或五等王公(宗室公品级——汉译者),并且规定他享受皇族王公所享受的一切礼遇。富德受到其他奖励,其中一条是获准骑马进入宫廷。1760年颁发了这些赏赐。从这一年起,中国人和平地管理这个地区直到1765年,也就是占领这个地区的五年之后,乌什爆发了部分的叛乱时为止。乌什城发生暴乱的原因是中国人派放的官员们的横征暴敛和荒淫无度。这个城的阿奇木是来自哈密城的一个穆斯林。叛乱的锋芒是指向他和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的,对于前者是由于他横征暴敛和敲诈勒索,对于后者是由于他放荡的生活。

这个城镇的居民终于忍无可忍,拿起了武器,杀死了他们的阿奇木,消灭了那支小小的中国驻军的全体成员。

距离乌什最近的阿克苏的中国驻军长官卞塔海前去攻打暴动者们。这些暴动者们出来迎击并赶走了他。急忙从库车前去援助阿克苏驻军的中国长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喀什噶尔城的中国军队指挥官纳世通听到暴动的消息后就向伊犁开拔。他从伊犁派出了由一万名满洲人和汉人士兵组成的两个支队。这些部队通过穆扎尔特山口到达乌什并将这个城镇包围起来。

居民们拼死抵御。这个城镇经过三个月封锁之后,终于被攻陷。它的居民,遵照北京的命令被全部杀光。从其他地方迁来的人被安排在这个荒芜的城镇定居下来。

中国人为扑灭叛乱所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了它蔓延到其他城镇。对待乌什居民不分清红皂白的严厉措施,挫败了其他抱有相同意图的一些人的期望。然而,它却加深了他们对征服者的仇恨——而这种仇恨是被征服者不得不长时期地埋藏在心头的。

确实,在乌什暴乱之后,中国人和平地统治了这个地区达六十年之久。这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喀什噶利亚的地位已是不可

动摇的了,但是 1825 年,在喀什噶尔出现了一个名叫张格尔的和卓。他和一小撮人在短暂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把中国人在六十年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破坏殆尽。这个人使中国人在他们所征服的这个地区实施的管理制度的腐败性和人民对他们的征服者的憎恨暴露无遗。

就在亚洲被征服的地区建立行政管理体制这个问题,让我们尽可能详尽地探讨一下中国人在喀什噶利亚究竟解决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重复地指出,兆惠在被征服的喀什噶利亚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认作是很好的样板。这些措施如下:首先,答应人民不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接着是,惩治犯罪者,大张旗鼓地处死在押的和卓们。参与最后一次暴乱的主犯,被捕获的有一万二千五百人^①。这些人被作为政治犯发配到伊犁,他们在那里被转变为耕种官地的农民。和卓们和这一万二千五百人的相当大量的财产被没收充公。

中国人实施的后两项措施,实际上取得了双重的效果:(1)把居民中的最不安分的人从这个地区发配了出去;(2)他们成为相当可观的地产所有人了。而这些土地可以用来实现他们的殖民计划。最初,这类土地出租给一些个人。他们得向国家交纳收成的半数。

兆惠为了牢固地掌握住这个被征服的地区,向四面八方派遣了驻防军。不过,最初,这些驻军人数很少。例如喀什噶尔地区仅有四百五十满洲人和九百汉人士兵,在一些次要的地方,仅派驻一百名汉人士兵。在从中国来的新的增援部队到达后,驻防军的力量大为加强。居民们不得不供应军队的需要。国家按照市场价

^① 流放充军的人数约占三十七万五千居民中的全部男性成人的百分之十五。——作者

格,支付他们所供应物资的价款。

他们为了便于管理,把喀什噶利亚分为一些地区。最初,各个地区都由和卓时代的官员们留任。高级官员,由兆惠委派这个地区的当地人担任。然而,城镇的阿奇木却由北京任命。

赋税,无论征收的数量的办法都和和卓们当政时期一样。但是,那位中国的总司令在撰写的关于该地区通行的收税办法的奏折中,请求皇帝减少喀什噶利亚居民交纳赋税的数量,其理由是这个地区的人口锐减,人民贫穷。

兆惠为了恢复业已开始衰退到相当程度的贸易,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有一条是改革这一地区的币制。在喀什噶利亚,通行的仍然是和卓时期的货币。它包括一种相当于中国的两个铜钱的铜普尔,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这种硬币的一面铸有这位统治者的画像,另一面铸有从可兰经摘录的一句话。兆惠下令熔化他在喀什噶尔找到的一些报废了的炮,而得到七千磅的金属。他用这些金属铸成了五十万枚小钱,一面刻有乾隆通宝字样(乾隆的铜币),另一面刻有用阿拉伯文和满文书写的喀什噶尔城字样,北京采纳了兆惠的计划,并把它作为在喀什噶利亚全境推行的制度的样板。

中国人在该地区实施的行政体制的主要特点如下:

(1)不干涉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2)任用当地人分配和征收赋税并审判当地人。不言而喻,这些官员要服从中国高级官员的控制(实际上是非常软弱的控制)。(3)保持准噶尔统治时期征收的赋税标准。(4)由这个地区征收的赋税,只用于维持军队和当地行政管理的开支。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是怎样实施他们的这个方案的:

东土耳其斯坦被分为中国的两个省份:准噶利亚和喀什噶利亚。这两个省组成一个大区。在这联合省区的上面,设置了一位将军做为总督。喀什噶利亚分为六个地区(叶尔羌、喀什噶尔、英

吉沙、阿克苏、乌什和库车) ,这些地区组成一个省督管辖地 ,其长官是参赞大臣 ,他隶属于将军。

每个地区的首脑是办事大臣。他们隶属于参赞大臣。

不论居民和驻军都受辖于办事大臣。军台昂帮直接指挥军队 ,实际上 ,他是办事大臣的军事顾问。

每个地区的实际管理由阿奇木伯克负责 ,他们是由参赞大臣在当地人中挑选出来的。阿奇木职位的批准 ,要经过大量的官样文章。参赞大臣只挑选出所论及的这一职务的人选。下一步是将军把这一人选先报请北京的中堂 ,然后呈递宗第 (此系音译 ,所指不清——汉译者)考虑 ,最后呈送由十二人组成的理藩院 (英译文为 Lipaykoo ,可能是理藩院之讹误——汉译者)。理藩院根据具体情况批准和否决。

每个阿奇木伯克有一助手 ,叫伊沙噶伯克。每一个地区又分为几个区。每一个区有一个首脑叫米拉普伯克。这类官员由阿奇木伯克推荐 ,由参赞大臣加以任命 ,但是 ,要由将军正式批准。

每个米拉普伯克有一个明伯克作为他征收赋税的助手。喀什噶尔地区有十六个区。每个区都配备一个米拉普伯克。每个区管辖一个或几个村庄和与它相连的可耕地。

这些区是穆希、色满、库尔干、喀拉奇尔、托古扎克、塔孜洪、罕阿里克、克孜尔布伊、牌素巴特、洋阿瓦特、乌帕尔、塔什米里克、阿尔古、上阿图什、下阿图什、伯什克勒木。

每个区 ,根据它的大小 ,设一个或几个玉孜巴什 ,他们相当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阿克萨卡尔。在一些大的区 ,玉孜巴什可达五十人。玉孜巴什由米拉普挑选 ,经阿奇木伯克批准。玉孜巴什的助手是翁巴什 (或十户长)。这些人的使用也要经阿奇木伯克批准。最后 ,最低级的职员是阿嘎拉格齐。这是一种信差。

上述人员全部从当地人中挑选。每一个地区除了上述被任命的官员外 ,还有下列职务也是由穆斯林人担任的。

纳义布伯克和第万·拜格·伯克是阿奇木伯克的随从官员。这些人员的职位要比上面提到的胖色提^①高。他们被认为是伊沙噶伯克合格的候选人。

卡孜们是法官,而穆夫提是沙利阿特或宗教法规的解释人。

除了这些官职以外,每一个米拉普伯克的从属人员中都配有一名卡孜或一名穆夫提,一名拉义斯或一名穆赫特萨义布,或一些穆达利斯。最后一种人是学校的教师。

帕德夏-夏布(夜间之王)是巡夜警察的头目^②。

穆赫特萨义布或拉义斯^③是寺院、学校和公共道德的监护人。他的职务标记是一根皮鞭子。他有权用它来抽打各种犯罪的人,不论其年龄或性别如何。

穆塔瓦利伯克是管理寺院、学校和宗教机构的财产的人员。

毕条里尔伯克是征收各类商品赋税的人员^④。

克利雅拉克伯克是检查外国商货的人员^⑤。

阿尔巴布伯克的职责是供应带篷的马车^⑥、马和一般运载军队和公职人员的运输工具。他的业务是从居民手里征得需用的东西,并保证把这些东西再还到居民手里。阿尔巴布伯克的上司伊希卡乌尔伯克也负有同样的职责。

巴赫曼特是国家花园或葡萄园的监护人。

① 胖色提是一种军衔,它相当于管理五百人的队长。——作者

② 在浩罕汗国,这个职务叫做米尔·夏布。——作者

③ 和布哈拉的拉义斯职务相同。——作者

④ 换句话说,就是扎孕提税。——作者

⑤ 我停留在喀什噶尔的期间,人们朴实地向我讲述了克利雅拉克伯克的主要职责是从进口的商货中挑选出办事大臣愿意不花钱而接受的一切东西。——作者

⑥ 篷车。——英译者

库克巴什们^①和他们的助理达卡尔齐们主管灌溉事宜。

后来,中国人又增设了两个职位,相伯克,这是阿奇木伯克的第二助手;商伯克^②,这是负责向人民征集谷物的人。

中国人保持了喀什噶利亚向准噶尔人交纳的那些赋税;然而他们自己不参加编制纳税人的名册,只保留检查核实它们的权力。

编制纳税人名册,征集税款和把它们交给国库是米拉普伯克的职责。明伯克和玉孜巴什是他们的助手。有几个地区的游牧民不归阿奇木伯克管辖,而由比(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的一种官吏名称——汉译者)们管理。比们向他们征收赋税,并直接上交给办事大臣。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在这一特定时期内统治东土耳其斯坦的情况看来,很难对中国人所了解的喀什噶利亚实有居民数,或向他们交纳赋税的总额得出确切的概念。

然而,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根据已经出版的一些零星材料加以从现场收集来的情报,开列出各个地区的人口和他们所交纳赋税的总额。当然,这些仅是近似的数字,它们无论如何是低于实际数的。1760年到1825年这一时期,喀什噶利亚的人口是:

喀什噶尔地区 100 000 到 150 000 人。

叶尔羌地区 200 000 到 400 000 人。

和田地区 100 000 到 700 000 人。

阿克苏地区 150 000 到 200 000 人。

库车地区 25 000 到 50 000 人。

575 000 到 1 500 000 人。

上述时期内,居民每年交纳的赋税额如下:喀什噶尔地区,七

① 相当于塔什干的米拉比。——作者

② 在浩罕汗国称为安巴·拜格。——作者

万二千卢布 (9 000 英镑) ,十七万普特 (6 126 000 磅) 谷物 ;一万段大布 ,叶尔羌地区 ,八万卢布 (10 000 英镑) ,六万段大布 ,一千四百个羊毛袋 ,一千三百束绳子 ,三千斤铜 (110 普特 ,或 3 960 磅) ,一万五千斤棉花 ,库车地区 ,二万四千普特谷物 ,一千零八十斤 (27 普特或 972 磅) 铜 ,两百斤 (7 $\frac{1}{2}$ 普特或 270 磅) 硝石 ,三百斤 (11 普特或 396 磅) 硫磺。

喀什噶尔和叶尔羌两个地区的赋税共折为现金^①十九万卢布 (27 250 英镑) ,再加上阿克苏、和田、库车等地区大约二十一万卢布 (26 250 英镑) 的赋税 ,我们就得出平均四十万卢布 (50 000 英镑) ,或三十万卢布 (37 500 英镑) 现金和十万卢布 (12 500 英镑) 的实物赋税。

中国人把他们在喀什噶利亚征收的全部税款用于维持他们的驻军和这个地区的行政管理。

他们只从喀什噶利亚向固勒扎输出一些大布、铜、硫磺和硝石。^②

中国人驻屯在喀什噶利亚的兵员总数只能列出近似的数字。几个城镇的驻军人数如下 :

喀什噶尔 6 000 人到 10 000 人。

叶 尔 羌 2 000 人到 3 000 人。

和 田 2 000 人到 3 000 人。

阿 克 苏 3 000 人到 4 000 人。

其他地方 4 000 人到 5 000 人。

① 我是按照下述标准计算的 :一段大布 (6 到 8 俄尺或 4 $\frac{2}{3}$ 到 6 码英寸长) 价值三十戈比 (大约相当于英币 9 便士) ;一普特粮食 (36 磅) 价十戈比 (相当于英币 3 便士) ,一斤棉花 (约 $\frac{1}{2}$ 磅) 价十戈比 ,一斤铜价三十戈比。——作者

② 根据其他情报 ,他们还从喀什噶利亚输出金子和玉石。——作者

17 000 人到 25 000 人。

除了这些汉人和满人之外 ,还有征募的东干人部队 ,人数在一万到一万五千之间。所以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驻军共达两万七千到四万人。

中国军队的主要部分是配备着马和隧发枪的步兵。

这个地区行政管理人员中 ,只有中国官员才有薪俸。当地官员的薪俸由阿奇木伯克安排。许多当地官员得不到现金工资 ,只是临时享受一些被充公的土地上的收益 ,或是让别人无偿地为他们耕种土地。

中国人在对宗教持宽容态度的问题上 ,表现得人情味很足。在他们所占领的城镇里 ,清真寺可以和佛教的寺塔并立。他们不干涉毛拉们的人选 ,他们甚至留给当地人以全权。

中国人同样地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他们让喀什噶利亚人保留了穆斯林宗教法庭 ,并且不参与决定卡孜和穆夫提的人选。不过 ,他们保留了向穆斯林法庭派遣他们自己的法律解释人 ,以使他们的同胞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只有人民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那些官员们必须留长辫 ,穿中国式的服饰。然而 ,有一个例外 ,就是毛拉和卡孜可以不受这一规定的限制。他们穿他们民族的服饰。

中国人为了奖励献身服务的精神 ,把穆斯林中的高级官员提升为王和贝子。前者的帽饰上插一根孔雀羽毛和装在一个镶有宝石的顶子上的三眼花翎。所有的官员帽饰上都安有这种顶子。每个顶子都根据戴帽饰的人的职级而有所不同 ,这种标志有七个种类。第一种是用红宝石镶的 ,第二种是珊瑚镶的 ,第三种是青金石的 ,第四种是蓝玻璃的 ,第五种是绿玻璃的 ,第六种是玉石的 ,第七种是银子的。

所有穆斯林在街上遇到一位中国官员时 ,都要下马。

在办事大臣巡视城镇时 ,人民必须下跪 ,直到他走过时为止。

办事大臣走进一座宝塔时 ,全体穆斯林官员 ,都必须两臂折向后背 ,跪在入口处。阿奇木伯克也不例外。诡辩的中国人告诉那些官员 ,说他们不是向办事大臣下跪 ,而是向走进宝塔的博格达汗的代表下跪。这种宽慰是不够的。可以设想 ,中国官员强加在穆斯林身上的屈辱 ,逐渐地抵消了他们在管理制度方面所表现的美德。

关于死刑的问题 ,显然中国人在和平时期远非许多作者所多次描述的那样严厉。诉诸极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课刑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参赞大臣有权惩治除了官员以外的所有民众。办事大臣只有判处政治犯死刑的权力。遇到官员们犯了死罪的时候 ,根据法律 ,办事大臣必须呈报参赞大臣 ,而参赞大臣又得转报将军。只有将军才能下令处决。

但是 ,诡计多端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回避法律程序的办法。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有权贬黜除了一些高级官员以外的全体官员。因此 ,如果有一个官员犯了罪 ,他首先被贬黜 ,然后被按照通常的办法处决。

执行死刑时 ,有一套繁杂的仪式。

罪犯 ,不管他是按沙利阿特或是按参赞大臣的命令判决的 ,一律由士兵和人民群众押解到城镇的市场上。他双手缚在身后 ,被带到人群前。这时 ,刽子手走上前来 ,开始在罪犯的眼前磨刀。显然 ,在执行一切死刑时 ,都是这样安排的。当犯人正在双眼紧盯着那把刀时 ,另外一名刽子手悄悄地走到罪犯的身后 ,一斧头就砍下了他的脑袋。

除此之外 ,中国人对于某些罪行 ,处以所谓“公权的死刑” 。在一个大晴天 ,那个犯人被带了出来 ,经过各种仪式 ,然后让他靠在一棵树上 ,把他留在树上的影子刻画下来。在此之后 ,把罪犯带回他的家里。从那一天起 ,他就不再出头露面了。在经过这种处分之后 ,犯罪者的亲属在被问起那个犯人的情况时 ,就得回答说他

已于某某天死了。

我们对于有关中国人统治时期穆斯林居民的社会生活这一重要问题的情况,掌握得很少。1818年,一个穆斯林的旅行者米尔·乌则特·乌拉^①做了下述陈述:

“叶尔羌居民非常勤劳,他们大部分是商人、店铺老板和小贩。他们之中沦为奴隶的为数非常少。经常可以遇到患甲状腺肿大的人。这种病的起因是他们通常用葫芦喝的水。妇女,不分上层和下层,按照东方共同的习惯,都不用面纱掩面。”

喀什噶利业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相比,妇女们拥有较大自由这一点上,还有同一类型的其他表现。他说在一些古代的编年史中记载着,和田妇女,在五世纪—六世纪时,可以参加男人的社会活动,甚至在一些她们不认识的人来了以后,还可以留在那里。这同一编年史还告诉我们,和田居民非常讲究礼节,相互见面时,总是下跪施礼。

下面是摘自1778年北京出版的《西域闻见录》的一些有趣的记载。这些材料描述了中国观察家所看到的当地居民的特征^②。

“其人循谨,敬中国之人,爱戴官长,性懦弱,习技巧,尚宴会,妇人善歌舞,能百戏,如打斤斗,踏铜索诸戏皆有可观,但豪强兼并习染成风,伯克土霸日增其富,小户回子少有积蓄,辄为所咀嚼,以故人户虽繁,不能殷实,多贫乏之人,风尚淫佚,喜男色,有闽广之风。”

那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地理学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中国人在其占领的土地上所施行的管理体制——允许官员们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的管理体制——发出了一篇讨伐檄文。

我们将在下面阐述这种敲诈勒索,如何和其他原因交织在一

① 里特著《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101页。——作者

② 里特著《东部或中国土耳其斯坦》,61~116页。——作者

起,造成了中国人在这个地区的统治不稳定的局面。

根据中国人另一权威著述,“沙雅城(在库车城迤南)的居民极为吝啬、愚笨、爱好争斗。妇女以美貌出名,她们的肤色尤其鲜润。”^①

中国人征服喀什噶利亚和准噶利亚所得到的好处是,保障了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但最重要的是为中国货物,尤其是茶叶开辟了广阔的销售市场。

中国茶叶不仅开始普遍地为被征服的城镇居民饮用,而且还通过喀什噶尔镇大量地销售到浩罕、布哈拉,甚而阿富汗。

另外,中国人还垄断了喀什噶利亚贵重金属的开采业。例如,克里雅的官办矿场,每天雇用着三百人工作。

这个地区的安定,肯定地会促进贸易的繁荣和工业的发展。我们已经引述过他的著述的那位中国地理学者,热情洋溢地叙述了叶尔羌的集市。“八栅尔(意即集市——汉译者)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根据一位穆斯林商人的陈述,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中,由于中国人的统治,这个地区秩序安定,不像以前那样不停息地从事抢劫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所以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叶尔羌的贸易十分繁荣,其范围远远地超越了喀什噶尔。这个城镇广阔的集市上,出现了一些十分壮观的店铺,而这些店铺主要是中国商人开设的。为了接纳旅行者,还同样地修建了不少车马店。城镇里开办了十多所伊斯兰的高级经文学校。这些经文学校拥有大量的财产。除了一般的居民外,镇子里还住着一些和加菲里斯坦人以及巴达克山人做生意的阿拉伯人。

中国人深知和毗邻的中亚细亚国家进行贸易有利可图。他们背离他们传统的闭关自守政策,开放了喀什噶利亚和邻国之间的贸易。此外,他们的新省区缺乏牲畜的情况,促使他们鼓励不受他

① 里特著《东部或中国上土耳其斯坦》,173页。——作者

们管辖的喀拉吉尔吉斯人把牲畜赶到中国的领土上。

所有的外国人,即使是长期住在喀什噶利亚各城镇并带有家属的外国人,都被看作客人和旅行者,不让他们交纳任何赋税。

准备当作礼物的货物和输入的小量货物,都无需交纳赋税。

外国人赶来的牲畜(其中包括独立的喀拉吉尔吉斯人赶入的牲畜),交纳其价值的三十分之一的税款,与此同时,中国臣民的牲畜需交纳二十分之一的税款。内陆贸易不收税。

商人之间发生的纠纷,由商人们组成的审判团解决。

吉尔吉斯人分为一些部落。每个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阿克萨卡尔或长老,这些人是阿奇木伯克指派的。

那时候,喀什噶利亚的货币制度,是借用中国的。

雅尔马克或乔克是当时流通的最小的铜钱。五乔克相当于一个普尔或一个喀拉普尔,或一个黑钱^①。两个黑钱相当于一个铜钱。

五十个普尔相当于一腾格。这是一种实际上不存在的货币。一个普尔或一个黑钱等于五分之一戈比。一个腾格等于十戈比(大约3便士)。中国人用普尔或两计算他们的赋税。如果数量大的时候,就以元宝为单位。

一两等于一盎司白银。元宝是各种不同大小的银块。最大的元宝近乎 $4\frac{3}{4}$ 磅重。

白银的价值波动极大。在本世纪初,中国白银的价值大幅度下降。黄金以两或以索洛特尼克(约合两打兰)(它是旧俄重量单

① 最近,阿古柏开始铸造银腾格。这些银腾格值五十个铜普尔或二十五个铜钱。两个喀什噶尔腾格等于一个浩罕腾格,也就是布哈拉、希瓦和俄属中亚领地通用的一块硬币。一个喀什噶尔腾格等于二十个浩罕,或三十个塔什干乔克。一个四点七五磅重的元宝现在相当于一千到一千一百腾格。——作者

位 ,等于 4.266 克——汉译者)为单位计算。

中国人以斤为他们的重量单位。一斤等于一点五俄磅。粮食以袋或巴特曼 (相当于 12 普特 ,或 432 磅)或哈勒比尔 (拉伊谢特) (维吾尔语 ,一种筛 ,约合一至二升——汉译者)计算。我没有能够确切地查明现在这些计量单位是不是还在使用。一巴特曼或一袋谷物大约相当于十二普特。一哈勒比尔大约相当于一点五普特重^① (54 磅)。

棉花、铜、硫磺和硝石以斤计算。

里是衡量距离的标准。一里等于二百俄丈 ,而一阿尔申就是一俄尺 (28 英寸)。

① 现在 ,喀什噶利亚以恰拉克为干货的计量标准 ,一恰拉克小麦重二十四磅。一恰拉克玉米重二十六磅。一恰拉克大麦重二十五磅。称湿货以斤为标准 ,测定距离以“塔西”为标准。一“塔西”等于一万二千步。但是 ,“塔西”根据高度和计算人的想法而有所不同。所以一“塔西”可以等于七或九俄里 ,但是 ,其正常的长度是八俄里。——作者

第 五 章

1825 年反对中国人的叛乱——张格尔条勒——
1830 年浩罕人的暴动——麦德·玉素甫和卓——七和卓 (卡塔条勒) 的叛乱——1857 年的叛乱——倭里罕条勒。

中国人这样轻易地征服了准噶利亚和喀什噶利亚后 , 变得十分好战了。他们的部队 , 在 1756、1758 和 1760 年间 , 进入到中帐的草原 , 迫使那个帐的可汗承认了中国人的最高统治权。在此之后 , 小帐的可汗和喀拉吉尔斯人的布鲁特部的长老们 , 都按照中帐的榜样 , 承认了中国的最高权威。这样 , 他们就不得不每年交纳马、牛每百抽一 , 羊每千抽一的赋税。中国人每年要派出四个分队去收取这种赋税 , 维护中国人在吉尔吉斯地区的影响。

四个分队中 , 两个是从伊犁 , 一个是从塔尔巴哈台 , 而另一个是从喀什噶尔派出的。塔尔巴哈台分队和伊犁派出的两个分队之一 , 在阿雅古斯 (在科帕尔和谢米基奥波利之间) 河谷会哨。从伊犁派出的另一分队和喀什噶尔派出的分队在纳伦河谷会哨。

这些分队在交换了所收到的赋税之后 (这些分队会哨时 , 相互交换筹牌 , 也就是所谓 “ 递筹 ” , 而不是交换所收到的赋税——

汉译者),各自退到原地^①。中国商人们一般都随着这些军队前去,以便把他们的货物换成牲畜。当然,他们在和这些半野蛮的吉尔吉斯人打交道中,是有利可图的。

继吉尔吉斯的汗们之后,浩罕的统治者额尔德尼比和他的继承人纳尔布塔比,也宣布他们自己处于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汉译者)的保护之下。这样迅速的成功,使人们把他们认做是一支无法抗拒的力量,从而使“中国人”这一名字,在整个中亚细亚,听起来都令人畏惧了。

这很可能也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信心,使他们开始严肃地考虑征服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的问题了。准备这次征战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中亚细亚可汗们的耳中。这就使他们同仇敌忾,忘却了他们自己之间的争吵,而形成了一个包括阿富汗的统治者阿合麦提沙在内的联盟。他们给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国君发出了一封召唤书,邀请他们参加这次“圣战”^②——也就是保卫真理反对异教徒的战争。1763年,联盟正式成立了。同一年,阿富汗部队到达了霍占特。

但是,他们组成的这个联盟不久就分崩离析了。阿富汗人不得不回到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而剩下的那些首领们自知无力和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对抗。只有乌什和巴达克山这两个城镇坚持了下去。

前者相信人们答应给他们的支授,而发起了叛变。结果,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它的居民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屠杀。至于那个美丽的国家——巴达克山,却被阿富汗军队给毁灭了,它的统治者苏丹沙被处以死刑。因为他在中国人(在1758年)攻打

① 喀什噶尔分队在穿过帖列克山口,走上阿克赛高原,并且进入阿特巴什河谷之后,到达了纳伦河谷。——作者

② 见100页注1——英译者

和田的时候 ,不仅拒绝从喀什噶尔逃来的和卓们避难 ,而且还杀死了被他们俘获的两名和卓 ,并把他们的首级送到了北京。

中国人意识到中亚经细亚统治者们的软弱无能 ,就越加趾高气扬。他们原来对被征服的人民所采取的英明政策 ,和兆惠在这个地区所建立的管理制度 ,都逐渐地被抛在了一边。他们所犯的错误还有 :他们从西部的一些地区挑选了一些当地人充当喀什噶利亚城镇的阿奇木伯克和其他官员 ,以及他们迫使人民无偿地为他们的驻军修建一处被称做“古尔巴赫”^①的庞大的城堡。

从中国西部地区 ,从哈密和吐鲁番等城镇调来的官员们 ,是为了赚钱和享乐而来的。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是不择手段的。从阿奇木伯克起到最下级的官员止 ,都把老百姓当作一条奶牛看待 ,而他们就像那不讲理的主人似的 ,硬要挤出比它能够提供的还要多的牛奶。阿奇木伯克的公开掠夺 ,中国当局是知道的。他们所以允许他那样做 ,只能说是因为他们自己可以从中取得好处。中国官员们中流行的那种穷奢极侈的生活 ,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设想 ,对人民的抢掠 ,使他们之中的每个人 ,都得到了相当的物质利益。任何抗议 ,任何反抗的行动 ,都会遭到死的惩罚。这样 ,人民就愈加被激怒了。居民中 ,精力较为旺盛一些的 ,开始外流到浩罕、布哈拉和塔什干去。他们在那里到处诉说中国人的暴行 ,用以激起人们对他们的故乡的同情。

我们在述说中国人征服喀什噶利亚的情况时 ,曾经谈到 ,在攻取和田城后 ,只有一位白山派的和卓萨木萨克逃脱了生命。这位和卓 ,经过长期的流浪以后 ,终于在浩罕定居下来。他在那里 ,把

① “古尔巴赫”就词义说 ,是一个玫瑰园。但是这个名称指的是中国人在距当地城镇不远的地方修筑的供他们的官吏和驻军居住的要塞。实际上 ,这“古尔巴赫”十分坚固 ,是城镇居民修建的。只要给养充足 ,他们可以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 ,经受住长时间的围攻。——作者

从喀什噶利亚来的移民集聚在自己的周围 ,向他们讲解了他的把他们的故乡从中国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行动计划。他派到西土耳其斯坦和城镇去的代表 ,一方面为此目的而募集捐款 ,另一方面也以描述他们的教胞们所身受的苦难 ,使他们的听众狂热起来。喀什噶利亚人从来自浩罕的商人们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 ,开始把萨木萨克看作他们的救星 ,而在等待着公开地向他表示同情的时机。然而 ,首先引起中国人警觉的却不是从浩罕得来的情报。1816 年 ,在中国人和平地统治喀什噶利亚五十年之后 ,有一个名叫孜牙墩的黑山派成员逃到了山区 ,纠聚了一伙吉尔吉斯人 ,开始进行袭击 ,希望藉此扇惑群众。孜牙墩的计划没有成功。他的队伍被打散了 ,他本人被杀 ,而他的孩子——一个婴儿被送到了北京 ,在那里长大成人后 ,被处以死刑。

经过这次事变以后 ,中国人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来自浩罕 ,来自自认为是喀什噶利亚合法统治者的萨木萨克的危险。所以 ,他们和浩罕的可汗奥马尔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 ,他们每年付给奥马尔两百个元宝 (约两百卢布或两千五百英镑) ,条件是奥马尔必须严密地监视住和卓们。

这时 ,萨木萨尔和卓有三个儿子 :麦德·玉素甫和卓、巴布顶和卓和张格尔和卓。他们之中最后的一个 ,注定很快地就要在喀什噶利亚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并为这部历史增添另外一页以鲜血写成的篇章。

1820 年 ,浩罕的奥马尔可汗死了。萨木萨克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死去。这时 ,他的儿子中精力最旺盛的张格尔和卓决心行动了。他从浩罕跑到天山 ,唆使那里的喀拉吉尔吉斯人去攻打中国人。最初 ,没有成功。但是他没有灰心。他把自己的活动舞台从天山的费尔干纳转移到纳伦高原。他派代表到各地 ,召募志愿者和所有准备在阿帕克家族的旗帜下参加保卫真理、反对中国人的战争的人。这次 ,风向对张格尔有利。中国人打算打他个措手不

及 ,以制止对他们怀有敌意的煽动。他们派出一支五百人的部队到纳伦。张格尔事先得到消息 ,而跑开了。但是 ,他随即集合他的人手 ,凭藉熟悉那个地区的情况 ,切断了中国人的退路 ,把他们全部杀死。张格尔的这次成功 ,按照亚洲的习惯 ,被夸大到漫无边际的程度 ,一群群的志愿者从四面八方集聚到他的旗帜下。

1826 年春 ,张格尔和在伊萨达德华 (原安集延城的指挥官)率领下的由喀什噶利亚的移民、浩罕的官吏、乌兹别克人、奇卜察克人、喀拉吉尔吉斯人、喀拉提锦山区的塔吉克人所组成的一支可观的队伍 ,向喀什噶尔进军了。伊犁将军亲自率领着中国军队出来迎击他们 ,而被他们所击败。中国人撤出喀什噶尔城后 ,就躲进到“古尔巴赫”城堡里 (见 109 页注①)。

这时 ,张格尔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喀什噶尔城 ,并接受了赛义德·张格尔苏丹的称号。

除了喀什噶尔伯克之外 ,张格尔让所有的伯克们保留了他们原来的职务。喀什噶尔伯克是哈密城人。他由于讹诈勒索人民 ,被一个阿訇①会议判处了死刑。

张格尔通过他温和的政策 ,甚至把原来属于中国一方的人 ,都拢络到自己的方面 ,而且也博得了人民的同情。

英吉沙、叶尔羌和和田等城的居民 ,听到张格尔拿下了喀什噶尔之后 ,也纷纷发动暴乱 ,杀死中国的驻军 ,拆毁他们的堡垒 ,并且派遣他们的部队去支援开始围攻喀什噶尔城堡的张格尔。

同年 (1826 年)6 月 ,和田的汗带领着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前来支援张格尔。这支援军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反而导致了相互倾轧。和田的汗 ,在两次不成功的袭击之后 ,回到了和田 (他一共在喀什噶尔停留了十二天) ,并且开始铸造有着“卡孜”或“真理的战士”字样的钱币。

① 这是对巴依、阿吉和诗人们使用的一个尊称。——英译者

喀什噶尔城堡在被围七十天后投降了。清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自杀了,而由八千到一万人组成的驻军,除了四百名东干人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汉人以外,全被杀死。

张格尔在占领喀什噶尔以后,模仿浩罕朝廷的样式,制定了一套制度。他取消了中国式的服装,取缔了中国的各种习惯,不幸的是,他不知道如何利用人民的爱戴和在他支配下的充裕的财力,却反而去危害他曾经为其解放而奋斗过的人民。

中国人利用张格尔的无所作为,于1827年2月,在阿克苏城集合了一支可观的兵力,前去攻打喀什噶尔。张格尔带着一支人数众多但装备很差的军队去迎击他们。这支军队是由一些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乌合之众所组成的^①。中国人以战斗队列前进,向敌人施以炮火。张格尔的军队在一场不体面的战斗之后动摇了。首先逃跑的是他的浩罕志愿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们。后来,剩下的人也逃之夭夭。那位和卓本人险些被俘,勉强地跑到山里。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九个月。

北京的命令是,不论张格尔跑到哪里,即使跑到了浩罕或布哈拉,也得把他抓住。所以,中国军队就从喀什噶尔向据报隐庇着张格尔的阿莱推进。

据记载,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军队有两万人,他们分两路进军。一路从喀什噶尔到乌鲁克恰提,通过屯木伦山口到阿莱。另一路,从喀什噶尔到乌帕尔城,过萨雷库尔湖,通过克孜勒阿提山口到同一地点。这次行动是在秋天进行的。中国人没有携带大炮,而代之以抬炮。商人们跟在军队的后面,赶着成群的牲畜。中国人每到达一个宿营地,都在营地四周挖掘一道浅的壕沟以防遭

^① 据瓦里汗诺夫说,中国军队的人数达七万人,而张格尔和卓的兵力估计二十万人。显而易见,这些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数字。里特书的283页,指出中国的军队是六万人。——作者

到夜袭。这种环形的壕沟 ,直到现在都还存在^①。中国军队在阿莱停留了二十天 ,派出小分队四处寻找张格尔和卓的隐藏地点。浩罕的统治者玛达里汗看到中国人的到来 ,感到恐慌 ,命令安集延的阿奇木伊萨达德华在从喀什噶尔到奥什镇商队行走的路线上修建两处堡垒 ,一个叫苏菲库尔干 ,中一个叫克孜尔库尔干。伊萨达德华执行了他的命令 ,而这些堡垒或是说得更确切些 ,这些哨所建立了起来。现在只剩下了它们的遗迹。

正当中国人在阿莱搜索张格尔的时候 ,张格尔已经转移到横过从喀什噶尔镇到恰克马克和纳伦等堡垒的道路的到托云河的高地了。中国人一旦发现他的隐藏地点后 ,立即从阿莱撤出 ,经过乌鲁恰提回到喀什噶尔 ,在略事准备之后 ,就向托云河推进。张格尔的部下看到中国人的到来 ,十分惊慌 ,大部分跑掉了。而张格尔在睡觉的时候 ,被他的朋友乌帕尔的伯克麦麦提捆绑起来 ,交给了中国人。中国人为了报答麦麦提伯克对张格尔的叛卖 ,委派他充当了和田和伯克。

张格尔和卓被押送到了北京。法国牧师胡克先生^②述说到张格尔被带到北京后 ,是怎样像野兽似地被装在一个铁笼子里示众的。恰巧 ,中国皇帝想要看一看他的这个被征服了的敌人。这就引起了北京朝廷高级官员们的极度惊愕。因为 ,他们害怕张格尔会说出造成叛变的真实原因 ,害怕他会说出在镇压他的叛乱中所采用的残酷的惩罚。这些情况会暴露喀什噶利亚的中国官员们是怎样胡作非为的 ,因而必将对这些官员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然而 ,皇帝的意愿必须照办。为此 ,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想出了一个解脱困境的办法。他们给张格尔吃了一种毒药 ,使他丧失了神智清

① 我们在帖列克达坂以南三十俄里 (20 英里)的伊希纳地方 ,看到中国前哨阵地营房周围挖掘的一道沟壕。——作者

② 胡克的《鞑靼地区旅行记》。——作者

醒地说话的能力 ,使他事实上变成了一个白痴。

张格尔被带到皇帝面前的时候 ,口吐白沫 ,唾沫四溅 ,显得令人十分厌恶。加之 ,他不能答复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根据法官们的判决 ,他的身体被切成小碎块喂了狗。

中国人在处理了张格尔之后 ,进而惩处了其他的罪犯。然而 ,那些犯罪最少的 ,受的罪却最多。这时候 ,那里刮起了一股处死、抢掠和没收财产之风。

中国人不是没有根据的认为 ,浩罕人是喀什噶利亚叛乱的主要动力。为了报复 ,他们逮捕了所有住在喀什噶尔的浩罕商人 ,并且还对从浩罕进口的货物 ,采取了一系列使人恼火的措施。他们还进一步和布哈拉、孔都斯的统治者们达成协议 ,把茶叶从中国直接运到他们那里和阿富汗 ,而避开了浩罕。

使人感到有趣的是 ,需要牲畜的中国 ,对于第一个跑到张格尔方面 ,并且在张格尔战败后允许他去避难的喀拉吉尔吉斯人 ,却没有采取任何惩罚的步骤。

中国人对浩罕人所施加的封锁 ,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以致于带来了这些天朝子民所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果。

这时候 ,玛达里汗是浩罕的统治者。他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长处 ,但是 ,他周围却有着一些有才干和精力充沛的追随者。他的军队的指挥官哈克·库拉和胡什伯克·拉希卡尔 ,就是这样的人。前者是个乌兹别克人 ,后者曾是一个波斯奴隶^①。玛达里汗的朝代 ,亏得有了这些助手 ,才成为浩罕历史上辉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喀拉吉尔吉斯人和大帐的吉尔吉斯人都逐渐地承认了他们自己是浩罕的属国 ,而喀拉提锦、达尔瓦兹和库里亚布的一些山区省分 ,都被或是以外交的手段 ,或是以武力 ,归并于浩罕。

① 他曾是塔什干副主官的随从人员 ,持有伯克莱·伯克的头衔。——作者

玛达里汗不久就对中国人封锁浩罕和喀什噶利亚之间的所有贸易十分敏感。他为了摆脱这件恼人的事情,决定公开地对中国人宣战^①。玛达里汗意识到人民是同情和卓们的。所以,特地从布哈拉把张格尔的大哥麦德·玉素甫叫了来。他宣布他之所以把麦德·玉素甫叫来,是为了把伊斯兰教徒从异教徒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麦德·玉素甫重新登上他祖先的王位。

玛达里汗为了这次出征,募集了一支非常可观的军队。它包括两万浩罕人、一万五千塔什干人,两千从喀拉提锦来的山区塔吉克人和几千喀什噶利亚移民。他有总共约四万人和十门为了穿过山岭而由骆驼驮载的小炮。

这支军队在哈克·库拉的统筹指挥下,在1830年9月,进军到喀什噶尔。中国人当时能在阵地上与之对抗的只有三千人。这些人,在离喀什噶尔四十四俄里($29\frac{1}{3}$)的明约洛地方,被彻底打垮^②。结果是,喀什噶尔城被占领了,而麦德·玉素甫在那里落住了脚。这时,哈克·库拉开始攻打中国驻军被围困在内的那个城堡。胡什伯克·拉希卡尔则出发去攻取喀什噶利亚的其他城镇。他的行动非常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和阿克苏等城镇都承认了麦德·玉素甫的统治权。然而不久,这个主要地建立在浩罕军队的支持上而不是人民的同情上的统治权的整个不稳定性,就显露出来了。1830年11月,由于和布哈拉之间的关系恶化,浩罕军队被调了回去。而麦德·玉素甫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单打一地和中国人对抗,所以,也不得不和浩罕的军队一起回去了。他统治喀什噶利亚一共九十天。这次,中国统治的不稳定性暴露得就比张格尔叛乱时期更清楚了。张格尔战役的另一后果

① 一场成功的战争,除了给玛达里汗赢得了贸易上的利益外,还使他获得了中国人的征服者和护教斗士的声誉。——作者

② 后来,“毕条勒特”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要塞。——作者

是 ,几千喀什噶利亚人迁入了浩罕领土。

1831 年春 ,玛达里汗对喀拉吉尔吉斯人发动了一次新的战役。他的军队一直到达了纳伦高原 ,甚至深入到伊犁地区。第二年 ,浩罕人在纳伦建立了库尔特卡要塞 ,在帕米尔南坡建立了塔什库尔干要塞。这样 ,喀什噶利亚就被浩罕的领地包围了。中国的统治经常从那里遭到和卓们的侵犯或是喀拉吉尔吉斯人袭击的威胁。

中国人感到自己再也无力和浩罕作战了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对浩罕的政策。因而 ,1831 年 ,在浩罕汗的宫廷里出现了一些请求和平的使节。玛达里汗派去北京的以商人阿鲁姆·帕夏为首的回活细节 ,成功地缔结了一项非常有利于他这一方面的协定。

阿鲁姆·帕夏所缔结的这个条约的下述条款 ,表明中国人是多么的害怕和卓们 :

一、外国人输入东土尔其斯坦六城 :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和田的货物所交纳的赋税 ,归浩罕人所有。

二、浩罕人为了收取这些赋税 ,得在上述每个城镇设置一名贸易监察员或“阿克萨卡尔”。此人将从属于一名喀什噶利亚的监察员。每人都是他自己的统治者的政治代表。

三、所有访问上述六个城镇的外国人 ,都得在行政和政治事务上 ,服从浩罕官员们的命令。

四、另一方面 ,浩罕人必须管好和卓们 ,不准他们越过他们自己的边界 ,遇到和卓们逃跑时 ,浩罕人应该拒绝收容他们。

1832 年 ,曾以使节的身份到北京去的阿鲁姆·帕夏 ,被委派为驻喀什噶利亚的第一任“阿克萨卡尔”。他是根据一个合同 ,接受这个职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浩罕人在喀什噶利亚所享有的特权更加扩大了。

条约规定的条件虽然对中国人不利 ,然而他们却因此而得到和平地管理喀什噶利亚十五年的时间——也就是直到 1847 年为

止。浩罕人既然在喀什噶利亚获得这样巨大的影响,就不再愿意支持和卓们的主张了。所以,他们直到 1845 年,在还没有成年的呼达雅尔登上浩罕的王位以前,确实严格地监督了和卓们的行动。他们从 1845 年起,才放松了这种监督。这时,浩罕开始动乱,而这种状态影响了浩罕人和喀什噶利亚的关系。喀拉吉尔吉斯人,随着浩罕统治的削弱,开始袭击喀什噶利亚的领土,而负责制止他们的浩罕“阿克萨卡尔”诺麦德罕接受了贿赂,对之不加过问。浩罕的动乱有利于和卓们的事业。

1847 年春,七位和卓带着几百名拥护者,从浩罕跑到了山区。他们在那里集合了一千名配备着好马的骑兵。他们决定用这支力量,在喀什噶利亚掀起一次暴乱。卡塔条勒(也称为和卓条勒)是这些和卓们的首领。

其余的六个是卡塔条勒的亲弟弟克齐克罕,他们的堂弟倭里罕条勒和塔瓦克尔条勒,萨比尔罕条勒,阿克恰干和卓和伊萨罕条勒^①。这支部队的一半以上是吉尔吉斯人,其余的是奇卜察克人和少数萨尔特人。

他们轻装前进,既没有帐篷,也没有运输工具。这些阴谋者们在离奥什镇八天后,到达了中国人的边界明约洛岗哨^②。中国的一百名驻军被杀,岗哨被毁。卡塔条勒的队伍一路得到增补,当天就出现在喀什噶尔城下。为数三千人的中国人,照例躲进了城堡。他们从那里进行的几次软弱而又拙笨的突围被打退了。这次,这个城镇的居民接受以往悲惨教训,直到卡塔条勒拿下了城堡后,才

① 伊萨罕条勒,在 1865 年甫拉特汗执政期间,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在 1876 年暴乱期间,他在得悉俄国军队已向阿莱挺进时,和阿布杜拉伯克一起逃跑了。——作者

② 那时,浩罕的边界线一直伸延到库尔嘎辛·卡尼。乌鲁克恰提还没有被浩罕部队所占领。浩罕部队的第一个哨所设在苏菲库尔干。——作者

打开城门。

城里的浩罕商人们帮助了那些和卓们。在卡塔条勒到达后的第八天,浩罕“阿克萨卡尔”诺麦德罕和他的伙伴们,在夜间打开了城门,把和卓们放了进去。那些和卓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杀死所有的中国商人,抢走他们的财货,并占有他们的妻妾。

卡塔条勒被拥立为喀什噶利亚的统治者,而其余的和卓们被指派为附近乡村的管理者。

这些受浩罕人包围、沉溺于腐化堕落的和卓们,既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以不能威慑住当地人民。他们不屑亲自管理这个国家,而仅仅要求他们周围的人,为他们尽情地搜罗钱财,也不管这些钱财是从哪里弄来的。

和卓们所期望的喀什噶利亚的全面起义没有实现。在所有的和卓中,最能干的塔瓦克尔条勒向阿克苏城,而卡塔条勒则向叶尔羌进军。在此同时,一支从固勒托、乌鲁木齐、喀拉沙尔招募的为数超过二十万人的中国军队,已经到达了阿克苏,而正在向喀什噶尔城前进。他们到达玛喇尔巴什要塞后,就停了下来过冬。但是,和卓们的懦弱,使问题出乎中国人的意料,迅速地得到解决。

卡塔条勒听到中国人的活动情况,没有去叶尔羌,就把军队撤回喀什噶尔。被身受苛捐杂税和卡塔条勒对安集延人的偏爱所激怒了的喀什噶尔居民没有让他进城。卡塔条勒有约一万八千人的乌合之众。而看来,中国的将近六千人的先遣部队就足以打垮他的一伙人了。和卓们运走了他们统治时期所积累的大量财富之后,逃离了喀什噶尔。他们的军队在他们之后也走了。中国人满足于他们轻易得到的胜利,没有追逐那些逃跑的人。

中国人把我们所谈的这个事件叫作“七和卓之乱”。这个事件除了招致两万户,即十万人,从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镇迁走以外,并没有造成重大的后果。这些难民们,害怕中国人的报复,跟着和卓们被击溃的部队,逃到了山区。他们的大部分,从喀

什噶尔出发经过帖列克达坂 ,走通向浩罕汗国最近的路向奥什进发。这次逃跑发生在一月份。天上笼罩着浓雾并且下着大雪 ,这些可怜的人绝大部分都失踪了。目睹者描述了他们覆灭的极其可怕的情景。

跑在最前面的 ,是骑着好马、穿得暖和、有着一切必需品的卡塔条勒和他的一伙约两千人的追随者。他带着驮载着他抢到的银子的大约十六峰骆驼 ,到了离帖列克达坂二十五俄里 (70 英里) ,离奥什镇一百零五俄里的苏菲库尔干 ,就不再害怕追兵 ,而停了下来 ,和他的伙伴们分配赃物。赃物刚刚分配完毕 ,就有一个奇卜察克人的头目从浩罕来到苏菲库尔干。全部赃物被重新收集在一起 ,它的价值被登记了下来。卡塔条勒的党徒被缴了械 ,并被遣散回他们的家乡 ,而卡塔条勒本人 ,却被当作囚犯带到了浩罕。

大约在卡塔条勒到达苏菲库尔干的三十天以后 ,一群几乎是裸体的难民 ,男的、女的和孩童们 ,有的步行 ,有的骑着马 ,带着他们很可怜的财物 ,到达了同一地点。

这些穷人 ,在他们逃跑的头十天内 ,就急忙赶过帖列克达坂的 ,还比较顺利 ,绝大部分安全地到达了奥什镇。然而 ,在那以后 ,突然地下了雾和大雪。难民们陷在雪里几乎无法迈步。那些由于精疲力尽而停了下来的人立即被冻死。接连不断下着的雪很快地就盖住了他们的尸体。有些想在夜间行进的 ,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而消失在积雪之中。雪堆得很高很大 ,可以盖住整个成群结队的人马。饥饿 ,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苦难似的 ,折磨着那些冻得要死的难民。

难熬的饥饿 ,迫使人们拿自己的大衣去换取一块面包或一杯面糊。不久就出现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从事一种兴旺的买卖 ,就是扒窃那些半死的难民。数以千计的这样的难民的尸体覆盖着帖列克达坂和道路的两旁。直到今日 ,尽管已经时过三十年 ,这些

不幸的人的尸骨,依然留在原地^①。

浩罕当局并没有特别热烈地关切这些受难者的命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卡塔条勒的宝藏。他们还派出三十名步兵,在一名带军衔的军官率领下到苏菲库尔干,守卫消失并埋在雪地里的人的财产。

只有马尔格兰的伯克奥坦科·库什拜格真正地援助了难民们。这个人自己花钱从奥什镇派去了三百匹马,让两个人骑一匹马,从而拯救了六百条生命。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派出了一批批的工人,在卫兵的监督下挖掘。他们挖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首饰和大量的钱,特别是铜币。

搜查了尸体,然后又把它们扔下,没有一个人想到有必要把它们埋葬起来。浩罕的命令,只提到要收集那些死者的财产,而没有提到要掩埋那些尸体。所以,被雇来的工人认为没有必要承担额外的劳动了。他们受命做的事,做得是严格认真的。

然而,不久就发现找到大量财富的希望是实现不了的,那些死去的人持有的铜币多于银币或金币。那些比较富有的人或是留在了喀什噶尔或是在最初的十天里到达了奥什镇。穷人是逃亡中的主要受害者。

执行浩罕统治者命令的那些人,竟热心到甚至把倒毙的牲畜

^① 我们在十月和三月,通过帖列克达坂时,地上还铺盖着雪。然而,我们在距山口顶端不远,靠近达尔瓦兹的一个小山洞里,看到十五具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骨。他们的尸体连同所穿的衣服都已腐烂。我们也在别的地方看见了不少的尸骨。——作者

的皮都剥了下来的程度^①。中国人又重新以毫不屈服的坚韧性在喀什噶利亚站住了脚跟,并重新建立了连续三次被和卓们搅乱了的事务的秩序。人民又一次得用他们的肩背和财产,为懦怯和腐败的野心家们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

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更难使他们的利益和他们邻居浩罕人的利益相协调了。中国人不顾浩罕所发生的纷争,认为需要重新恢复1831年缔结的条约所规定的条件。这一让步,暴露了中国人的弱点,使浩罕人越加得意洋洋。他们又一次委派那个曾经放和卓们进入喀什噶尔城的诺麦德罕去充当喀什噶尔城的“阿克萨卡尔”。加之,他们放松了对和卓们的管制,甚至于悄悄地支持了有利于和卓们的鼓动工作。然而,所有在1855、1856年间,参加了倭里罕条勒和克齐克罕的活动的人,都没有获得成功。

后来,倭里罕条勒经过一再努力,获得了完满的成功。那是1857年4月的事了。中国的一些前沿岗哨驻军,除了他们之中跑到和卓们一方去的当地人之外,全部被杀了。

中国人措手不及,躲进了喀什噶尔的城堡里。倭里罕条勒在夜里,突进到城里,而他的随从者沿街高喊“布素鲁克汗条勒万岁”^②居民们起来屠杀了城里的中国驻军和所有的中国商人。倭

① 我停留在苏菲库尔干时,喀拉吉尔斯人穆索尔曼比,萨尔特部落的首领和其他目睹者给我提供了这场灾难的详细情况。他们说,游牧在帖列克山口附近的萨尔特部落的吉尔吉斯人在这场灾难发生后的三年时间内,不喝帖列克河的水,因为那条河内布满了腐烂的尸体。穆索尔曼比自己就在他的帐篷附近掩埋了三百具尸骨。他的兄弟也在库里扬卡·托卡伊附近埋了二百具尸体。——作者

② 布素鲁克汗条勒是张格尔惟一的儿子。他由于心地仁慈、性情温和而享有很大的声望。倭里罕条勒决意利用这个情况,轻而易举地攫取这个城市。后来,布素鲁克汗的名字似乎又成了力争实现同一目标的阿古柏手中的一个武器。——作者

里罕条勒自称为汗,而所有邻近的村舍都派去代表,承认他的头衔。

从四面八方来的形形色色的群众开始集结在倭里罕条勒的旗帜下。而倭里罕却相当巧妙地把他们组成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由步兵和骑兵组成。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而被分在不同的旗标之内。每个旗标五百人,由一名胖子提带领。

然而,人们很快地就发现,这位新和卓的统治比中国人的统治更为暴虐。

为浩罕人所包围的倭里罕条勒,蔑视那些当地人,让他们承担着前所未闻的沉重的苛捐杂税。人们除了提供定额的现金和粮谷之外,还得承担土方工程。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当地人被迫带着铁锹在克孜勒苏河上筑坝拦水,以便把水引到中国驻军躲在里面的新城(今疏勒——汉译者)城墙根下。

城里的居民和所有的外国商人都得为军队供应铜器和马匹。所有的作坊都被征用来生产武器。有一位阿富汗人主持着一个专门铸造大炮的工厂。这所工厂,很可能铸造了八门劣质的大炮。

不尊重他们的习惯,也和苛捐杂税同样地激怒着人民。他们禁止妇女们不带面纱或是扎着辫子在街上行走。任何违反这一规定的,都会被专为这一目的委派的警察剪去头发。所有六岁以上的男性,都得带缠头,并且每天到寺里去做五次礼拜。在这一问题上,倭里罕表现得十分残忍。没有一天没有几个人因为违反这一规定而被处死的。倭里罕不断地努力扩大他在克孜勒苏河河岸上所筑起的既有中国人又有穆斯林人的人头金字塔的体积。他喜爱的消遣之一是亲手砍掉犯人的头颅,而这种机会并不缺乏。在那个专制者的面前,一个不幸的动作,一句话,一个呵欠,就足以导致死亡。德国学者阿道尔夫·什拉金特维特就是他的受害者之一。他的头颅就被用于扩大那个金字塔了。根据两年以后到喀什噶尔去的俄国旅行者瓦里汗诺夫先生所传达的消息来看,什拉金特维

特是因为不肯把他在孟买所拿到的署名给浩罕汗的文件交给这位和卓而被处死的。

其余的城镇拒绝承认倭里罕条勒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倭里罕就向这些城镇 ,也就是向阿克苏、英吉沙、叶尔羌和田派遣了军队。这些军队只拿下了英吉沙。

幸而 ,倭里罕条勒的统治时期不长。1857 年 8 月 (在他进入喀什噶尔四个月之后) ,一支中国军队在居民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喀什噶尔。倭里罕条勒的军队逃跑了 ;在它之后 ,那位统治者本人也走了。这一次 ,有一万五千人跟着那位和卓跑到浩罕。中国人占领了喀什噶尔。但 ,居民的喜悦不久就转为失望。中国人在占有这个国家期间第一次企图在残忍方面赛过倭里罕条勒。他们掠夺了人民的牲畜、粮食和草垛 ,烧毁了他们的寺院 ,挖掘了和卓们的祖坟。那些喀尔木克人 ,在施展各种暴行方面 ,特别卖力。他们在清真寺里放马 ,无缘无故地杀害当地人 ,并且污辱他们的妇女。在此同时 ,中国人却积极地对那些参加了叛乱的人施加酷刑。稍许有参加了叛乱或是曾在倭里罕条勒手下服务过的嫌疑的人 ,就足够处以极刑了。无罪的人要受到酷刑 ,而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供出了他们未曾犯过的罪行之后 ,就被当做真正的犯人处以死刑了。中国人执行的死刑 ,在数量上并不比倭里罕条勒下令执行的少 ,只是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 ,那就是受害者的头颅不放到金字塔上 ,而是放在特制的笼子里 ,而这些笼子挂在竿子上 ,以致于使通向喀什噶尔的几个城门的每条大街 ,看起来都像一条小巷子。1859 年底 ,也就是在中国人驱逐了和卓们的两年之后 ,曾经访问过喀什噶利亚的俄国旅行者告诉我们 ,在那时候 ,这种小巷子依然

存在^①。

这时候 ,中国人因为从浩罕人所做的不准和卓们进入喀什噶利亚的允诺中得不到好处 ,所以 ,不急于和浩罕续订不利于他们自己的条约了。

1858 年春 ,呼达雅尔汗亲自派遣了一个使团到喀什噶利亚 ,表达了他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极端遗憾 ,并且为将来做了种种保证 ,同时提出了续订 1830 年条约的要求。

中国人又一次和浩罕缔结了协定 ,而和他们谈判的纳斯尔丁·萨尔卡尔被委派为达德华头衔的浩罕“阿克萨卡尔”。

至于倭里罕条勒 ,他宁静地住在浩罕。他作为一位地方的贵族 ,一位赛义德 ,一位先知的后裔 ,根据穆斯林法律 ,是豁免罚和死刑的。

和卓们第四次在喀什噶利亚复辟的企图就是这样结束的。这次 ,他们的努力只不过为这个地区招致了更大的损失。有几千人 ,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的人被判处了死刑。这次 ,又是主犯们和主要参加者们平安无事 ,并且带着他们的赃物走了 ,留下那些被他们所欺骗的人民 ,成为中国人手中的受害者。

①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汇编》,1861 年 ,第三期刊载的瓦里汗诺夫的一篇文章提供了有关倭里罕条勒统治时期的完整资料。我们从这篇文章里借用了许多我们在此提供的资料。——作者

第 六 章

中国陕西、甘肃省和准噶利亚等地区东干人的叛乱——喀什噶利亚的叛乱——热西丁和卓——哈比布拉和卓——司迪克伯克——布素鲁克汗——阿古柏到达喀什噶尔镇 ,他的传记——阿古柏打败阿克苏和叶尔羌派去迎击他的军队——他占领英吉沙城和新城城堡——对奇卜察克人叛变的镇压——占领叶尔羌和和田——阿古柏自封为喀什噶利亚的统治者——他向阿克苏、库车和库尔乐的进军——东干人对库车镇的袭击——对吐鲁番的第二次行动——阿古柏为了和中国军队作战而对吐鲁番采取的第三次行动——在古牧地前的失败——阿古柏的现况。

中国人在 1857 年赶走倭里罕条勒并重新占有整个喀什噶利亚以后 ,没有享受多久胜利的喜悦。中国西部省份 ,陕西、甘肃的回教徒叛乱迅速地蔓延开来 ,直到它囊括了整个准噶利亚 ,以及后来在 1862 ~ 1863 年囊括了喀什噶利亚为止。中国人处于绝境之中 ,有几十万人被消灭了。然而 ,他们却以不可征服的顽强性 ,在十三年中 ,一步步地扑灭了西达塔城 ,南到玛纳斯和乌鲁木齐的叛乱。1877 年 ,他们的军队围困了乌鲁木齐城 ,并开展了对他们那个最有才华、最强大的对手、左右了前十三年局势的阿古柏的战役。

中国的回教徒聚居在陕西和甘肃 ,人数达五百万^①。这些回教徒的来源记载不一。根据有些记载 ,他们定居在中国的一些省份的年代 ,要以追溯到八至九世纪。那时中国人在征服了维吾尔国之后 ,把一百万维吾尔人放逐到他们荒废了的一些西部省份。这些维吾尔人随着时间的转移 ,接受了穆斯林的信仰 ,通过和中国女人的通婚 ,失去了他们本来的面貌 ,而现在和他们留在喀什噶利亚的亲属很不相似了。就是这些居住在中国西部省份的回教徒 ,后来形成了准噶利亚人口的大多数 ,而定居在塔城、伊犁、玛纳斯、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里坤和哈密。从喀拉沙尔要塞和库尔勒以西开始 ,居住着和这些中国回教徒不同的喀什噶利亚人。他们以自己居住的地点为名 ,因而有喀拉沙尔人、库车人、阿克苏人、喀什噶尔人、叶尔羌人和和田人之称。

中国人把他们的回教徒叫做回回^②。

这些中国回教徒 ,在喀什噶利亚 ,被称为东干人 ,而他们发动的暴乱被称为“东干暴乱”。“东干”这个名称的出处不十分清楚。根据我在喀什噶利亚的时候 ,听到的口头传说 ,这个名称的出处有的追溯到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时期 ;有的追溯到成吉思汗或帖木兰时期。人们还认为 ,在这些流传中的英雄们成群结队地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移动时 ,他们的不少战士留在准噶利亚和陕西、甘肃等

① 见《军事期刊》1876 年十期登载的索斯诺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作者

② 海因斯先生发表在《土耳其斯坦期刊》1867 年四期 ,题为《中国西部东干人的起义》的一文写道 ,“回回”这一词是“维吾尔”这一词的讹误。——作者

省,结果得到了吐尔干的名称,它的意思是“那些留了下来的人”^①。

索斯诺夫斯基先生认为“东干”这个名称的来源,涉及1861年中国回教徒叛乱的开始。据他说,叛乱最初是从陕西省的东干堡附近开始的。这个碉堡的名称,经常出现在中国人得到的最初一些报告中,可能就此被应用于叛乱的参与者了。

但是,这种想法缺乏可靠的根据。因为“东干”这个名称在1861年叛乱之前很早就存在了。

既然没有足以使我们对“东干”这一名称的出处作出最后判断的材料,那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专家们去研究,而转到判乱的本身吧。

叛乱是1861年,也就是咸丰末年,从陕西省开始的。最初波及到甘肃,然后到准噶利亚。

这次暴乱突出的特点是,可怕地在有些地方是全部地消灭汉人。中国政府最初采取的一些扑灭它的措施没有收效。中国部队,由于官员们的敲诈勒索和他们身受的困苦,有时竟投向叛乱者一方。中国驻军害怕被个个击破遭到杀害,所以,不得不躲进城堡里,而叛乱者就乘机涌入整个未被蔓延的地方,到处屠杀汉人。据索斯诺夫斯基说,回教徒对于汉人的仇恨那样强烈,竟亲手把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们杀死,以防止他们落入汉人手里。同一作者告诉我们,汉人也毫不留情地报了他们的仇恨,他们冷酷无情地消灭了他们的敌人。河州镇在遭到持续七个月的围攻后,陷落时,有两万

① 我在库车城听到的最值得注意的关于东干人起源的历史如下:当成吉思汗向北京推进的时候,他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东土耳其斯坦的回教徒。当他占领北京时,他委派他的儿子蒙哥(或如中国人把他叫做莽赉扣)为统辖中国的都督,他把许多回教徒和蒙哥一起留在了中国。这些回教徒从那时起就被叫做“东干”(意即留下来的人——汉译者。)——作者

人被用剑活活地砍死了。同样,在西宁府和金积堡,分别有九千和五万人遭到杀害;一个庞大的肥沃和人口稠密的地带,变成了一片荒漠。

一些富裕的城镇成了废墟。^①

只有在1868年委派左宗棠当了甘肃、陕西和准噶利亚的总督以后,中国人的行动才变得强有力和迅速起来。正如索斯诺夫斯基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左宗棠意识到纷乱主要是由于敲诈勒索造成的,所以他选择了可靠的官员,使他的战士心满意足,并在兰州府建立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现在可以以最新式的方法生产后装钢炮和来福枪。中国军队占据了一个又一个的叛乱中心。第二年元月,从兰州经由哈密和古城到塔城的一路,出现了一条连续不断的中国岗哨线,而各省的叛乱都已被粉碎,只有小股的东干人在继续流窜。

准噶利亚、陕西、甘肃的中国回教徒暴乱成功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喀什噶利亚,引起那里的居民起而反对中国人。中国驻军的力量薄弱,而更重要的是,它们主要地由东干士兵所组成。他们刚一听到他们同族人叛乱的消息,就马上倒过戈来反对他们的雇主,并且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屠杀了大部分没有躲到城堡里去的汉人。叛乱是由库车城发起的。

1862年,这个城的一个居民热西丁和卓第一个宣布了“卡扎瓦特”或圣战,他把人民集合起来,自任指挥,对中国驻军发起了

^① 1870年,我到过塔城,据当地人说,仅在这个地方和它的周围就有四万人死在中国人手里。这个城成了没有一个居民的庞大废墟。在这次大屠杀的六年之后,叛乱者的骨骸仍然放在该城的街道上和要塞的濠沟内。有一座漂亮的俄国工厂和俄国教堂被毁。俄国侨民在夜里跑回到俄国领土上。据说,那位俄国传教士的老婆,在逃跑时正遇到分娩,因而死在了路上。——作者

进攻。热西丁在杀死了中国人后，派遣使节到喀什噶利亚各城镇去发动一次反对中国人的战争。东干人参加了叛乱，在他们的帮助下，残杀了喀拉沙尔、托克逊和吐鲁等城镇的中国驻军。人民随即承认了热西丁的统治权，并拥立他为汗。热西丁的亲属伊萨克和卓被派任为上述几个城镇的总督。热西丁的另外两个亲属，加拉特·艾丁和卓和布尔汉艾丁和卓出发到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田以促使这些地方承认热西丁的汗的头衔。这些地方在他们到达之前，就爆发了叛乱，而中国的驻军朵各个城堡。阿克苏的人民，首先承认了热西丁的头衔。有一个奇卜察克出身的司迪克伯克^①是当时喀什噶尔城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率领着他的拥护者出去迎接这两位和卓后，承认了热西丁为汗。喀什噶尔城的所有居民都学了他的样。两位和卓指派司迪克为这个城镇的阿奇木之后，继续向叶尔羌进发。

那时，中国人委派的叶尔羌的阿奇木是尼牙孜伯克。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喀什噶利亚后来发生的革命的命运。

叶尔羌中国驻军的司令官觉察到城镇居民和驻军中东干士兵们的窃窃私语，决定解除东干士兵们的武装。这个意图很快地被东干人发觉了，因而诱发了他们的暴乱。他们在深夜里冲进驻有两千汉人军队的城堡，把这些汉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杀死。少数汉人打退了袭击者逃脱出来，重新控制了城堡。第二天早晨，东干人冲进市镇，在居民的帮助下，杀死了汉人的房主和店主之后，大肆抢掠。然而，从阿克苏来的使节们，在这里，显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居民们选择了一位老毛拉，哈孜莱提·阿布都热合曼做为他们的统治者。他们还指定这个城镇原来的阿奇木尼牙孜伯克当他的助手。和田的居民学了叶尔羌人的样，杀死了汉人，并且

^① 根据其他资料，司迪克伯克是一个吉尔吉斯人。他和他的一伙人来到喀什噶尔，不加区分地同样抢掠了中国人和喀什噶尔人。——作者

选择哈比布拉充当他们的统治者。这个人也是一位毛拉 ,刚从麦加回来不久 ,他接受了帕夏 (国王)的头衔 ,并开始以他自己的名义铸造钱币。

到 1863 年 ,在整个喀什噶利亚 ,依然保持在中国人手里的仅有喀什噶尔、英吉沙和叶尔羌镇的城堡。阿克苏和叶尔羌的部队去攻打叶尔羌的城堡。有些东干人也去协助那些攻打的部队。然而 ,那个城堡在很长的时期内 ,顶住了围攻者的一切努力 ,直到一切防守措施都失败了以后 ,中国的司令官和他的全部驻军才英勇地把他们自己炸上了半天空。

在取得这次胜利之后 ,阿克苏的和卓们 ,再一次要求叶尔羌人承认热西丁的政权。居民们依然不同意。经过历时很久的辩论 ,最后政府分裂成阿布杜热合曼和布尔汉艾丁和卓这两派。阿布杜热合曼掌握市镇上的最高统治权。布尔汉艾丁掌握了城堡的最高统治权。城堡里驻扎着东干人和从阿克苏来的一些士兵。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阿古柏的时期。

到 1864 年初 ,热西丁的统治 ,除了和田镇以外 ,已为整个喀什噶利亚所普遍承认。

热西丁和卓 ,不是那些曾经统治过喀什噶利亚四十年 ,而为此个地区带来莫大灾难的和卓们 (我们说的是张格尔和倭里罕条勒)的后裔。所以 ,在喀什噶利亚的人民中 ,很容易找到对热西丁不满的人。这些人希望把这个地区的统治权交给阿帕克和卓的众多子孙之一的手里。在阿帕克和卓的子孙中 ,张格尔的儿子布素鲁克和卓声望最高。他在人民之中 ,以圣洁和仁慈而闻名 ,但真正熟悉他的人却也看到了他性格上的弱点和他十足的无能。为此 ,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喀什噶尔的阿奇木司迪克伯克 ,满怀信心地想把他做为自己手里的一个工具 ,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马上为此目的而利用了布素鲁克汗的声望。他请求当时塔什干和浩罕的总督阿里姆库尔把住在塔什干的布素鲁克送到喀什噶利亚来。

他保证让布素鲁克轻而易举地把整个地区拿到手。布素鲁克马上由五十个人陪同着动了身。阿古柏以将要成立的军队的拉什卡尔巴什或司令的身份 ,也和他一起去了。

我们在继续述说喀什噶利亚后来发生的事件以前 ,将引证一些我们搜集到的有关阿古柏的资料。阿克柏无疑是一位历史性的 人物 ,是他同时代独立的亚洲国家的所有统治者中 ,勇敢地站出来的一位。

阿古柏的父亲伊斯麦特·奥拉是霍占特的一位居民。他的工作是为病人背诵各种祈祷文。他有一次到霍占特的路上离塔什干五十俄里 (33 $\frac{1}{3}$ 英里)的村庄匹斯坎特去居住了一个时期。在这期间 ,他和一个当地人结了婚 ,并在他妻子家住了下来。阿古柏是这次婚姻的成果。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他出生的年份。1876 年 ,阿古柏看上去像一个大约五十岁的人。尽管他刚刚开始有一些白发 ,而当时他周围的人们说 ,他的年龄已经是五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了。阿古柏出生不久 ,他父亲就和母亲离了婚。其后 ,他母亲又和匹斯坎特的一个卖肉的人结了婚。阿古柏就是在这个卖肉人的家里长大的。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有时把他说成是卖肉人的儿子的原因。

童年就失去了父母的这个年轻孤儿 ,为了谋生 ,而成了一个“巴恰”即公共舞手。这个男孩子取得了路过匹斯坎特的一个浩罕官吏的欢心。这个人把他带到了浩罕镇。

阿古柏一到那里 ,就从一个人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 ,并且取得了灵巧和漂亮的舞手的名声 ,直到最后他被转到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卡利姆·卡希卡的人手里。这个人是浩罕汗的一个亲随。我偶然地得到和那时在马尔格兰富丽堂皇的场面中亲眼见过阿古柏的人们谈话的机会。他们告诉我当时阿古柏就以他的舞艺而闻名了。根据这些人的说法 ,阿古柏当时是一个漂亮的、体态良好和强壮的、有着一个稍短的头颈、一个明朗的面容和一双美丽的眼睛的

男孩。他有着许多爱慕者。

这一时期 ,那个亲随卡利姆·卡希卡被委任为霍占特的阿奇木并提升到“帕玛纳齐”,即相当于我们的将军的级别。亚洲的君王们经常委派他们卑下的奴仆们担任阿奇木的高位。以便为把他们提升为将军做准备。这是没有人引以为奇的。

和布哈拉的一次未成功的战争,使玛达里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死后,浩罕国发生了派系斗争,各派提出了各派自己的王位觊觎者。奇卜察克派得胜了,把地位很低的希尔·阿里伯克^①推上了王位。希尔·阿里指派一个名叫穆素尔曼·库尔的奇卜察克人作为他的大臣。这个人后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差不多所有的旧阿奇木都被撤换和杀害了。阿古柏的保护人卡利姆·卡希尔也和这些人一起消失了。阿古柏在短时间的失业之后,又成为塔什干的阿奇木、一个奇卜察克人纳尔·穆罕默德·胡什伯克的舞手了。在这期间,浩罕继续处于混乱之中。希尔·阿里汗在统治了两年之后被杀。而阿里姆汗的儿子穆拉德继承了王位。他统治了九天。

穆素尔曼·库尔是穆拉德汗取得奇卜察克派领导地位的对手。他在杀死了穆拉德,把希尔·阿里汗的婴儿呼达雅尔汗推上王位之后,开始亲自执掌国家事务。他为了防止呼达雅尔汗的哥哥们对王位的觊觎,把他们全都杀死了。只有其中的一个玛里亚汗逃脱了生命。在这期间,阿古柏的年龄已使他不能再以个人的容貌或是舞蹈技艺来取悦当地人了。如果没有命运之神帮助的

① 从上一世纪中叶,浩罕汗位的继承次序是:纳尔布塔汗(他的兄弟的名字叫和卓伯克),纳尔布塔汗的儿子阿里姆汗,纳尔布塔汗的次子奥玛尔汗,奥玛尔汗的儿子玛达尔汗。玛达里汗死后,正如我们说过的,一个奇卜察克人希尔·阿里伯克继承了汗位。他后来被称为希尔·阿里汗。他是纳尔布塔汗的兄弟和卓伯克的儿子。——作者

话,他的处境是会十分困难的。塔什干的阿奇木纳尔·穆罕默德爱上了他最小的妹妹(卖肉的女儿),并且娶了她。多亏纳尔·穆罕默德的影响,阿古柏很快地取得了“马赫拉木”(副官)、“匹扬济巴什”(五十人长)、“玉孜巴什”(百人长)和胖色提(五百人长)的职务。

此后不久,阿古柏被委派为阿克麦切特(彼罗夫斯基堡,今克孜尔奥尔达——汉译者)的伯克。1852年,他和一支俄国军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而被打败^①。他回塔什干后,开始积极参加所有随后发生的骚动,因而他的名字做为一个精力充沛和能干的人,而为不少人知道了。

在此同时,玛里亚汗把他的弟弟呼达雅尔汗从王位上赶了下去。玛里亚汗占据了王位三年,直到他本人被杀为止。这时,强有力的穆素尔曼·库尔要求塔什干派一支军队来帮助他消灭当时发生着的骚乱。这支军队到来了,阿古柏也随之而来。这支军队到达浩罕镇后,不但没有听从穆素尔曼·库尔的指挥,反而逮捕了他,把他交给了呼达雅尔汗。这时,呼达雅尔汗已经长大,早就对这个趋炎附势者的严厉监护者感到恼火。尽管他是亏得穆素尔曼·库的帮助才登上王位的,但却毫不犹豫地把后者判处死刑。穆素尔曼·库尔被绑在一个支架上,在距他身体不远的地方安放了一尊大炮,装上空弹向他轰击。他的衣服着了火,冒出的烟使他窒

^① 我在《军事期刊》上发表的题为《喀什噶利亚概要》的第一篇资料,关于阿古柏的传记问题,犯了一个错误。我根据阿古柏的随从人员提供的错误资料,写了他在被委派为阿克麦切特的阿奇木之后,以很少的一些人英勇地抵抗了一支俄国军队,保卫了那个地方。这是错误的。参加了围困和猛攻阿克麦切特的军事统计学教授马克谢耶夫将军给我寄来了一个他根据他在奥伦堡地区服役期间收集的大量资料所做出的评论纠正了我的错误。因为这个评论很有意义,我把它详细地附在这一章的末尾做为附件。——作者

息而死^①。

穆素曼·库尔从舞台上消失以后不久,他的位置被另一个趋炎附势者,一个比他的前任精力更为旺盛的人所占据。这人就是阿里姆·库尔,也是奇卜察克人^②。

阿里姆·库尔赶走了呼达雅尔汗,而把玛里亚汗的儿子赛义德伯克推上了王位。这是 1863 年(?)发生的事。这时,对阿里姆·库尔来说,一个新的、比所有浩罕的反以对他的派别加在一起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这就是已经推进到奇姆肯特镇的俄国人。阿里姆·库尔在离开浩罕后,向塔什干进发,以便组织力量抵抗他的新敌人。在塔什干内部就存在着一个势力相当可观的反对阿里姆·库尔的派系。阿古柏在这个派系中占有着显要的地位。阿古柏向奇姆肯特进发后,勇敢地抗击了俄国人,并且赢得相当的声望。这个精力旺盛、人缘好而又难以对付的对手使阿里姆·库尔感到十分惊慌不安。他已经下决心采取亚洲人所普遍采用的办法,也就是谋杀的办法,除掉他。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它不仅救了阿古柏的生命,而且还为他的能力和精力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活动范围。从喀什噶尔镇的司迪克伯克那里来的使节们到了塔什干,请求把布素鲁克汗和卓派到喀什噶尔。阿里姆·库尔很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他还派阿古柏和布素鲁克一起,离开塔什干。1864 年,布素鲁克汗由阿古柏和阿里姆·库尔的一亲戚阿尔达什达德华^③以及五十名骑兵和一些个人随从陪同着,出现

① 他的身体由于大炮发射的力量而被炸成碎块的事实,就更不待言了。——英译者

② 据说穆素尔曼·库尔是一个萨尔特奇卜察克人,阿里姆·库尔是一个吉尔吉斯奇卜察克人。——作者

③ 直到现在为止,喀什噶尔城的阿奇木享有着“达德华”的头衔。——作者

在喀什噶尔城的城墙外面^①。他们受到了居民们热情的欢迎。司迪克把各个城镇的管理权交给了布素鲁克汗,希望自己能扮演那最要的角色。但他很快地就看出阿古柏反对他的计划。两个对手之间,开展了一场秘密的斗争。这一斗争,显然,只能以一方的死亡而告终。阿古柏首先设法使布素鲁克和司迪克之间发生争吵,然后使后者逃跑了。这时,胜利的一方被委派为巴图尔·巴什(副司令),而一位安集延的居民米尔·巴巴被委派为伊骚尔·巴什(总司令)。这位新的总司令在最初的六个月内,在喀什噶尔城招募了一支军队,四百名安集延人,构成了这支军队的核心。这些人及时地带来了一大伙人。阿古柏和蔼地接待了他的全体士兵,并慷慨地奖赏了他们的头目,让他们指挥那些从喀什噶尔附近来的士兵们。在第一年里,当地居民为他提供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对汉人顽固地坚守着的一些城堡,围攻一直没有停止。这成了训练新兵的一个良好军事学校。

喀什噶尔的居民们承认了布素鲁克的汗的头衔以及他自封的阿帕克和卓的后裔和整个喀什噶利亚统治者的身份。这就引起了热西丁和卓的反对。热西丁是阿克苏以东地区的统治者,而阿布都热合曼是叶尔羌的统治者。阿克苏、库车、叶尔羌和和田的居民们对于阿帕克家族的和卓们,张格尔、卡塔条勒和倭里罕条勒等所加诸他们的危害记忆犹新,很难指望他们为支持布素鲁克而进行一次新的尝试。阿克苏和叶尔羌几乎同时派军队向喀什噶尔进

^① 根据其他资料,和阿古柏一起从费尔干纳来的有四五百骑兵。他在喀什噶尔城招募新兵,使这伙人扩大到三四千人后,攻打了距喀什噶尔城 $7\frac{1}{2}$ 俄里 (5 英里) 的新城城堡。有几千中国人和东干人出来迎击他。他们在距新城一俄里 ($\frac{2}{3}$ 英里), 一条从克孜勒苏河引出来的大渠的两岸上,打了一仗。阿古柏把他的步兵摆在正面,让他的骑兵攻打中国主力的侧翼,中国人逃跑了。——作者

发,其目的是驱逐布素鲁克。布素鲁克的地位危急了,亏得阿古柏出了力,他才得以站住了脚。阿古柏留下了一支小而装备得良好的军队看守城堡。而他自己却前去迎击阿克苏来的军队。他在罕阿里克,击败了阿克苏的军队,并且猛追那支溃军,直到英阿瓦特才收兵。在此之后,他回到喀什噶尔,又前去迎击还离喀什噶尔有几站路的东干人和叶尔羌人,在离喀什噶尔有九“塔西”距离的托孜洪地方打了一仗。目击者在谈到这次战争时,夸张地说敌人有几千人。根据他们的说法,东干人前进到离阿古柏的部队很近的时候,向他们开了火,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损失。阿古柏立即命令几个“苏特尼亚”(大体相当于连——汉译者)的骑兵攻击敌人的侧翼。他采用这个行动造成敌人某种程度的混乱之后,就下令其余的部队向前推进,因而赢得了战争。

据说,阿古柏在这次战斗中受了三处伤,但他把这一事实一直隐瞒到战斗结束的时候。他担心露出受伤的样子,会使士气消沉下去。他尾随着溃败了的敌人到英吉沙城,在持续了四十天的围攻之后,发起猛攻并占领了这个地方。大部分居民和守军在围困和袭击之中被消灭了。大约有两百名士兵、妇女和儿童,转变为回教徒,因而保全了性命。阿古柏在取得英吉沙后,派遣使节携带着礼品和胜利的消息到正在和俄国人打仗的阿里姆·库尔那里。阿古柏送去了九名中国妇女做为他的礼品的一部分。使者们从未见到阿里姆·库尔,因为在他们到达浩罕之前就得到了消息说,阿里姆·库尔在1865年5月9日(21日)在塔什干和俄国人的一次战斗中被杀死了。阿里姆·库尔的死,在浩罕引起了新的分歧。所有这些分歧,都间接地被阿古柏利用来巩固他的地位。

我们在上面谈到过的,被阿里姆·库尔推上王位的浩罕的赛义德汗,听到了俄国人接近塔什干之后,就带领一支军队去支援那个城镇。他在到达那里以前,得知阿里姆·库尔的军队已被打败,而阿里姆·库尔本人也已被杀。赛义德汗回过头来,首先跑到吉

扎克镇 ,而他的一部分军队转向浩罕 ,并把一个在巴扎上卖带子和头巾的漂亮的男孩库达伊·库尔拥立为那里的汗。人民把这个男孩叫作比尔·巴合契汗。这个新汗没有统治多久。被阿里姆·库尔赶走住后住在布哈拉领土上的呼达雅尔汗 ,利用赛义德汗向塔什干进军的机会 ,带了一些那个国家的士兵和一伙土库曼人向浩罕进发。1865 年 9 月 ,比尔·巴合契汗没有等到呼达雅尔汗临近 ,就带着七千名骑手 ,三十门大炮和四百名配备着小炮的步兵 ,首先逃到奥什镇 ,然后翻山越岭到了古里察 ,又继续前进通过克孜尔库尔干到苏菲库尔干。道路在这里分为两岔 ,一条通过帖列克达坂到喀什噶尔镇 ;另一条通过夏尔特山口到阿莱。他们奇怪地选择了那条穿越山岭的道路。因为 ,他们的军队必须携带重炮 ,按照下述方向 ,通过一条不能行车的路。军队和大炮从奥什镇走到兰加尔 ,用一天时间 ,行进了三十俄里 (20 英里)。他们在这里 ,打退了呼达雅尔汗的骑哨发起的一次小型袭击。第二天 ,骑兵从兰加尔沿着直达古里察^①的路行进了三十三俄里 (22 英里) ,大炮和护送队经由一条更加迂回的道路前进 ,经过了契哥尔契克山口 ,在那里过了夜 ,到达了古里察。两天行进了四十三俄里 (28 $\frac{2}{3}$ 英里)。整个部队在古里察停留了十天 ,然后向苏菲库尔干行进。从古里察到苏菲库尔干的距离是二十二俄里 (14 $\frac{2}{3}$ 英里)。骑兵当天就到了。炮兵走了三天。每尊炮套了八匹马 ,由三十名步兵照管。遇到路窄的地方 ,就把大炮卸下来 ,在地上拖着走。在贝里约奥利附近一座桥塌了 ,丢失了两门炮 ,所以 ,只有二十八门炮带到了苏菲库尔干。

呼达雅尔汗带着一支杂乱的军队 ,辅以三百名土库曼人 ,在比尔·巴合契离开奥什镇二十天后 ,从这个镇出发追赶他。呼达雅尔汗的军队第一天前进了四十俄里 (26 $\frac{2}{3}$ 英里) ,到达了塔木吉克

① 俄国人在同一地点建立了古里察要塞。——作者

山口 ,第二天到了古里察 ,第三天到了苏菲库尔干。呼达雅尔汗把他所有的运输工具和四门小炮留在塔木吉克山口。他的军队从古里察轻装前进 ,只给每个人分配了四小块面包当作食物。

比尔·巴合契的部队包括三种不同的成员 :吉尔吉斯人、奇卜察克人和萨尔特人。后者是携带小炮的步兵和炮手们。这三种不同成员之间 ,惟一共同的是 ,缺乏和正在追赶他们的呼达雅尔汗的部队作战所必要的勇气。其实 ,呼达雅尔汗的部队和他们一样 ,也是一个杂乱的团体。呼达雅尔汗的土库曼人先遣骑兵刚在苏菲库尔干附近出现 ,比尔·巴合契的阵营就分裂了。奇卜察克汗逃到帖列克达坂 ,吉尔吉斯人带着比尔·巴合契通过夏尔特山峡走向阿莱 ,萨尔特人看到他们的伙伴逃跑就站稳了脚 ,把他们的小炮对准逃跑的人放射 ,然后 ,他们全部参加了呼达雅尔汗的一方。

呼达雅尔汗没有追击那些逃跑者多远 ,他们捉到了八十名俘虏之后 ,就回去了。

和奇卜察克人一起来到喀什噶尔的有 :在和卓们挑起暴乱期间当过喀什噶尔统治者的布素鲁克汗的堂兄弟卡塔条勒 ,在阿里姆·库尔死后 ,指挥过塔什干军队的比克·穆罕默德和原塔什干的阿奇木米扎·阿合麦提·胡什伯克。^①

所有的奇卜察克人都加入了布素鲁克的队伍 ,所以阿古柏的军队就扩大了许多。他对新城的包围战 ,也变得更有成效了。1865 年秋 ,阿古柏开始和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何步云谈判城堡的投降问题。阿古柏答应如果所有的汉人同意改信伊斯兰教的话 ,就可以饶他们的性命。何步云同意了 ,并把他的意图通知了也同样躲进城堡的喀什噶尔统治者——办事大臣 ,劝他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 ,那位办事大臣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职责和宗教信仰来换取他的生命 ,他和他的一些追随者们一起 ,把自己炸上了半天空。

① 他现在仍然住在喀什噶尔 ,但是没有多大的权势。——作者

他就这样 ,用英勇的死难 ,抵偿了他在整个暴乱中所表现的懦怯和优柔寡断。阿古柏听到了爆炸的声音 ,立刻指挥他的军队猛攻那个城堡。一部分驻军被消灭了 ,但大约有三千名中国士兵和妇女、孩童被迫皈依了伊斯兰教。新城的住房被放任抢掠了七天。

阿古柏在取得这次胜利后 ,开始不太使用布素鲁克的名义了。因为 ,他在为喀什噶尔居民所设的一系列辉煌的宴席上 ,接受了只有一个国家君王才能接受的荣誉^①软弱而平凡的布素鲁克 ,沉溺于淫逸放荡的生活 ,尽管有着环绕着他的神圣的光辉 ,所有他的崇拜者依然环集在他的周围 ,但却无力和阿古柏抗衡。所以 ,从一开始就把大权交给了后者。但是一些有影响的奇卜察克人忌妒阿古柏 ,对他的提升感到不快。所以 ,他们只在等待着有利时机 ,以便把权力从阿古柏的手中抓过去。机会很快地到来了。阿古柏在攻下英吉沙以后 ,又向叶尔羌城进发。在此稍前 ,他的部队的一个分支拿下了喀什噶尔和阿克苏之间的玛喇尔巴什要塞。他还取得了附近的村舍 ,准备好对叶尔羌的保卫者予以致命的一击。这时 ,在他自己的营垒里 ,却发生了奇卜察克人的暴乱。他们自知不能公开地抵挡住阿古柏 ,所以就劫持了布素鲁克 ,并把他带到喀什噶尔城。他们在那里宣布推翻了阿古柏的政权。这时 ,阿古柏的处境十分危急 ,只有竭尽全力 ,才能得到胜利的结局。他一分钟也没有耽搁 ,就离开叶尔羌回到喀什噶尔。那些奇卜察克人听到他的到来 ,就和布素鲁克汗一起躲到新城去了。

阿古柏在进行一次围攻失败以后 ,就开始和叛变者谈判。煽动这次叛乱的伯克·穆罕默德要求阿古柏对可兰经发誓给所有奇卜察克人以选择去向的自由。阿古柏发誓说一定照办。根据随后

① 他在这些喜庆的日子里 ,和何步云的女儿结了婚 ,让她的父亲带领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中国人 ,并让他掌握那些反对他的人的生死大权。——作者

安排的条件，叛乱者从城堡的一个大门走出，而阿古柏的军队从另一个大门进去。奇卜察克人逃跑的时候，布素鲁克也和他们一起逃跑了，或是如有些人所说，被他们给带走了。

阿古柏考虑到如果不打起阿帕克家族的旗号，而要和喀什噶利亚的其余城镇去做斗争，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就把布素鲁克的汗位给了没有参加奇卜察克人叛变的卡塔条勒。然后，他不顾自己的誓言，而去追赶那些逃跑的奇卜察克人直到浩罕。他抓住和杀死了他的不少敌人。然而，阿古柏不久就意识到他的新汗和布素鲁克同样，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工具了。阿古柏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找到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卡塔条勒在执政四个月之后，就被毒死了。阿古柏在为死者的葬礼所举行的豪华仪式中，走在尸体架的前面，流着眼泪并且束着象征悲伤的腰带。卡塔条勒和阿帕克并列地埋在一起^①。这时，已感到后悔的布素鲁克回来了，并又一次被宣布为汗^②。

阿古柏在平息了奇卜察克人的叛乱之后，又一次向叶尔羌推进。指挥叶尔羌军队的布尔汗艾丁和卓被尼牙孜伯克争取了过去。尼牙孜伯克这时是统治者哈孜莱提·阿布都热合曼的助手。因此，他拒绝和阿古柏作战。他说他是被派来从中国手里解放叶尔羌的，不能说任何反对承认布素鲁克汗的话。阿古柏就是这样在尼牙孜伯克的帮助下，经过很短的连续射击，占领了叶尔羌。尤奴斯·加伊斯·夏呼尔达德华毛拉被委派为这个城的阿奇木。这

① 卡塔条勒的儿子艾克木汗条勒，后来当了吐鲁番城的阿奇木。——作者

② 我在偶然的机会中得知喀什噶尔的居民，在所有这些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举例来说，我听说人民高兴地欢迎卡塔条勒被提升为汗。但我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他们没有理由高兴。“七和卓之乱”还保留在不少人的记忆里。所以，难以相信卡塔条勒是孚众望的。——作者

个人是塔什干人，在他的家乡当过一些商人的文书。他以书法和写作的技能，赢得了一定的名声。有些评论尤奴斯的才能的人告诉我们，只要尤奴斯愿意的话，不论他写作的题目多么枯燥无味，他都能写得让读者感动得流泪。尤奴斯毛拉被阿里姆·库尔提升到达德华的级别。他一直到现在都统治着叶尔羌。

阿古柏从叶尔羌继续前进到和田。他到了和田后，宣称他不想打仗，而愿意保留和田的统治者哈比布拉和卓的职位。

后者听信了阿古柏的话，带着豪华的宴席出来会见阿古柏，在阿古柏伯克的营帐里受到了亲切的接待。阿古柏再次向他保证，他来和田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在圣人阿里的后裔伊玛木·贾法尔·司迪克的坟墓上祈祷。轻信的哈比布拉留在阿古柏的营帐里过夜，被他的东道主派人刺杀了。和田居民们听到他们所热爱的统治者被杀身亡时，为阿古柏的背信弃义所激怒。他们走出城墙去攻打那些杀人者。甚至连妇女们都拿起一切可能拿到的武器和男人们肩并肩地战斗。阿古柏向和田的乌合之众冲去，把他们赶跑，追回到城里，他也冲进了城，在一场可怕的战斗中夺得了它。

帮助阿古柏取得叶尔羌的尼牙孜伯克被派任为和田城的阿奇木。他也统治了这个地方直到最近。

这样，在 1866 年到 1867 年间，阿古柏把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和田一带，纳入了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

所有这些征战都是以布素鲁克汗的名义进行的。而这个布素鲁克汗却渐渐地被完全置于一旁，直到最后，阿古柏建议他到麦加去朝圣为止。他当然只得唯命是从。因此，他启程到克什米尔，从那里又行进到费尔干纳。他现在仍然住在那里的浩罕区卡罗尔求别和喀什梯格尔曼的村庄附近一个名叫金纳盖孜的村子里。

不介入政治，作为一个隐士的布素鲁克汗，依靠他教胞们的捐献生活，以奉斋和祈祷度日。阿古柏在布素鲁克走后，被立为汗，享有“毕条勒特”，也就是“幸运者”的头衔。

这时 ,他在整个喀什噶利亚的惟一对手就是仍然被阿克苏、库车和喀拉沙尔居民所承认的统治者热西丁了。1867 年夏 ,阿古柏刚从和田回来 ,就马上向住在库车的热西丁进军。

阿古柏从喀什噶尔到库车 ,取道于他在前不久占领的玛喇尔巴什要塞和阿克苏镇。关于阿古柏之占领阿克苏城 ,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人说 ,他是从玛喇尔巴什到那里挫败了一场顽强的抵抗才夺得它的。另一种说法是 ,他绕过了它 ,直接向库车推进 ,而在他拿下库车之后 ,阿克苏的居民毫无反抗地顺从了他。

热西丁和卓在阿古柏占领了叶尔羌后 ,从库车派人去把拒绝和对方作战的他的亲戚布尔汗艾丁找了来 ,在把他弄到手之后 ,就加以监禁。但是 ,当热西丁听到阿古柏对他采取了行动以后 ,立刻把他的受害者释放出来 ,加以抚慰 ,并且委派他做为库车、拜城、库尔勒、喀拉沙尔和沙雅所提供的用以抵抗阿古柏的壮丁的头目。这些人的总数达几千人^①布尔汗艾丁表面上出去迎击阿古柏 ,而实际上只不过带着他的全部随从投靠了阿古柏。阿古柏接着就来到了库车城。他为了取得这个城镇 ,采用了他在和田施用过的同样狡诈的办法。

热西丁在阿古柏的军队临近时 ,派人通知阿古柏说 ,他们的主人把他的祖国从中国人手里解放出来后决不愿再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作战。阿古柏回答说 ,他来的惟一目的是到热西丁的祖先汗哈孜莱提毛拉的墓前膜拜。于是 ,热西丁就到城外以礼接待了他的对手。

在城镇和营帐的中途 ,双方都下马拥抱在一起。热西丁被阿古柏邀请到他的营帐里去做客 ,当晚被杀死。库车的居民听到他们的汗的死讯 ,没有打仗就投降了 ,而阿古柏委派死者的兄弟伊萨克和卓 ,充当了这个镇的阿奇木。

① 根据比较可靠的消息 ,这伙人的数目是八万。——作者

阿古柏从库车前进到库尔勒。这个地方也未经一次战斗,就落到他的手里。这样,所有居住着喀什噶利亚人^①的城镇就统一了。这时,阿古柏开始和东干人的头目们谈判他们之间的边界问题。

双方同意通过喀拉沙尔要塞迤东五十俄里的乌夏克塔尔划一条边界线。

阿古柏把库尔勒、喀拉沙尔要塞、布古尔的一些村庄和洋萨尔(今阳霞——汉译者)划成一个地区,以库尔勒为它的首府,委派了一个安集延人米尔·巴巴达德华为它的阿奇木。

这时,阿古柏认为征服喀什噶利亚的工作完成了。因而踏上了归途。经过库车到阿克苏时,委派艾克木汗条勒充当阿克苏的阿奇木^②。然后,他向喀什噶尔进发,企图集中精力巩固他所建立起来的统治权。^③

但是这一次,他命定在家里呆不长久。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东干人并不想尊重他们所同意的边界线。他们纠集相当数量的人,首先攻打了喀拉沙尔和库尔勒,然后又攻打了库车。库尔勒居民的财物被抢掠一空。

阿克苏的阿奇木艾克木汗条勒听到东干人的动向后,一面派人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报告,一面却亲自向库车进发,沿途征集了增援人员。他从阿克苏、库车、拜城和沙雅接受了增援人员后,前去迎击东干人。在距离库车十四俄里的乌契卡尔地方附近,进行

① 东干人在吐鲁番、托克逊、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城镇占优势。喀尔木克人在喀拉沙尔地区占优势。——作者

② 他所杀害了的卡塔条勒的儿子。——作者

③ 可以设想正是这个时候,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接见了莱茵塔尔上校。因为莱茵塔尔上校是谢米列钦斯克省督科尔帕科夫斯基中将在1866年派去的。——作者

了一次战斗。由于沙雅人的背叛,东干人得到了全面的胜利。据说,艾克木汗条勒的损失是几千人被杀。直到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整排整排他的士兵的坟墓。

东干人在追击败敌之后,进入了库车。他们抢掠并放火焚烧了库车的一部分。有一人叫阿克穆拉·西尔卡的人,他在中国人执政时代是一个伯克,他带领东干人,在抢掠库车中做了不少好事。因为,他约束了他所带领的那些人。

那些东干人在库车逗留不久,就彼此分了手。一些人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另外一些人就在当地定居下来。后一种人,在曾经帮助他们的当地居民中,选择了喀什噶利亚各个城镇的阿奇木。他们让新挑选出来的阿奇木们到各自的地区去清除阿古柏的势力。这时候,被打败了的艾克木汗条勒退到阿克苏城。阿古柏也已经到达了那里。这两个人一起做准备并召募士兵,以便和东干人进行下一步的战斗。阿古柏指派米尔扎·阿合麦特帕玛纳契和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指挥他派去攻打库车的军队。

他的军队和东干人的第一次前哨战发生在拜城附近,而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从库车到阿克苏的路上距库车一站路的库希塔姆村庄附近。东干人被击败了,库车又一次为阿古柏的军队所占领。阿古柏来到后,指派阿拉亚尔伯克充当这个城镇的阿奇木。

东干人在撤退时,第二次抢掠了库尔勒城,从那里带走了一些青年妇女,赶走了牲畜。然后,他们停留在喀拉沙尔附近,开始召募新的军队,以抵抗向前推进中的阿古柏的军队。第二次战斗比第一次战斗更为重要。它发生在库尔勒和喀拉沙尔之间,离库尔勒一站路,距喀拉沙尔十五俄里的丹吉尔地方。东干人被彻底打败了,而阿古柏也损失了五百人。

“毕条勒特”回到库尔勒城后,也不再愿意遵守东干人以前所同意的边界线了。因为他害怕敌人还会攻打他,而他的这种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他下决心去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城

镇 ,而开始为此准备另一支军队。

库尔勒地区的游牧人中 ,有土尔扈特和硕特部落的几千名喀尔木克人。这些喀尔木克人 ,自从东干人的叛乱一开始 ,就参加了暴乱 ,而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 ,则得到了肥沃的开都河流域和喀拉沙尔要塞附近的巴格喇什湖 (在地图上 ,这个湖被错误地称为博斯腾湖)周围的土地。喀尔木克人在抢掠了喀拉沙尔的定居人民以后 ,就到划拨给他们的土地上居住去了。喀尔木克人听到阿古柏推进到库尔勒后 ,再一次抢劫了喀拉沙尔 ,然后躲到山里。库尔勒城第二次落入阿古柏手中后 ,喀尔木克人决定臣服于他。于是 ,他们的统治者——土尔扈特部落的一位妇女 ,带着表示臣服的标志 ,到了“毕条勒特”的营帐。她献给阿古柏的礼品是一千峰骆驼 ,五百只羊和四十五个银元宝 (每个银元宝值一百零八卢布或三十六英镑)。跟随那位女王来的军队有几千人 ,有的手持弓箭 ,有的携带着来福枪。

阿古柏和蔼地接待了那位女王 ,并很乐意地接受了喀尔木克人为他的臣民。他还答应不干预他们的宗教 (佛教)。

他还指示他委派为库尔勒的阿奇木的一位匹斯坎特人米尔扎和卓 ,在和他的这些新臣民打交道时 ,要格外地慎重。

我们在撇开喀尔木克人的话题之前 ,应该附带地说一句 ,在阿古柏回到喀什噶尔后不久 ,女王就对那个阿奇木有些粗暴无礼了。其后她带领她的整个土尔扈特部落 ,在抢掠了库尔勒城后 ,翻越山岭逃到了伊犁边境。她在那里接受了俄国人的保护。目前 ,只有少数和硕特部落的喀尔木克人在喀拉沙尔附近徘徊。

我所设法搜集来的有关阿古柏出征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的资料 ,相互之间十分矛盾。尽管这些事件是新近发生的 ,但是我在库尔勒逗留期间搜集有关的细节时 ,不论在访问参与这次远征的喀什噶尔人 ,或是在访问这两个地镇的土著人中 ,都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 ,我必须提出两种很完全、却很不一样的叙述。按照第一

种说法 ,阿古柏离开库尔勒后 ,未经一次战斗就占领了吐鲁番 ,然后向乌鲁木齐进发。在离乌鲁木齐十六俄里处 ,某个晚上 ,他的先头部队遇到了乌鲁木齐军队的前哨。

阿古柏召回了他的骑哨 ,当晚紧靠他的主力部队 ,扎了营。

乌鲁木齐城座落在一片高地上 ,由同一条河的三个支流供水。那位 “毕条勒特 ”顺着这条河的河床前进。

他的军队分为五个纵队 (拉希卡尔)。每个纵队由一位拉希卡尔巴什 (纵队长)带领。第一个纵队有十一个支队 ,一营红萨巴宰 (即步兵——汉译者)和八门炮。这个纵队由贾玛达尔·帕马纳契指挥。

第二纵队包括十一到十二个支队 ,由尼牙孜·阿奇木·伯克达德华带领。

第三纵队包括十个支队 ,由阿布都拉带领。

第四纵队包括九个支队 ,由奥马尔·库尔达德华指挥。这个人后来和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第二次攻打乌鲁木齐。

阿古柏亲自指挥了第五纵队。这个纵队包括十二个支队。每个支队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 ,由胖色提指挥。每个支队又分成几个百人队 ,由玉孜巴什带领。

五十三到五十四个支队共有一万一千到一万五千人。除此之外 ,还有几千名侍从人员跟随着军队。

几个纵队的士兵 ,包括哈拉孔达克 (某种步兵——汉译者)和吉杰特。

前者是步兵 ,骑着马 ,装备着燧发滑膛枪。后者是骑兵 ,部分装备着长短枪。

只有在贾马达尔·帕马纳契的纵队里有五百到七百正规步兵。他手下还有一百五十名骑马的阿富汗人。

阿古柏的对手在阵地上布置了两万东干人。天刚亮 ,双方都

派出了自己的骑哨向对方开火。东干人首先向前推进。阿古柏用三个排列好的纵队迎击他们,使每个纵队之间隔着一条乌鲁木齐河的支流,以便掩护他的右翼、中央和左翼。阿古柏的几个纵队是梯队配置,每个纵队都有它的散兵线。两个纵队作为预备队。

接近敌人后,步兵跑向前去开火。在前进的纵队中,每个支队都逐渐向前推进,战斗炽热后,双方打成一团,一会儿拥向这里,一会拥向那里。阿古柏和预备队在一起,从那里用一架望远镜观望着战斗的进程。阿古柏意识到敌人对他的左翼进行几次特殊的攻击,而他已经成功地击退了他们,就下令他的纵队上马。他亲自率领他们去支援他的战斗行列。在此同时,他派他的玛赫拉姆(侍从官)们到各个纵队去告诉他们,阿古柏正在亲自率领支援部队前来,并且立即开展总攻击。阿古柏采用及时地支援他的右翼的办法,挽救了那天的战斗。东干人逃跑了,最后留下来的那个纵队,是惟一用来追击敌人的纵队。

双方都受到相当的损失。在那一百五十名阿富汗人中,活下来的不超过半数。

战斗的第二天,阿古柏派遣他的使节们到乌鲁木齐城去告诉那些东干人说,他们的主人不希望围攻这个城镇,他不希望流更多的血,他是为信仰而来作战的,所以他希望和东干人,正如他希望和所有穆斯林人同样,保持和平。他要求的只是在很轻微的程度承认他的权力。几天以后,一个回访使团带着丰盛的献礼,来到阿古柏的营帐,代表乌鲁木齐居民表示同意向阿古柏投降。“毕条勒特”立即进入了乌鲁木齐。他对直到最近还和他对抗的那些人,十分和蔼。他委派当地原来的汗的兄弟苏来曼伯克提任这个城镇的阿奇木。他在城外的营帐里住了二十天后,回到吐鲁番,并在那里庆祝了他的胜利。他占领乌鲁木齐城,是1869~1870年的事。

根据另一情报,阿古柏是采取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手段,占领

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城镇的。

在东干人叛乱时期 ,南山地区的办事大臣徐学功 (徐学功当时并不是办事大臣——汉译者)跑到了 “毕条勒特 ”那里 ,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接待。东干人袭击了库车以后 ,阿古柏在出击他们的时候 ,随身带着徐学功。这个徐学功召集了八千个逃脱了生命的汗人 ,并带领这些汉人随同阿古柏去攻打吐鲁番。阿古柏攻克了吐鲁番后 ,把自己的大量军队交给徐学功 ,派他去攻打乌鲁木齐 ,而他自己跟在后面 ,一天就到达了乌鲁木齐。

徐学功在阿古柏的一些部队帮助下 ,占领了乌鲁木齐、古牧地 (即今米泉县——汉译者)、木垒、奇台、玛纳斯、昌吉和南山 (?)。所有这些地方都是经过一次战斗而占领的 ,都是首先交给徐学功去管理的。

阿古柏在汉人的帮助下 ,得到了这些城镇之后 ,却改变了对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的政策。他开始欺侮那些汉人 ,而讨好在这些被占领的城镇居住的东干人。汉人的部队被解散了。这些城镇的驻军部分改由阿古柏自己的士兵 ,部分改由东干人组成了。最后 ,他把所有上述地方委托给两个东干人头目希禾和帕禾 (这两个名字是音译——汉译者)管理 ,而徐学功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他们的下属了。

那个被侮辱的人带着五百名中国士兵 ,逃到了北京。他在那里请求博格达汗给他八千名士兵 ,他保证用这些兵收复所有东干人的城镇。

阿古柏在处理了他的国家东部城镇的事务后 ,回到了阿克苏城 ,把这个城作为他的首都。他在这里度过的随后的五年时间里 ,忙于处理他所创立的国家的内部事务。他的一个主要工作是把他 在谢米列钦斯克省和浩罕国方面的边界线弄牢靠。俄国人建立纳伦要塞使他大为不安 ,而他抗议我们占领部分纳伦河。他认为这个纳伦河 ,是他的领土和谢米列钦之间的天然疆界。就是在这一

时期,他在纳伦要塞和喀什噶尔之间,在通过图鲁尔尔特和帖列克山口的路上,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恰克马克要塞。

阿古柏提出浩罕汗国方面的边界问题,稍微早于此时。阿古柏利用呼达雅尔汗的软弱无能,开始越来越向山区推进,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在玛达里汗时期,浩罕的边界线通过离喀什噶尔八十八俄里(58 $\frac{2}{3}$ 英里)的库尔嘎辛卡尼。阿古柏向前推进。最初到奥克萨勒尔,然后到乌鲁克恰提。他在那里修建了一个要塞,并为所有的喀拉吉尔吉斯居民建立了一个中心。他还不满足于占领乌鲁克恰提,接着就把他的前沿部队连续地转移到纳格拉察勒得要塞,再接着是叶金和伊尔克什坦要塞。俄国并吞了浩罕汗国的事实,是惟一使阿古柏停止继续向北推进的因素。如果呼达雅尔汗的统治再延长几年的话,阿古柏很可能越过帖列克达坂,而在奥什镇建立他的前沿哨所。

1866年,小小的山国萨雷库尔宣布它隶属于阿古柏,但它的统治者阿里夫沙紧接着就由于什格南和帕米尔发生的普遍骚乱,而拒不承认阿古柏的统治了。因些,1869年从叶尔羌向萨雷库尔镇派出了一支远征军。阿里夫沙的军队被打败了,他本人也被杀,而相当一部分他的臣民,奉命把他们的家,搬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其中身强力壮的,被征召入伍充当了步兵。

1872年,一场新的东干人暴乱打乱了阿古柏稳定喀什噶利亚局势的努力。这次,他把镇压和惩罚叛变者的工作,托付给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伯克·胡里·伯克急速地向乌鲁木齐进军,围攻了它,在一场血战之后占领了它。

伯克·胡里·伯克又从乌鲁木齐出发,占领了玛纳斯。他在所占据的一些城镇留下少数驻军,并处死几百名叛变者之后,回到了阿克苏。他父亲把他当做一位征服者那样,以盛礼接待了他。

1872~1876年,喀什噶利亚经历了长久以来未曾有过的那种平静时期。在这期间,阿古柏用了很大力量,从事备战和训练他的

军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他接待了考尔巴尔斯上校率领的一个俄国使团和两个英国使团,还派遣他自己的使节到印度和君士坦丁堡,争取英国人和土耳其人承认他的爱弥尔的头衔。但是,就在这同一时期,中国人井井有条地,一步步地在扑灭着东干人的叛乱。他们到达了玛纳斯,围攻并取得了这个城镇。中国人这一胜利的消息迫使阿古柏把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留在喀什噶尔,自己亲自出去迎击他的敌人,尽可能防止中国人占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

阿古柏在玛纳斯和上述两个点上,仅驻扎了薄弱的卫戍部队。他们根本抵御不住中国人,而对于东干人,他是不能寄托任何希望的。

阿古柏从喀什噶尔、阿克苏和库车搜罗了一切可以搜集的力量,经库尔勒、喀拉沙尔和托克逊向前推进。他的军队总计达到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在阿古柏调遣部队期间,中国人已经从玛纳斯推进到古牧地。阿古柏派遣阿孜木库尔带领六百名有着很好坐骑和装备的骑手以及四个胖色提去支援驻守这个镇的那支小小的卫戍部队。阿古柏自己隔着几站路的距离跟在后面。中国人走在了阿古柏的前头,因为在阿古柏的援军到达之前,他们就占领并毁坏了古牧地,屠杀了它的大量居民。这时已经相当强大的中国人,袭击了阿孜木库尔弱小的分队。那些喀什噶利亚人拼命地战斗,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包括阿孜木库尔在内部被击毙,只有一百左右跑了出来,把不幸的消息带给了“毕条勒特”。

我听到了有关阿孜木库尔的个性和这次败战的一些有趣的和独特的细节。

阿孜木库尔是以勇敢和精力旺盛而闻名的,他由于和当时是库尔勒地区阿奇木的匹斯坎特人米尔扎和卓的一次争吵,而长期处于失宠的地位。

他们两人有一次当着阿古柏的面吵起嘴来。阿孜木库尔指现

对方太自大 ,记性太差 ,以至于忘掉了他不久以前还是匹斯坎特的靴子匠。这时 ,米尔扎反唇相讥道 :“您又何以如此骄傲呢 ,您直到最近岂不还在阿尔特阿里克 (浩罕镇附近)纺粗线吗 ?”双方都说得对 ,因为 ,在他们被列入喀什噶尔的贵族行列之前 ,一人是靴匠 ,另一个是他原籍的纺纱匠。

阿孜木库尔在听到对方的反唇相讥之后 ,忘乎所以 ,当着阿古柏的面 ,拔出剑来跑向米尔扎和卓。他被解除武装后 ,送到了库尔勒 ,在那里度过了九个月的流放生活 ,直到阿古柏到了那里时为止。阿古柏派人去把它找来 ,宽恕并拥抱了他。这必定是想着在自己开始的远征中利用他的勇敢。

阿古柏为了给阿孜木库尔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委派他充当了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支援军的指挥官。

当大量的中国人和喀尔木克人包围了喀什噶利亚人时 ,四个胖色提之一的穆罕默德·赛义德劝告阿孜木库尔撤退。但他说道 :“死了 ,也比再去舔那 ‘幸福人 ’脚上的泥土好得多。”

接着发生了一场交手仗。阿孜木库尔象疯子似地打杀着 ,不接受任何要他投降的建议。他受了伤 ,躺在地上还放着枪。接着 ,又跪起身来用剑猛砍猛杀。最后 ,有一个喀尔木克人射了他一箭。那个胖色提赛义德终于带着他的大约有一百人的部下 ,冲破了敌人的行列。

中国人占领了古牧地后 ,就向乌鲁木齐城移动。

随着中国军队的推进 ,数以千计的东干家庭 ,抛弃了他们的住房 ,跑去寻求阿古柏的保护。阿古柏把他们中的大多数 ,送到边境的一些城镇 ,并从他们之中征召了一万人 ,送给了库尔勒卫戍部队。

1876 ~ 1877 年 ,冬季的来临 ,迫使军事行动停止了下來。这时 ,阿古柏军队的主力 ,还没有能够和中国人较量。双方都感到必需品的缺乏 ,都不得不把他们的突出的哨兵线向后撤退。

达坂城山岭隔开了战斗着的双方。中国人的前沿哨所是乌鲁木齐城。这个城由六千人守卫着。阿古柏的前沿哨所是达坂城要塞。有八百名驻防军,配备着快发来福枪和两门来福炮。

冬天,并没有使阿古柏的军队得到任何加强。不,就这支军队的士气说,它的力量却在削弱。开小差的多了,而其中开始包括那些一直对阿古柏十分忠诚的人。这些人中,最初逃跑的有原来中国人执政时期柯坪的阿奇木,在阿古柏手下曾任阿克苏镇的百人长的司迪克伯克,还有在中国人手下当过亚尔巴西扎木村的米拉普伯克的巴克希米拉布伯克等。这两个人从吐鲁番跑到中国人那里,受到中国的总指挥徐学功十分热情的接待。徐学功委派前者为喀什噶尔的阿奇木^①,后者为叶尔羌的阿奇木。1876—1877年冬,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跑到中国人那里去的有阿古柏的司库阿希尔阿訇。这个人带走了他所掌管的所有财富和四十一名精选的骑兵。接着,沿着同一方向跟去的有库车和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们的兄弟和阿古柏汗的兄弟,也就是现在住在塔什干的阿古柏派到君士坦丁堡去的使节阿米尔罕以及不少其他人。从1876年底到1877年2月,还逃跑了四百名士兵。

除了失去了他的财富和他需要为他服务的一些人外,这一年的冬天,还给这位“幸福者”带来了新的不幸。他修建在托克逊到达坂城的路上的赛普尔地方的一所储存供应品和火药的仓库烧毁了。这个仓库里藏有八万恰拉克(约1 440 000磅)面粉和一万七千恰拉克(约306 000磅)的去壳谷粒。起火的原因没有弄清,虽然人们猜测是有人纵的火。

阿古柏传记的一些补充^②

《军事期刊》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喀什噶利亚概要》的文章中,

① 大概是预期中的职位。——英译者

② 见132页注①所提的。——英译者

A. N. 库罗帕特金先生根据他在现场上 ,从和阿古柏来往密切的人们中搜集的材料 ,十分生动和详尽地叙述了那位著名人物的传记。然而 ,文章是有错误的 ,而这些错误 ,被俄国的其他一些出版物不止一次地重复着。它叙说了关于阿古柏在被委派为阿克麦切特的阿奇木以后 ,在 1853 年以很少的一些人抵抗了俄国军队 ,英勇地保卫了那个城堡的事。而事实是当时 ,阿古柏不是阿奇木 ,而只是那个地方的伯克 ,要服从塔什干的阿奇木的领导。而 1853 年 ,当侍从将军彼罗夫斯基率领下的俄国军队围困并以猛攻的办法拿下了阿克麦切特的时候 ,他并不在那个城堡 ,甚至在 1852 年 7 月 20 日 ,当布拉兰伯格攻打它的时候 ,他也不在那里。惟一次阿古柏和俄国人打了一次遭遇战的是 1852 年 3 月 4 日在离阿拉尔城堡不远的阿克戈里克。这次 ,他的兵力是俄国兵力的十倍。他受到巨大损失而战败了。因此 ,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勇敢 ,在那以后不久 ,就被从阿克麦切特召回了。

我在这里将介绍一些在过去十五年内曾经在多篇文章中发表过的一些关于阿克戈里克的战斗和关于阿古柏在阿克麦切特时候的活动。

大约在 1850 年 ,在奥伦堡就开始流传有关浩罕的阿克麦切特城堡和它的伯克阿古柏指挥他的爪牙抢劫和掠夺俄国营管的吉尔吉斯人的谈论。

奥伦堡管辖的阿合麦特羌吐林地区的吉尔吉斯部族东部的统治者苏丹 ,当代的一位最开明的吉尔吉斯人 ,在一封信里 ,是这样谈到阿古柏的 :“他今天不知道他自己明天会不会去抢劫他的邻居们。他是从属于塔什干的胡什伯克的。所有他的活动都要以可能需要钱花的胡什伯克随时给他下的命令为转移。在任何这种情况下 ,阿克麦切特的伯克就会立即派出一伙随时都在待命的人去抢劫吉尔吉斯人 ,把他们的最后一点点财产拿得一干二净。只有那些满足掠夺者的苛求而没有一丝怨言的人 ,才能不受到强暴的

对待。”

1849年末,一个由奇卜察克部落的一百名吉尔吉斯人组成的阿克麦切特匪帮,在布哈尔拜的率领下,骑马冲进并抢掠了乌鲁套岗哨。他们赶走了属于吉尔吉斯的巴加纳林部落的一些马,并带走了一些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作为俘虏。其中米鲁新和巴塔里希金,1852年从浩罕的一个监狱回来后,曾经和其他事情一起谈道:“当他们在12月19日被带到阿克麦切特时,阿古柏对于抢劫的结果表示满意,但是斥责了吉尔吉斯人,因为他们没有把遇到的哥萨克人全部活捉住。至于他们所赶回来的马,他自己拿走了一半,剩下的给那些强盗分了。”

1850年2月16日夜,一伙阿克麦切特的匪徒在阿拉尔要塞附近进行抢掠,抢了二十个吉尔吉斯的阿乌尔(中亚游牧部族的村庄——汉译者),杀死了六个人,赶走了一千匹马和两万五千只羊。

同年8月25日,阿克麦切特的另外一伙匪徒,有四百人,在布哈尔拜的率领下,抢掠了卡扎尔附近的一些吉尔吉斯牧民,杀了其中的十一人,赶走了九百三十四匹马,五百五十五峰骆驼,一百三十九头牛和两万零八百只羊。阿拉尔要塞的指挥官达米斯少校,对这次袭击采取了报复行动,在9月9日,占领和毁坏了阿古柏管辖下的一个地方——库希库尔干。很快地,就有另外一些浩罕人来支援这个库希库尔干。

1851年2月,阿克麦切特的匪帮从扎营在卡拉库马克的俄国吉尔吉斯人那里,赶走了二千五百匹马,一千九百峰骆驼和七万零六百只羊。九十名俄国吉尔吉斯人为了报复,袭击了浩罕库尔干,也就是久列克要塞附近扎营的吉尔吉斯人。

1852年3月3日晚,又有一批土匪抢掠了阿克戈里克的吉尔吉斯牧民的一百个阿乌尔。这伙人是阿古柏亲自率领的,包括他属下的浩罕驻军,即久列克、阿克麦切特、库米希钦和库希库尔干,

还有希瓦的禾加尼牙孜,也还有它们附近的吉尔吉斯牧民。浩罕人有一千人,希瓦人约一百三十人。后者参加这个匪帮的目的是带走从希瓦回到我们这边来的伊尔·穆罕默德·哈斯莫夫。这帮人在库米希库尔干集合,在渡过锡尔河后,从库希库尔干沿着它的右岸走去。

阿拉尔要塞的指挥官英格曼少校在接到袭击阿克戈里克的消息后,当晚就带着二十二名骑着马的步兵,七十四名哥萨克和榴弹炮以及它的炮手们从要塞出发。第二天,有十七名吉尔吉斯人参加了他的队伍。到下午四点钟,在阿克恰布拉克遇到了袭击者。英格曼少校发射了榴弹炮。敌人疏散开来,从四面八方以双重散兵线包围了他的部队,并充分地进入了来福枪的火力圈。但英格曼的炮弹和来福枪的联合火力迫使袭击者后退。尽管如此,不少敌人骑马冲到这支小小的俄国军队前面和哥萨克们拼刺。交火一直延续到夜晚。

第二天黎明,发现袭击者们已经离开了战场。他们只带着一小部分抢到的牲畜,急忙地转向了库希库尔干。浩罕人带走了一百峰骆驼和两千只羊。希瓦人带走了六峰骆驼和三百只羊。余下的牲畜有五万三千只羊,少数几匹马、骆驼和牛,由俄国人交还了被抢劫的吉尔吉斯人。在3月4日的事件中,我方伤四名,而敌方的损失是一百名浩罕人和三名希瓦人被杀,许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他们的头目布哈尔拜。

阿古柏的慌忙逃跑,与其说主要由于他的一伙人所受的沉重损失,勿宁说是由于一支俄国部队的突然和意外的出现所引起的惊讶,对这支部队在战斗中所表现的毫无畏惧的精神以及对俄国人可能沿锡尔河而上,去毁坏他所管辖并留下来无人防守的那些岗哨所引起的恐惧。

阿古柏在阿克戈里克的战斗之后,被从阿克麦切特调走了。他带着他的随从,于4月11日到达塔什干。他于4月20日,正如

当时住在塔什干的商人克卢恰芮夫的日记上所叙述地那样 ,献给塔什干的阿奇木纳尔·穆罕默德·塔特价值一千杜卡 (约值 140 英镑)的礼物。

在阿古柏离去不久 ,参加了布兰兰伯格上校率领下的阿克麦切特远征队的布奇·奥斯莫罗夫斯基在当地收集了一些关于阿克麦切特浩罕人和附近的吉尔吉斯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的非常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清楚地表明 ,在无知的亚洲君王的奴役下 ,群众的苦难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奥斯莫罗夫斯基说道 :“浩罕人把从吉尔吉斯人征收的赋税分为两种。扎尔提就是牲畜税 ,哈拉吉就是各种谷物的赋税。”

“浩罕人违反了一切穆斯林的法典——征收牲畜税不得超过四十分之一的规定 ,以武力强制地每天从每个帐篷要六只羊 ,而对较富裕的吉尔吉斯人则加倍征收。所谓的‘礼’还不在此内。这种‘礼’是由吉尔吉斯人赠给收税人的头目和他的助手们的。”

“浩罕人征收三分之一的谷物税。他们要一些在要塞附近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交纳烤好的饼和小米粥以代替用生谷物交纳哈拉吉税。哈拉吉包括木材、木炭和干草的税收。他们每年从每个帐篷索取二十四袋木炭 ,四车树木和一千捆的芦苇和草。浩罕人对于住得离他们的设防岗哨远的吉尔吉斯人 ,根据他们自己定的比价 ,征收牲畜或谷物来代替上述这些实物。”

“除了扎尔提和哈拉吉等税收外 ,吉尔吉斯人还得承担下述负担 :

为浩罕人从事无偿劳动 ,即从事种植耕地和果园 ,修理城墙和类似的工作。每个帐篷 ,每月必须派出一人 ,无代价地从事这种劳动。远处的吉尔吉斯人由于被解除了这种强制劳动 ,得提供额外的牲畜。”

“每年 ,在设防的岗哨里 ,要打扫六次牲畜棚厩等等。吉尔吉斯人要被赶去从事这些杂务劳动。照例 ,那是些当时碰巧在岗哨

周围的人的事,根本不管轮流到了谁。”

“遇到打仗或是袭击时,每个身体健康的吉尔吉斯人一旦接到浩罕人的通知,不论这次任务的时间多长,都得自费,骑用自己的马匹参加服役。”

“由于浩罕人的袭击,苛捐杂税变得愈加繁重了。过着懒散和堕落生活的浩罕人,经常骑马冲到吉尔吉斯人阿乌尔来,污辱他们的妇女,或是不雇沙利阿特(意即宗教法规——汉译者)的条例,和这些妇女结婚。”

“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使浩罕吉尔吉斯人陷入了贫穷和被奴役的境界。”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东方是十分普遍的。大多数亚洲的君主都在不同程度上,培植这种关系。阿古柏也不例外。他和其他人同样控制着阿克麦切特地带的行政管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和盗窃那些不幸的牧民。然而,甚至他都放过了一些流动的吉尔吉斯人。因为他害怕他们会改变他们的居住。那样,他手头上没有用以对遥远的俄国统治下的吉尔吉斯人,进行抢掠性的远征的匪徒了。除了这种意义以外,确实就很难在他在阿克麦切特的行动中找到其他的动机了。他在阿克麦切特的行为的效果,在政治上不是对浩罕有利,而是对我们俄国人有利。阿古柏是第一个,把我们到那时为止,完全是针对希瓦的注意力,引向浩罕一边的人。他是我们向锡尔河推进和我们依次地占领阿克麦切特、土耳其斯坦、塔什干和浩罕的一个原因。他还是第一个使我们想起刻不容缓地履行那历史的潮流加诸于我们的中亚细亚的义务。

A. 马克谢耶夫

第 七 章

喀什噶利亚的军队——它的组织、编制、军粮、武器装备、训练和雇佣的性质——它的数字力量和 1877 年 2 月 1 日 (13 日) 的分布情况——从中所得结论。

喀什噶利亚第一次成立一支常备军的尝试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和卓倭里罕条勒统治这个地区的时期。1857 年 4 月,倭里罕条勒在少数几百名浩罕汗国来的流放者和一些喀拉吉尔吉斯人的帮助下,占领了喀什噶尔城,屠杀了那里的中国人,自立为喀什噶利亚的汗。喀什噶尔和周围的居民们承认了他。他的迅速成功为他引来了一大群新的拥护者。这些新的拥护者部分是来自叶尔羌、和田和阿克苏,部分是喀拉吉尔吉斯人和浩罕人。中国人,根据他们的习惯,躲进了城堡,等待着援军,而这支援军却一直没有到来。倭里罕条勒立即精力旺盛地投入组织他的军队的工作。他把所有自愿参加,且能够拿起武器的人安置在部队里;五百人为一个支队,由一个胖子提指挥。他的部队分为步兵和骑兵,他们穿得相当好,穿的是某种型式的制服,训练得能够按照一定程度的秩序动作,并且能够按照某种口令协同动作。他们的装备品色繁多。步兵和骑兵装备最好的有带着点燃火药用的一块燧火石和钢的器械的火绳枪,但大多数步兵拿着长矛或短的标枪、剑等。

然而不久,自愿参加倭里罕条勒的军队的人就不够用了,而喀什噶尔城和附近村庄的居民就不得不送他们所有适合当兵的年轻人去参军。这一措施,虽然使部队的数量扩大了不少,但却引起了

人民的很大不满,而且也降低了倭里罕的已经很低的军事力量的水平。除了供应新兵之外,人民还必须无偿地供应部队所需用的马、牲畜和口粮、饲料和燃料。所有的技术工人都被征募去制造炮和士兵们的服装和装备。喀什噶尔镇,在一个阿富汗人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铸造厂,不久就铸造出八门大炮。这个铸造厂缺少铜,所以倭里罕夺去了当地居民和外国商人中能够找到的所有铜器。制造好的大炮,配给了炮队,而那炮队管理得很差。

倭里罕条勒在连续四个月的努力之后,拼凑成一支相当有力的军队。他想以此和中国人打上一仗。而这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从阿克苏、库车、固勒扎向喀什噶尔镇推进。第一次冲突表明,倭里罕的军队毫无价值。他们几乎在遇到对方之前,就显露了动摇的迹象,而有不少人逃跑了。倭里罕条勒和他身边的少数几个党羽,随着他和逃跑着的士兵,设法到达了浩罕。喀什噶尔的居民就向中国军队打开了这个城镇的大门。

在随后从1870年开始的,以“东干人的暴乱”而得名的喀什噶尔的动乱中,当地居民和东干人的部队都参加了反对中国人统治的斗争。那时,中国人用以维持他们在喀什噶利亚的统治的军队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同一来源征募来的。

然而,暴乱者们除了极少的例子以外,都没有任何组织。每当他们从一个城镇派人去支援另一个城镇时,派去的都是一群松散地拼凑在一起的、装备很差而又没有纪律、没有任何英雄主义情感的人。

到1863年,反对中国人的起义,遍及了整个地区。和东干人联合起来的人们,迫使中国人躲进了那些城堡。一个奇卜察克人司迪克伯克,把喀什噶尔镇的统治权夺取到手。但是,他自知无力和中国人进行斗争,因而请求当时统治着塔什干和浩罕的阿里姆·库尔的帮助。1864年,阿里姆·库尔把布素鲁克和卓这个人支援给了他。和布素鲁克和卓一起来的还有以总司令身份出现的阿

古柏 ,以及五六十名骑兵和冒险家们。阿古柏在喀什噶尔逐步地挤走了软弱无能的布素鲁克 ,把大权拿到自己手中 ,并且在随后的十年中 ,以同样循序渐进的办法 ,把从克里雅镇到吐鲁番 ,包括和田、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和库尔勒的整个喀什噶利亚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阿古柏最初所从事的一系列战斗 ,包括围攻喀什噶尔 (新城) 城堡 ,两次远征叶尔羌 ,一次远征和田。在这些战斗中 ,他的部队是由许多民族——喀什噶利亚人 ,喀拉吉尔吉斯人 ,浩罕人等等组成的。装备和服装都很差。然而 ,阿古柏强大到足以取得政权的事实 ,不仅在群众中 ,而且在军队里也都为他招来了不少敌人。

阿古柏第一次远征叶尔羌的失败 ,招致了他的军队里的奇卜察克人的一次起义。

在奇卜察克人之后 ,阿古柏军队里最不听话和最动荡不安的因素是喀拉吉尔吉斯人了。阿古柏连根拔除了他们。

阿古柏或是以武力 ,或是以诈骗的手法取得了喀什噶利亚所有城镇的统治大权 ,但是却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 ,他从一开始执政的时候起 ,就决定依靠军队的力量 ,而使它成为这个国家拥有特权的、统治的阶级。

阿古柏军队最初的体制上的特点 ,直到现在仍然保存着。它和中亚细亚的独立国家 ,很久以来所采用的体制 ,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军队分为步兵、骑兵和炮兵。战斗单位是由一个百人长指挥的“索特尼牙”。一个“索特尼牙”由四十到六十人组成 ,被分为两个半“索特尼牙”。每半个“索特尼牙”由一个“匹扬济巴什”指挥。每半个“索特尼牙”又分为若干十人小分队。每个十人小分队设一个“达巴什”(即十人长——汉译者)。

这个地区的资源为阿古柏的军队提供了口粮和服装的原料 ,而布 (部分从俄国 ,部分从印度进口) 、火药、铅和生铁则除外。阿古柏特别缺乏枪支和大炮。他拥有的枪支 ,主要是燧火滑膛枪 ,一

部分是从附近的独立国家弄来的,一部分是当地作坊制作的。除了燧火滑膛枪之外,阿古柏在 1868 年设法弄到了少量的单管和双管猎枪。阿古柏的炮兵是很差的。

阿古柏一旦和英国人、土耳其人建立了关系后,发现他可以得到一部分好的击发的和连发的来福枪来装备他的部队。沙敖的使团和蒺赛斯率领的两个使团使他熟悉了武器的完整体系。这些人作为礼物,给他带来了几百支施奈德体系的后膛装填的来福枪、恩菲尔德前装枪、左轮手枪和几个弹仓装备的样品。蒺赛斯先生还邀请阿古柏派遣一个使团到印度总督那里。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经由印度,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他同时还开辟了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甚至直到现在仍然和喀什噶利亚进行着相当活跃的武器贸易。

英国人希望把喀什噶利亚划进那个把他们在印度的领土和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领土隔开的中立地带。他们的这种愿望,使他们在喀什噶利亚采取了和他们长期以来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同样措施。他们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如果俄国被迫把自己在亚洲的边界进一步向南推进的话,尽可能使俄国不能进入这块中立地带。这些措施还包括向阿富汗和喀什噶利亚的独立的统治者提供武器和教练,和这些统治者缔结防御联盟。英国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非常巧妙地以驻扎官或特派员的名义,谋求在一些独立的宫廷保持它自己的代表的权利。英国还通过她无数的工厂,利用她所掌握的有力手段取得贸易的专利权。

阿古柏充分地利用了英国对他的事务的干预,在许多年内,致力于改进他的军队体制以及它的装备和训练。

1872 年,第一个到喀什噶利亚的俄国使节男爵考尔巴尔斯上校,出席了阿古柏军队的检阅。他在给土耳其斯坦总督的信中,关于这个问题写道:

“他们最初让我看了三千名汉人和东干人的步兵。他的动作

性质,是属于防御队形的。这些步兵的主要力量,在于能够不停地从抬炮发放出震耳欲聋的炮火。”

“然后,他们让我看了萨巴宰(似乎指的是由当地人组成的一种步兵——汉译者)。他们很准确地命中了一个标靶。他们有一门青铜炮,用这门炮几次成功地击中了不下一千步以外的标靶。”

“最后,他们让我看了一个由六门炮组成的野战炮队,按照英国的信号和口令,以一定程度的技巧进行的演习。他们在其他一些动作中,几次表演了撤退的动作,一面后退一面既不停下来对准目标,又不调正瞄准器地发射。”

“由五十到六十名骑兵和同等数量的步兵组成了炮队的护卫。步兵装备着英国来福枪和刺刀。这个炮队的指挥官是阿富汗人,隶属于它的有几名印度军官和三名阿富汗号兵。它的教官是一个俄罗斯人或鞑靼人的逃兵。”

在上述检阅以后,他们允许考尔巴尔斯男爵去观看喀什噶利亚部队的营房。根据我们使节的看法,炮队兵营是模仿欧洲的式样。一名哨兵手提着出鞘的剑,在顺着炮列踱步。一般士兵和他们的现役上级说话时不起立而坐着。炮队指挥官的私人住宅不同于一般的小屋。考尔巴尔斯男爵用一句话结束了对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叙述。他指出,可以在所有的一切中,看出英国的影响。

1875年,莱茵塔尔上校被派到阿古柏那里,送交沙皇给他的一些礼物。莱茵塔尔上校在喀什噶尔城逗留的三天中,得以目睹了喀什噶利亚军队的一次检阅,并搜集了一些有关阿古柏军队力量的资料。他回到塔什干镇后,向土耳其斯坦总督递交了一份报告,其内容如下:

“一、英国人给了阿古柏大量的击发枪,这是我看到的。我拿到手的一支这种武器,保管得太坏,以至于现在几乎分不出它是一支来福枪呢,还是一支滑膛枪。

二、阿古柏修建了一座铸造厂。这个厂把前装来福枪改装为

后装来福枪。毫无疑问，这个铸造厂是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已经改装了四千支来福枪。我估计 1875 年 5 月 15 日，我出席的那次检阅上，约有六千名步兵装备着后装来福枪。我看到了其中之一。它的枪闩没有拉出来，而是从左到右开的。枪闩里有一根针，扳机落下来，就被撞针击中。

铸造厂每星期生产十六支来福枪。

三、喀什噶尔有几所火药工厂，可以生产光泽很好的火药。

四、喀什噶尔有一个普通铸造厂。我看到他们在试验四门新铸出的来福炮。喀什噶尔还有一个特殊的工厂，为这些炮生产拉长的弹药筒。

四、阿古柏为了一次炸药，特别是榴弹爆炸试验的成功，慷慨地答谢了英国人。

五、我在喀什噶尔只看到了一个炮队。它拥有六门炮，其中四门是新的山炮，它们连同弹药筒，装载在三匹马上。除此之外，隶属于步兵的有十六门炮。还有一些炮和一万八千名士兵被派到玛纳斯和乌鲁木齐了。

六、步兵的分列式做得好，它的主要队形是方的，现在正在教练散兵队形。这是阿古柏最近提出的，也是他的步兵的薄弱环节。

七、骑兵的协同动作做得好。它的装备多样化。在我看到的那次检阅中，约有骑兵一千五百名。

八、喀什噶尔有不少英国工人。

九、阿古柏军队的教练是土耳其人。我看到其中的两人。

八、步兵很快地就要穿上一种新的军装了。它和俄国的样式相似。”

莱茵塔尔上校的情报，看来多少有些夸张，然而，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到 1875 年，阿古柏的军队在装备上，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由于英国的帮助而取得的。

我们 1876 ~ 1877 年的使团，和在它之前的所有使节团相比，

就搜集有关“毕条勒特”军事力量和资源的情报来说具有着极其有利的条件。因为我们的使团,在1876年10月从奥什出发,途经喀什噶尔、阿克苏、拜城和库车,到达库尔勒镇和喀拉沙尔要塞,在一次旅程中,就在阿古柏的领土上,横穿了一千二百五十俄里(811 $\frac{1}{3}$ 英里)。使团的成员们,在喀什噶尔目睹了喀什噶利亚军队的几次检阅,视察了他们的营房。除了在库尔勒镇附近,看到“毕条勒特”召集的一次军事演习的野营外,还在拜城和库车看到了检阅。最后,使团在喀什噶利亚逗留的近六个月期间里,得到几次机会,用提问的办法证实了业已获悉的有关阿古柏军队的情报。然而,由于当地当局的极端多疑和他们隐瞒真情的企图,在独立的亚洲国家搜集准确的情报,是如此之难,以至于我不能担保下面所提供的资料的完全准确性。所以,我预先要对叙述里可能出现的错误表示歉意,同时,也希望这些错误是不重要的。

使团关于“毕条勒特”的军队,所搜集的详细情报揭示了他们的组织、编制、设备、装备、服役年限、军役、训练和演习的一些有趣的细节。

最后,我尽力大体上确定“毕条勒特”的军队数量和他们在那个国家的分布情况,并且对他们作为一个军事机器的价值,做出一个总的评价。

阿古柏把喀什噶利亚属于军事阶级的所有的人称为“希帕赫”。这些“希帕赫”按照他们服役的部门,被分为步兵、骑兵和炮兵。除了步兵和骑兵以外,还有抬炮手。这些抬炮手,由于他们的装备包括长的重型燧火火绳点火机(如同以前俄国要塞所使用的那样),每四人一架,就他们的番号说,他们与其说是步兵,勿宁说是一种更近似炮兵的团体。

步兵、骑兵和抬炮手构成了常备军。此外,阿古帕为了反对中

国人 ,而在他的东部城镇^① ,征集了一些东干人。

喀什噶利亚军队的各个部门 ,虽然不是按照正规和不正规分类的 ,而根据他们的训练、装备和设备 ,只有步兵和一部分骑兵以及炮兵才能认为是正规的。

阿古柏的全部士兵 ,都属于现役军队。

一、步兵 (萨巴宰)。自从不多几年前 ,土耳其教练来到阿古柏处以来 ,喀什噶利亚的步兵 ,不再像原来那样细分为 “索特尼牙 ”和 “旗 ” ,而分为 “塔波 ”了。每个 “塔波 ”又分成八个有三十个纵列的 “布罗克 ”。然而 ,由于军队都不足数 ,一个 “布罗克 ”的真实力量 ,有十五到三十个纵列不等。

二、骑兵。在阿古柏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的骑兵的大部分 ,也同样接受了土耳其教练所介绍的体制。它们和步兵同样地被分为 “塔波 ”。每个 “塔波 ” ,就数额来说 ,相当于两个俄国的队 ,被分为八个 “塔奇木 ”。每个 “塔奇木 ” ,包括十五到十六个纵列。

在大部分骑兵中 ,除了这种细分外 ,旧的 “索特尼牙 ”和 “旗 ”的划分仍然保留着。百人长指挥 “索特尼牙 ” ,而胖色提指挥 “旗 ”。一个 “索特尼牙 ”有四十到一百人。一个 “旗 ”包括三到六个 “索特尼牙 ”。

在步兵和骑兵中 ,都采用双横列队形。

三、炮兵。喀什噶利亚军队有两个炮队。每队有六门大炮 ,形成单独的军事单位。考尔巴尔斯所看到的第一炮队有当地铸造的发射十二磅重的滑膛炮 ,第二炮队装备的是发射三磅重炮弹的山炮、也有一些有来福线的后膛炮。^②

① 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前二者在 1876 年为中国人所占领。——作者

② 根据其他情报 ,这个炮队有八门大炮。其中四门是后膛炮 ,四门是前装炮。——作者

第二个炮队的炮是几年前从印度进口的。尽管它们中有五门的炮尾机械装置坏了,已经失效,而仍然在前哨。每个炮队都有约五十名骑兵和同等数量的步兵作为它的护卫。当地铸造的其他炮发给了步兵。有十六门炮属于两个“塔波”卫兵的红萨巴宰^①,或者说,每个“塔波”的卫兵有八门炮,其余的“塔波”只有两门炮。

四、抬炮手。这种兵全部是从汉人和东干人中招募的。四个士兵一组,掌管一门抬炮。抬炮约一俄尺(7英尺)长,而它的炮膛内径不到一英寸。五门抬炮组成一个小队。每个小队有它自己的队旗和五名装备着普通燧火滑膛枪的护卫。

步兵。骑兵和炮兵有如下的等级和头衔:低级的有二等,即达巴什、匹扬济巴什,军官的级别限于玉孜巴什和胖色提。前者是一种下级军官,第二种是参谋人员,最高的军衔是拉希卡尔巴什。他指挥五到十个胖色提,相当于欧洲的师指挥官。

最初,阿古柏满足于让他自己的人民和外国人中的那些自愿参加服役的人,去填充他的军队。然而,不久自愿参加服役的人数,不敷招募的需要了。因而,阿古柏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服役的制度,而把自愿制保留下来,作为填充他的军队的补助办法。

义务兵役落到所有年满十五岁的男性头上。每年提供的新兵数量,根据兵役的需要而变化。被抽的新兵是按地区、城镇和村庄分配的。有两个或三个弟兄的家庭,要抽一个人去当兵。这是很沉重的负担。新兵的年龄规定在十五到三十,甚至三十五岁之间。

阿古柏由于时而和他的邻居,时而为了镇压他自己的人民,而不断地进行战争,所以,不得不保持一支超过人民群众负担能力的较大的军队。加之,管理的腐败愈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一些年内,整个城镇和乡村都实行着强制征兵制。他们甚至把来到这

^① 我们在喀什噶利亚逗留期间,这些“塔波”中的一个在前沿驻地,其余的在喀什噶尔城。——作者

个地区仅仅为了从事贸易^①，或带领商队的外国人，抓住充当士兵。这种强制征兵制度，促使开小差的情况变得十分严重。所以，阿古柏的军队，经常处于缺额的状态。

在自愿参加喀什噶利亚军队的外国人中，首位属于那些原浩罕汗国的流亡者们。喀什噶利亚人把这些人笼统地称做安集延人。此外，还有从布哈拉和俄属中亚领土来的流亡者们。阿古柏偏爱西土耳其斯坦的流亡者们是容易理解的。安集延人是他在喀什噶利亚露面以后的第一批同盟者。加之，他本人就是塔什干附近的一个村庄匹斯坎特的人。此外，这些安集延人，毫无疑问，是阿古柏军队中最聪明、最勇敢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喀什噶利亚享有着当时他们所享有的特权。这个地区的政府和军队中最好的位置，都被安集延人占去了。安集延人在喀什噶尔形成了阿古柏可以绝对依赖的一个强大的集团。事实上，只要阿古柏走运一天，这个集团就会稳定地扩大一天；但是，1876年，当阿古柏和中国人的斗争开始露出失败的迹象时，这根支柱的弱点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阿古柏第一次失败后，有不少到喀什噶利亚来找出路或来谋生的人，不再相信阿古柏的司命星了。他们只在等待着时机，以便带着自己所掠夺到的财富，逃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在阿古柏刚刚开始失败时就背叛了他的人中，有些就是他最亲近的人。

除了西土耳其斯坦的流亡者外，他的军队中，还有阿富汗人和印度人以及少数几个土耳其人、汉人、东干人、吉尔吉斯人。阿富汗人作为好的士兵，受到了阿古柏的高度评价。他们主要在炮兵和红萨巴宰里服役。也有一两个由阿富汗人组成的“索特尼牙”。枪炮工厂的工人也是阿富汗人。

① 我们在喀什噶利亚停留期间，有几个我们的塔什干臣民来看我，抱怨说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被强制地抓去当了兵。见40页。——作者

阿古柏的军队中,印度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他们情愿雇用
在他们炮队里服役的那个种族的人(系指阿富汗人——汉译者)。

阿古柏的土耳其人,是以教练的身份,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他们介绍了土耳其的制度,但却没有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中的不少人希望破灭了,很快地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在喀什噶尔建立了一所工厂,制造很好的击发枪的雷管。

在阿古柏军队中服役的汉人,是1863-1864年喀什噶利亚暴乱中被毁灭的中国军队的残余。他们由于信奉了伊斯兰教,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得在军队里服役十二年。汉人是军队里的抬炮手,因此,代表着阿古柏军队中最薄弱的部分。汉人除了充当抬炮手外,还在军内承担奴仆的职责。

阿古柏军队中的东干人,是原来在汉人手下服役,守卫喀什噶利亚各城镇的残余者。他们也被编为抬炮手。但其中有些也编入了骑兵行列。尽管他们也同样受到怀疑,但他们的地位多少比汉人好一些。汉人和东干人的头目,都是从他们自己人中挑选出来的,吉尔吉斯人和喀拉吉尔吉斯人都积极志愿参加阿古柏的骑兵。他们主要被分配在边远的岗哨上当驻防军,和充当传令兵或邮务部门的通讯兵。

最后,阿古柏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这些人是和喀什噶利亚西部、南部的各个独立的小君主作战时弄到的。

在喀什噶利亚军队中,服役是终身的。不适合当现役军人的,或是让他们在农田上工作,或是让他们饲养国家的牲畜。

服役的报酬包括金钱、衣服、来福枪、升级和最后免除进一步服役。金钱报酬的数额多少不同。一般士兵,从没有超过五十腾格即五个卢布或约十二个先令六十个便士的。

阿古柏亲自接见一个完成了特殊任务的人时,一般地赏给衣服或来福枪。赏给的衣服都是长袍,它的价值根据受赏者的级别

而定。普通士兵就给印花布或是半绸质的材料做的长袍^①。百人长就会得到布的或绸质的长袍。五百人长,就会赏给最优质的布或花缎或丝绒做的长袍。

如果赠与火器的话,一般地给双管猎枪,或是左轮手枪,给左轮手枪的时候多些。

对军官的酬赏,全看统治者的意愿,而不根据服役时间的长短或职位的高低。

提拔达巴什和匹扬济巴什的权力,掌握在五百人长手中。提拔百人长和五百人长的权力,由阿古柏掌握。经阿古柏审查,一个普通士兵可以直接提到五百人长;同样,一个五百人长可以降为普通士兵。对于五百人长的进一步提升或报赏,包括租给或赠给他们一片土地,有时是整个村庄;委派他们在宫廷或政府中任职。因而,他们可以获得诸如托克索巴、伯克托克索巴和伯克等最高的职务。被委派担任这个地区的一般行政职务的人,可以同时保留他的军内职位,并指挥分布在他管辖范围内的部分军队。

在喀什噶利亚军队中,可能达到的最高等级是相当于我们的师指挥官的拉希卡尔巴什。他指挥五到十个胖色提。阿古柏为了加强政治上的联合,总是尽可能地把从东部地区召募来的新兵派到西部边界上去,把从西部地区召募来的新兵派到东部边界上去。为了酬答那些服役得好的士兵,在和平时期,让他们每年享受一个月的假期。

享受假期的人,由他的指挥官发给一张通行证。他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向当地的阿克萨卡尔出示这个通行证。把一个士兵调回到他的家乡,也被认为是一种奖励。

所有在喀什噶利亚军队中服役的人,都领到一套国家制服,其情况如下:

① 半丝绸的带花材料。——作者

萨巴宰的制服是一种带红色有着铜纽扣的双襟长衣。肩膀上绣着各色的星。我们所见到的一些步兵,穿着杂色的长衣,有些人却穿着普通的长袍。少数人穿着土耳其士兵的制服,一件厚的黑色镶着红边的布质外衣和同样布质的宽大而有一道红色纹路的裤子。其余的步兵都穿着皮革的黄色的恰姆巴^①,装饰着红边。

头上戴的是高的锥型帽。它们或是用各种颜色的布或是用毡子制做的,镶有毛皮的边,或是用俄国水獭皮制作的。长衣是用绣有白花、装有银扣的宽皮带扎起来的。腰上挂着一些同样形状的皮肤夹子。右边有一个装零星东西如针线、钻子、小刀等的小袋子。左边挂着一个皮革套着的装火药用的动物的角、子弹包、雷管包,三个弹药筒盒,每盒装着五支弹药筒,还有一个装着滑润枪支用的动物油脂的角。

步兵、骑兵和炮兵都戴着同一样式的帽子,扎着同样的腰带。

炮兵穿着一一种黑色的布或毡子制作的长衣,肩上绣着红星。

骑兵穿着各种色泽和各种材料,如花布、半丝质或丝制品、粗布等等的长袍。外衣的末端,塞在皮的恰姆巴或马裤里面。

抬炮手,不论汉人或东干人,都穿着各种颜色的,不过主要是灰色的粗布长袍。

这类士兵大多数的头饰,看来像是一条粗布巾。这条粗布巾的一头可以吊在后面。抬炮手脚上穿着蓝色袜子和厚鞋子。步兵、骑兵和炮兵穿的是用软革做的带有厚后跟的宽头靴。

一件长袍的穿用年限是一到两年。恰姆巴半年,靴子四个月。每年分发一套内衣裤,每两年一件皮袄。骑兵每年发两件长袍。马和鞍子由国家提供,被认为是可以永远使用的。事实上,按规定分发的物资,分发得很不正常,以致于士兵们经常是衣衫褴褛,穿

^① 这个字可能和“散巴”(“散巴”即大鹿)是同一个字。大鹿皮的衣服在印度是很闻名的。——作者

着破烂的靴子。

阿古柏的步兵装备的是步枪，骑兵是卡宾枪和剑，东干人骑手是长矛。掌管炮的炮兵是剑，护卫炮的士兵是步枪。汉人和东干人的抬炮手是抬炮，他们的护卫是步枪。所有的指挥人员，从百人长以下是步枪、剑，在某些情况下是左轮。

阿古柏军队使用的步枪，包括各种长度、各种口径的燧发滑膛枪。这些枪支和他们所有的少量击发枪同样，一般都是小口径的。为了便于瞄准，这些枪支上安有中国的瞄准器，由于它们还有推弹杆，所以非常重。

有不少枪的膛线，只是在枪膛里有少数几条直的刻线。装子弹的时候，必须用推弹杆狠狠地捣几下子。这种枪的准确性，在两百步以内是很不错的。它的射程有时达一千步。这种武器的缺点是明显的，装子弹太费时间，发射时需要卸下，射程短，准确性差。

击发枪，包括光筒的和有来福线的，在阿古柏的军队中，数量上占次位。在我们碰巧看到和听说的有来福线的击发枪中，有八千支是带刺刀的恩菲尔德来福枪，上刻有“Tover^①1864”字样，有的刻着“1867”字样。相当一部分骑兵和几个“塔波”的步兵装备着这一类武器。这是阿古柏前几年从印度买来的。

其余的击发枪分为两类：1. 外国制造的单管或双管猎枪。这些枪炮大部分都记有“Joseph Brown and son, London”字样，也有一些来自图拉的俄国工厂。2. 当地制造的击发来福枪或光膛枪。

这两种的数量都不大，但很难确定它的具体数字。当地制造的双管光膛枪的瞄准器，是按六百步射程安排的（!!）。

当地工厂生产的击发枪有两种型号：像恩菲尔德式的，膛内刻有几条直线的滑膛枪和枪筒和俄国骑兵的伯当（Berdans）同样长的短武器。

① 作者可能是想写“塔”字。（意思是伦敦塔）。——英译者

两种型号的枪支制造的都很粗糙。然而,必须承认它们耐用,并且在短距离内相当准确。它们的口径是 $\frac{3}{8}$ 英寸。长的那种重十磅,短的重六至七磅。它们没有安装刺刀,但是配有铁的推弹杆和射程到六百步的瞄准器。这些枪的枪托绝不是装饰品。掀起枪托右面的一块小木片就是一个储存滑润这杆枪的油脂和抹布,枪筒的尾部用突厥文刻着制造者的名字。

根据我搜集的情报,阿古柏在1877年1月,安排要向他的部队分发四千支后装枪。这些来福枪的一部分已经分发了,另一部分存在叶尔羌。

这种武器的第一批,有两千二百支,连同八门有来福线的三磅山炮(四门后装的和四门前装的)一起,是大约两年前从印度弄来的。我们在喀什噶尔看到的后装枪,是喀什噶尔的阿奇木阿尔达什达德华的护卫们使用的。库尔勒的后装枪,是恩菲尔德型改装为施奈德型的。它们有三个膛线槽,装着三刃刺刀。然而,我们注意到一种新的武器,显然属于同一系统的,装着法国刺刀或像夏瑟波(Chassepot)专利的来福枪上装着的那种军刀^①。

我们在喀什噶尔看到的施奈德系统来福枪的弹药筒,是根据包克瑟—亨利原理的中心发火。这种弹药筒的样品,已经拿到塔什干。

除了施奈德系统的以外,都没有装退弹钩。阿古柏收到了一批必需的机械装置。当地的作坊把这些机械装置,安装在当地制造的来福枪上。我曾经看到这样一杆枪,它是一杆滑膛枪,做工粗糙,但是退弹钩却安装得相当有技巧。我们问到的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改装了的恩菲尔德式枪和后装枪。他们还说,这些武器是阿布杜尔·阿则孜送给阿古柏的礼物,作为他

^① 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作为临时措施,先采用了(在1867年)施奈德体系,略予变动,它们的撞针不是平的,而是凹面的。——作者

把土耳其的保护给予了阿古柏的国家的一种标志。另外一则更详细,也许是更值得信任的消息告诉我们,阿古柏授权他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赛义德·阿古柏·伊善和卓去购买并运回喀什噶尔一万二千支来福枪和一些大炮,伊善没有接到明确指示通知他从那里购买。但是,他有权自行斟酌处理,进一步的消息还告诉我们,伊善和卓在君士坦丁堡(从哪里不得而知)弄到了六千支来福枪和六门大炮。他带着这些武器,经过印度,回到喀什噶尔。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其余的六千支来福枪没有交给他。1875年,伊善和卓到了西藏,受到阻拦;当地当局要他交纳枪炮等的关税。它的数额是三十个元宝(或约3200卢布或400英镑)。伊善和卓留在西藏,他派遣伊斯麻伊尔先生去取所需的款项。阿古柏听到伊善和卓和枪、炮等被扣留下來的消息后,立即从商人们那里征集了所需要的三十个元宝,派人给伊善和卓送去。阿古柏另外还征得一批款子,通过伊斯麻伊尔先生转交给伊善和卓,以支付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余枪支的价款。伊善和卓已经买好的枪,部分是后装枪,部分是前装枪。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阿古柏所有的后装枪总数是四千支。然而,可能伊善和卓买来的一批或是几批,都算在这个数字之内了,尽管我掌握着某些情报,但仍然不敢肯定英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向阿古柏提供改良了的武器的活动。最近,土耳其军队采用了亨利-马梯尼系统的枪支,他们可能要设法处理他们的施奈德系统的来福枪。所以,可能把这种枪的一部分卖给了阿古柏;同样,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的印度兵现在都装备着施奈德系统的来福枪,他们直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制造这种来福枪。确实难以相

信,有相当一部分部队还装备着击发枪,甚至于燧发滑膛枪^①的土耳其,会愿意把后装枪卖给阿古柏。然而,我们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有关英国在供应阿古柏来福枪中所起的作用的直接情报。我们只知道,像沙敖一类的英国贸易代表、和像菲赛斯一类的英国使团作为送给阿古柏的礼品,随身带来了几百支来福枪和左轮以及一些弹盒设备的样品。我们还知道喀什噶利亚的使节伊善和卓在伦敦逗留了一些时候,为了什么?还弄不清楚。然而,要最后弄清楚到底是谁,是英国,还是土耳其,或是两者都为阿古柏提供了武器,还有待于取得更详尽的情报。

除此之外,我还要补充一件毫无疑义的事实。那就是直到最近,和喀什噶利亚的武器贸易还在继续着。

1876年12月23日,我们在库车和拜城之间的路上,在离拜城一站路的地方,遇到了五辆由四到五匹马拉的车子,装载着一箱箱的来福枪。这些马车是到托克逊要塞的,以便在那里把这些来福枪发给部队。

3月7日,我们在库尔勒和喀什噶尔之间的英阿瓦特村,遇到一个有二十峰骆驼的商队,其中十峰骆驼驮载着长木头箱,每峰两箱,装着武器。有两峰骆驼驮载着装好箱的四门炮。可以料想,这是些三磅后装山炮。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阿古柏有一个有六门这种炮的炮队。两峰骆驼驮载着那些炮的轮子,它们之中的每峰骆驼上还驮有一箱弹药。另外两峰骆驼驮着四座炮架。其余的四峰骆驼驮载着十六个小而捆扎得结结实实的弹药箱。跟随这个骆驼队的人们告诉我们,后面还跟着一个大型骆驼队驮载着来福枪和弹药。这些骆驼队和我们第一次遇到的那些马车,都是从

^① 1875年3月,我访问土耳其海港沃洛和萨洛尼卡时,在沃洛看到一千名士兵用击发滑膛枪,在萨洛尼卡见到的哨兵都装备着破旧不堪的燧发滑膛枪。——作者

储存枪炮和弹药的叶尔羌来的。托克逊的阿奇木伊斯兰木伯克告诉我们,他在 1875 年底,从西藏运回来七百八十箱大炮弹药和来福枪弹药筒,储存在叶尔羌。他当时带着三十六名骑兵和四十名骡。由于路途艰难和劳累死了两个人,损失了七十六匹骡子。根据伊斯兰木伯克的说法,这批军火是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送到印度,英国人又从那里转送给阿古柏的。

在西藏(不是在拉达克?),英国代表对伊斯兰木伯克施加了压力,直到伊斯兰木伯克给了他三个元宝(325 卢布,50 英镑)的贿赂时为止。

从拉达克到叶尔羌走了三十六天。

我们所见到的铜制武器中,剑的质量很差,但样式好。绝大部分剑是本地制做的,但我们也见到了极少数从印度进口的。

上边说过,喀什噶利亚的军官,除了滑膛枪和剑以外,还配备有手枪,有的是左轮枪。手枪几乎是不值一谈的。因为它们的质量太差,但是关于左轮,尽管它们在喀什噶利亚的数量有限,可以看出,却在稳步增长。这是由于阿古柏的努力和百人长们所表现的想得到它们的迫切愿望。最经常遇到的是柯尔特和勒法肖(Le-fauchaux)式的。我们所看到的后一种类型,或是由于它们的弹药筒供应不足,或是更经常遇到由于其机械装置损坏,很快地就报废了。

喀什噶利亚军队薪给的发放和食品的供应,都是不正常的,也没有固定的规定。发给各个部队的薪给数额,根据他们行军,还是驻扎在几个城镇的营房里,还是在前沿岗哨上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但主要地还是根据阿古柏的现金贮存情况而定。

薪给的多少还取决于这些部队是由国家的金钱维持的呢,还是由某些个人维持的?后一种的标准,是很低的。

在较好的环境下,薪给是按照下述等级发放的:列兵每月三到十五腾格(30 戈比或约 9 便士到 1 卢布和 15 戈比,约 3 先令 9 便

士) ;匹杨济巴什二十五腾格 (约 6 先令 3 便士)。百人长和五百人长的薪给则根据阿古柏斟酌 ,或是收取土地税 ,或是发给实物或现金。一个百人长每月的费用 ,约达三十卢布 (3 英镑 15 先令)。炮兵的薪给较高。不少自愿参军的骑兵的工资 ,是由阿古柏自己斟酌确定。

在喀什噶利亚 ,军队给养的供应 ,采取几种办法。给养的配给是双重的 :

一、每天给每个士兵发两个馕 (重约 $1\frac{1}{2}$ 磅) (一种像大饼的食物——汉译者) ,几个人按照所属指挥系统合起来分食一盘抓饭。每月给每个士兵发一磅茶叶。

二、每月给每个士兵发两恰拉克 (约 32 磅)面粉 ,一恰拉克 (16 磅)谷物和一或两恰拉克肉类。

对于士兵 ,特别是那些有家的士兵 ,有时不发给实物 ,而分给他们一小块土地。他们可以用十五恰拉克谷物的种籽种植庄稼。这么一块大小的土地的占有者 ,即使他本人不能耕种 ,仍然可以获得一半谷物 ,也就是说可以得到约八十恰拉克的谷物。只有极其贫苦的一般士兵的家属 ,才能从国家领到津贴。

一个家庭所得的这种津贴不得超过一百恰拉克的新谷。这样 ,每月就相当于给每个家庭成员两恰拉克面粉和一恰拉克的谷物。穷苦士兵们的家庭和父母 ,可以免除一切或部分捐税。

在驻扎期间 ,每三匹马每天供给两捆苜蓿、一捆麦草。每匹马每年配给五十恰拉克的谷类。行军期间 ,每匹马 ,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得到三到四捆苜蓿或干草和四斤 (约十磅)的新谷。大部队在荒漠地带行进时 ,马匹只能得到新谷 ,其数量要从十磅降低到七磅半。这时 ,就不发给苜蓿 ,而代之以嫩芦苇、苇草、芨芨草或麦草。他们大量地使用着玉米做为马料 ,也有久茄拉 (可能是燕麦——汉译者)和大麦。

在顺利的环境下 ,分发给喀什噶利亚士兵的衣服是 :每年一件

花布衬袍 ,一件装饰性的罩袍 ,一件粗布或布的长袄 ,两件皮恰木巴 ;一二或三双靴子 ,一或两套内衣。

每两年一件长皮袄。不定期地发给士兵的东西有 :他的武器、腰带和它所有的附属品以及他的鞍具。马是非到完全不能使用的时候 ,不给调换的。所有的津贴都是胖色提经手 ,通过百人长分发到各个分散的岗哨。

每个胖色提从西尔卡那里领到一定数量马匹所需要的谷物。发放的情况 ,是以收据来审核的。收据要交到西尔卡那里归档。胖色提从国库领取武器和装备。喀什噶利亚的所有的大城镇都设有这种国库。

在到达了固定的驻扎地点后 ,就不再领取谷物了。胖色提就给他们分配一些国有土地。这些土地一部分由士兵们 ,一部分由雇工们耕种。耕种这种土地 ,特别是对于汉人士兵来说 ,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得无偿地从事劳动。除了国有土地外 ,胖色提还给他们分发在山里放牧的成群的马和其他牲畜。在胖色提那里服务的人 ,不论在地里工作或是牧放牲畜 ,每月都可得到三个卢布 (7 先令 3 便士)。

每个胖色提有权支配下述一些交通工具 :几峰骆驼 ,十到十五匹马和五辆马车。

在喀什噶利亚 ,维持军队的最简单也是最普通的办法 ,是把一个或几个村庄包给胖色提、托格索巴和伯克 ,以它的收入来维持一定数量的军队。在这种安排下 ,武器有的时候包括制服由国家发放 ,其他的供应 ,不论是现金或实物 ,都由土地的使用者负责。

例如 ,对乌鲁克恰提要塞的托格索巴就采取了这种办法。他管辖着从俄国的费尔干纳省一直到喀什噶尔的一些山的出口处的整个山区 ,而他手下有十多个小的岗哨。

这位托格索巴 ,从在他管辖的地区里游牧的稀少的吉尔吉斯牧民中 ,收取一种固定的税收 ,作为维持组成这些岗哨驻军的七百

到八百五十名骑兵的报酬。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叶尔羌和其他地方的伯克们,也在他们各自管辖的地区实行着同样的使用权制度,负责维持其固定数量的步兵和骑兵。

采用后一种办法养活士兵,对于那些服役人员来说,是十分苛刻的。因为他们得不到固定的报酬,拿到的只是他们主人的随意施舍。确实他们经常因为得不到薪饷,而处于饥饿状态,并且还负担着土地上的和各种内务方面的劳动。

在城镇里和在分散的岗哨上的士兵们,住在营房里。这些营房是分散的一栋栋的。每栋是由一个墙圈围着的几间小屋构成的,在这些成栋的房屋周围盖了几排更小的房子,也住着人,每十个人一间。有些成栋的房屋是给士兵家属住的。士兵本人则住在别的地方。成栋的房屋,保持得相当清洁。但那些分散的房屋却很脏,又热又拥挤。家属住房是受到尊重的,除非邀请,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在采用营房制度之前,士兵们一向住在又小又单薄的粗布帐篷里。每十个人一顶。我们在库尔勒,看到一处营地,住着两千五百名到三千名阿古柏的精锐军队。他们在十二月、一月、二月,零下十到十一度的气温下,还住在帐篷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燃料,也没有充足的保暖衣服。他们的睡铺是少量的麦草上铺着一条毡子。另外有一条毡子是供全帐篷内所有的人盖在身上的。在营房里,士兵们除了星期五之外,都忙于训练。他们从五点到十一点,练习分列式。分列式之后,他们要携带武器等待一至两个小时才开饭。有时饭后安排的仍然是练习分列式。但一般的是在国有土地上、果园里或作坊里干活,并且从事各项内务劳动。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活动的时间。离营要经上级军官批准。星期五所有的士兵集合在主要礼拜寺里做“主麻乃玛孜”,也就是星期五的祈祷。

对喀什噶利亚士兵的纪律处分,有逮捕和用棍棒或皮鞭抽打等。

几个掌管惩罚事宜的军官的权限 ,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这一点上 ,完全是自作主张的。在军队里服役的人 ,犯刑事罪行时 ,得根据卡孜们的解释 ,按照沙利阿特的条例审讯。以偷盗来说 ,初犯处以坐牢 ,再犯要剁手 ,三犯要处以死刑。

尽管人们对喀什噶利亚普遍地有着一种看法 ,但这里实际上诉诸极刑的情况很少。死刑一般都采用绞刑。根据城镇或乡村的大小 ,各处都在显目的地方 ,设有大小不同的 ,可以处死一定数量的人的绞台。这些绞台 ,一般是进入一个城镇或大些的乡村时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目标。

在结束关于喀什噶利亚士兵的生活条件的叙述时 ,我想在此介绍一下我所记录下来的一些人的谈话。

我们在乌鲁克恰提要塞逗留的期间 ,我的护卫中的一个士兵告诉我们 ,他是和田人 ,他的家在和田 ,七年前被迫当了兵 ,在这整个期间 ,他被留在乌鲁克恰提要塞。他在整个服役期间 ,没有拿到过一次薪饷。据这个人说 ,乌鲁克恰提驻军的给养 ,是每人每天两个馕 ,早晚各吃一个。每天晚饭 ,宰两只羊。一只供托格索巴和百人长们吃 ,另一只和豌豆一起烧成汤 ,由整个驻军 ,包括七十到八十个有家的和一百个单身士兵们吃 ;有家的人用单独的容器把他们那份汤盛出来。

喀什噶尔镇的官办作坊和库房提供的制服和武器 ,发放得很不正常。

托格索巴们只负责给士兵们发放部份薪饷。大部分驻军都不满意 ,并且认为在中国人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还比较好过一些。在他们统治下 ,无论如何 ,士兵们没有受什么罪。据说 ,在现在政权的统治下 ,只有安集延人和匹斯坎特 (阿古柏的出生地)人的日子过得好。

1875 年 ,有两个跑到俄国领土上去的人 ,被在帖列克达坂的两边流动的俄国臣民、喀拉吉尔吉斯萨尔特部落头目穆索尔曼比

引渡给喀什噶尔当局了。这两个人被处以死刑,而穆素尔曼比从喀什噶利亚当局得到了报酬。

在此之前不久,有两个人因为企图逃跑,被托格索巴下令剁成了碎块。托格索巴虽然没有权利判处极刑,但是只要符合阿古柏的意图,他是可以这样做的。

喀什噶尔镇的驻军中的一些士兵说,这个城市的阿奇木阿尔达什达德华,对待他的士兵几乎和乌鲁克恰提的托格索巴一样,不发薪饷的。

长期住在喀什噶尔的一位俄国代表西卡科夫说,喀什噶利亚的士兵也好,军官也好,都从不在巴扎(集市——汉译者)上购买东西。每当他们领了制服,长袄和靴子后,就在巴扎上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把它们卖掉,而自己却依然衣衫褴褛。

我们在从库尔勒回到库车的路上,和一个叶尔羌的骑兵一起旅行了几站路。这个人除了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最近喀什噶利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的有趣的细节外,还告诉我们,他在前沿岗哨上连续服役了五年。在此期间,他领到了两件布长衫和二十五个腾格(2卢布50戈比或6先令3便士)。给养是从来没有发过的,吐鲁番的士兵有一个时期,不得不去乞求人家的施舍。他因病被批准回叶尔羌,条件是他得参加那个城镇的驻防军。他们给他钱买了一匹骡子顶替他丢失的那匹马。他就是骑着这匹骡子和我们一起旅行的。他们拿走了他所携带的燧发滑膛枪的火药和子弹,只给他留下了两发子弹以备路上之用。为了让这个人不受阻挡地回到叶尔羌,给他发了一个通行证和一张可以使他在途中各站为他的骡子取得饲料的证明。

过了库车镇,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度假的人。他正背着他的燧发滑膛枪步行回叶尔羌。他证实了他的同伙所说的话。

我们逗留在喀什噶利亚的几个城镇的整个期间内,他们派了一伙喀什噶利亚人的卫兵来伺候我们,以示对我们的尊敬。最初,

这些人吹嘘他们的处境 ,说阿古柏是如何的宽厚 ,夸大他们领得的薪饷和津贴的数量 ,但是 ,和我们进一步地熟悉以后 ,他们就更坦率了 ,并且照例愤怒地抱怨自己的命运 ,抱怨他们上级的胡作非为。

我们参观了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和拜城的喀什噶利亚军队的训练。在库尔勒 ,尽管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期间 ,有相当数量的军队驻扎在那里 ,却一次也没见到过他们的分列式。

喀什噶尔有五千以上的驻军。他们的训练是按照西方最系统的方式进行的。每天早上五点钟 ,全体士兵在营房前列队。每星期两次 ,在新城对面的大广场上 ,部队的各个分支集合在一起练习行进式。每星期四次 ,全体士兵轮流参加打靶。所以每个分支 ,每星期内有参加一次或两次这种训练的机会。

直到最近 ,喀什噶利亚军队的训练 ,采取的是阿富汗、英国(印度人教练的)和俄国的混合制度 ,夹杂着阿古柏本人所创始的一些变革。近些年来 ,还来了一些土耳其教练。他们把训练工作接了过去。只有两个“塔波”的红步兵例外。这两个“塔波”仍然按照原来的制度训练。新的教练们只介绍了新的形式 ,而事物的本质仍然一成未变。

关于步兵 ,新的训练包括操作练习 ,保持完整的正面和行进的特殊技能。骑兵传授了转变正面 ,慢步和快步骑马通过 ,三路和六路纵队以及下马练习。步兵的疏散队形 ,骑兵的进攻和执行警戒任务都没有被列在训练的课目之内。他们从没有对各个兵种的混合阵地或多元队形变化 ,予以任何注意。要传授这些 ,还有待于比土耳其派来的更有学识和技巧的教练的到来。

为了使读者更熟悉我们所目睹的喀什噶利亚部队和他们训练的性质 ,准备在下面叙述一下我在喀什噶尔、拜城和库车等城镇看到的他们的一些演习情况。

1876 年 11 月 6 日 ,我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中 ,偶然地参加了喀

什噶利亚军队在新城要塞附近举行的分列式。

这次分列式是在有两俄里 ($\frac{1}{3}$ 英里) 长, 约一俄里 ($\frac{2}{3}$ 英里) 宽的一片场地上进行的。这个场地的南面与新城的部分城墙邻接, 东面以伊额孜渠为界。

约三千名士兵排列成一个巨大的四方形。它的北面是骑兵 (两个“塔波”, 也就是十六个“塔奇木”) 组成的, 西面和南面是步兵 (三个“塔波”, 也就是二十四“布鲁克”, 带八门炮)。东面是红萨巴宰, 带着八门炮和四个“塔奇木”, 也就是半个“塔波”的骑兵。有四百个汉人站在北面, 排在骑兵的前头, 还有相同数量的东干人站在西面, 排在步兵的前头。他们全都装备着抬炮。全体士兵面向方形的内侧。中间站着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和他的参谋人员, 包括一个教练, 少数百人长和玛赫拉木 (副官或通讯兵——汉译者)。后者是一些十五到十七岁的男孩子, 担任侍从武官的职务。在最显著的部位上的是红萨巴宰, 排成八个“布鲁克”的纵队, 带着八门炮。一个名叫贾玛达尔·帕玛纳契的阿富汗人指挥着这个纵队。

红萨巴宰穿着红色和绿色的几乎拖在地上而严重影响他们动作的长布衫。在他们扎着的宽皮腰带上, 挂着一些火药筒盒子。黄色的恰木巴已穿得破烂不堪。他们头上戴着有俄国水獭皮的装饰物的圆锥形帽子。他们拿的武器大部分是恩菲尔德式的来福枪, 上着刺刀, 但是我们也看到少量的当地制造的枪支。

这些萨巴宰组成一些人数很少的“布鲁克”, 不是三十个纵列, 而是由十五个纵列组成的。附属于它们的八门炮, 使我们联想起俄国的十八磅重的榴弹炮。其中有些仅仅是十二磅的炮。运载这些炮的马车, 虽然制造得很粗糙, 但看起来却很结实。有些是漆成绿色的。炮是按照英国方式, 用炮耳装在车上的。每辆车由两匹马拖拽。每门炮的炮手, 由五名步行的人和两名骑手组成。

炮放在“布鲁克”与“布鲁克”之间,所以整个八门炮都安置在左翼。这个“塔波”根据贾马达尔·帕玛纳契的命令,步兵和炮队同时地动作起来。

我们看到的红萨巴宰的第一个队形是方阵。它的正面由四个“布鲁克”和五门炮所组成,后面由两个“布鲁克”和一门炮所组成,每个侧翼有一个“布鲁克”和一门炮。侧翼和后面由一些“布鲁克”所组成,排列成一条直线,而把炮放置在其中。然而,这个原来的队形,根据贾马达尔·帕玛纳契所下的八字命令,起了相当的变化。忽而,前面的横列排到右边和左边的正面,形成它的一种掩蔽;忽而,以正面的后排去加长侧翼,使方阵的规模扩大。有时,把正面两头的“布鲁克”撤掉,把它们放在侧翼或后面,使这些面由两层而变为四层,而使方阵缩小。在演习中,炮是用手推的,炮车放在方阵里面。当这个方阵队形向前后左右移动时,又把大炮放在炮车上,这种动作进行得相当迅速。

当方阵的各方都在射击的时候,人们配合得相当好。然而在射击后,他们没有能够规则性地装弹药。

那个方阵,看来是贾马达尔·帕玛纳契教练红萨巴宰的主要形式。他对红萨巴宰是用阿富汗语下达命令的。同样的演习要重复几次。

那些萨巴宰除了方阵之外,还进行了各种部署,忽而到前,忽而到后,或是形成连的纵队。最常用的纵队类型,是保持着得以转弯的距离。在这些动作中,炮设置在“小布鲁克”的右翼。行进的间距很短,而人们以左腿起步。一切动作都很慢,但是间距和步伐是整齐的。“布鲁克”和“布鲁克”之间也保持了正常的距离。

在贾马达尔·帕玛纳契训练他的“塔波”的时候,有一个各种号令都吹得很好的步行的司号兵随侍在他身边。这些号令使我们联想起我们自己的号声。

红萨巴宰的演习,和集合起来的军队的其他部分的演习,没有

什么联系。同样地 ,其余的各部分也都各自单独地演习。

其余的步兵组成二十四個“布鲁克” ,也就是三个“塔波” ,在伯克·胡里·伯克的指导下训练。他的命令由一个土耳其教官下达。这个教官骑着他那匹可怜的马 ,像被木炭的火焰所窒息了似地往返飞驰于场地的这头和那头之间。

这三个“塔波”是由新兵组成的。他们的每个“布鲁克”有三十路纵列 ,也就是说 ,他们恰恰是红萨巴宰数量的一倍。它们之中的两个“塔波”在一起训练 ,另一个单独训练。

士兵们的制服 ,有带花纹的大布制作的普通长袍 ,它的尾部夹在恰木巴里 ,还有和红萨巴宰扎着的同样的带着小皮夹的皮带。武器显而易见是个大杂烩 ,明显地 ,燧火滑膛枪占主要地位。炮队所有的八门炮比起红萨巴宰的 ,在制作和装备上都要差。

动作是以“布鲁克”的纵队进行的 ,其间距却比这些“布鲁克”的正面大些。他们在这些动作中 ,步伐不完全一致 ,但是动作还是整齐的。这些“布鲁克”在行进中 ,靠拢和散开、立定和调度的动作进行得相当熟练和整齐。那些萨巴宰们的枪杠在左肩上 ,枪托的腰部放在后颈上 ,手臂几乎是伸出来的。

新兵的训练限于密集队列的协同动作。很明显 ,他们所达到的标准不高。

步兵的指挥术语 ,除了对红萨巴宰的以外 ,都用土耳其语。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 ,对红萨巴宰使用的是阿富汗语。

我们所看到的骑兵 ,由九个相当于我们的中队和连的单独的单位构成。其中八个在一起演习 ,两个分别演习 (原文数字对不上——汉译者)。

每个“索特尼牙”分成两个队。每队包括十五到十六个纵列。这些队打着“塔奇木”的旗帜 ,每八个队形成一个“塔波” 。一共有两个半“塔波”参加了这次检阅。

骑兵穿着各种颜色的长衫 ,把裾 (下摆)塞在恰木巴里。他们

的武器主要是带有固定刺刀的击发枪以及剑。有些枪是后装的。他们把枪挂在脖子上。我们看到军官手里提着的剑,质量是很好

的。

~ 骑兵的马质量好,喂养得也好。它们绝大部分是卡拉贝尔斯,也就是浩罕的阿尔尕玛克(马的一个品种)和吉尔吉斯牝马的杂交种。

骑兵的动作限于三匹马和“塔奇木”的纵队队形,以及这种纵队的走和小跑的动作。几个不同单位之间的间距时大时小。环绕的动作完成得相当好。形成圆阵的枢纽的侧翼,在它的原地活动,而这时外翼加快了它的步伐。人们在他们的马鞍上坐得很稳,然而每个动作就有一两个人掉下来。这些人每当重新上了马,就赶上他们的同伙。虽然教了下马动作,但是攻击、下马训练和搜索都没进行。在检阅结束后,骑兵以“塔奇木”为单位在我们的面前走过,由一位安集延人的叶索尔百人长毛拉喀布尔指挥。在他的后面,跟着几名军官,走在各个“塔奇木”的排头,用他们的剑施礼。

除了步兵和骑兵之外,汉人和东干人的抬炮手也在同一个检阅场里训练。我们将在下面谈到这种士兵的训练情况。

以发射空包弹而结束了所有部队的检阅后,伯克·巴特恰^①的副官们就骑马奔向四面八方。不久,所有的部队就列成排。骑兵在步兵后面的一定距离。炮放置在步兵的各“布鲁克”之间。

伯克·巴特恰发出了一个信号,所有的士兵就开了火。在此期间,红萨巴宰的前排跪了下来,而骑兵从步兵的头上发射。

大炮也不瞄准目标,就尽可能频繁地开着火。

步兵,除了红萨巴宰之外,都发射得很慢。每次发射后。他们得把枪抵在地上,用推弹杆把弹药筒推进去。要是燧火滑膛枪的话,火药洒得一地,弥漫着整个场地。

① 人们这样称呼伯克·胡里·伯克。——作者

一种震耳欲聋的杂乱的枪声 ,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其后 ,它在伯克·巴特恰的一个信号下 ,几乎在一瞬之间就停止了。

在行进期间 ,一直保持着寂静 ,它只被时而听到的军官的大声呼喊所中断。只有在队伍停止射击以后 ,才听到队伍里的说话声。

参加了这次检阅的士兵的数目大体如下 :

兵种	人数
1. 三个“塔波”或二十四“布鲁克”的步兵	1 600
一个“塔波”或八个“布鲁克”的红萨巴宰	300
四个“塔波”的步兵总数	1 900
2. 两个半“塔波”或二十个“布鲁克”的骑兵 , 每个“塔波”十四纵列	700
3. 十六门炮和三十二个纵列和约八十个赶车人	100
4. 汉人和东干人的抬炮手 ,每队约四百人	800
总计人数	3 500

总的说来 ,这次检阅展现了一幅很美丽和别致的场景 ,但从军事的观点 ,它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我将以我所观察到的一个典型的喀什噶利亚风格来结束我对这次检阅的描述。在这次检阅期间 ,有不少居民集合起来观看。在很长的时间内 ,没有人理睬他们。突然 ,根据某一个人的命令 ,有些骑着马的男童们 (传令兵)冲了过去 ,开始把他们赶出场地。甚至有一个人被他们用枪托殴打 ,有两三个人被马撞倒在地。

1876 年 11 月 11 日 ,我们骑着马出去视察营房并参加了红萨巴宰单独进行的检阅。这些营房建在离新城不远 ,距使团住处约一俄里 ($\frac{2}{3}$ 英里)的地方。红萨巴宰的指挥官贾玛达尔·帕玛纳契在大门口迎接我们 ,在一般寒暄之后 ,带我们到了他的官邸。红萨巴宰营和我们在检阅中看到的附属八门炮的人所住的营房 ,分为并列的四部分或四排。炮放置在第一排营房前头的棚架下面 ,每座炮的炮手 ,排列在自己的炮的前面。在一个棚架下面 ,还

放置着三门当地制造的迫击炮。其中一门炮可以发射约七十磅重的炮弹,而另一门炮发射不到十八磅重的炮弹。在这一排营舍和其他营舍的两旁和后面,有些小屋,住着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这些小屋非常清洁。在整个四排营房前,坐着一排排的士兵,枪靠在肩上,眼睛盯着地。他们的大部分枪是带有“塔”记的前装来福枪。

有不少人穿的布制长对襟衣已经十分破旧,颈部和部分胸部裸露着。

山羊皮的靴子,也十分破烂。

我们在士兵中间闲逸地走了过去。士兵的外表不很悦目。这些人正值他们精力旺盛时期,而看来却不健康,精神憔悴带有病容。可以肯定,我们看到的士兵的平均年龄在三十到三十五之间。有些年轻一些,但也有些五十岁的老汉。在当地人之中,可以看得出约有一百名阿富汗人和印度人以及一些东干人。萨巴宰的指挥官贾玛达尔·帕玛纳契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七十三岁了。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老年人,中等身材、削瘦、略微有些驼背,具有着精神饱满、非常悦目的面部表情。他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在锡克军队服役了五十年,并且和他们一起同英国人打过仗。然后,他到中亚细亚去寻找出路,参加了浩罕军队后,曾在奇姆肯特和俄国人作战。最后当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后,他来到了喀什噶利亚,并且以他的军事才能赢得了阿古柏的宠爱。尽管只有八门炮归他指挥。而他却被认为是喀什噶利亚的炮兵司令。

在他当拉希卡尔巴什的时候,指挥过八到十个“旗”(约4 000人)的步兵和骑兵。

贾玛达尔·帕玛纳契说他受过十一处伤。但是,他身体却十分健康。

他的制服,包括一件上等英国布的长袍,几个银质扣子扣在胸部,一条装饰着银片的宽腰带上面挂着一把质量极好的剑。他的腰带后面别着一把可能是柯尔特式的左轮手枪。他的头上戴着一

顶紫色的点缀着燕子毛的圆锥形帽子。

贾玛达尔·帕玛纳契的官邸是一栋四层楼的楼房(原文如此——汉译者)。他的参谋人员们也住在里面。墙上挂着各种手枪,双筒燧火滑膛枪和一支前装枪。

按照惯例,在贾玛达尔·帕玛纳契的家里,招待我们进餐以后,我们请求他让我们私下里检阅一下他的士兵。因此,很快地就在他的第一排营房前面,出现了七十名萨巴宰保持着枪下肩的姿势。在一声“立正”令下,全体立正,头向后仰,胸部挺起,稍微挪动了一下脚。在“枪放下”的口令下,全体一齐枪上左肩,伸出手臂,握住枪托,然后作了“举枪式”和“枪下肩”式,其动作和俄国士兵的动作很相像^①。他们在步枪操作练习结束后,表演了一些转弯和行进的动作。在一只脚旋转,另一只脚在地上踏步时,腿抬得有些高。在“齐步走”的口令下,最初几步采用的是踏步。前进时先出左脚。踏步时,两脚抬得很高。膝盖几乎弯到直角的程度,间距很短,身体挺直,头略微仰着。他们的动作,除了一些例外,都还及时,而头部挺直。横列是由一些五到十人的分队组成的。右边是分队的指挥翼。很明显,他们特别注意在分成分队时,不致弄乱动作的各个部分。贾玛达尔为了自炫其能,迅速地变换了队形,在此期间,他的部下围绕着他跳跃,两脚相碰并且作了若干滑稽的动作。这部分检阅,使我想起了一种舞蹈。最后乱到了一团糟的程度,那些士兵们互相敲打脖子,互相辱骂起来。一个百人长特别发了火,有几次用一支滑膛枪的枪托狠狠地打了那些站错了地方的人。一个虽然是贾玛达尔的侍从,但却穿着一件破烂长袍的阿富汗人,看出了队形中发生的混乱,自认为有控制局势的责任,跑来跑去任意地挥动拳头打人。

看完步兵的检阅之后,我们请求他们让我们看看炮兵的演习。

^① 在这种动作中,来福枪的刺刀从肩部伸出的比我们。——作者

贾玛达尔在多次拒绝之后 终于同意了 ,并且下令把两门尽头的炮从棚架下面弄了出来 ,他命令炮手各就各位。炮是当地制造的青铜滑膛炮。一门是发射十八磅炮弹的 ,另一门是发射十二磅炮弹的 ,炮身都比俄国的短得多。炮车是海军式的 ,这些炮中 ,有一个是漆成绿色的。起重装置由牢固地安装在炮车两边的螺杆所构成。这个螺杆的线穿进炮的缺口部分。炮车的轮子制作得很粗糙 ,却还牢固 ;它们有着厚实的轮箍。^①

炮手们穿的五花八门。有的是黑色毛质长袍。其余的穿得和萨巴宰一样。所有人的制服都很脏。

每门炮旁都站着七个人。其中两三个人配带着装在钢鞘里的各种式样的剑 ,由五到六人组成的护卫 ,配备着前装枪。

七个炮手中 ,有一个人拿着炮刷 ,一个拿着引火绳 ,一个拿着炸药 ,一个往炮里装填炸药 ,一个站着拿针去捅那炸药 (这个人也点燃火药或插入导火线)。最后 ,有两个人 ,显然是勤务兵 ,根本不参与整个过程。

检阅包括整个装药和发射的动作。所有的成员 ,在号令下 ,都相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装药是在许多人的大喊大叫声中进行的。他们一面蹦跳 ,一面做着手势地跑来跑去。

那个拿炮刷的人 ,在这一方面 ,表现得尤其突出。一般地说 ,装药的办法和我们不久以前使用滑膛炮时所采用的办法一样。对于伴随着每个动作所表现的喜剧性的热忱 ,不能不使人感到好笑。

看来 ,炮手们放了十炮以后 ,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贾玛达尔下令互相调换位置 ,继续装药。但这时候熟练程度差了 ,动作明显地有一些混乱。一共调换了五次 ,直到每个人都轮

^① 这种轮箍是按照中国式样用螺丝钉上去的。这种螺丝的头部很粗而且带角 ,凸出来很多 ,妨碍着马车的前进。有帐篷的马车 ,也使用同样的轮箍。——作者。

过一回为止。

碰巧有个轮到拿炮刷的老年炮手 ,使所有其他人的工作脱了节。这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尴尬场面把贾玛达尔气得拔出剑来 ,咒骂着奔到那个出错人的跟前。那可怜的家伙脸吓得苍白 ,等着挨刀。幸而 ,事情仅以威胁告终。

另外还有一次 ,有一个人用火绳杆敲打一个张着嘴发呆的同伴的脖子。等轮到那个同伴拿火绳杆的时候 ,他带着自尊心被伤害了的眼光 ,瞥了先前那个人一眼 ,而接过了杆子。在他装药的时候 ,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就转向那个曾经打了他而现在正拿着火药的人 ,照他脸上给了一下。

在完成了无数次的装药过程后 ,贾玛达尔·帕玛纳契终于通知我们说 ,检阅已经结束。

过了几天 ,也就是 11 月 14 日 ,我们在喀什噶尔碰巧看到一次汉人部队的检阅。他们带我们穿过新城要塞的大门 ,到了汉人士兵们住的地方。从远处看到一些旗子 ,显示出那些抬炮手们排列的地方。我们骑马来到了一片宽阔而打扫得很干净的场地。场地后面站着一排士兵。他们前面有一个棚子。汉人部队的指挥官何步云在那下面等待着我们。乐队在广场的中心。我们一到 ,何步云就出来和我们相见 ,并邀请我们在棚子下面铺的地毯上坐下。何步云是个六十六岁的衰老的人。他脸上除了一些散乱的灰色髯毛以外 ,没有胡须。他的面相是典型的中国那种有皱纹的类型。他穿着一件装饰着毛皮的丝色绸子做的华丽长袍 ,一条暖和的黄色皮裤 ,戴着一顶用某种厚实材料做的圆锥形帽子。他坐在地毯上 ,两膝上放着一杆劣质的双筒枪。一个喀什噶利业青年充当着翻译。有两三个手里拿着杂色旗子的十六到十八岁的中国人担任副官的职务 ,把他的命令传达给士兵们。

大约十三年前 ,何步云指挥着喀什噶尔城的中国驻军。他在反对他的政府的起义爆发之后 ,躲进了新城城堡。阿古柏围攻了

那个城堡 ,但是在意识到难以成功后 ,就和何步云进行了谈判。何步云则以背叛和转变宗教信仰为代价 ,换取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在阿古柏后来攻打那个城堡期间 ,他和他的同盟者转向了阿古柏这一边。而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和那些保持忠贞的中国人 ,却英勇地把自己炸上了半天空。

最初 ,何步云的处境并不太好 ,但后来成为阿古柏的大舅子 (事实上是岳父——汉译者)以后 ,开始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 ,不过这也仅仅是表面上的。

我们在出席了根据习惯必不可少的一次上了许多道中国菜的宴会之后 ,就向部队的右翼出发 ,然后顺着它的前面走过去。大约有两百门抬炮布置在一列均匀排开的柱子之间。每门抬炮的两边各有两个侍弄它的人坐着。手里拿着用染了色的材料制成的巨大的三角形旗子的旗手 ,分布在每五门抬炮之间 ,也坐成一排。侍弄抬炮的人和旗手 ,都没有任何武器。在抬炮之后 ,有一排狙击手 ,每门抬炮一名 ,配备着普通燧火滑膛枪。这些人拿着约二十面方形旗子 ,这是用来吓唬敌人的马匹的。

五门抬炮组成一个分队 ,它的右翼坐着一名下级军官 ,配备着一支燧火滑膛枪。然而 ,有些分队的右翼有一名百人长。这些百人长配备着双筒来福枪和剑。

我们从队伍的前面走过时 ,看到我们前面坐着的士兵们的扁平而往往是丑陋的脸 ,感到惊讶。

我们所视察的 ,主要是纯汉人。但是“卡齐尔”^① ,也就是混血儿 (他们把喀什噶利亚人和汉人妇女结婚而生的孩子叫“卡齐尔”)也占相当数量。十人长和百人长主要是这些人 ,士兵中 ,有些年纪很轻 ,几乎还是孩童 ;同样 ,也有些老汉。此外 ,这些人通常比步兵 ,特别是比红萨巴宰年轻。

① 可能说的是骡子。——作者

这些汉人的制服 给人的印象和他们的面容一样呆板。他们之中 ,只有一小部分人 ,穿着褡裢布^①的棉长袍 ,而大部分都穿着破旧的粗布长袍。他们脚上穿的是中国鞋 (布的、皮后跟) ,也十分破旧。他们的帽子由于种类繁多而十分触目 ,那些穿着褡裢布长袍的人戴着装饰着毛皮的圆锥形帽子。

然而大部分人仅仅拿一块粗布缠在头上 ,并使褶层隆起过耳。有些人戴着某种带条纹的材料做的圆锥形小帽。这使我们回想起古代的盔。

每门抬炮的四名炮手中 ,有一个人带着一一条装着约十个木制子弹的皮带。第二个人拿着炮刷。炮刷是一根铁棒 ,上头缠着一撮毛。第三、第四个人抬着那门抬炮 ,在射击的时候 ,他们就充当一种炮架。不久以前 ,汉人士兵的外表显得还要原始得多。他们穿着宽袖的中国衣服 ,穿着盔甲和老虎皮以吓唬敌人的马匹。

抬炮的卫兵们拿着梭镖和长矛。他们还拿着各种大小和各种式样的旗子。这一队人使用着大量的不同种类的器具。

阿古柏把他在战争中俘获的全部汉人 ,转变成为伊斯兰教徒 ,让他们穿上当地人的服装 ,并且把所有的拿梭镖和长矛的人 ,组成抬炮手的队伍。他在汉人的乐器中 ,只保存了鼓和铃鼓。

在一声“起立”的号令下检阅开始了。根据何步云的一个信号 ,鼓手打了一通鼓。所有的人站了起来 ,把抬炮扛在肩上 ,准备出动。

这时 ,何步云在他的一个副官手里的六个不同式样的小旗中 ,拿过两面。他高高地举起一面 ,把另一面放在他的身后。根据这个信号 ,一半抬炮手向右走去 ,而另一半抬炮手向左走去 ,并且把他们的右肩和左肩向前挺出 ,开始把他们的两翼变换成两排 ,每排排首打着一面旗子。在这旗子后面 ,五个抬炮手排成一个纵列前

① 当地制造的棉布 ,非常牢固。——作者

进着。这时 ,在另一面旗子后面 ,跟着另外五个抬炮手等等。十人长和百人长在他们各自下属的两翼。护卫部队和它的旗子保持不动。在行进中 ,一门抬炮由两个人扛着。前面的那个人抓着捆炮筒的布。这块布在抬炮射击时也不取下来 ,所以必定影响瞄准目标。在行进时 ,整个场地充满了一阵阵单调的鼓声。抬炮手的队列到了乐队的所在地点后 ,就分别地向右和向左转 ,以躲开障碍物 ,然后又汇合起来继续前进。这一行动 ,由于它的有节奏的单调的鼓声给予人的印象 ,与其说是军事运动 ,勿宁说是一个葬礼行列。当这一行动应该结束时 ,何步云放下了高高地举着旗子的那只手臂。

每当后面的人跟不上步子时 ,鼓手们就会按照何步云的命令打点子 ,于是他们就加快步伐跟上步子。鼓的节奏渐渐地快了起来 ,直到最后成了隆隆声 ,这是让那些掉队的人赶上队伍的信号。

第二套动作 ,包括前进、后退的动作和狙击手的前进运动。攻击时 ,有时射击 ,有时不射击。在两种情况下 ,每组五名炮手都是以纵列前进 ,保持着队形。担任后卫的狙击手们 ,在炮手们刚一停止后 ,立即跑到前头掩蔽正面。又有一些汉人跑到狙击手的前头 ,他的任务是拼命地摇旗子。在“射击”的信号下 (只对狙击手而言) ,狙击手们开枪 ,而在“撤退”的信号下 ,他们大声喊叫挥舞着他们的枪 ,狙击手们前头的汉人卧倒 ,但继续拼命地摇动着他们的旗子。这意思是一次骑兵的袭击已被击退。

抬炮手们的主力前进射击的时候 ,半数停步几秒钟进行射击 ,然后他们前进和其余的会合 ,而其余的人又依次停下来射击。那两个抬炮的人迈出一条腿 ,略微弯一下腰。前面的那个人用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块布把抬炮拉紧 ,靠在他的肩上。第二个人用手把炮捺在他的脖子上。炮很重 ,射击后的后座力更难以忍受。发生过发射球弹时 ,后座力把活炮架打倒的情况。他们为了降低后座力 ,就减少火药量 ,这当然缩短了这种武器的射程 ,降低了它们

的准确性。至于准确性 ,实际上是无须说的 ,因为他们几乎是不瞄准就射击的。在发射几次后 ,炮手们就互相调换位置了。

按分队前进射击时 ,一门抬炮排在另一门抬炮的后头。射击后 ,一门抬炮用来替代前面的一门抬炮 ,然后再发射 ,再来替代等等。发生过有些分队为了急于发射 ,打了最靠近他们抬炮的炮手的情况。发射出的弹片散射在他们之中 ,打在他们的背上、肩上和头上。

铃鼓上发出的信号 ,使抬炮的射击停止了。汉人们以为铃鼓上的小铃铛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可以压住射击的响声。

我们对何步云使我们感到心满意足的接待 ,表示了谢意。我们还按照惯例称赞了他的部下 ,并且表达了认识这样一位著名的指挥官所感到的欢乐。在所有这些之后 ,我们准备告辞了。何步云亲切地酬答了我们的好意 ,他的那张像死人一样的脸 ,被自满的微笑照亮了。他告诉我们在我们刚刚视察过的他的部下中 ,有二十年没有脱离过射击的人 ,而阿古柏在任何严峻的战斗中 ,都能够依靠他的抬炮手们的力量和勇气。

我们听完这些吹嘘的话之后 ,辞别了何步云 ,同时带着一个坚定的信念 ,就是只要有一百名精锐的哥萨克人 ,就足以在这块宽阔的场地上冲散和打垮我们所视察过的所有这些汉人 ,而哥萨克人则无需受到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些汉人没有冷钢制成的武器 ,因而就没有可以用于自卫的东西。

我们所见到的抬炮部队的力量 ,大致如下 :

抬 炮	数 200	
抬炮炮手8	0	0
打旗的人4		0
分队指挥官4		0
百 人 长 8		
狙击手2	0	0

狙击手前面的人 20

总人数 1 1 0 8 人

喀什噶利亚军队的士兵,在五十到一百俄里(从 $33\frac{1}{3}$ 到 $66\frac{2}{3}$ 英里)的距离之内,要徒步行军。距离再远些的话,就骑马行进,不能骑马就坐马车。每辆马车由三匹马拉拽,载十个人。马和马车的一部分,是由居民无偿供应的,一部分是购买的。在行军中,例如,从喀什噶尔到喀拉沙尔(1 000 俄里 $666\frac{2}{3}$ 英里),仅有一小部分步兵坐在马车上,而余者就暂时转成骑兵或是骑马的步兵了。

喀什噶利亚军队行动的迅速程度,根据情况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平均是一天二十五俄里($19\frac{2}{3}$ 英里)。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的距离是四百三十六俄里。因此,一般行军就要十八天,或强行军十二天。

部队在行军中,以梯队的形式行进,在阿古柏修建的几个驿站停留。所有有居民的地区,都要为部队供应饲料、燃料和牲畜,而这些供应品并不是全部付给报酬的。通过荒漠地带的道路时,有一家或几家商户带着必要的供应品随行。

这些商户签订了一种供应一部分必需品的合同。除了他们供应的东西以外,小麦、包谷和大麦由国家的车辆运载。一般地,由胖色提发给承包商,后者收到必要的供应品后,把它转交给百人长们,而百人长们又把一天或几天的消费品分给他的部下。

商户们到达一个停留地点后,开办一个集市,卖给士兵们卷饼、肉酱、抓饭和茶。一般地说,阿古柏军队的军粮供应安排得很差,行军的士兵们,时常处于饥饿状态。军队通过无水地带时,解决水的供应问题也是阿古柏的一个伤脑筋的问题。阿古柏在从喀什噶尔,经过阿克苏到喀拉沙尔要塞的路上,建立了一个修有水井或蓄存泉水的水池的驿站,成功地解决了他的部队在行军中水的供应问题。在这条路上,无水地带长度不超过四十五俄里。但在从喀拉沙尔要塞到吐鲁番的路上,有两个很长的站段,需经过只有

一些很深而且几乎干枯了的井的无水地带。阿古柏总是用每个骆驼驮两个储水的羊皮口袋的办法 ,解决部队用水的问题。

夏季 ,气候酷热 ,士兵们白天停下来 ,夜间行军。

我认为在此无妨谈谈喀什噶利亚军队在战争中 ,是怎样调度的。

接近敌人后 ,首先由骑兵派人去侦察。步兵把他们的马和车 ,留在一长列的运货马车之间 ,布置一支强有力的卫队保护它。离敌人更近时 ,骑兵在由步兵和炮兵构成的纵列的两翼前进。运货马车的行列 ,在后面停了下来。这时战斗的队列已经摆开。步兵和炮兵分散成一条或几条线 ,在每两门炮之间配备四十到六十名步兵。骑兵主要留下来做预备队。必要的时候 ,战线可以从两翼拉长。直到战斗白热化之前 ,部队缓慢地前进。在此之后 ,双方部队的大部分 ,就会像一窝蜂似的 ,混成一个乱七八糟的人堆 ,时而拥向这边 ,时而拥向那边。阿古柏充分理解这一刹那间预备兵力的重要性 ,而他往往就是这样才占了人数比他多而经验比他少的对手的上风。他照例总是把精锐部队 ,主要是骑兵留作预备队。

据喀什噶利亚军界人士说 ,骑兵在进攻和停止状态中所起的作用是 ,保护大炮不受敌方骑兵的袭击。为此 ,他们总是分成一些小股 ,在前进队伍两翼的二百到四百步前方移动。

骑兵在战斗中 ,照例使用他们的枪支。在前进到一定距离时 ,它就扩展成为一连串的散兵向敌人开火。

马上射击 ,不是单独而是整个队列一齐进行的。我们所见到的马 ,都很熟悉枪声。尽管如此 ,从马背上射出的子弹总是不太准确的。所以 ,只要可能 ,他们总是下马射击的。

骑兵在守卫战中 ,除了四分之一骑在马上外 ,其余的全都下马作战。

对于骑兵来说 ,大好时机是敌人开始动摇的时候。这时 ,他们把枪甩到背后 (一般都拿在手里) ,抽出马刀冲向前方 ,不仅消灭

敌人 ,有时候还会造成对逃敌的大屠杀。

在攻打比己方强大的敌人时 ,步兵、骑兵和炮兵形成一个方形的阵地 ,大炮则配置在各个角落上。

喀什噶利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抬炮手们 ,并且说 ,他们在一场硬仗中只起到碍手碍脚的作用 ,很难找到地方去安置他们 ,而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害处 ,因为他们总是第一个逃跑的。阿古柏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弱点 ,正是如此 ,才逐渐地削减了他们的数量。他的军队中 ,有几千名抬炮手 (他们告诉我们是一万名 ,这数字很可能是夸大了的) ,现在只剩下了几百名 ,都是些汉人和东干人。我们在上面看到 ,已给汉人抬炮手分发了燧火滑膛枪。大多数东干人士兵的抬炮撤消了 ,给他们发放了燧火滑膛枪。这些枪都是在给骑兵和步兵配备击发枪和后装来福枪后 ,回收来的。这些东干人都被送到前沿阵地 ,组成了吐鲁番的驻军。

阿古柏在他领土上的不少城镇里 ,建立了制作制服和装备的工场以及生产武器和火药的工厂 ,还有储存各种军用品的仓库。在工厂里 ,生产步兵的长袍、帽子和一部分长褂。大部分士兵穿的长袍和衬衣裤都是当地制作的 ,是由那些伯克们从群众那里无偿拿来 ,供应给阿古柏的。制作制服的材料 ,用的是俄国和英国的布匹。装饰长袍和帽子用的材料 ,是俄国水獭皮。

喀什噶尔、阿克苏^①、库尔勒有三个武器工厂 (有人说叶尔羌还有一个) 。这些工厂制造恩菲尔德式的击发来福枪。

这种枪有两种 ,一种长的 ,一种短的。这些我们在谈到喀什噶利亚部队的装备时 ,已经提到过了。有些来福枪枪筒上 ,刻有三四条不同宽度的直纹。

① 有关喀什噶尔和阿克苏的武器工厂的资料是我从赫里尔汗和卓 (原喀什噶尔工厂的主持人) 提供的细节中摘取的。赫里尔汗和卓提供的细节曾登载在《土耳其斯坦期刊》,1877 年第十期。——作者

喀什噶尔雇用着三十名技工。他们每星期能生产五支来福枪枪筒。

阿克苏武器工厂的工人中,有七个印度人。这个工厂每星期只生产一支来福枪。

一个喀尔木克人主管着库尔勒的武器工厂。这人是从固勒扎跑来的。这个工厂生产着很好的武器。

在阿克苏、喀什噶尔制作好的来福枪,都送到库尔勒储存起来。我们在库尔勒逗留期间,从这个仓库给部队发放了两百到三百支当地生产的击发来福枪。

喀什噶尔没有正规的铸炮厂。必要的时候,一位浩罕技工阿布杜热西提在新城主持铸造炮的工作。他为此而把喀什噶尔镇上所有从事铸造业的工人集中了起来。铜主要来自阿克苏地区。曾经一度委任了一位土耳其教官马马都艾凡提去铸造来福炮,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第一次试验他所制作的炮时,有一门炮爆炸了,另一门炮炮尾掉了下来。

喀什噶利亚的所有大城镇都制造火药。喀什噶尔镇,每星期有五恰拉克的火药送进公共仓库里。此外,有些胖色提开办着有两三个碾磨的小工厂,制造他们自己所需用的火药,在这些工厂中,有些厂生产的火药质量很好。铅和硫磺来自喀什噶利亚边界山区地带的几个点上,数量充足。最丰富的铅矿,分布在喀什噶尔地区。最丰富的硫磺矿,在库车地区。诚然,拜城镇附近的库希坦村和库尔勒与喀拉沙尔要塞之间的大路上的当兰扎有一些很小的硝石厂。但是硝石往往是很缺的。

喀什噶尔镇,在一个土耳其技工的主持下,建立起一座工厂,制造出质量优异的火帽。

从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有英国技工的话。

前装来福枪的子弹,也是由私人企业制造的。这些子弹制造

得好 ,很象俄国击发来福枪使用的子弹^①。

燧火滑膛枪的弹药筒 ,一般地 ,只装着用一种粗糙的纸包着的弹药。子弹装在腰带上挂着的皮口袋里。

后装来福枪的子弹是进口的 ,但是极为缺乏。他们告诉我们 ,喀什噶尔镇已经建立了一所制造这种子弹的工厂。

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铸造他们的滑膛炮使用的炮弹。从印度来的那八座来福炮 给阿古柏配备了两千发炮弹。

现在 ,留待我们谈的是 ,我在阿古柏的领土上逗留期间 ,所看到的一些要塞化据点的情况了。这些点是新城、喀什噶尔、玛喇尔巴什、阿克苏、库车和库尔勒。

离喀什噶尔七俄里的新城要塞 ,是喀什噶利亚最坚固的要塞化据点。只有它才是名符其实的要塞。新城是中国人修建的。中国人把它称作汉城。它在形式上是一个不规则的四方形 ,每一面约有七百码长。它的防御设施包括一些壁垒 ,周围的城墙和一道护城河。

城墙是土筑的 ,有五俄丈 (35 英尺)厚。它们是由一堵可以通行一辆马车的土平台和一堵带有城楼的城堡状的墙构成的。

土平台的高度是四俄丈半 (31 $\frac{1}{2}$ 英尺)。盖在土平台上的一俄尺厚的粘土墙有两俄丈高 ,城墙的外坡和内坡的底部等于它的高度的一半。

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四俄丈 (28 英尺)。河底有个蓄水池 ,约五英尺深。河的两侧的形状很易于下到底部和攀登城墙。水是从伊额孜渠供给的 ,是从西面引进要塞的。这条渠流进要塞

① 在库尔勒镇 ,应随侍我们使团的喀什噶利亚骑兵的请求 ,我把原来西伯利亚哥萨克的来福枪三十六发子弹送给了他们。这些骑兵在阿古柏主持的检阅中 ,又把这些子弹拿出来以代替他们在路上所耗尽了他们的子弹。——作者

并且灌注在要塞里面挖掘的一个蓄水池里。看来 ,要塞里 ,除了这个蓄水池外 ,还有一些井。伊额孜渠流过一条很容易遭到破坏的水槽。护城河由两个凸出来的角楼守卫。这种守卫所处的角度 ,是软弱无力的。

护城河内斜坡的顶端 ,筑有一堵墙 ,高七英尺 ,但其厚度甚至还不足以抵御一支来福枪的子弹。这个墙上开有射击孔。如果不在这堵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就难以攻打那座主要工事。

在这堵墙的另一面 ,有一堵宽达七十英尺的射击踏垛。

要塞的北面 ,有一个大门。1872 年 ,我们的使团在喀什噶尔时 ,考尔巴尔斯上校和斯塔尔采夫中尉绘制了一张新城要塞的平面图和一张很好的纵断面图。从这个平面图判断 ,1872 年新城要塞前的斜坡要比 1876 年的好。

我们看到 ,离要塞五十步远的伊额孜渠上 ,有一些新盖的建筑物。北面也是 ,原来离护城河两百步远的一些营房 ,现在搬迁到离大门不到一百步 ,有的地方不到六十步远了。这种建筑物很多 ,不易从要塞里把它们摧毁。所以 ,它们有一些优越性 ,那就是安设了大炮 ,不会受到重大损伤。

新城的正规守备部队是一千人。此外 ,在周围的营房里还有约三千人。城墙上没有安设大炮。在要塞里 ,我们只看到有八门各种型号的炮 ,还有一门大迫击炮。

另一武装据点是喀什噶尔 ,在新城要塞的西北七俄里半的地方。这个城镇的四周围着中国式的墙 ,周长三俄里 (2 英里) 。墙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多边形。无数的城楼形成了护城河的侧翼防御。我们在喀什噶尔逗留的期间内 ,城墙保持得很好。但在墙的整个长度范围内 ,几乎没有一处射击踏垛 ,所以 ,只能从一些城楼上加以防御。喀什噶尔城的防御工程没有缓冲斜坡 ,使敌人可以随意进入距城墙五十步的地方。

喀什噶尔的防御武器只有抬炮。

打下新城要塞之后 ,可以肯定喀什噶尔城会不战而降的。

喀什噶利亚的第三个重要防御工事是玛喇尔巴什。这是一个战略上十分重要的据点。因为它是从和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到阿克苏去的三岔路口。它位于喀什噶尔河上 (它的上游称为克孜尔河) ,在喀什噶尔和阿克苏的中间。

玛喇尔巴什也是中国人修建的。它是五边形的 ,每一边长一百二十俄丈 (280 码) 。它的土城墙约二十一英尺厚 ,二十一英尺高。

它的各个角落上都有高耸的伸展出来的城楼 ,而每一面城墙的中间都有一个小的掩蔽体。

在外斜坡的下面 ,修建着一堵防御墙。十四英尺宽的护城河 ,装有向里灌水的设施。河底立有桩子。每个城楼角上 ,虽然都有炮眼 ,可是看不见炮。

城门都在东面。在堡垒的外面 ,城门的对面 ,有一所商队的客店。这是为阿古柏来的时候 ,用来接待他而修建的。这个商队客店和它所附设的清真寺 ,严重地妨碍了工事的缓冲地区 ,而为设置大炮提供了适合的场所。

我们逗留期间 ,这个足以容纳一千名驻防部队的要塞 ,由一百名主要配备着燧火滑膛枪的步兵驻扎着。城墙上放置着几门抬炮 ,如果从多少有些实用的观点上看 ,它们应该让位于大炮。

喀什噶利亚的第四个武装工事是阿克苏镇。它由一堵约十四英尺高的修有射击踏垛的矮小的城墙围着。整个工事保持得很好。沿着西面的城墙有一条小沟 ,它的底部有一道小渠。城墙的任何一边都没有斜坡。有四道门通向镇子里。城墙外面 ,有两座城堡 ,那旧的是中国人修建的 ,那新的是阿古柏修建的。

旧的城堡位于这个城镇的北边 ,在一个高地上。阿克苏镇就在它的下面。所以 ,这个城既控制着阿克苏镇 ,也控制着新城堡。旧城堡 ,因为无法取水 ,现在已被放弃。所以 ,不难占领它。一旦

取得了这个控制点,只需一阵轰击,就可以把阿克苏镇和新城堡都拿到手。

城镇西边的新城堡是最近修建的。它的一部份墙是用砖砌的。然而,三磅山炮就能很快地把它打垮。从城镇通向这城堡的门很多。这个工事没有缓冲斜坡,里面建有阿奇木的住宅、仓库、一个军火工厂、还住有一部分驻军。在城堡外面,不很远的地方,有两处营房。过了营房,是一处用做检阅的广阔的空旷场地。

阿古柏时期,阿克苏由二百到四百名萨巴宰、两门炮和一千名刚入伍的新兵守卫着。

喀什噶利亚的第五个最重要的设防地是库车镇。最近,这个镇才用一堵留有射击孔并盖有侧翼城楼的新土墙围了起来,墙并不厚。护城河约有二十八英尺深,约二十英尺宽。护城河的内侧坡上,有一堵防护墙,而在这堵墙的另一面,有一堵宽阔的射击踏垛。库车镇的东、西各有一个城门。东面的门防护得很差,一冲就垮。西面的护城河有些塌陷,以致于不用梯子就能跨过。在这面的护城河底部,挖了一个蓄水池,蓄满着水^①。

东北面和南面没有缓冲斜坡。北面有一片坟地。由此,可以把部分城墙完全控制起来。西面,有一片宽阔的场地,形成了这一面的绝妙的缓冲地区。

城里,在离新城墙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步的地方是旧城墙。它在有些地方,几乎完全毁坏了。

在我们访问的期间,这里的驻军有一千五百人和两门炮。其中一千名是从和田镇来的,穿着一色的制服,装备得也好,尽管不少人拿的是燧火滑膛枪。这些人将要在来年春天^②,开拔到前沿驻地。这里只留下五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兵。

① 在我们访问期间,这些水冻成了冰。——作者

② 1877年的事。——作者

最后,喀什噶利亚的第六个设防据点是库尔勒镇。这个镇前些年,由一堵建造得很好的墙围了起来。但是,这堵墙薄而没有侧翼防卫设施。库尔勒镇的直径约半俄里,开都河冲蚀着西面和部分南面的城墙。城堡就修建在离库尔勒镇东面一俄里半(一英里)的地方。它呈四方形,每一面约一百六十码长。它由一堵城墙围着,城墙的四角上设有突出的角楼。墙的高度约七英尺,而角楼的高度约十四英尺。墙很薄,面向库尔勒镇开着两堵门。

1877年,这个城堡的驻军有六百名士兵和三门炮^①。

除了上述地方以外,我们还视察了从科克苏河到喀什噶尔镇的岗哨线。科克苏河是费尔干纳省和喀什噶利亚的交界。我们了解了伊尔克什坦、叶金、纳格拉察勒得、马希鲁普、奥克萨勒尔、康朱安和明约洛。这些都是同一类型的,即四方形的,每面三十五码到七十码长,每个角上都有用防护墙连起来的突出的角楼。有些也有一道护城河。墙是很薄的泥土墙。它们的武装,包括一些抬炮和二十到八十人的驻军。

要一个一个地打下这些哨所,只要用一连步兵带一根用以撞倒城门和城墙的桩子就行了。乌鲁克恰提哨所比其他的略微坚固一些,几乎可以称为一个要塞了。它也是同一类型的,它各面的长度是九十到一百五十码,它的驻军是一百五十人。

在我们所访问过的所有城镇中,只有拜城没有防御设施。

现在让我们审核一下,1877年,我们逗留在喀什噶利亚的期间,那里军队的数量和其分布情况。

下面是那个军队的可靠的详细数字。它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亲临的地点上,亲自看到的部队数量;另一类是我们没有到过的地点上的部队数量。第一类是关于喀什噶尔、玛喇尔巴什、阿克

^① 我们在库尔勒逗留的期间,除此之外,还有阿古柏由于托克逊要塞供应品不足,而从该地调来两千五百名骑兵。——作者

苏、拜城、库车、库尔勒和喀拉沙尔要塞以及分布在古里察要塞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岗哨的部队的具体数字。第二类是属于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中所提供的关于阿古柏的前沿岗哨线,即托克逊、达板城、吐鲁番和叶尔羌以及和田的驻军数量。

我们所到过的点

喀什噶尔镇 在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伯克的指挥下: 萨巴宰 骑兵 汉人和东干人的抬炮手 炮手 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阿尔达什指挥的构成喀什噶尔镇一般驻军的萨巴宰和骑兵	2,000 到 2,200 人 1,000 人 1,000 人 600 人 合计 4,600 人到 4,800 人,20 门炮	有一个“塔波”的步兵,装备的是来福枪。其余的是各种枪支。有不少人是燧火滑膛枪。大部分骑兵是击发枪,甚至后装来福枪(我们看到约三十支)。其余是各种枪支,其中也有燧火滑膛枪。
玛喇尔巴什要塞 骑兵 萨巴宰	300 人 100 人 合计 400 人	萨巴宰装备的是燧火滑膛枪。骑兵随同玛喇尔巴什的阿奇木到前沿哨所去了,我不知道他们配备的武器。
阿克苏镇 萨巴宰 骑兵	1,000 人 100 人 合计 1,200 人(?) 有两门炮	其中只有 300 是老兵,其余都是新兵,他们的武器,部分是击发枪,部分是燧火枪。
拜城镇 骑兵和萨巴宰	400 人	其中三百人是新兵。他们绝大部分配备的是燧火滑膛枪。

喀什噶尔镇 在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伯克的指挥下： 萨巴宰 骑兵 汉人和东干人 的抬炮手 炮手 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阿尔达什指挥的一般驻军的萨巴宰和骑兵	2,000 到 2,200 人 1,000 人 1,000 人 600 人 合计 4,600 人 到 4,800 人,20 门炮	有一个“塔波”的步兵,装备的是来福枪。其余的是各种枪支。有不少人是燧火滑膛枪。大部分骑兵是击发枪,甚至后装来福枪(我们看到约三十支)。其余是各种枪支,其中也有燧火滑膛枪。
库车镇 萨巴宰 骑兵	500 人 1,000 人 合计 1,500 人 有两门炮	萨巴宰中,有 200 人是新兵。1000 名骑兵训练有素,穿着一色的制服,是从和田来的,只在库车过冬,春季要到各前沿驻地。他们的武器,有不少是击发来福枪,也有一些是燧火滑膛枪
库尔勒镇 驻守城堡的萨巴宰 野营的骑兵	660 人,有三门炮 2,500 人 合计 3,160 人, 有三门炮	骑兵是阿古柏为了军需的原因从托克逊调来的。其中有 600 人,因同样原因被派遣和我们一起到了库车,春季,全部都要回到托克逊,或吐鲁番。

我们没有到地的点

山区的岗哨和要塞 骑兵和萨巴宰 (我们所到过的岗所 是:伊尔克什坦、叶 金、马希鲁普、奥克 萨 勒、康朱安、明约洛 和乌鲁克恰提。这些地 方各有驻军 20 到 100 人, 而乌鲁克恰提则是 150 人。)	1 500 人	这些人的武器,一部分 是燧火滑膛枪,一部分 击发来的福枪。
---	---------	-------------------------------------

阿古柏在前沿驻地集合起来反对中国人的部队

达坂城要塞 骑兵	900 人和两门炮	这些人配备的是施奈德 型后装枪。两门炮中, 一门是后装炮,另一门 是前装炮,都是由一匹 马驮载的,有来福线的 三磅炮。
吐鲁番镇 在艾克木罕条勒的 指挥 下: 骑兵 萨巴宰 东干人兵员	3 500 人 5 000 人 合计 8 500 人 有各种型号的 炮 20 门 10 000 人	部分骑兵配备的是后转 枪。部分步兵配备的是 击发来福枪(其中有些 是当地制造的)。其余 的,不论骑兵和步兵都 用着燧火滑膛枪。 这些东干人是最近为了 防守这个镇子而征集 的。很不可靠,装备差, 纪律松懈。

达坂城要塞 骑兵	900 人和两门炮	这些人配备的是施奈德型后装枪。两门炮中，一门是后装炮，另一门是前装炮，都是由一匹马驮载的，有来福线的三磅炮。
托克逊要塞 在“毕条勒特”的次子哈克·胡里·伯克的指挥下。 骑兵 萨巴宰	4 000 人 2 000 人 合计 6 000 人 有 5 门后装炮^①	部分骑兵配备的是后装枪，但大部分步兵配备的是前装枪，炮是没有用处的，有的炮尾装置坏了，有的没有弹药。
叶尔羌和英吉沙地区 骑兵和萨巴宰 和田地区 骑兵和萨巴宰	4.000 人 3 000 人 合计 7 000 人	这些数字是约略的数字，要慎重地接受。

① 根据其它情报，这几门炮中有两门是前装炮，全部都是来福线的。——作者

达坂城要塞 骑兵	900 人和两门炮	这些人配备的是施奈德型后装枪。两门炮中，一门是后装炮，另一门是前装炮，都是由一匹马驮载的，有来福线的三磅炮。
共计： 骑兵 萨巴宰 骑兵和萨巴宰 一起 (谅指没有分开统计的部分——汉译者) 汉人和东干人的抬炮手 东干人兵员 总计	1,300 人 11,560 人 9,500 人 1,000 人 10,000 人 45,360 人	这些部队共有 54 门各种型号的炮。

这些数字表明，阿古柏可以集合起来用来维持他庞大领土的治安，用来保持他和俄国领土间的边界线，并用来和中国人进行一场斗争的最大兵力。他为了和中国人对抗，在吐鲁番和托克逊以及达坂城要塞部署了下述兵力：萨巴宰七千人，骑兵七千五百人和二十七门炮以及达一万人的东干兵员。

3 月 1 日或 4 月 1 日，这些部队又增添了从库尔勒来的一千五百骑兵和从库车来的一千骑兵。

1876 年 11 月，由于吐鲁番地区的一次饥荒，阿古柏不得不把他的部队的相当一部分从这个前沿驻地抽调到库尔勒，甚至到库车。

1877 年 1 月 1 日，由于供应的困难，前沿驻地的军队分散到了下述各地：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乌沙克塔耳要塞、乌尔坦恰陶尔朵（后两个地方在托克逊到喀拉沙尔的路上）、喀拉沙尔和库尔勒。

“毕条勒特”随身带了三千名骑兵到库尔勒。其中六百人被送到库车,而在向前沿驻地送去一千人的供应品后,他们又于2月1日回到了托克逊。

冬季,前沿地带驻军的条件是十分悲惨的。在地面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他们大部分人住在粗布制作的帐篷里。他们没有足以御寒的衣服,并且几乎没有任何燃料。

1877年2月1日,中国人的前沿据点是乌鲁木齐镇。他们在该地有六千人的兵力。

在浏览一下我们所说过的情况之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阿古柏的军队是无法和欧洲的军队相提并论的。因而,也只能把它与和我们发生过冲突的其他独立的亚洲统治者的军队相比。

阿古柏的军队在组织上比起像布哈拉那样的军队,更为不纯。在它的装备和训练方面,比中亚细亚的一些汗国的军队似乎要好一些。喀什噶利亚的骑兵比起我们所接触到的中亚细亚的那些乱糟糟的装备极差的一伙伙的骑手们来说,就好得多了。

阿古柏部队的士气,不能说有利于进行一场顽强的战斗。征兵(强迫性的)中的弊端;克扣规定的薪饷;在前沿据点里人们必须经受的艰苦生活;大量安集延人(这些人准备在稍有失败的症候时,就抛弃他们的雇主,带着他们在喀什噶利亚所掠夺的财富跑回他们本国去);最后是和中国人打仗,其结果几乎任何人都没有疑问的,所有这些都引起阿古柏军队中日益增多的逃跑现象。

我们没有看到和阿古柏军队对抗的中国军队。因而,我们不能判断它的优缺点,更不必说去判断谁将在已经开始了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问题了。我们清楚的只有这一点,那就是由于阿古柏已经尽一切可能集合他所有的兵力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力量也必然逐日增长。我们还可以同样有把握地预计,只要“毕条勒特”和中国人的战斗正式打响了,就必然唤起人民反对阿古柏的起义。

因为他们承担着无法忍受的苛捐杂税 ,并且因为喀什噶利亚目前事务的状况使人感到太沉重了 ,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在这个特定时期内 ,如果有一支俄国军队向喀什噶利亚进军的话 ,可能遭遇到的反抗 ,可以说只能拖延我们为了占领新城和某些其他的军事据点而穿越山区的时间。在开阔的战场上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和驱散阿古柏的军队 ,正如我们的土耳其斯坦部队在伊尔加尔、卡帕纳塔、再拉布拉克、羌迪尔和玛赫拉木那样轻而易举地击败和驱散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的主人一样。

第 八 章

对从 1877 年到目前 ,喀什噶利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之一瞥——阿古柏之死——内部纠纷——阿古柏儿子们之间的斗争——伯克·胡里·伯克——中国人的推进——中国人占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玛喇尔巴什和喀什噶尔——伯克·胡里·伯克失败了的攻打和田的战役——中国指挥官们对喀什噶利亚居民的政策。

在 1876 年 10 月到 1877 年 3 月 ,我们逗留在喀什噶利亚的期间 ,阿古柏的前沿据点有 :

吐鲁番由艾克木汗条勒带领的一支有几千名步兵和新兵的军队驻守。

托克逊由阿古柏的幼子哈克·胡里·伯克 (即海古拉——汉译者)带领的一支有六千名骑兵和步兵的军队驻守。

最前沿的据点 ,达坂城要塞由装备着后装枪的九百名骑兵驻守。

达坂城山丘的小小山脉把两支作战的军队隔开了 ,乌鲁木齐是中国人驻守的最前沿的据点。他们在这里有六千人。1876 - 1877 年冬 ,阿古柏的军队 ,特别是它的士气 ,受到了显著的削弱。甚至在阿古柏一直依赖的那些人中间 ,开小差的情况 ,都开始迅速地蔓延。

中国人极其热情地接待了那些逃兵 ,并且指派他们在哲德沙尔各城镇担任各种职务。

我们没有能够目睹所发生的那些促使喀什噶利亚王朝迅速而出乎意料地被推翻的事件。因为我们的使团在 1877 年 3 月 24 日,即中国人向前推进去攻打阿古柏军队之前的一个星期,踏上了归途。

下面是奥什地区的司令官尤诺夫少校和扎曼罕艾凡提^①禀告的一些有趣的细节。

根据这两个人的说法,从 1877 年 4 月,哲德沙尔事件的演变,是按照下述顺序发展的:

1877 年 4 月 3 日(15 日),人数达四千的中国人从乌鲁木齐向达坂城推进,围攻了这个要塞。一千三百人的驻军在持续三天的拙劣的防守之后,向中国人投降了。

中国人在从乌鲁木齐向达坂城推进的同时,从哈密向吐鲁番进行了佯攻。驻守在吐鲁番的两千名武装居民,未发一枪就向中国人投降了。艾克木汗条勒带着少数几名士兵好不容易地逃到托克逊和哈克·胡里·伯克相会合。那时,在哈克·胡里·伯克指挥下的部队,有四千名骑兵和步兵以及六千名武装居民。

哈克·胡里·伯克听到中国人正在推进的消息后,派人到库尔勒去见他父亲,请求向达坂城和吐鲁番派遣援军。但是,在答复到来之前,这些地区已经陷落了,而这时,自身没有支援部队的哈克·胡里·伯克害怕在苏巴什地方被切断后路,就带领整个部队退到喀拉沙尔镇。

^① 扎曼罕艾凡提是从高加索放逐出来的,受过一些教育,从君士坦丁堡来到喀什噶利亚,在阿古柏手下取得了显赫的地位。我们逗留在库尔勒期间,扎曼罕对我们很关照。他同样地也很关照过我国旅行家普尔热瓦斯基,并曾陪同他到过罗布泊。扎曼罕直到阿古柏死时,一直和阿古柏在一起。喀什噶利亚王朝崩溃时,他也在场。在那以后,他和阿古柏的其他追随者一起逃到俄国领土上。在那里他受到了衷心的欢迎。——作者

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刘家大人(系指刘锦棠——汉译者)对待他在达坂城抓到的俘虏很明智。他对待这些人的办法,产生了对中国人非常有利的效果。

他非常仁慈地对待那些为数达一千人的哲德沙尔居民,给他们发放了路费和通行证,然后释放了他们。

他进一步宣布他仅仅和安集延人,也就是从费尔干纳和塔什干来的暴发户们打仗,而他对哲德沙尔居民对中国政府的忠贞,是毫不怀疑的,他就要设法在短时期内,把他们从阿古柏的敲作勒索下解放出来。

其余的俘虏,是土耳其斯坦其他地方的人,被送到了乌鲁木齐。

被释放的俘虏回到了喀拉沙尔。“毕条勒特”听到了传说中的有关释放他们的一些细节。阿古柏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对他极为不利。他为了抵消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影响,采取了一种措施,而这就愈加损害了他自己,而愈加促进了对中国人的普遍同情。他命令他的儿子哈克·胡里·伯克剥夺被释放回来的俘虏进一步散布他们那一套故事的能力。哈克·胡里·伯克执行他父亲的命令,杀害了这些不幸的人的大部分。幸存者逃脱出来,回到了中国人那里。

这个措施,正如可以想像的那样,产生了完全和阿古柏所期待的相反的效果。有关这次暴行的消息,很快就在整个喀什噶利亚传开了。这不仅暴露了安集延人的虚弱性,而且使他们愈加为人们所厌恶。中国人对待俘虏的宽厚措施在传说中被夸大了,这就加强了反对阿古柏的那一伙人的力量。中国人就这样得到了好处。推翻阿古柏政权的运动,犹如一部机器似的,被一股强劲的力量推动着,而转动起来了。

可以肯定,随后中国人所取得的神速般胜利的惟一解释,是这件事情和人民对阿古柏的普遍不满相结合的结果。我们将在下面

谈到中国人的胜利。

1877年5月16日下午五时，“毕条勒特”由于他的秘书哈麻尔在执行某项任务中的一些过错而恼怒，用枪一下子把这位秘书打死了。

打死哈麻尔之后，他就开始把怒气转向他的司库萨比尔阿匐，也开始殴打他。阿古柏在和他的司库殴斗中被一下子打得失去了知觉。那个“毕条勒特”处于一些时候的昏迷状态之后，在5月17日凌晨二时死去。那种说阿古柏被他的儿子哈克·胡里·伯克所毒死和他因为和中国人作战失败而服毒自杀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我想逐字逐句地插入一段扎曼罕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关于阿古柏的性情的叙述。

“已故的阿古柏是一位聪明而精力旺盛的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既狡猾又奸诈。他很少说真话。他是个极端自高自大的人，不尊重任何人的意见。他作为一个军人，后来表现得十分无能。他作为一个多妻主义者，超过了波斯的法塔里沙。他的私生活是俭朴的，没有任何矫饰造作，易于满足。有时候，他对所有的人和善而有礼貌。他认真地履行各种宗教仪式。他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只休息四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很忙碌^①。他不信任任何人。他对于所有的事物，不论是马厩也好，厨房也好，还是最重要的国家事务，都要亲自过问。

“三个秘书组成了他的整个内阁。阿古柏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不了解他的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因为他经常为了雄辩，或是为了解释他所说的话，而从可兰经摘引一些适合他的论点的文句，或是从一些知名的波斯诗人的作品里摘引一些诗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波斯语讲话。他给下级的命令，是按

^① 这时候，他用于睡眠的时间很可能没有计算在内。——作者

照他的指示写的,而下级的报告,是批注上他的意见退回的。然而,他收到俄国的或其他国家的来信,是连同所做副本一起保存起来的。”

“阿古柏只从各城镇的统治者那里,收取岁贡。然而,这些官员们得维持一定数量的军队。各地官员对他们管辖下的人民征收各种税收,则不受任何约束。阿古柏只是隔一定时候向他的官员们要一笔相当数量的款项,而这些官员们得毫不迟疑地交付这笔款项。和田的阿奇木尼牙孜伯克,在例行的岁贡以外,每星期还给阿古柏送十一个银元(相当于1,200卢布或150英镑)和四十四两金子(约1,800卢布或225英镑),或是说每星期给阿古柏送去约三千卢布(375英镑)。”

阿古柏死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17日,哈克·胡里·伯克从喀拉沙尔来到库尔勒。他封锁了他父亲死亡的消息整整三天。这期间,喀拉沙尔的军队全部调回了库尔勒。

哈克·胡里·伯克把他的军队集中到库尔勒后,在5月20日才宣布他们君王的死讯,并声明他打算护送他父亲的遗体到他哥哥伯克·胡里·伯克所在的喀什噶尔去。他说现在对他来说,他哥哥就等于他的父亲,没有他哥哥的允许,他是什么也不干的。哈克·胡里·伯克给部队发了两个月的薪饷,这使军队感到满意,他指定艾克木汗条勒暂时当他的副手以后,于5月25日启程赴喀什噶尔。

据说,阿古柏的意思是不指定他的长子、而指定他的幼子哈克·胡里·伯克做他的继承人。因为他的幼子更具有尚武精神,更为军队所爱戴。所有的军官都站在他的一边。至于人民,尤其是喀什噶尔的人民,特别是商人阶层,却同情伯克·胡里·伯克。

据同一情报说,哈克·胡里·伯克启程到喀什噶尔的目的是要自立为王。护送他父亲的遗体到那里只是一种借口。

可以同样肯定,伯克·胡里·伯克看出了他弟弟是一个危险

的竞争者 ,因而起了杀害他的念头。

5月26日 ,也就是哈克·胡里·伯克离开库尔勒的第二天。所有的部队集中在库尔勒镇上 ,并宣布艾克木汗条勒为汗。后者立即派遣了一个名叫达希伯克的奇卜察克人带领五百名骑手追赶哈克·胡里·伯克 ,以防止后者抢掠阿克苏的财富。

6月11日 ,哈克·胡里·伯克带领三十名随从离开阿克苏前赴喀什噶尔。他在离喀什噶尔八十俄里 ($53\frac{1}{3}$ 英里) ,距库甫鲁克站不远的地方 ,在克孜勒苏河的桥上 ,被伯克·胡里·伯克派去接他的麻合麦特孜牙胖色提背信弃义地杀死了。

根据另一种不太可靠的说法是 ,伯克·胡里·伯克亲自去接哈克·胡里·伯克 ,在他们见面的一刹那间 ,用一支手枪把他打死了。他同时还下令杀死哈克·胡里·伯克的全部随从人员。

这些事件使喀什噶利亚的统治权分成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单独的统治者。喀什噶尔是伯克·胡里·伯克 ,阿克苏是艾克木汗条勒 ,和田是尼牙孜伯克。这三个人开始互相攻打。伯克·胡里·伯克是最强有力和精力旺盛的一个。他集合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去攻打阿克苏。艾克木汗条勒则集中了四千人去迎击他。在玛喇尔巴什和阿克苏中间的加伊达附近 ,双方的前卫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喀什噶尔人被打败了 ,并一直被追逐到肖尔库杜克。三天之后 ,伯克·胡里·伯克在肖尔库杜克集中了他的军队 ,而艾克木汗条勒的主力却在加伊达。在这两地之间 ,进行了一场历时五个小时的决战。艾克木汗条勒战败逃到俄国领土上。他的军队向伯克·胡里·伯克投降了。

8月1日 ,伯克·胡里·伯克胜利地进入阿克苏。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 ,于8月24日启程 ,回到喀什噶尔。他让他的部队休息了一个月。其后 ,于9月22日 ,带领五千人向和田进发。

10月8日 ,他在扎瓦遭到尼牙孜伯克的弟弟伊敏伯克所率领的军队的迎击。和田军队在喀什噶尔骑兵发起的第一次冲锋中就

逃跑了。当时在距扎瓦三十俄里的和田的尼牙孜伯克 ,听到他弟弟战败的消息后 ,无意继续战斗 ,带着家属和财产向车尔成 (现且未——汉译者)进发。很可能 ,他想顺着和田河 ,穿过罗布泊跑到中国人那里。(原文如此 ,但方向不对头——汉译者)

第二天 ,伯克·胡里·伯克就进入了和田镇 ,并派他的人去追逐和捕捉尼牙孜伯克。但是 ,他派去的人空手回来了。

10月8日 ,伯克·胡里·伯克接到了中国人占领了库尔勒、库车和阿克苏 ,而喀什噶利亚部队退回到喀什噶尔的消息。他立即派人到喀什噶尔去接他的家属 ,并下令把他们护送到叶尔羌。10月25日 ,他本人到了叶尔羌。这时 ,他的家属也已经到了叶尔羌。但是 ,与此同时又传来了更糟的消息。那些被阿古柏转变为穆斯林的汉人 ,冲进新城城堡 ,躲了起来。这个消息对伯克·胡里·伯克的全体部属思想情绪上冲击很大。因为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家属住在新城 ,已经被汉人抢去。所以 ,他们公开地指责伯克·胡里·伯克 ,说如果他不把他的家属从新城接出来的话 ,汉人绝对不敢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在此稍前 ,伯克·胡里·伯克派遣他手下的全体步兵从叶尔羌取直路到玛喇尔巴什 ,但是 ,这些兵士在途中全都跑了。伯克·胡里·伯克看到自己的事情已到了生死关头 ,就由叶尔羌的阿奇木和他自己的家属陪同 ,在11月4日夜 ,向位于到和田的途中的卡尔噶里克出发。但是 ,有些家属被扣留在新城的人 ,拦阻了这伙想逃跑的人 ,要求伯克·胡里·伯克和他们一起去重新拿下新城城堡。

结果 ,伯克·胡里·伯克不得不表示同意 ,并返回喀什噶尔。他到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中途的英吉沙后 ,纯粹出于对汉人的怨恨 ,下令杀死在各种人手下干活的汉人仆役。

这道命令的受害者有两百人。在此同时 ,喀什噶尔总督阿尔达什达德华杀死了四百名没有躲进新城城堡的汉人男女老少。

11月24日,伯克·胡里·伯克来到喀什噶尔后,在距新城三俄里的一处花园住了下来。他的部队和从阿克苏来投奔他的一部分东干人,为数共达一万多人,包围了新城城堡,开始准备猛攻。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毫无结果。五百名汉人驻军英勇地防守着城堡。他们不仅打退了每次袭击,而且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出击,使围攻者受到相当的损失。

12月4日,伯克·胡里·伯克的整个营地上都在传说中国人已经接近距喀什噶尔六十俄里(40英里)的牌素巴1特。伯克·胡里·伯克派阿尔达什达德华带领一支军队去迎击他们。但是,阿尔达什达德华放了几枪之后就撤退了。这一撤退是总退却的开始。

伯克·胡里·伯克的部队陷入了极端混乱之中。他们逃到了俄国领土上,有些人经由帖列克达坂到达了费尔干纳,有些人经由恰克马克和阿图什到了纳伦。伯克·胡里·伯克是第一个发出逃跑信号的人。

当晚七时,中国人从玛喇尔巴什派出来的一支小小的侦察部队,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喀什噶尔。

继伯克·胡里·伯克之后,数以千计的喀什噶尔居民和他们的家属跟着逃跑。因为他们害怕再一次重复在驱逐了张格尔、倭里罕、卡塔条勒等和卓之后,中国人每次到来时所发生的那些暴行。

这些不幸的人向帖列克达坂出发,越过它边沿上的山岭时,气温是零下三十度。

卡塔条勒被驱逐时,数以万计的喀什噶利亚人在逃跑中冻饿而死的恐怖景象再度出现了。

对于这一次逃跑者来说,幸运的是,帖列克达坂所在的奥什地区司令官,一位精力旺盛而有经验的土耳其斯坦人尤诺夫少校,采取了一些救护他们的措施。尤诺夫少校本人带着他的副司令官罗

斯莱茵大尉 ,到了那个山口 ,并且立即组织救济那些到达了俄国境内的几乎冻饿而死的喀什噶利亚人。

他们让难民取了暖 ,吃了东西 ,然后用马把他们送到奥什镇。所有过了俄国边界的人 ,都得救了。谢米列钦省的地区司令官也同样地尽了他的一切可能 ,减轻这些逃到俄国来的难民的痛苦。

叶尔羌的居民企图跑到萨雷库尔 ,甚至到什格南 ,但是萨雷库尔的吉尔吉斯人驱赶他们回去 ,并把他们交到中国人手里。

中国人在这一次接受了过去惨痛教训 ,最初还是比较克制的。他们抚慰了群众 ,指定穆斯林担任各个城镇的头目 ,允许按照沙利阿特的条例审判 ,不干涉宗教信仰^①。他们回来的第一天处死了十个人。但是 ,这仅仅是中国人刚刚来到。他们没有打搅群众 ,而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物 ,转向了马匹。传说 ,他们禁止喀什噶利亚人养马。凡违背这道命令的人要处以死刑。或据其他不足取信的说法 ,这些人要被饿死 ,或用炮轰死。

马可以使喀什噶利亚人在广阔荒漠地带迅速地移动。中国人认为马是他们以往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不太清楚今年进一步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只知道 ,中国人占领喀什噶尔后 ,斗争并没有结束。有几个城镇没有承认中国人的最高统治权 ,直到现在还在和他们战斗。和田和乌什是这些城镇中领头的。中国人用以占领这块土地的军队力量太薄弱了 ,而且又必需分散开来。所以 ,对中国人来说 ,如果在喀什噶利亚出现一个精明强干的对手的话 ,就可能给他们制造很多麻烦 ,甚至使他们的绥靖工作拖延多少年 ,直到他们从天朝调来充分的援军 ,制服所有的反抗 ,才能维持他们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

从最近的情报看来 ,显然中国人对当地人的温和态度已经停止了。人民和原来一样被课以不堪忍受的现金 ,供应品和劳役等

① 中国人一贯严格地奉行不干预宗教事务的政策。——作者

形式的苛捐杂税。死刑又开始了。怨气在增长 ,而许多人又在以惋惜的心情怀念着阿古柏。

A

Abat 阿瓦提
 Abdoola Bek 阿布杜拉伯克
 Abdoola Khodja 阿布杜拉和卓
 Abdurrahman 阿布都热合曼
 Abramoff 阿布拉莫夫
 Adolphus Schlagintweit 阿道
 尔夫·什拉金特维特
 Afghanista 阿富汗
 Ahmet Khodja 阿合买特和卓
 (即玛罕木特)
 Ahoon 阿訇
 Ak gerik 阿克戈里克
 Ak mechet 阿克麦切特
 Aksai 阿克赛
 Aksakal 阿克萨卡尔 (商头)
 Aksu 阿克苏
 Aksutian 阿克苏人
 Ak rchhaga Khodja 阿克恰干
 和卓
 Alaf Shah 阿里夫沙
 Alai 阿莱
 Alai koo 阿莱库
 Alai Range 阿莱山脉
 Aldash Bek 阿尔达什伯克
 Alim Khan 阿里姆汗
 Alim Kool 阿里姆库尔
 Altwin tag Mountain 阿尔金

山

Alum Padsha 阿鲁木帕夏
 Ambar 办事大臣
 Amir of Kashgar 喀什噶尔爱
 弥尔
 Amoo Darya 阿姆河
 Amoorsana 阿睦尔撒纳
 Andijan 安集延
 Appak Khodja 阿帕克和卓
 Aral 阿拉尔
 Argoo 阿尔古
 Artoosh 阿图什
 Aryan Origin 雅利安族
 Aul 阿乌尔 (西伯利亚游牧部
 族之村庄)
 Ayagooz 阿雅古斯
 Azim kool 阿孜木库尔
 B
 Bactriana 大夏
 Bactrian Race 大夏族
 Badakshan 巴达克山
 Badal Pass 别迭里山口
 Badaulet 毕条勒汗
 Lake Bagratch 博斯腾湖 (即
 巴格喇什湖)
 Bai 拜城
 Baitszwi 贝子
 Lake Balkash 巴尔喀什湖

Balti 巴尔迪
Banshaga 卞塔海
Barkool 巴里坤
Bek - koolwi - bek 伯克·胡里
·伯克(即伯克胡里)
DrBellew 贝柳医生
Bengal 孟加拉
Bii 比
Bish - karam 伯什克勒木
Black Mountaineer 黑山派
Col Blaramberg 布兰兰伯克上
校
Bogdwi Khan 博格达汗(指中
国皇帝)
Bokhara 布哈拉
Boogoor 布古尔(今轮台)
Booluk 布鲁克
Booranidoo (Boorkhan - eddin)
博罗尼都(布尔汗丁)
Boorkhaneddin 布尔汗艾丁
Booroot 布鲁特
Boozrook - khan 布素鲁克汗
C
Caliph 哈里夫
Caliph Walid Kootaicha 哈里
夫·瓦里德·屈底波
Celestial Empire 天朝
Chagatai 察合台

Chakmak 恰克马克
Chanwisheff 谢维采夫
Charchi 察尔齐
Charik 恰拉克
Chatwirkool Lake 察特尔库尔
湖
Chemkent 奇姆肯特
Chingiz Khan 成吉思汗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onargooloff 索纳古洛夫
Crimean 克里米亚
D
Dalai - lama 达赖喇嘛
Daniel - khodja 达尼雅尔和卓
Darwaz 达尔瓦兹
Datkha 达德华
Daur 达呼尔人
Davantchi 达坂城
Divan - begi - bek 第万·拜格
·
伯克
Djagan - khodha 加干和卓
Djengir - Turya 张格尔条勒
Djigits 吉杰特(骑兵)
Djin 斤
Djintai - Ambar 军台昂帮
Djitwishar 哲德沙尔
Djoongar 准噶尔

Doolans 朵兰人
 Doongans 东干人
 Doorbat 杜尔伯特
 Ducat 杜卡 (货币)
 E
 Emin Bek 伊敏伯克
 Emil Khan 艾米尔汗
 Emfield System 恩菲尔德系
 统
 Erdenya Bii 额尔德尼比
 F
 Faizabat 牌素巴特 (今伽师)
 Foo De 富德
 Fergana 费尔干纳
 Forsyth 弗赛斯
 G
 Germany 德国
 Gets & Gots 月氏
 Gobe 戈壁
 Goloobeff 戈卢别夫
 Gootchen 古城 (今奇台县)
 Gorkhan 古尔汗
 Great Horde 大帐
 Grigorieff. V. V 格里戈里耶夫
 Gultcha 古里察
 H
 Habiboolla Hadji 哈比布拉阿
 吉

Habiboolla Khodja 哈比布拉和
 卓
 Hadji 阿吉
 Province of Hah - su 甘肃省
 Haib Bek 纳义布伯克
 Haidoogola River 开都河
 Hakim Bek 阿奇木伯克
 Hakim Khan Turya 艾克木汗
 条勒
 Hak - koolla 哈克库拉
 Hak - koolwi bek 哈克·胡里
 ·
 伯克 (即海古拉)
 Haldan - boshokta 噶尔丹博硕
 克图
 Haldan - shirin 噶尔丹策零
 Hami 哈密
 Han Dynasty 汉朝
 Mr. Hayward 海沃德先生
 Hazret - abdurrahman 哈孜莱
 提·阿布都热合曼
 Town of He - Djey 河州镇
 Hons Heins 海因斯先生
 Hejira 回历
 Henry - martini System 亨利·
 马梯尼系统
 Heradj Tax 哈拉吉税
 Hindoostan 印度斯坦

HioungNou (Huns) 匈奴
 Ho Dalai 何布云
 Hoomatai 古牧地 (今米泉)
 Ho - oorlook Khan 和·鄂尔勒克汗
 Huc french missionary 胡克 (法国传教士)
 Hrngary 匈牙利
 I
 Igiz Canal 伊额孜渠
 Ili 伊犁
 Imam kalya 伊麻木卡连
 Indoskifs 印度斯基夫人
 Ionoff 尤诺夫
 Irkeshtan 伊尔克什坦
 Isaak - vail Khodja 伊萨克·瓦
 伊尔和卓
 Isak Khodja 伊萨克和卓
 Isfara 伊斯法拉
 Ishakhan - turya 伊萨罕条勒
 Ishik - Aga - Bek 伊萨噶伯克
 Iskander 思坎达尔
 Islam 伊斯兰教
 Ismail Khan 伊斯玛依勒汗
 Istamboul 伊斯坦布尔
 Lake Isswik - kool 伊塞克湖
 J

Jamadar - Parmanatchi 贾玛达尔·帕马纳契
 K
 Kabul 喀布尔
 Kafirstan 卡菲里斯坦
 Kalik 卡里克
 Kalmuck 喀尔木克
 Kalpin 柯坪
 Kamar eddin 卡马尔丁
 Kan Doogan 康朱安
 Kara kirghis 喀拉吉尔吉斯
 Kara - kitais 喀拉契丹
 Karakol 喀喇昆仑
 Karakorum 喀拉库伦
 Karashai 喀拉沙尔
 Karategin 喀拉提锦
 Kargalwik 卡尔噶里克 (今叶城)
 Kashgar 喀什噶尔
 Kashgaria 喀什噶利亚
 Kashmir 克什米尔
 Katta - turya 卡塔条勒 (即迈买的明)
 Kaulbars ,Baron 考尔巴尔斯男爵
 Kazan 喀山
 Kaz 卡孜
 Kazi Kazyan 卡孜喀孜扬 (卡

孜头目)
 Kazi Oskar 卡孜奥斯卡 (特别
 法官)
 Keriya 克里雅 (今于阗)
 Kipchak 奇卜察克
 Kirghis 吉尔吉斯
 Kirghis Khan 吉尔吉斯汗
 Kitchkine Khan 克齐克罕
 Khalkha 喀尔喀
 Khanat of Kokan 浩罕汗国
 Khan Arwik 罕阿里克
 Khiva 希瓦
 Khodja Bek 和卓伯克
 Khodja - med - vusool 麦德 ·
 玉
 素甫和卓
 Khodja Khan 霍集占
 Khodjent 霍占特
 Khodoyar Khan 呼达雅尔汗
 Khoshot 和硕特人
 Khotan 和田
 Khotan Darya 和田河
 Khotanese 和田人
 Khova Ambam 参赞大臣
 Klaproth 克拉普罗斯
 Kobdo 科布多
 Kokan 浩罕
 Kokshal 科克沙尔

Koksoo River 科克苏河
 Kolesnikoff 科列斯尼考夫
 Kopal 科帕尔
 Koocha 库车
 Koochian 库车人
 Koodooz 孔都斯
 Kooen Loon 昆仑
 Koolyab 库里亚布
 Koonges 巩乃斯
 Koonya Toorfan 吐鲁番
 Koorgashin Kani 库尔嘎辛卡
 尼
 Koor - kara - oosoo 库尔喀拉
 乌苏 (今乌苏)
 Koorlia 库尔勒
 N Kooropatkin 尼 · 库罗帕特
 金
 Koortka 库尔特卡
 Kosh Koorga 库希库尔干
 Koosh begi lashkar 胡什伯克 ·
 拉希卡尔
 Kootaicha 屈底波
 Koran 可兰经
 Kuldja (Kooldja) 固勒扎
 Kwizwil Koorgan 克孜尔库
 干
 Kwizwil soo River 克孜勒苏河
 (即喀什噶尔河)

L
 Ladak 拉达克
 Lan 两
 Lan djei - foo 兰州府
 Langar 兰加尔
 Lefauchaux System 勒法肖系
 统
 Lesser Horde 小账
 Lhasa 拉萨
 Li 里
 Lian Tchjei 焉耆
 LobNor 罗布泊
 M
 Mr Johnson 约翰逊先生
 Madali Khan 玛达里汗
 Macedon 马其顿
 Mahommed emn 穆罕默德·爱
 弥尔
 Mahommedan Creed 穆罕默德
 ·教义
 Mahtoom Azyam 玛哈图木·阿
 杂木
 Makhram 马赫拉木(副
 官)
 Maltabar 马里塔巴尔
 Malya Khan 玛里亚汗(即买勒
 汗)
 Mamat 麦麦特

Manas 玛纳斯
 Mandjooria 满洲
 Maral bashi 玛喇尔巴什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Margelan 马尔格兰
 Mashroop 马希鲁普
 Mashroob 玛希鲁甫(一种半丝
 织物)
 Maver el - nagra 河中地
 Mecca 麦加
 Mehdi 玛哈氏
 Middle Horde 中账
 Min - bek 明伯克
 Min - yul 明约洛
 Mirab Bek 米拉普伯克
 Mirza Mahommed Goodar 米
 尔扎·穆罕默德·海答尔
 Mirza Shadi 米尔扎·沙迪
 Mooftia 穆夫提
 Moollah 毛拉
 Moorad 穆拉德
 Moori 木垒
 Moozart Pass 穆扎尔特山口
 Mongol 蒙古
 Mussulman 穆斯林
 Mussulan - kool 穆素尔曼·库
 尔
 N

Nagra Tchaldwi 纳格拉察勒得
 Naiman Tribe 乃蛮部落
 Namagan 纳曼干
 Nar Mahomed Koosh Begi 纳尔·穆罕默德·胡什伯克
 Narboota Bii 纳尔布塔比
 Narwin 纳仑
 Narwin Tract 纳仑地带
 Nashiton 纳世通
 Nestorian Christian 聂斯托里教 (即景教)
 Niaz Bek 尼牙孜伯克
 Noor 诺尔
 O
 Oirat 卫拉特
 Oi tal 奥伊塔尔
 Olet 厄鲁特
 Omar 奥马尔
 Oobash Khan 渥巴锡汗
 Oobashi 翁巴什 (十户长)
 Oogen Darya 奥根河
 Ooksawir 奥克萨勒尔
 Oolookchat 乌鲁克恰提
 Oolya - sootai 乌里雅苏台
 Oopal 乌帕尔
 Ooroomchi 乌鲁木齐
 Ooshag Tal 乌沙克塔尔

Ooisoon 乌孙
 Ootch - koorgan 乌奇库尔干
 Ootch - Toorfan 乌什
 Ozbek 乌兹别克
 Oozgent 乌孜肯特
 Orenburgh 奥伦堡
 Osh 奥什
 Oxus 乌浒河
 P
 Padsha 帕夏 (阿拉伯语, 意即国王)
 Podsha Khan 帕夏汗
 Pakhavveddin Khodja 巴布顶和卓
 Pansat - molla - yakoob 胖色提·毛拉·阿古柏
 Pansati 胖色提 (五百人长)
 Piyanj - bashi 匹杨济巴什
 Poinike 牌奈克
 Pood 普特
 Pool 普尔 (一种货币) Prjevalski 普尔热瓦爾斯基
 Punjab 旁遮普
 Pskent 匹斯坎特 R
 Rais 拉义斯
 Rashedin Khodja 热希丁和卓
 Reintal ,Captain 莱茵塔
 尔上尉

A. Remuzat A. 芮穆扎
 Ritter 里特
 Rubrukvist 卢布鲁克
 S
 Sabir - khan - turya 萨比
 尔罕条勒
 Sadwik - bek 司迪克伯克
 Said Khan of Kokan 浩
 罕赛义德汗
 Said Rasheddin 赛义德
 · 热西丁
 Said - yakoob - khan 赛义
 德 · 阿古柏汗
 Said - yakoob - ishankhodja
 赛义德 · 阿古柏 · 伊善和卓
 Sairam 赛拉木
 Sake 塞种人
 Samanide Dynasty 萨曼王
 朝
 Samarkend 撒马尔罕
 San begi 商伯克
 Sanji 昌吉
 Saratsih 萨拉钦教派
 Sarbazai 萨巴宰
 Lake ,Sari - kool 色勒库
 尔湖
 Sarman 色满
 Sart 萨尔特人

Sartlar Tribe 萨尔特部
 落
 Sarwi - kol 萨雷库
 尔
 Sarwim - sak Khodja 萨木
 萨克和卓
 Semi - raitchesk 谢米列
 钦斯克
 Sergiopol 谢奥基奥波利
 ShanRok 沙哈鲁
 Shan - begi 相伯克
 Province of ShanXi 陕
 西省
 Shariat 沙利阿特
 Sharngorst 谢奥古斯
 特
 ShawRobt 沙敖
 Sha - yar 沙雅
 Shignan 什格南
 Shir Alikhan 希尔 ·
 阿里汗
 Shkokoff 西卡科夫
 Shoosha Hoon 徐学功
 Sian - fwin 咸丰
 SiNin - foo 西宁府
 sib 锡伯人
 Sir Darya 锡尔河
 Sirkar 西尔卡
 Skobeleff 斯科别列

夫
Snider System 施奈德系统
Solon 索伦人
soo bashi 苏巴什
Soofi - koorgan 苏菲库尔干
sooffis 苏菲教派
Soo le 疏勒
sooyek Pass 苏约克山口
Starseff 斯塔尔采夫
Sultan Ashem 苏丹·阿希木
sultan Said 苏丹·赛义德
sultan Shah 苏丹沙
Sultan Tash Seren 苏丹·台吉·策零
Sunnis 逊尼教派
T
Tabot 塔波
Tadjik 塔吉克
Takim 塔奇木
Taldwik Pass 陶迪克山口
Tamerlane 帖木兰
Tan dynasty 唐朝

Tannap Tax 塔纳普税
Tarantchis 塔兰奇
Tarbagatai 塔尔巴哈台
Tarim River 塔里木河
TashBalwik 塔什巴里克
Tashkent 塔什干
Tash - koorgan 塔什库尔干
Tash - malwik 塔什米里克
Tash - rabar 巴特
Tavakkal Turya 塔瓦克尔条勒
Tavatsi 达瓦齐
Tazgoon 塔孜洪
Tchar Tchak 车尔城(今且末)
Tchatai 奇台
Tchjao Hoi 兆惠
Tchoogootchak 塔城
Tchoross Line 绰罗斯家族
Tekes River 特克斯河
Tenga 腾格
Terek Davan 帖列克达坂
Terektwee 帖列克第
TianShan 天山
Timkovski 齐木科夫斯基
Timur 帖木尔
Togoozak 托古扎克
Togsoon 托克逊

Tokmak 托克马克
 Ton - mooroon Pass 屯木伦山
 口
 Tooglook Timur Khan 秃黑鲁
 · 帖木儿汗
 Toorab Hadji 托拉布阿吉
 Tooroogart Pass 图鲁尔尔特
 山口
 Toozgoon 托孜洪
 Tooyun River 托云河
 Torgort 土尔扈特
 Trotter J. M 特洛特
 Tsapan Raptain 策妄阿拉布坦
 Tsian Loon 乾隆
 Tso Tsoon Tan 左宗棠
 Tszin Tsin Noo 金积堡
 U
 Uigur 维吾尔人
 Ural 乌拉尔
 V
 Vairnoye 维尔内
 Valikhan Turya 倭里罕条勒
 Valikhanoff 瓦里汗诺夫
 Volost 兀鲁斯特 (意即区)
 Von Kaufmann 冯·考夫曼
 Vzbek 乌兹别克

W
 Mr. wahtens 瓦坦斯先生
 Mr. wilkins 维尔肯斯先生
 white Mountaineers 白山派
 Y
 Yaida 加伊达
 Yakoob Bek 阿古柏
 Yamba 元宝
 Yangi Hissar 英吉沙
 Yangi shar 新城 (指喀什噶尔
 汉城, 即今疏勒)
 Yangabad 洋阿瓦特
 Yarkend 叶尔羌
 Yarkendian 叶尔羌人
 Yatta 察台
 Yegin 叶金
 Yuldoos Yulduz 裕
 勒都斯
 Yunus Khodja 尤努
 斯和卓
 Yuts 月氏
 Yuz Bashi 玉孜巴什 (百户长)
 Z
 Zaisan Lake 斋桑湖
 Zaman Khan Effendi 扎曼汗艾
 凡提
 Ziaket Tax 扎尔提脱
 Ziaveddin 孜牙墩